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二冊目次

晉文紀二十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 〇〇一
南齊文紀十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清順治十五年重修本 …… 四一一

晉文紀二十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西晉文紀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西晉相傳四葉、爲日無多。何晏王弼之徒、以莊老清言轉相神聖、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安。然觀鼎祚所編一代之文、則討論典故、崇勵風俗者、猶居其半。蓋東漢以來、老師宿儒之遺訓、越三國而猶有存焉。非鼎祚裒而輯之、不知建武以還、猶能立國者、爲禮教未殄之故也。其中多採詩賦之序、以足篇帙、特較他代爲繁、殊嫌割裂。又司馬懿以及師昭、雖晉書本紀、三祖並登、而揆以史法、終乖限斷。鼎祚既通編八代之文、自宜附之魏末、使名號不舛、時代靡差。乃因仍晉書之失、存其帝號、以冠篇端、是亦失於糾正者矣。

西晉文紀目錄

卷第一

高祖宣皇帝

諭孟達書　與諸葛亮論黄權書

復弟孚書　報夏侯玄書

除九品州大中正議

曹羲九品議

檄告遼東太守　孫文懿

平遼下令　劾曹爽奏

上魏帝辭讓丞相書

秋潦奏　軍事敎

又敎

世宗景皇帝

與許允書　廢魏帝爲齊王奏

徵立高貴鄉公奏　訓於天子

上書訓於天子

太祖文皇帝

與王基書　與鍾會書

與山濤書　與鄭袤書

讓兄師謚武公表　請討諸葛誕表

王禮葬高貴鄉公奏　罪成濟奏

赦文欽二子令

世祖武皇帝

告類上帝文　即位詔

繼絶施惠詔　登位慶賞詔

五等封詔　正祀典詔

郊祀詔

復明堂南郊五帝位詔

朝日詔　夕牲詔

營太廟詔

羣臣議立一廟奏

詔報　又詔

改營太廟詔

謁陵詔

太宰司馬孚等奏

又詔

又詔

重奏

又詔

又奏

又詔　除徙陵居詔
皇太后喪卽吉詔
有司又奏
又詔　又詔
正會廢伎樂詔　停正會詔
東堂小會詔　籍田律令大赦詔
籍田詔　親耕籍田後詔
立平糴法詔　蠶禮詔
行鄉飲酒禮詔　太學生詔
守相巡行詔　遣使周行天下詔

議陳事詔　詔奏詔
撰錄大事詔　禁上禮詔
霖雨蟲蝗詔　蝗異求言詔
焚裘詔　出清商掖庭詔
舉材勇詔　伐吳詔
增吏俸詔　二傅不臣詔
選侍中常侍詔　議條令史詔
僕射詔　復置僕射詔
太子家令詔　諸王中尉詔
置屯司馬詔　縣令詔

又詔　刺史詔
郡治詔　糾舉長吏詔
三軍詔　中護軍詔
射聲校尉詔　皇后諱詔
定[illegible]后詔　公主嫁禮詔
追崇王太后母羊氏詔
追封楊夫人及二從母詔
改葬楊皇后父祖詔　文明王皇后哀策文

卷第二

武帝

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爲陳留王詔
優禮陳留王詔　陳留王爲燕公服詔
立皇子衷爲皇太子詔
司馬孚封安平王詔　安平王孚喪事詔
義陽王望進位太尉詔
下邳王晃鎭益州詔　太原王瓌追贈詔
高陽王珪督鄴城守詔
高陽王珪爲右僕射詔
封安平王孫承詔　貶中山王睦詔
中山王睦復封高陽王詔

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詔
隴西王泰爲太尉册　報扶風王亮詔
扶風王亮爲宗師詔　封琅邪王伷二子詔
東莞王世子覲爲冗從僕射詔
齊王攸出都督青州詔
齊王攸封册　立城陽王兆後詔
樂安王鑒燕王機選師友詔
封樂平王延祚詔
封皇孫遹爲廣陵王詔
省州牧詔　太子率更僕詔

禁立碑詔
司馬璞爲冗從僕射詔
御史中丞請免王祥詔
王祥以睢陵公就第詔
爲王祥發哀詔　王覽爲宗正卿詔
尊禮鄭沖五公詔
鄭沖以壽光公就第詔
何曾爲太保詔　何曾領司徒詔
何曾進太宰詔　原何遵等詔
何劭爲侍中詔　石苞爲司徒詔
又詔
石苞督察州郡播殖詔
羊祜爲尚書右僕射詔
羊祜開府詔　追贈羊祜詔
羊祜聽復本封詔　封羊祜夫人策
陳騫留京城詔　諭陳騫視事詔
裴秀爲司空詔　裴秀喪禮詔
衛瓘爲青州刺史詔　衛瓘進太保就第詔
衛瓘給騎兵詔　張華爲度支尚書詔
平吳進封張華詔　詔張華

賜王沈葬地錢詔　贈王沈司空公詔
荀顗爲司徒詔　荀顗行太子太傅詔
荀顗哀詔　賜荀顗家錢詔
詔問荀勗
荀勗答表
荀勗進開府詔　荀勗守尚書令詔
賜荀勗詔　荀良爲魏郡太守詔
馮紞爲散騎常侍詔
定律令加賞賈充等詔
賈充守尚書令詔　賈充鎮關中詔

韓謐爲賈充後詔
魏舒爲僕射領選曹詔
魏舒就第賜予詔　贈慰魏舒詔
贈魏舒葬妻錢地詔
考竟劉友詔　李憙致仕加禮詔
征吳與王濬詔　讓王濬詔
原王濬詔　平吳王渾進爵詔
王濟爲中書侍郎詔
唐彬拜右將軍都督巴東詔
山濤爲侍中詔　答山濤辭尚書詔

報山濤母老解職詔　山濤奪情詔
山濤爲吏部尚書詔　山濤爲少傅詔
答白褒論山濤詔　遣諭山濤視事詔
戒山濤手詔　山濤爲右僕射詔
報山濤辭疾手詔　山濤爲司徒詔
報山濤拜司徒固讓詔
鄭袤爲司空詔　侍中盧欽追贈詔
盧浮爲博士詔　賜李胤二家錢穀詔
王基三家賜穀詔　賜王基家奴婢詔
王沖爲治書侍御史詔

華表爲太常卿詔　華表致政詔
華嶠爲散騎常侍詔　詔尚書
責石鑒詔　劉毅爲國子祭酒詔
賜郭奕諡簡詔
城門校尉侯史光爲御史中丞詔
賜少府侯史光葬錢詔
劉頌守廷尉詔　庾純爲河南尹詔
庾純爲國子祭酒詔　劉智爲國子祭酒詔
給羅憲鼓吹詔　馬隆宣威將軍詔
胡奮免入直詔　胡奮爲冠軍將軍詔

羊琇爲中護軍詔　免羊琇官詔
羊琇贈開府詔　王恂爲散騎常侍詔
王恂爲河南尹詔　韓伯爲領軍詔
程咸爲散騎常侍詔　旌竇允詔
賜王宏穀詔　陳邵爲給事中詔
張建爲給事中詔　朱整爲吏部尚書詔
王琛爲太子庶子詔　論趙亨詔
陽平太守梁柳賜粟詔
徵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詔
徵朱沖詔　又詔

曹志爲樂平太守詔　曹志爲國子博士詔
賜曹琨詔　封夏侯惇後詔
賜劉廙葬錢詔
賜傅嘏夫人鮑氏葬錢詔
卹王淩鄧艾後詔　以鄧朗爲郎中詔
王經孫爲郎中詔　文立爲散騎常侍詔
譙周爲散騎常侍詔　追賜譙周詔
陳壽爲侍御史詔　諸葛京署吏詔
郤正爲巴西太守詔　追卹傅僉詔
孫晧封歸命矦詔　石偉爲議郎詔

陸喜等授用詔　袁奧從九卿詔
孔鼂犯諱詔　復扶餘國詔

卷第三

惠帝

改元永平詔　秘書監詔
改著作詔　皇后蠶服詔
公孫淑妃進貴人詔　輔太子詔
隴西王世子越楊邈奉朝請詔
立愍懷子臧爲皇太孫詔
汝南王亮爲太宰詔　矯授楚王瑋詔
發楚王亮詔　徙東萊王蕤詔
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詔
豫章王熾爲皇太弟詔
瑯邪王睿通直詔　董猛封武安矦詔
張華爲中書監詔　張華儀同三司詔
追復張華爵位詔　給周處母詔
王渾錄尚書事詔　王戎開府詔
王戎領吏部詔　王戎爲尚書令詔
楊超爲騎都尉詔　封石苞孫詔
封王基孫詔　復位詔

討劉輿詔同前　青筒詔
追復愍懷太子遹冊文
告愍懷太子哀冊文　齊王冏復封策
何攀封西城公策　贈汧督馬敦策書

懷帝

劉寔以矦就第詔　詔荀晞
又手詔

愍帝

詔瑯邪王睿南陽王保
又詔瑯邪王睿　平東將軍宋哲宣詔

張軌進封西平公詔　張寔授西平公策書
臨降下張寔詔　索綝領太尉詔
寒食散論

卷第四

武帝左貴嬪
獻武元楊皇后誄表
元皇后誄
萬年公主誄　虞舜二妃贊
周宣王姜后贊　荊武王夫人鄧曼贊
魯敬姜贊　齊義繼母贊

齊杞梁妻贊　楚狂接輿妻贊
孟軻母贊　班婕妤贊
巢父惠施贊　德剛贊
德柔贊　納楊后贊
武悼楊皇后頌　鬱金頌
惠帝賈皇后
太子遹葬禮表
愍懷太子遹
遺妃王惠風書
潘岳許愍懷太子書

安平獻王孚
請造沁水石門表
魏明帝悼后書銘旌議
上武帝除喪復常奏
武帝詔答
重奏
又詔答
遺令
琅邪王伷
薦山簡表

梁王肜
理汧督馬敦訴
齊王攸
藩國自除長吏議　務農重本議奏
選長吏令　議按吏教
太子箴　與山濤書
又二首
汝南王亮
日蝕上言
武帝詔報

楚王瑋
告諸軍討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手令
矯詔赦亮瓘官屬
趙王倫
僞詔
齊王冏
請立淸河王覃爲皇太子表
理淮南王允表　理張華等奏
理解系等奏
又[illegible]系等議

罪王豹奏
長沙王乂
致成都王穎書
成都王穎　臨敕上表
復長沙王乂書
河間王顒
奏討齊王冏表
東海王越
勅世子毗　與阮瞻等書
與趙穆等書　與江統書

致陳敏書　討石勒傳四方檄
范陽王虓
上惠帝表　又表
東平王楙
王昌前母服議奏
守博士謝衡議　守博士許猛議
散騎常侍劉智安議　都令史虞溥議
博士秦秀議　許猛又議
侍中領博士張惲議
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議

賊曹屬卞粹議　倉曹屬衛恒議
主簿劉卞議　司空齊王攸議
司徒李胤議　虞溥又駁卞粹議
尚書八座議　武帝制
著作郎干寶論
同前杜氏通典
博士謝衡議　博士許猛議
尚書都令史虞溥議
博士秦秀議　侍中程咸議
著作郎陳壽等議　司馬安位議

中書監荀勗議
新野王歆
上言張昌賊狀
卷第五
程猗
柳谷石文贊
王祥
遺令訓子孫
何曾
上魏明帝論宰牧疏　上明帝論伐遼疏

何劭
荀粲傳　王弼傳
程咸
出適女從坐議　華林園詩序
石苞
終制
石崇
理兄統表　讓封賞奏
金谷詩序　思歸引序
王明君辭序　楚妃歎序

許巢論　奴券
歐陽建
言盡意論
羊祜
讓台司表　上武帝請伐吳疏
讓封南城侯表　答吳都督陸抗
與從弟琇書　誡子書
劉倫等
詣杜預請署羊祜辟士牋
杜預請署羊祜辟士表

王沈
豫章刺史下教
主簿陳廞褚䂮白
又教
褚䂮復白
又教　與傅玄書
賀正表　辟雍頌序
祭先考東郡君文
王沈集序
賈充

齊王攸子禮議　論征吳表
又表
李胤
請廷訪羣公奏
荀顗
議故吏服舊主表
尚書何禎議
衡陽內史曾瓌議
昌邑侯滿琫庶妹服議
上謚法議
荀勗
為文王司馬昭與吳主孫晧書
答王琛書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
議遣王公之國奏　省吏議
增置文法對　薦三公保傅表
答問三公表　讓豫州大中正表
讓樂事表　辭尚書令表
穆天子傳序
盧欽

徐邈論
鄭默
太子官屬戒奏
卷第六
裴秀
禹貢地域圖序
平吳表草
武帝詔報
奏事　與山濤書
裴楷
與石崇論弟綽書
裴頠
上陳刑獄表　辭專任表
又表　太醫權衡奏
論赦奏　崇有論
女史箴
裴祗
乞絕從弟儀曹郎旣喪服表
戶曹屬韓壽議　東閣祭酒[illegible]
主簿劉綏議　記室督[illegible]

學官令徐寔議
裴邈
文身刀銘　文身劍銘
裴希聲
侍中嵇侯碑
郝詡
與故人書
武帝原裴秀詔
衞瓘
請封禪奏　又奏

武帝詔
又奏
又詔
又奏
又詔
又奏
又詔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
又詔
免山濤奏
武帝中詔
請贈鄭默奏
上武帝復古鄉舉里選疏
與魏舒書
衞恒
四體書勢
劉毅
理衞瓘奏
張華
與褚陶書　報雷煥書

上壽食舉歌詩表　薦成公綏表
晉文王謚議
廢黜武悼楊太后議
羣公有司奏　又奏
中書監張華議
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
甲乙問
太傅鄭沖議　太尉荀顗議
中書監荀勗議
女史箴　大司農箴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武帝哀策文
章懷皇后誄　魏劉驃騎誄
列文先生鮑玄泰誄　倚几銘
杖銘
博物志序　博物志地理略贊
感婚賦序　鷦鷯賦序
相風賦序　朽社賦序
張敏
頭責子羽文　神女賦序
卷第七

杜預
律令注解奏　黜陟課法略
陳伐吳至計表　又上表
舉賢良方正表　皇太子釋服議
荅盧欽魏舒問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摯虞荅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同前
論水利疏　又疏
平吳後有司又奏
秦川軍事　奏事
又　禘祫議
與王濬書　與子耽書
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長曆論
春秋長曆說　遺令
酒論
王渾
上武帝諫遣齊王攸之藩書
郡國計吏方俗之宜奏
為裴楷請奏
因喪婚娶奏

國子助教吳商議　國子祭酒裴頠議
惠帝詔報
薦周馥表　請賜戰將鼓吹表
乞賢表　立水碓表
王濟
太常鄭默謚景議
成粲武茂劉訥議
武帝詔答
王濬
目孫楚品狀

上武帝請伐吳疏　上武帝自理書
復表
何惲
與周浚牋
蔡珪
與弟敏書
唐彬
徵雍州處士教
陶璜
論交州不宜減兵奏　交州論輸珠表

滕竝
上議交廣州牧脩謚表
卷第八
山濤
謝武帝表
武帝手詔
告退疏
武帝詔報
讓拜司徒表
武帝詔報
答武帝表
山公啓事
武帝詔答
論郤詵除服表奏
尚書令衛瓘論郤詵不應除服表
郤詵自理表　山濤答詔
又
兗州大中正魏舒與山濤書
衛瓘又與山濤書
啓事

詔答
山簡
令朝臣各舉所知疏　與王衍書
劉伶
酒德頌　酒呪
向秀
思舊賦序
阮咸
與姑書
姑答書

阮脩
大鵬贊
王衍
謝表
有司奏王衍
王澄
與人稱胡毋彥國書　與人稱兒徽書
司馬彪
與山濤書　駁祀六宗表
張髦
論六宗疏
魏舒
六宮媵使奏
劉毅
趙王倫罪駁
諫賀龍表
武帝詔答
尚書郎劉漢等議
論九品八損疏　劾劉寔表
孫尹

論劉毅爲青州大中正表
石鑒
舉劉毅奏
繆應世 附
石鑒碑
王宮
請諡劉毅疏
劉暾
請免王渾奏　中理羊皇后奏
華廙
爲武帝遺詔
有司華廙襲封奏
武帝詔報
華嶠
籍禮奏
諫武帝表
武帝手詔
報國子祭酒鄒湛書　謝秘書監表
華嶠集序
華軼

置儒林祭酒教
劉寔
崇讓論　諸王表
劉坦
宜聽劉寔辭位奏
殷褒
薦朱倫表　誡子書
殷巨
奇布賦序
江偉
答賀蜡詩序　襄邑令傅渾頌

袁准
才性論
卷第九
劉頌
上武帝悉要事宜疏
上復肉刑疏
武帝詔答
刑法疏
汝南王亮奏　門下屬三公奏

張斐
注律要　律序
楊乂
刑禮論
盛彥
通桑梓敬議　與劉頌書
藏彊賦序
李秉
家誡
李重

陳九品疏　條制奴婢限數奏
介登貶秩居官駁奏　論霍原累定宜表奏
薦處士朱沖疏　內外階級議
薦曹嘉啓　選部尚書箴
卷第十
傅玄
上武帝敦風節疏
武帝詔報
上興學親農疏
武帝詔報

上便宜五事疏
詔報
諸官病奏　賀老人星表
又　正朔議
五祀議　何曾荀顗論
吏部尚書箴　太子少傅箴
口誡　擬金人銘作口銘
榱銘　筆銘
燈銘　劒銘
杖銘　鏡銘

印銘　冠銘
履銘　衣銘
裘銘　被銘
澡盆銘　水龜銘
席左端銘　席右端銘
席左後銘　席右後銘
龍銘　靈蛇銘
江夏任君銘　華嶽銘序
永寧太僕龐侯誄　漢高祖畫贊
漢明帝贊　班婕妤畫贊

古今畫贊　又
明德馬皇后贊　太常趙洛畫贊
楊阜贊序　扶風馬鈞序
乘輿馬賦序　箏賦序
琴賦序　琵琶賦序
彈棊賦序　蜀葵賦序
紫華賦序　芸香賦序
矯情賦序　擬四愁詩序
七誤序　敘連珠
祝祖文

傅咸
上武帝省官重農奏　諭世俗奢侈書
請貶荀愷奏　上惠帝論稍內官書
劾夏侯承奏　劾夏侯駿事
上自陳表
惠帝詔報
劾王戎奏同前
惠帝詔報
上論劾王戎事　特進執璧奏
奏事　請立二社表

續上二社表
武帝詔
遷尚書左丞表　理李含表
又表　涼州表
與太傅楊駿書　與汝南王亮書
又諫汝南王書　又與汝南王牋
司隸教　又教
又教　相論草
御史中丞箴　燭銘
邛竹杖銘　扇銘

皇太子釋奠頌　中郎將曹府君碑
感別賦序　伸懷賦序
喜雨賦序　感涼賦序
神泉賦序　登芒賦序
玉賦序　畫像賦序
相風賦序　犀鉤賦序
羽扇賦序　汙卮賦序
燭賦序　櫛賦序
儀鳳賦序　鷹賦序
鳩賦序　粘蟬賦序

蜉蝣賦序　叩頭蟲賦序
螢火賦序　桑樹賦序
舜華賦序　芸香賦序
款冬賦序　答辛曠詩序
答潘尼詩序　答欒弘詩序
贈何劭王濟詩序
傅祗
與太傅楊駿書
傅暢
自敘二則

杜萬年
相風賦序

卷第十一

孫楚
為石苞與孫晧書　薦傅長虞牋
謝賜鄣日牋　與董京書
諫武帝賀龍見奏　九品奏
石人銘　反金人銘
故太傅羊祜碑　鴈門太守牽府君碑
尼父頌　梁令孫侯頌

八賢吳季子贊　八賢管仲贊
顏回贊　白起贊
韓信贊　樂毅贊
榮啓期贊　原壤贊
莊周贊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胡母夫人哀辭
王驃騎誄　論屈建文
祠介子推祝文　鷹賦序
杕杜賦序　故臺賦序
楊珧
馬隆將士加賞駁　自申表

楊濟
與傅咸書
傅咸答楊濟書　答李斌書
又與傅咸書
傅咸又答楊濟書
趙休
諫用三楊書
曹志
諫齊王攸之國議　肉刑議

曹攄
圍棊賦序
庾峻
論宜敦禮讓表　祖德頌
庾儵
大槐賦序
庾敳
幽人箴
庾純
自劾表

武帝詔
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等
庾純不求供養議
司徒石苞議
司徒西曹掾劉斌議
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
武帝下詔
庾旉
諫齊王攸就國表
尚書朱整褚䂮等奏

武帝詔

秦秀

何曾謚繆醜公議　賈充謚荒公議

論王濬平吳功奏

段灼

追理鄧艾疏　陳時宜書

又陳伐蜀功賞奏　假還上表

卷第十二

皇甫謐

辭聘書　三都賦序

高士傳序　玄守論

釋勸論　篤終論

辛曠

與皇甫謐書　又

皇甫謐答辛曠書

郤詵

武帝詔策賢良

對策

與魏舒書

束晳

玄居釋　廣農議

高禖壇石議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又議　薦王璞奏

答汲冢竹書難釋書　補亡詩序

弔蕭孟恩文　弔衛巨山文

束晳集

阮种

武帝策問

對策

又問政刑不宜禮樂不立對

又問戎蠻猾夏對　又問咎徵作見對

又問經化之務對

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

玆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

武帝庭詔

對策

夏侯湛

抵疑　昆弟誥

張平子碑　辛憲英傳

虞舜贊　顔子贊
閔子騫贊　管仲像贊
鮑叔像贊　左丘明贊
范蠡贊　魯仲連贊
莊周贊　東方朔畫贊
夏侯稱及榮序　羊秉序
周詩序

卷第十三

摯虞

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

東堂策問

對策

晉增位一等表　討論新禮表
明堂議奏　二社奏
祀六宗奏　祀皋陶議
廟設次殿議
皇太孫甍服議
散騎常侍謝衡議　中書令卞粹議
秘書監摯虞議
國喪佩紱綬議　吉駕導從議

輓歌議　寄公齊衰服議
諸侯公孤絶朞議　師服議
巡狩建旗議　皇太子稱臣議
夫人答拜羣妾議　宜用古尺駁
駁河內宜立學書　致齊王冏牋
太康頌　釋奠頌
連理槐頌　尚書令箴
新婚箴　答新婚箴
庖犧贊　神農贊
黄帝贊　唐堯贊

夏禹贊　殷湯贊
周文王贊　周武王贊
周宣王贊　漢高祖贊
漢文帝贊　孔子贊
顔子贊　左丘明贊
武庫銘　門銘
竈座銘　遷宅誥
思游賦序　文章流別論

諸葛緒

郊配奏

劉憙
漢魏二王後議
有司奏
中山王睦立祖廟議
武帝詔報　又詔
孔晁
二社議
劉憙難
姜鋌
上太常言楊旌事

博士祭酒劉憙議　博士爰幹議
博士韓光議
姜輯
安平王嗣孫服議
安平王嗣孫薨諸侯降服議
渤海王服范太妃議
任茂
魏代功臣配食議
張放
臨軒遣使作樂議

某度
論江南貢舉事議　又議
遂殷
祖母降服表
尚書奏
孫毓
賀封諸侯王表　廟社議
諸侯廟議　藩國遷廟主之國議
封王廟策議
五禮冠議駁

裴頠答　摯虞駁
羣臣爲太子起座議　諸王公禮儀議
諸王公侯爵輔政嫡子臨國議
司馬敦繼獻王服議　七廟諱字議
東宮鼓吹議　又
文獻皇后議
卞搉　楊維
武帝喪禮議　又議
又議
孫毓駁

曹臣
移論蘇宙不奔弔郡將
蘇宙移國子自理　國子博士謝衡議
博士周哀議　河内太守孫兆議

張靚
告太常論劉寶留頌
劉寶留頌自理　博士馬平議
周處
刑李忽議奏

潘岳
九品議　上客舍議
許由頌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兩階銅人銘　楊荊州誄
楊仲武誄　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世祖武皇帝誄
南陽長公主誄　皇女誄
太宰魯武公誄　宜城宣君誄
庾尚書誄　景獻皇后哀策文
哀永逝文

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哭弟文　傷弱子辭
金鹿哀辭　陽城劉氏妹哀辭
悲邢生辭　京陵公女王氏哀辭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司空鄭袤碑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弔孟嘗君文　爲諸婦祭庾新婦文
秋興賦序　閒居賦序
懷舊賦序　寡婦賦序

射雉賦序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序
橘賦序　上關中詩表
潘尼
安身論　釋奠頌
後園頌　乘輿箴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朝菌賦序
鼈賦序　答傅咸詩序
贈李二郎詩序　書
成

卷第十五
陸機
薦賀循郭訥疏　與趙王倫薦戴淵疏
同前
薦張暢表
惠帝詔報
謝平原內史表　詣吳王晏表
至洛與成都王穎牋　與長沙夫人書
與弟雲書　與弟雲書
又二首　演連珠五十首

七徵　桑土賦序
文賦序　遂志賦序
懷土賦序　思歸賦序
感思賦序　應嘉賦序
歎逝賦序　大暮賦序
桑賦序　鞠歌行序
答賈謐詩序　贈弟士龍詩序
辨亡論上篇　辨亡論下篇
五等諸侯論　漢高祖功臣頌
晉書限斷議　大田議

丞相箴　孔子贊
王子喬贊　管叔鮮贊
愍懷太子誄　吳大帝誄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吳大司馬陸公誄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弔魏武帝文　弔蔡邕文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陸遜碑銘敘　要覽三卷自序
顧譚傳

卷第十六
陸雲
逸民賦序　歲暮賦序
愁霖賦序　喜霽賦序
登臺賦序　南征賦序
寒蟬賦序　有皇詩序
思文詩序　谷風詩序
鳴鶴詩序　南衡詩序
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詩序

允愍序　　逸民箴
登遐頌　　盛德頌
祖考頌　　張二侯頌
榮啓期讚　　吳故丞相陸公誄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
嘲褚常侍　　牛責季友
諫吳王晏啓
吳王晏答陸雲令
又疏　　又疏

令答
又啓
令答
又
令答
又
令答
又　　又

卷第十七

陸雲一
與兄平原書　　又三十七首
太常府薦張贍書　　與朱光祿書
與張光祿書　　又二首
與嚴宛陵書
宛陵令嚴隱答陸雲書
與戴季甫書　　又五首
與楊彥明書　　又五首
與陸典書書　　又九首
弔陳永長書　　又三首
弔陳伯華書　　又

車永
與陸雲書
陸雲答車茂安書
又答陸雲書
陸喜
自敘
西州清論較論格品篇
鄭曼季
答陸雲鴛鴦詩序　　答陸雲蘭林詩序
答陸雲南山詩序

蔡洪
與刺史周浚書
虞聳
穹天論　與族子察書
楊泉
蠶賦序　墓祭議
五湖賦序
朱則
薦楊泉書
王銓

送兩足虎文
兩足虎文 附
張悛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翰
詩序
卷第十八
張載
劍閣銘　洪池陂銘
七首銘　平吳頌

摧論
張協
七命八首　把刀銘
文身刀銘　露陌刀銘
泰阿劍銘　長鋏銘
短鋏銘　手戟銘
應貞
朱杖銘　安石榴賦序
成公綏
賢明頌　菊頌

椒花銘　蔽髻銘
市長箴
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
天地賦序　鸚鵡賦序
鴻鴈賦序　烏賦序
木蘭賦序　日及賦序
棄故筆賦序　隸書體
戒火文
左思
三都賦序

劉逵
三都賦注序
衛權
三都賦略解序
趙至
與嵆蕃書
嵆蕃
答趙景眞書
嵆喜
嵆康傳
嵆紹
太尉陳準謚駁　司空張華復爵駁
上惠帝反正疏　諫齊王冏書
趙至序
嵆含
莊周弔文
上長沙王乂增置掾屬議
木弓銘　菊花銘
娛蜡賦序　困熱賦序
祖道賦序　白首賦序

羽扇賦序　八磨賦序
雞賦序　遇蘇賦序
孤黍賦序　長生樹賦序
槐香賦序　宜男花序
寒食散賦序　集
溫羨
張華議復官駁
王讚
梨樹頌　皇太子誄
棗據
表志賦序
文立
上武帝辭職表
武帝詔報
敘用蜀大臣後表
辭散騎常侍疏
武帝詔報
李密
陳情表　舉壽良表
與中山王牋　與人書

李興
諸葛亮故宅碣文
陳壽
進諸葛氏集表
郭沖
諸葛亮五事
安虑
使蜀弔孔明文
譙熙
上武帝辭賜奏

李通
譙周像頌
范頵
上陳壽三國志表
卷第十九
郭欽
上武帝徙戎疏
江統
徙戎論
論叔父春爲宜春令疏

諫愍懷太子遺書
上成都王穎救陸雲兄弟疏
愍懷太子所生母喪服議
奔赴山陵議
惠帝制正會不宜作樂議
拜時有周喪議
何琦駁
幹佐謁拜議　弧矢銘
珍珠銘　酒誥
王堪

惠帝爲愍懷太子服議
司隸從事王接議
又議
閻纘
理愍懷太子冤書　皇太孫立上疏
又陳訓教太孫奏　又陳
四言詩啓
蔡克
梁王肜謚議
盧下材

重議　沖太孫殤服議
張林
與趙世子牋　陳夫人碑
張輔
與孫秀牋
上言司徒府論楊俊
梁州中正梁某言
名士優劣論　又二
祖納
諫趙王倫疏

鄭方
獻齊王冏書
齊王冏答鄭方
王豹
上齊王冏牋
重與冏牋
齊王冏報王豹
孫惠
諫齊王冏書　于東海王越書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　同前
爲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
祭金鼓文　三馬哀辭序
卷第二十
孫和
薦范粲表
王琨
薦范喬
馮收
薦王接書
潘滔

遺王接書
王接
報友人潘滔書　加賞嵇紹議 [illegible]
丘泉
表
王沈
釋時論
魯勝
注墨辯序　上正天論表
魯褒

錢神論
綦母氏錢神論略
應亨
與州將牋　又
讓著作表　應翊像贊序
虞溥
移告屬縣　文學誥
耿滕
密上流民表
羅尚
貽衛溥書

爲蜀人詣東海王言羅尚
李猛
詣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書
孫辯
降李叡牋
請復寧州奏
李毅
陳謝疏
毛孟

陳求寧州刺史
索靖
草書狀　月儀帖
劉弘
上誅張奕表　上惠帝論劉喬表
惠帝詔報
請補選荊部守宰表
與劉喬牋　又與東海王越書
荊州下教　又教
又教　又教

又教　又教
又教
胡濟
薦伍朝表　改葬前母服議
荀晞
移諸征鎮州郡　上討東海王越表
復上懷帝表
周馥
上懷帝請遷都書
閻丘沖

懷帝服楊悼后議
劉陶
告廬江郡
賈彪
鵬賦序
呂會
任僑産子奏
楊泓
攜彝序
寡婦淑

答兄弟書
杜有道妻嚴氏
與從姪顗書
衛瓘女
與國臣書
無名氏
有司奏改泰始曆　有司郊祀奏
韋公正朝服色奏　有司廟物奏
有司南宮王冠奏　有司議王公入朝奏
有司婚禮奏　有司侯國耕籍奏

廷尉爲男感女重生奏
人上天變書　汲冢周書序
晉千金渠石人東脅下文
石人西脅下文　魏建城鄉侯劉靖碑
九山廟碑　百蟲將軍顯靈碑
晉太公碑　晉護羌校尉彭祈碑
伊闕右石壁銘　荀遐碑
張蒼梧碑　陸邁碑
終南山大石文
蘇韶鬼

授從弟節書

晉文紀卷第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一

高祖宣皇帝

姓司馬諱懿字仲達河內溫人魏武帝辟為文學掾轉議郎丞相東曹屬主簿歷事三祖以太傅輔政[illegible]安平郡公[illegible]魏追尊[illegible]

諭孟達書

達自蜀降魏[illegible]新城太守[illegible]諸葛亮惡其反覆[illegible]達[illegible]猶豫不決懿以書諭之

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宜露此殆易知耳晉書

與諸葛亮論黃權書

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先主伐吳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敗績引退權降魏[illegible]與亮書

上稱宣帝書〇宣露華陽國志作洩露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蜀志

復弟孚書

諸葛亮攻魏屯五丈原[illegible]

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晉書

報夏侯玄書

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魏為太傅時事玄議以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illegible]報玄玄又與懿書

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魏志

除九品州大中正議

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

曹羲九品議

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為問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通典

檄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

文懿[illegible]

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

平遼下令

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詿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 晉書

劾曹爽奏 明帝寢疾拜爽大將軍[illegible]與太尉[illegible]何晏[illegible]宣帝勒兵先據武庫[illegible]浮橋奏爽[illegible]並誅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

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魏志[illegible]

上魏帝辭讓丞相書 晉書[illegible]

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 孔衍漢魏春秋

秋澇奏

秋澇傷五穀又無菜蔬此方民已有食桑皮者 魏名臣奏

軍事教

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爲三軍作營壍壘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塞諸郵漏處

又敎

當敎諸圍上守土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從在旦夕遊逅衝突圍當以棓棓之（並太平御覽）

世宗景皇帝（諱師字子元懿長子仕魏中護軍封長平鄉侯以撫軍大將軍輔政追尊景皇帝廟號世宗）

與許允書（允字士宗高陽人初與李豐夏侯玄親善豐等以謀計伏誅徙允爲鎭北將軍與允書允甚悅未發以放散官物徙樂浪道死）

鎭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魏略）

廢魏帝爲齊王奏（魏帝嘉平六年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致豐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諸葛發方乃密諷永寧太后下令與群公卿士共奏永寧宮廢帝爲齊王迎高貴鄉公髦而立之改元正元後爲文王洛所弑）

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毓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

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鈴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祼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

華劉動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譖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

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嘗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 日延晉書作日使游戲作皇戲觀上作觀下行人掩目作行人莫不掩目音樂作嬉繁不省作不省視徑去作又不從

徵立高貴鄉公奏

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

則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 並魏書

訓於天子 高貴鄉公初立將大會師訓於天子

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愼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

上書訓於天子

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

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並晉書）

追尊文皇帝廟號太祖

太祖文皇帝（諱昭字子上師弟歷大將軍侍中剬兄輔政封晉公進爵為王子炎篡位）

與王基書（諸葛誕反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基斂軍堅壘基累求進討會吳遣朱異救誕基又攻詔轉據北山基謂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書奏報聽壽春既拔師）

與某書

初議者云云求戰者甚衆時未臨徵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拒違與作距賊作寇是作足）

與鍾會書（會既破蜀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反狀艾檻車徵艾而會獨統大衆將謀反得師書驚曰必覺我異矣遂興兵叛誅）

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並魏志）

與山濤書（濤魏末遷尚書吏部郎帥與濤書）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斛穀二百斛（王隱晉書○在一作生）

與鄭袤書（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為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袤子默師與袤書）

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

讓兄師謚武公表（詔謚忠武）

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必所祗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為謚請依何等就加

請討諸葛誕表（誕為鎮東大將軍以淮南叛書奏者建請收之文帝曰吾當與劉方同方以全勝制之乃表天子東征誕敗誅）

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剋矣（並晉書○赫斯太平御覽作赫赫）

王禮葬高貴鄉公奏（高貴鄉公既立以昭二世宰執政非己出又害之廢學將行從默事迪帥左右攻相府護軍賈充拒昭使成濟抽戈刺殺帝太后下令以庶人禮葬昭命公卿奏以王禮仍委罪濟夷三族）

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

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埀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

罪成濟奏

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晉書[illegible]殺高貴鄉公大[illegible]作元[illegible]遷入竹[illegible]入

赦文欽二子令 欽為揚州刺史[illegible]及諸葛誕據壽春[illegible]誕[illegible]師以大將軍圍城誕事急殺欽欽子鴦及虎出降軍吏請誅師令赦之表為將軍

欽之罪不容誅其子自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 並魏志

世祖武皇帝 名炎字安世[illegible]字安[illegible]文帝長子生魏中[illegible]晉王[illegible]號 晉都洛陽在位二十六年廟號世祖

告類上帝文

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寔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

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馨宋書○受禪[illegible]
晉書作受命民作人畏天之威作寅懼大威畏望作怨望

即位詔泰始元年十二月

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于皇考文王叡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羣后爰輯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于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

繼絕施惠詔泰始元年十二月

昔王陵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並晉書○紀[illegible]泰始元年詔曰乘輿廢雕車供奉田獵備游之事凡若此類皆悉罷之

登位慶賞詔泰始元年

昔唐虞三代之盛暨于漢魏創制褒崇元勳班爵行賞有國同禮施隨遠下遍邦域又朕以寡德登于天位託于王公之上股肱心膂文武之臣光濟帝業余嘉乃勳慶賞之行其用宜速王隱晉書

五等封詔泰始二年二月

五等之封皆錄舊勳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爲鄉侯爲關內侯亭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晉書

正祀典詔泰始元年十二月

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酇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幸妖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宋書○[illegible]其幸作求幸○妖妄通與作妖變

郊祀詔泰始二年正月

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

水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
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

復明堂南郊五帝位詔（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也其始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從之太康十年十一月詔復其位）

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爲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于

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朝日詔（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下詔曰）

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並晉書）

夕牲詔（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與冬蒸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

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宋書）

營太廟詔

羣臣議立一廟奏（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製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羣臣議奏可）

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

詔報（二年七月）

主者前奏魏舊廟誠亦爲有準然于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

又詔（六年四月營太廟改創樂羣臣奏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又詔）

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于禮無廢于情

爲敍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

改營太廟詔（太康十年更改創宗廟于宣陽門內窮極壯麗案此詔是也而晉書禮志不載）

往者乃魏氏舊廟處立廟既壅翳不顯又材木弱小至今中間有跌撓之患今當修立不宜在故處太僕寺南臨甬道地形顯敞更於此營之主者依典禮施行（晉起居注）

謁陵詔（泰始二年八月）

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敍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奏晉書作具）

太宰司馬孚等奏（孚及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

陛下至孝烝烝，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顇過禮，疏食麤服，有損和平。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不議以為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

又詔

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情，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

又詔

往者衰適二十日，便為梓宮所奉送，離衰絰，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體靡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先帝晉書作[illegible]子）

重奏

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斷。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除衰麻，群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illegible]晉書[illegible]）

又詔

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按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

又奏

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所思，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冒以請。

又詔

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宋書）

除徙陵居詔（泰始二年十月）

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為煩擾，一切停之。（晉書）

皇太后喪即吉詔（泰始四年[illegible]）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

之殺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

有司又奏

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

又詔

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從吉衰從吉用斷絕奈何奈何

又詔 [illegible]

不當爲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 [illegible]

正會廢役樂詔 泰始元年十二月 [illegible]

朕遭憫凶奉承洪業追慕罔極正旦雖當受朝其使樂一切勿有所設又殿前及武帳織成帷帳之屬皆不須施 [illegible]

停止會詔 泰始二年有司奏 [illegible] 太子明 [illegible] 休命 [illegible]

情懷哀慘餘歲正會以四方使命故不從心耳此日可 無幾時釋服 不會 杜氏通典

東堂小會詔 泰始 [illegible]

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歡樂王公卿士各奉觴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 [illegible]

藉田行令大赦詔 泰始四年

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姦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獄乃命羣后考正典刑朕守遺業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爲爲政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畝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長吏各賜馬一匹

籍田詔 泰始四年 [illegible]

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止于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躬親之實而有百官車從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

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原中水者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擾人也晉書

親耕籍田詔 泰始四年正月

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宜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

立常平倉詔 泰始二年

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蠶禮詔 泰始六年

古者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

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

行鄉飲酒禮詔 泰始六年十二月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 並晉書

太學生詔 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

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 晉書

守相巡行詔 泰始六年六月

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

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淸激濁舉善彈
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
哉（並晉書）

遣使周行天下詔（泰始四年）

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
則行人順省撣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人
情上通上指遠諭至於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
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
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甾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
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

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
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
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懇誠
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
典有之曰其萬人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
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
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
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

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
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
哉勗之稱朕意焉（宋書○晉書一作[illegible]名）

議陟寧詔（泰始[illegible]年九月）

比聞吉人士人臣所至雖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
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
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illegible]）

省奏詔（泰始四年九月）

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撰錄大事詔（泰始六年七月）

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秘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宜
緝集以爲常

禁上禮詔（咸寧二年正月）

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
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霖雨蟲甾詔（咸寧[illegible]年○按宋書作七年）

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甾穎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
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

蓋求言詔（太康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乙亥詔○太平御覽[illegible]）

比年菑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並晉書○太康□年日蝕詔曰比年菑異屢發[illegible]）

焚裘詔（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

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敕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咸寧起居注○依禮治罪一作詔罪之）

出清商掖庭詔

今出清商掖庭及諸才人奴女保林已下二百七十餘人還家（[illegible]○王隱晉書詔曰御府好之物皆以賜王公）

舉林勇詔（泰始中將伐吳下詔）

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

伐吳詔（太康元年二月）

濬彬東下埽除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

總督諸方

增吏俸詔（泰始三年九月）

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二傅不臣詔（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顗[illegible]詔曰太子之與少傅二傅之名[illegible]於太子[illegible]）

秦漢以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宜遵准古義定二傅不臣拜（[illegible]）

選侍中常侍詔（泰始[illegible]年[illegible]月）

古者百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

議條令史詔（泰始五年二月）

古者歲書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簡遴疏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為常吾將議其功勞（並晉書）

僕射詔（泰始七年）

尚書僕射總括萬機以貳紀綱綜詳朝政

復置僕射詔（太康元年）

尚書舊置左右僕射所以恢演政典協宜庶績中間久廢其復置之（[illegible]績作攸）

太子家令詔（太康八年）

太子家令東宮之遠官也進品第五（並晉起居注○又詔太子率更[illegible]）

諸王中尉詔

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衛不虞乃有着中戰衣木履持矛者此爲兒戲而無相憚懾也（太康起居注）

罷屯司馬詔（咸寧元年）

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晉書）

縣令詔（泰始元年）

百里長吏親民之要也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參選

又（咸寧三年）

前相國掾主簿雖奉朝請並從容閑豫若大縣闕宜以治民也

刺史詔

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illegible]）

郡治詔（太康八年）

昔先王御俗以興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歎息於二千石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今欲皆先經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衞黃門散騎中書郎（並晉起居注）

糾舉長吏詔（太康九年正月）

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與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晉書）

三軍詔（泰始二年）

大國三軍領兵五千人次國二軍領兵三千人小國一軍領兵二千人上中下三等將軍

中護軍詔

中護軍與領軍史皆掌禁兵典武選（並晉起居注）

射聲校尉詔

射聲校尉故舊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王隱晉書）

皇后諱詔（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

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杜氏通典）

定妃后詔（泰始十年閏正月）

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嫡正。

公主嫁禮詔（太康）

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六字通典補）

追崇王太后母羊氏詔（后父王肅仕魏封蘭陵侯）

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

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衞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烝烝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太平御覽作封平陽君）

追封楊夫人及二從母詔

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嫗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

改葬楊皇后父祖詔

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守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

文明王皇后哀策文（后生武帝及齊獻王攸帝手述德行命史官作哀策）

明明先后與我晉道肆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朦堂構是保庶諸後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于先考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斁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戾中年隕喪焭焭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愼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降化

帝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協時望藐信居順德行合幄
密勿無荒劬勞克訓崇儉抑華沖素是故雖享崇高
歡加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荐臻
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禍仍集
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輀夙駕設祖中闈輼輬動軫
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櫬梓宫顧瞻素旂
非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
傾予孤遺嗚呼哀哉 並晉書

男梅士都覆校

晉文紀卷第一終

晉文紀卷第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叅閱

西晉二

武帝二

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為陳留王詔 武帝受禪泰始元年下詔

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曆數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以敬授青土於東國永為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禋祀 杜氏通典

優禮陳留王詔 泰始二年

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至者諭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

陳留王為燕公服詔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詔曰

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 並晉書

立皇子東為皇太子詔 泰始三年

朕以不德託於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閒不獲已順

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昇平將陳之以德示之以好惡使百姓鑒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 晉書〇晉起居注泰始三年有司奏正統宜篤詔曰繼承大業懼不能光闡宗之遺德至於建國樹嫡非所務也

司馬孚封安平王詔 孚宣帝次弟見後〇泰始元年

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

安平王孚喪事詔 泰始八年

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義陽王望進位太尉詔 孚第二子〇泰始三年

夫尚賢庸勳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缺典為首司徒中領軍以名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例業翼佐大命出與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猶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

下邳王晃鎮益州詔 孚第五子〇泰始元年

益州險遠素號難治宜以重將親賢鎮撫之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 晉起居注晉書合〇案晉千秋號難治

太原王瓌追贈詔 孚第六子〇泰始十年

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績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居在近其追贈前將軍 並晉書

高陽王珪督鄴城守詔 孚第七子〇泰始十年

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器宗室之望高陽王珪今未之國雖當出為蕃輔以才幹事亦宜之制也其以珪為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高陽王珪為右僕射詔 泰始六年

尚書高陽王珪忠允篤政思量弘濟莅官盡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僕射

封安平王孫承詔 安平王孚第四子翼武帝世早亡子承嗣封

安平獻王孫承昔以父早亡不建大祚以縣封之今以三縣封為武邑王 並晉書

𦵏中山王睦詔 [illegible]

逵已有司奏事在赦前宜[illegible]毀州水縣侯吳平太康初[illegible]

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愴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逾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為縣侯

中山王睦復封高陽王詔 [illegible]

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得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鄉封之 [illegible]

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詔 泰宣帝弟[illegible]

關中內屏京畿外統河右北扞戎狄南鎮巴漢宜任懿親以靜西土隴西王泰[illegible]

隴西王泰為太尉詔 [illegible]

性君行為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為上台其上清三元下寧九域永欽洪範以康濟宇宙敬哉 [illegible]

報扶風王亮詔 泰始中亮封扶風郡王持節都督[illegible] [illegible]

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

扶風王亮為宗師詔 [illegible]

宗室戚屬[illegible]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illegible]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常棣之[illegible]此姬氏所以本[illegible]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

封琅琊王伷二子詔 [illegible]

琅琊王伷[illegible]所經[illegible]侯賊不得[illegible]故又使[illegible]弘[illegible]遣[illegible]偽[illegible]又[illegible]守獲[illegible]斬首[illegible]降者五六萬[illegible]皆歸命[illegible]功勳茂[illegible]

[illegible]

宗室王[illegible]子觀[illegible]釋其[illegible]以為完[illegible]

齊王攸出都督青州詔 文帝[illegible]

昔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

官皆如舊制設以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
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

齊王攸封詔

於顧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
天明命光宅四海后越遠王室于襄上寧茲有社用藩
翼我邦家茂楨無窮以承宗廟

立城陽王兆後詔 兆字千秋文帝子十歲而夭

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
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
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
之所行且以慰先后在天之靈也

繼安平獻燕王機還繼獻王詔 並文帝子

繼安平獻燕王機以長大宜得循導師友取明經
術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
善宜必得其人

封樂平王延祚詔 祚字文帝子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

弟延祚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瘳今遂
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
以慰吾心 並晉書

封皇孫遹爲廣陵王詔 太康十年

遹舉長且仁可令以遹爲廣陵王以廣陵臨淮爲封
國邑五萬戶 王隱晉書

省州牧詔 太康初

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
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
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
定天下合之爲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
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頒詔條入
奏事京城二千石專治民之事監司淸峻於上此經

久之體也其便省州牧 杜氏通典

太子率更僕詔 太康八年

太子率更僕東宮之達官也其進品第五秩與中庶
子左右衛率同職擬究條勅 晉起居注

禁立碑詔 咸寧四年

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
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宋書

司馬璞爲冗從僕射詔 晉起居注

司馬璞貞固和祥有識見才幹以璞爲冗從僕射

御史中丞請免王祥詔 中丞侯史光以祥疾闕朝會請免官詔寢光奏

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
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illegible]

王祥以睢陵公就第詔

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罷居京邑不宜復
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
馬各一乘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衣褥以舍人六人
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
給事中使常侍游宴省

為王祥發哀詔（祥泰始五年薨時文明王太后[illegible]月其後詔曰）

為睢陵公發哀至今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便

文紀　晉[illegible]卷二　八

欲哀傳令便哭之

王覽為宗正卿詔（覽祥異母弟孝友名亞于祥咸寧初詔）

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
為宗正卿

尊禮鄭沖五公詔（泰始六年）

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
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
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
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
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
[illegible]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
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
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為壽光朗陵臨淮
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
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鄭沖以壽光公就第詔（[illegible]）

太傅壽光公鄭沖履德深粹體行高潔恬遠[illegible]艾服
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illegible]家舉歷登
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究輔弼世亮茲
天工迪宜謀猷弘濟大烈[illegible]之儁老衆所具瞻

文紀　晉[illegible]卷二　九

者也朕賴于政道[illegible]庶
賴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
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籌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
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
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降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
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
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
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
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
諮之

何曾爲太保詔（泰始初詔○晉書見後）

蓋設明彌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成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遠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救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並晉書）

何曾領司徒詔（曾固讓詔曰）

司徒傳承相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治化之本以

君弘道故選於衆而復辭讓非所謂也（寶覽見引晉書）

何曾進太宰詔（曾以太保遷司徒進太宰侍中之位授詔）

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陳遜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案禮典務使優備

原何遵等詔（有司奏何曾子劭與兄遵等受故爲冷表毅貨事下廷尉）

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晉書）

何劭爲侍中詔（太康四年○晉書見後）

何劭巳歷試朝位博雅有拾遺顧問之才其以劭爲侍中（晉起居注）

石苞爲司徒詔（苞鎭淮南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焉免苞還時鄴奚官郭寅蕭理苞下詔○苞見後）

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

又詔（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使就位）

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

石苞督察州郡播殖詔（苞奏州郡農桑宜遣掾屬循行均其宜課殿最）

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以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

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吏練事業者

羊祜爲尚書右僕射詔（祜泰始初[illegible]從）○

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illegible]晉書[illegible]紀祜作[illegible]勳作勳）

羊祜開府詔（王隱晉書）

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衛將軍羊祜歷位文武有佐命之勳其以祜爲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追贈羊祜詔

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

羊祜聽復本封詔（祜固封鉅平侯咸寧中增封南城侯固讓不受祜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詔聽之）

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

所以稱賢季氏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封羊祜夫人策（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策告祜廟封其夫人）

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啟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陳騫留京城詔（騫臨淮東陽人歷侍中大將軍都督揚州求入朝因乞骸骨帝[illegible]之）

騫元勳舊德統乂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及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及一作又）

諭陳騫視事詔

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

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

裴秀爲司空詔（泰始○晉書見後）

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

裴秀薨禮詔（泰始七年）

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晉書）

衛瓘爲青州刺史詔（泰始○瓘見後）

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識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爲青州刺史以統戎政（晉起居注）

衛瓘進太保就第詔

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眞之風實感吾心令明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晉書）

衛瓘給騎兵詔

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千兵騎百人

張華爲度支尚書詔（咸寧五年○華見後）

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天時乃人事有不盡也故總要者止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晉起[illegible]注）

平吳進封張華詔（太[illegible]）

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晉書）

詔張華（華好觀[illegible]驗神怪[illegible]前篇刪理[illegible]裁爲十卷）

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王子年拾遺記）

賜王沈葬地錢詔（泰始二年○沈見後）

故驃騎將軍王沈忠允篤誠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內恩𡡉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太平御覽

贈王沈司空公詔泰始三年

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愼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禮居正執心淸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岳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峯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沈司空公以寵靈旣往使歿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

荀顗爲司徒詔泰始○荀顗見後

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民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翊導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爲司徒

荀顗行太子太傅詔

侍中太尉顗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荀顗哀詔泰始十年

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淸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旣崇訓傅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賜荀顗家錢詔

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並晉書

詔問荀勗咸寧[illegible]年司徒何曾遷入宰詔問勗○勗見後

司徒旣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

荀勗答表太平御覽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絜堪處台輔

荀勗進開府詔太康

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爲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晉書

荀勗守尚書令詔

周之冢宰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采惠疇

翼命之勳實充於此勳肆力先朝庸勳超格受終之
揆協於大麓故授以此位也（[illegible]）

賜荀勗詔

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随日給之（[illegible]）

（[illegible]）

荀勗爲魏郡太守詔（[illegible]）

方今天下無事所重唯民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
其才其以荀勗爲魏郡太守（[illegible]）

馮紞爲散騎常侍詔（[illegible]）

尚書馮紞忠亮在公履職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

屢求放退其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
具（[illegible]）

定律令加賞賈充等詔（[illegible]）

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
間咸欲辯章舊典删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
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
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
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
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
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
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
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
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
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
其詳依故典（[illegible]）

賈充守尚書令詔

尚書令官揆之首總參機密出納（[illegible]）之所由
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illegible]）邁文武漢
典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illegible]）

賈充領關中詔（[illegible]）

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
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
不足以内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
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臣其誰恐爲患未已
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
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
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
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
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
第一駟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從充[illegible]

皇隆惟新之化

以謐為賈充後詔 謐字長深南陽人壽之子歷侍中

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 [illegible]

魏舒為僕射領選曹詔 [illegible]

吏部當敘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篤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寬泰弘毅清通有才識其以舒為左僕射領選曹 [illegible]

魏舒就第賜予詔 [illegible]

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恩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為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

賜魏舒詔

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陽燧四望繐窗戶皁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

賜魏舒葬妻錢地詔 [illegible]

魏舒清貧不營財產[illegible]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考竟劉友詔 [illegible]

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憲允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敕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李憙致仕加禮詔（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

光祿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

征吳與王濬詔（濬爲龍驤將軍率益諸軍東下攻吳至所受□□役詔濬進平東將軍濬詔見後）

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

讓王濬詔（濬與王渾等伐吳初有詔濬至秣陵受渾節度濬既至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也渾遂乘勝紛爭表濬違詔請罪狀之有司按奏以檻車徵濬帝）

（弗許詔讓濬濬上表自理吳平詔勿推許以濬爲輔國大將軍）

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

原王濬詔

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

平吳王渾進爵詔（渾見後）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晧救死自衞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晧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並晉書）

王濟爲中書侍郎詔（濟見後）

駙馬都尉王濟忠篤好學問有文章器幹其以爲中書侍郎（晉起居注）

唐彬拜右將軍都督巴東詔（彬見後）

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彊場有綏禦之績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勳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晉書）

山濤爲侍中詔（泰始七年自北中郎將入爲侍中還尚書以母老辭職○濤見後）

濤清風淳粹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戴逵竹林七賢傳）

答山濤辭尚書詔

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也（御覽引晉書）

報山濤母老解職詔（濤心求退表數十上乃聽）

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

山濤奪情詔（濤時以太常遭母喪歸鄉里詔起爲吏部尚書濤遽以喪病辭後遂擧其才）

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晉書○王隱晉書詔曰今風俗陵遲豈宜得以濤讓不太常雖在諒闇古人亦還經從我其以濤爲吏部尚書）

山濤爲吏部尚書詔（泰始八年）

議郎山濤志性簡靜凌虛篤素立身行已足以勵俗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晉起居注）

山濤爲少傅詔（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

濤秉德冲素心思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宮宜兼督朝事（王隱晉書）

答白褒論山濤詔（濤辭以老疾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

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闕

遣謁山濤視事詔（濤志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又詔乃起視事）

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求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

敕山濤手詔（濤再居選職或以濤輕重任意帝手詔戒之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王隱晉書）

山濤爲右僕射詔（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濤以老疾固辭手詔不許後拜司徒）

山濤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風俗朕將倚之以弘訓範庶人倫有日新之美其以爲右僕射（晉起居注）

報山濤辭疾手詔

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晉書）

山濤爲司徒詔

濤道高德茂器宇淵深宜贊三事以敷五教（王隱晉書）

報山濤拜司徒固讓詔

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

克[illegible]至于反覆良用於邑若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晉書

鄭袤為司空詔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泰始中詔因袤見許

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稱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明弼朕躬以匡不逮今以袤為司空晉書晉起居注一合登一作齊曜作耀

侍中盧欽追贈詔咸寧四年○欽見後

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殂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書

盧浮為博士詔太熙元年○浮字子雲欽子起家太子舍人病瘡以為博士祭酒不就

盧浮修行明經以為國子博士晉書起居注

賜李胤二家錢穀詔胤為司徒太康五年薨帝思胤清節詔賜錢及穀家

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胤見後

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

王基三家賜穀詔

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晉書並晉

賜王基家奴婢詔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産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魏志

王沖為治書侍御史詔

故司空王基履為先帝授任基子尚書郎沖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沖為治書侍御史晉太康起居注

華表為太常卿詔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歆之子泰始中歷太常卿

華表清賢履道內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為太常卿晉書藏案錄

華表致政詔

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晉書

華嶠為散騎常侍詔嶠表謝非臣典掌申辭非所能陳表

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文學之士議郎華嶠有論議著述之才其以嶠為散騎常侍與中書共參著作事

詔尚書嶠由是得徧觀秘籍為漢後書九十七卷

亭侯嶠體素弘簡文學該通經覽古今博聞多識著書實錄有良史之志故轉爲秘書監其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使中書散騎及著作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並華嶠集○亭侯御覽作尚書

責石鑒詔鑒先都督右將論功免官後爲鎮州刺史詐吳賊虛張首級下詔○鑒見後

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

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晉書

劉毅爲國子祭酒詔毅見後

劉毅博學多聞其以毅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臧榮緒晉書

賜郭奕謚簡詔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歷尚書太康八年卒○詳王濟下

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

城門校尉侯史光爲御史中丞詔泰始○光字孝明東萊掖人歷少府

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成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

賜少府侯史光葬錢詔

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並晉書

劉頌守廷尉詔咸寧中○頌見後

黃門郎劉頌直平居正兼明法理可議郎守廷尉北堂書鈔

庾純爲河南尹詔泰始六年○純見後

河南京畿大都爲四方之表則中書令庾純清粹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爲河南尹晉中興書○才經治亂王隱晉書作才紹合化

庾純爲國子祭酒詔咸寧二年

議郎庾純篤志好古敦說詩書有儒行宜訓導國子臧榮緒晉書

劉智爲國子祭酒詔咸寧四年

南陽王師劉智學行優著其以智爲國子祭酒臧榮緒晉書

給羅憲鼓吹詔憲字令則襄陽人仕蜀領軍泰始初領武陵太守入朝下詔
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
馬隆宣威將軍詔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為武威太守大破虜衆下詔
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宜威將
軍加赤幢曲蓋鼓吹並晉書
胡奮免入直詔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女為武帝貴人
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
勿使入直王隱晉書
胡奮為冠軍將軍詔泰始七年
議郎胡奮開爽忠亮有文武才幹歷位外內涉練戎
事威略之聲著於　其以奮為冠軍將軍

羊琇為中護軍詔泰始七年○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父弟
中護軍職典武選宜得堪幹其事者左衞將軍羊琇
有明聽才見乃心在公其以琇為中護軍並晉起居注
免羊琇官詔泰始中中護軍羊琇乘羊車為司隷校尉劉毅所奏帝詔
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免官宋書
羊琇贈開府詔
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
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晉書

王恂為散騎常侍詔泰始元年○恂字良夫文明皇后弟
給事黃門侍郎王恂篤志好學不殞先業久歷朝班
職用有效宜拾遺左右其以恂為散騎常侍
王恂為河南尹詔咸寧二年
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
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
以恂為河南尹
韓伯為領軍詔泰始四年○東晉又有韓伯
尚書韓伯陳疾解職領軍閑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
養病更以伯為領軍將軍並晉起居注

程咸為散騎常侍詔泰始十年○咸見後
黃門郎程咸博學洽通文藻清敏歷職左右劬勞內
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其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
郎臧榮緒晉書
旌賞允詔允字雅始平人為浩亹長遷謁者泰始中詔
當官者能絜身脩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
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賞允前為浩亹
長以脩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
所勸主者詳復參訪術以旌表之
賜王宏穀詔宏字正宗高平人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有殊績石鑒上其事下詔

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勑厲懇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陳邵爲給事中詔 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累遷燕王師泰始中詔

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敦儒教可爲給事中 並晉書○晉起居注以敦儒教作以篤儒節

張建爲給事中詔 太康七年

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爲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爲給事中

朱整爲吏部尚書詔 太康四年八月○詔一作制

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爲吏部尚書 銓管一作銓衡忠恪作恪謹廉敬作廉靜

王琛爲太子庶子詔 太康十年

尚書郎王琛每所陳論意在忠讜其以爲太子庶子

論趙孚詔 太康

議郎趙孚廣貞純粹思識通濟學之有舊方欲敘授而得此篤疾意常念之 並晉起居注

陽平太守梁柳賜粟詔 太康十年

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王隱晉書

徵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詔 咸寧元年○謐見後

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

謐爲太子中庶子 晉書

徵朱沖詔 咸寧四年○沖字巨容南安人累徵不應

處士朱沖履行高潔經學修明其徵爲博士 虞般佑高士傳

又詔

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爲太子右庶子 晉書

曹志爲樂平太守詔 武帝受禪十六降爲鄄城縣公下詔○志見後

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

[illegible]泰始[illegible]自濟北王曹志
履德清純才高行潔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
其以志爲樂平太守
以志爲博士詔 [illegible]
散騎常侍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
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宗之[illegible]今[illegible]在其[illegible]世子印綬加
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 [illegible]

文紀 晉卷二 二四

封夏侯惇後詔 [illegible]
夏侯惇佐命之元功勳著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
況獲受終於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紹封
之 晉書[illegible]

賜劉廙葬錢詔
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聰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拔以
師友之恩廙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
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輼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至
時遣使者祭之

賜傅嘏夫人鮑氏葬錢詔
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爲先帝所拔登龍之際
有顯猶盡忠之勳早代殞沒不終功業存念其遺績
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作葬藏人
功緻墓開祭以少牢 王太子 御覽

郵王淩鄧艾後詔 泰始元年
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
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
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
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絶

以鄧朗爲郎中詔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萌隸朕常愍之其
以嫡孫朗爲郎中 魏志[illegible]

文紀 晉卷二 二五

王經孫爲郎中詔 經字彥偉清河人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illegible] 所誅泰始元年詔賜
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
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漢魏春秋

文立爲散騎常侍詔 泰始初[illegible]
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
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
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
立爲散騎常侍 晉書

[illegible]
騎都尉譙周陳居中逵宂仕危國蜀亡之際勸劉禪
歸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䏻習典籍博物洽聞朕甚
嘉之以爲散騎常侍（晉書武帝紀）

追賜譙周詔

騎都尉譙周篤志好古服膺儒術擢授近侍命位未
加不幸殞歿其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
萬夾於所給比從散騎常侍之制也（[illegible]）

陳壽爲侍御史詔（[illegible]）

非適用蜀人壽良具員耳可以爲侍御史（華陽國志）

諸葛京署吏詔

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
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illegible]）

御正爲巴西太守詔（[illegible]）

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於
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蜀志）

追邮傅僉詔

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
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

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蜀志）

孫晧封歸命侯詔（太康元年）

孫晧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
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
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晧太子瑾
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吳志）

石偉爲議郎詔（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illegible]辭老吳平太康二年下詔[illegible]）

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
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

千石秩以終厥世（楚國先賢傳）

陸喜等授用詔（[illegible]）

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絜不容晧
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
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晉書）

袁奭從九卿詔（[illegible]）

太中大夫新沓男袁奭行宜僉異可從九卿崇重之
例（[illegible]）

孔祉犯諱詔（[illegible]）

[illegible]

龜自理項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値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矚然長吏以上足聞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用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爲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卻問以煩簡書也 杜氏通典

復扶餘國詔 武帝時扶餘頻來朝貢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依羅復爲王以兵送還國

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其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 晉書

晉文紀卷第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三

惠帝 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立爲皇太子嗣位十七年中毒崩

改元永平詔 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皇太子即位改元永熙明年正月改元永平

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眇身託于羣后之上昧于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 晉書

秘書監詔 永平元年

秘書監綜理經籍考校古今課試署吏領有四百人直專其事 王隱晉書

改著作詔 元康二年於是改隸秘書省

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別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郎爲秘書著作郎 北堂書鈔

皇后蠶服詔 元康六年

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

以爲永制晉書

公孫淑妃進貴人詔

峻陽園淑妃公孫明識貞粹今進位爲貴人晉起居注

輔太子詔惠帝卽位立遹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

遹尚幼蒙今出上東宮雖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太保衞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太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並以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王隱晉書○雖晉書作惟長益者止

隴西王世子越楊邈奉朝請詔元康二年詔以隴西王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越改封東海

隴西王世子越駙馬都尉楊邈並可奉朝請侍從左右與太子游處晉起居注

立愍懷子臧爲皇太孫詔臧字敬文太子第二子初與父同幽金墉永康元年立後爲趙王倫所廢見害

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晉書

汝南王亮爲太宰詔永平元年二月

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宜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衞瓘對掌朝政

矯授楚王瑋詔永平元年六月汝南王亮太保衞瓘以瑋性貪狠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爲亮瓘所惡矯稱瑋命誣亮瓘於賈后后使惠帝爲詔收亮瓘瑋并以瑋矯制並殺之後爲瑋發哀賈后惡亮瓘又忌瑋故以詐擬次誅

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

發楚王哀詔

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

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

徙東萊王蕤詔蕤齊王攸子冏之弟積怨冏專權與左衞將軍王輿謀廢冏事覺免爲庶人

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奸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蕤上庸

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詔永安元年二月○初太子遹廢死立清河

王覃爲太子成都王穎復廢覃自立爲皇太弟

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茲有五載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圮絶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剋平暴亂其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

豫章王熾爲皇太弟詔（永安元年十二月河間王顒將張方逼帝還長安顒廢穎表立熾爲太弟是爲懷帝）

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爲皇太弟以隆我晉邦

以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録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虓安北將軍濬平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簡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鎮于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荊州以鎮南土周馥繆胤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其子紹爲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晉書○北堂書鈔詔云天禍晉邦冢嗣莫繼璿軫弗御休禁東奧）

衞

琅邪王睿通直詔

散騎常侍琅邪王睿日新匪懈宜在機近其令睿通直也

董猛封武安侯詔（永平元年）

中侍董猛固讓封邑其封武安侯（晉惠帝起居注）

張華爲中書監詔（永平元年）

華前任中書有思謀之勤機密之要宜得其才以華爲中書監加侍中（王隱晉書）

張華儀同三司詔（元康元年）

中書監光祿大夫張華歷世腹心情所憑賴故疇其勳積使儀同三司而虛沖挹損難違高尚其以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本職如故（晉起居注）

追復張華爵位詔（華爲趙王倫所害倫誅詔令羣官議多稱其冤宜復爵位太安二年下詔）

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

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策遣使弔祭之

給周處母詔 永平七年

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 並晉書

王渾錄尚書事詔 元康元年

司徒王渾秉德中正器量弘遠歷位外內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獨機衡以亮天工其可錄尚書事 晉起居注○秉德中正書鈔作秉法從正器一作思

王戎開府詔 元康元年○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終司徒

尚書僕射光祿大夫王戎清虛履道謀猷沖遠歷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機衡官才允敘將澄清風俗顯一聲望宜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其以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王隱晉書○晉起居注詔云光祿大夫王戎光祿大夫秉精開府儀同三司

王戎領吏部詔 元康元年

夫興治成務要在官人銓管之爲任不可假授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王戎經德靜正鑒識明遠其以戎領吏部 晉起居注

王戎爲尚書令詔 永寧元年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太平御覽作太熙元年

夫綱自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其人以自漢代以來每選此官必慎其人議郎王戎可爲尚書令 晉書

楊超爲騎都尉詔 永寧初

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並晉書

封石苞孫詔 元康元年

故樂陵公石苞國祚莫繼其特以苞孫行爲樂陵公

封王基孫詔

司空王基爵祚再絕其以故安陽令振次男恢紹爵 並晉起居注

復位詔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遷帝于金墉城是年四月倫伏誅帝復位

朕以不德纂承皇統遠不能光濟大業靖綏四方近不能闡明刑威式遏姦宄至使逆臣孫秀敢肆凶虐竊閒王室遂奉趙王倫饕據天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並以明德茂親忠規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國難尚書淮共立大謀左衛將軍王輿與羣公卿士協同謀略親

勒本營斬秀及其二子前趙王倫爲秀所誤與其子
等已詣金墉迎朕幽宮旋軫閶闔豈在余一人獨饗
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

討劉輿詔（永安二年十月）輿字慶孫中山魏昌人張昌之亂劉喬爲豫州刺史[illegible]

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驃騎將
軍虓距逆詔令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
苟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劉弘
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其各勒所統徑會許昌與喬

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
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騫輔建威將軍刁默等爲軍前
鋒共會許昌除輿兄弟

同前（苟晞見惠帝紀此見劉輿傳總一詔也）

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
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與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
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
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
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
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
[illegible]將軍呂朗四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
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
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

責苟晞詔（[illegible]）

[illegible]中不住不堪出也（[illegible]）

追復愍懷太子追冊文（[illegible]）

（[illegible]愍懷）

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
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
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

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illegible]遠者而朕昧
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己復見於今雖
[illegible]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
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
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
靈尚饗爾心（[illegible]）

告愍懷太子哀策文

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
幼[illegible]英挺[illegible]茂既[illegible]高明遂秀昔爾聖祖
[illegible]足用建爾儲副永統

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
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不明北亂洸戎釁結禍成
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
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千主千秋悟已
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
庶榮後始宅穸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逵
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
永世不泯並晉書

齊王冏復封冊之永興初以冏有誅賈后復惠帝勳輕陷重刑乃封子超爲縣王以繼冏祀咸和初追冊冏

咨故大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
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
成元勳大濟穎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
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俾
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
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
思其人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
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
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
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並晉書

何攀封西城公策攀字惠興蜀郡郫人爲翊軍校尉誅楊駿策封
於戲在昔先王克濟厥世罔不開國列土建德表功
也故逆臣楊駿謀危社稷構兵飛矢集于殿庭白刃
交於宮闕攀受命奮討凶逆速殄忠烈果毅朕甚嘉
焉今以魏興之西城爲攀封國錫茲玄社苴以白茅
永爲晉藩輔往欽哉敬乃有士惠康黎元無或以隳
爾顯烈華陽國志

贈汧督馬敦敦氏羌齊萬年力戰存汧爲州司所枉死獄以梁王肜疏理追贈
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功固

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見潘岳馬汧督誄○北堂書鈔載齊王九錫文叢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懷帝懷帝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封豫章郡王立爲皇太弟惠帝崩卽位五年洛京陷爲劉聰所執至平陽封會稽公見弒

劉寔以侯就第詔懷帝卽位寔以太尉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宜聽寔所守詔曰
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
能光隆於當時垂裕於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
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

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

詔荀晞 [illegible]

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爲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

又手詔 永嘉五年[illegible]

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國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爲副手筆示意以上並晉書

愍帝 名鄴字彥旗武帝孫吳敬王晏之子繼伯父秦獻王柬後封秦王懷帝被執爲皇太子入長安即帝位四年劉曜陷長安出降封懷安侯見殺西晉亾

詔琅琊王睿南陽王保 愍帝即位以睿爲左丞相大都督陝東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詔二王又詔琅琊○睿字景文封琅琊王[illegible]

大陽九百六之會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以幼沖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爲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爲幽并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勳

又詔琅琊王睿

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

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為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勗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宜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翦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晉作尉）

平東將軍宋哲宣詔（元帝建武元年二月哲至宣詔羣臣請上尊號不許）進位晉王

時遣迭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

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並晉書）

張軌進封西平公詔（惠帝時軌據有涼州因授涼州刺史懷帝遷於平陽愍帝時為秦王軌遣兵勤王及即位詔軌進爵涼州牧西平郡公軌固讓不受）

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凶逆奉迎梓宮枕戈含寃肝心碎裂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恊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蘇馬拜爾為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張寔拜西平公策書（寔為軌子軌攝父位建興二年下詔）

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頊胡賊狡猾使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殞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前涼錄作[illegible]今受下有[illegible]字）

臨降下張寔詔（[illegible]從[illegible]降[illegible]曜下詔寔不拜）

天步厄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

沖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師矢流宮闕胡松等雖赴國難殷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瑯琊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

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琊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
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黄門郎
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奇命公其勉之

索綝領太尉詔 綝懷帝時爲馮翊太守長安陷紏義破賊協立愍帝歷遷尚書右僕射 尋又詔

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遂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寔公是賴宜贊百揆傳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並晉書

寒食散論 出記注秦丞相寒食散論按愍帝封秦王爲丞相疑是此

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晉文紀卷第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 四

武帝左貴嬪 名芬齊國臨淄人秘書郎思之妹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納爲貴嬪以才德見禮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有集四卷

獻武元楊皇后誄表 並晉書

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

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元皇后誄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宜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毘漢主峩峩元后光嬪晉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

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
和暢春日操厲秋霜荴彼伎逐敦此義方率由四教
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纘揚伊何京室是臧
乃娉乃納尹嬪聖皇正位閨闥惟德是將鳴佩有節
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
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
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
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因不彌綸群妾惟仰
螽斯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
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

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涂山翼禹
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亦能有圖
謀及天府內斂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
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作貞吉
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
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枝菴藹
四海蔭為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曰聰曰聖允誠
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虧匪傾如彭之齒
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龍寐不康
巫咸騁術和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

載昏載荒奄忽崩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
攀援不逮擗踴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
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淚雨零歔欷不已
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
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
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
徒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
同此斷絕庭宇遐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
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
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

文紀 晉卷四

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
于以令日仲秋之辰啟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
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
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絰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
方相仡仡旌旐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
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峩峩曾阜重阿
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攸在
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遥靈軌號咷衢路
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
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

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闥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
尚用共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
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
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
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
没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宜慈焉
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
垂萬春焉嗚呼庶亥感四時返思言慕涕連而焉
哀一作號君一作聲哀一作哀春一作哀采一作蘇萬一作撫渦一作哉 髫一作無一作壽一作清一作絕一作鐘一作無離散一作從一作清一作錯 作遷苦一作淚一作並二作絕作 世慕遠雲一作遠莫已作念

萬年公主誄 晉書左貴嬪武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

昔蒲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
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齒有逾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
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闇降風逝形影長滅荼荼京
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
禎秀生紫微日曄月明既聯豔姿徽音孔昭聰侑其
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
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祜德輔仁宜終淑
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曄曄榮曜英鞦始
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煢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
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殁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
椂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
節吉凶乖逸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
主魂豈是綏旋旋靈輴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
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况我公
主形滅體訖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
沲嗚呼哀哉

虞舜二妃贊

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于嬀光此有虞沉湘示攷
懷德永歎惟斯普美京無泯乎

周宣王姜后贊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磬磬姜后乃激乃厲挽心至公
以恢明世

荊武王夫人鄧曼贊

大道惡盈極數則微逸哉鄧曼心朕禍幾規兆嘆亾
考德知衰賢哉卑姝逸哉難追

魯敬姜贊

逸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于宗
渦發奇聲宜尼三嘆萬代遺馨

齊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
義割斯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
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淸津一作身
楚狂接輿妻贊
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淸同味玄昭遁俗榮津
志遠神遼
孟軻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

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班婕妤贊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辨祀理誣形圖丹靑
名侔樊虞
巢父惠施贊
泱泱長流沔沔淸波思文巢惠再詠再歌垂綸一壑
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恭阿
德剛贊
溫溫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
靡疎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庠貫實賤華尚素安貧
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懸
謂之湯身惟義是存惟道是尊
德柔贊藝文類聚一作頌
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illegible]含純
溥生允矣君子嶷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渟履行
高厲蕩乎其平敦與聖道率正不傾令聞不已載路
厥聲
納楊后贊
淸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
有馥其馨玄符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

良辰納幣三光朗淸元公執贄嘉禮告成卿士庶僚
燭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
受茲介福垂祚億齡並藝文類聚
武悼楊皇后頌晉書武帝咸寧二年納悼后於坐受詔作頌元后從妹弘農華陰人
峩峩華嶽峻極泰淸巨靈導流河濱是經惟瀆之神
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
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
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
京室是嬪備禮致娉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

詩人是詠我后戾止車服輝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茲狂戾闓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儛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煙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靄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曦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 珍瑤我后一作我后瑤珍叡喆作體喆狂戾作尫羸

鬱金頌

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

悅目怡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服之褵衿永垂名實曠世弗沈 藝文類聚

惠帝賈皇后 字南風太宰充女淫虐不道爲趙王倫所殺廢爲庶人

太子遹葬禮表 賈后既廢太子矯詔殺之將以庶人禮葬后爲表聞詔葬以廣陵王禮

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止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

愍懷太子遹 字熙祖惠帝長子母謝夫人玖進淑媛及太子遇酷亦被害

遺妃王惠風書 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賜以酒棗逼醉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以紙筆使太子書之太子醉迷不覺其字半不成補成之后呈惠帝帝幸式乾殿以太子書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惟張華裴頠申救太子后懼事變乃表免爲庶人送金墉城妃父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遣妃書明年復以太子爲逆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使黃門孫慮殺之妃後爲劉曜執陽其將不屈死

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勑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

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室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

升之意中宮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
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
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
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
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
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
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
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
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
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
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同上賈后母郭槐充之妻封宜城君○虨字道文太子長子

潘岳許愍懷太子書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
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
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
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
天下要疏如律令並晉書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仕魏歷太宰

請造沁水石門表水經注晉安平王孚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所上詔書聽許

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
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
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口漂迸木門朽
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
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方石爲門若天亢旱增堰
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石斷水空渠衍游足
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
陛下特出臣表勑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
時要臣孚言

魏明帝悼后書銘旌議表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高堂隆從之

經典正式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
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
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
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
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
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
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
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
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

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皆因稱姓此
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
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
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
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
非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
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

上武帝除衰復常奏 [illegible]

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
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
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
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
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復之於
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荊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
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
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爲陛下宜回慮
割情以康時濟治輒勅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
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 宋書作舊俗 晉書

武帝詔答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
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
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
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
奈何奈何 [illegible]

重奏

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
思所以不能以已已甚深甚篤然今以干戈未戢武
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
衣之禮服粗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
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
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
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
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 [illegible]

又詔答 [illegible]

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
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
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
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 [illegible]

遺令 晉書

有貌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

瑯邪王伷 [illegible]

爲山簡表 [illegible]

從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內山簡淸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二也 [illegible]

梁王彤 [illegible]

理幷督馬敦疏 [illegible]

敦固守孤城獨當賊衝以少御衆截離寇害陰危奮之絕 [illegible] 節保護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枉被小罪并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

齊王攸 [illegible]

論國自除長吏議 [illegible]

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

務農重本議奏 [illegible]

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飢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絕 [illegible] 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

選長吏令 [illegible]

忝受恩禮不稱任使至於官人敘才猶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議按吏教

夫先王以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衆有常懼頗簡之

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今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

太子箴 惠帝爲太子攸授太子太傅獻箴○藝文作太傅箴殿

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巳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遁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

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藩廢公旅其前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 藝作讒言亂醒溺從其 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周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亾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閤 范晉書○藝文類聚作保傅箴亦作傅賢明宗國用聲難作不忠禍及子躬無曰父子無間乃有擅宗無已父子無間或容工充志不可解恩不宜作一樂不皆罪歸時止一時不作惡延宗了

與山濤書

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藝文類聚

又

洗馬今之清選前後選文書才義也 又與嵇喜書曰舍人今之清選也

又

武長嗣篤敏有器思今東宮洗馬缺 歸

太子舍人夏侯湛秉心居正理識明徹應可郎也 北堂書鈔

汝南王亮 字子翼宣帝第四子歷太宰錄尚書事楚王瑋中書○命汝南王亮字奭八王傳劉晉亦不得其死晉書引孫子傳又別有八王故事

日蝕上言 太康七年正月日食亮與司徒舒司空瓘上言

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昔故水旱爲咎人倫失敘故奸兇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禍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近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冰未消臣等瑣才叨據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答天意謹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綬

武帝詔報

夫陰陽失序朕千天道刑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

綏勿復通表（八王故事）

楚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歷衛將軍加侍中爲賈后所害）

告諸軍討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手令（瑋性很戾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欲遣之國其長史公孫宏瑋舍人岐盛使惠帝爲詔害二公遂又矯詔赦亮瓘官屬后先是亮瓘且忌瑋後以瑋矯制發斬之）

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矯詔赦亮瓘官屬

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晉書）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歷右軍將軍誅賈后自爲相國侍中以篡誅）

僞詔（倫篡位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倫衛將軍趙泉斬倫寅孫秀使倫爲詔迎惠帝反正）

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

齊王冏（字景治齊獻王攸子歷大司馬爲長沙王乂所害）

請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表（覃本清河王遐子惠帝太孫薨冏表爲後廢死）

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尊兄弟

雖並出紹可簡令叔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諸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

理淮南王允表（允爲武帝子歷太尉謀誅趙王倫見害倫誅冏上表理允）

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與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慨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

理張華等奏（華虞致書於冏冏奏追贈）

臣聞興微繼絶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隷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

理解系等奏 系爲西戎校尉與孫秀爭軍事有隙譖於趙王倫與其弟結同被害冏起義以裴解爲寃首議昭雪

臣聞興微繼絶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隷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

八坐解系等議

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横戮寃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寃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

罪王豹奏 詳王豹下

臣忿奸兇肆逆皇祚顚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勠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

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陜爲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沓背憎巧實兩端訕上謗下讒内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産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 並晉書

長沙王乂 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歷大都督爲東海王越所害

致成都王穎書 初河間王顒將誅齊王冏乂時在洛爲驃騎將軍以乂爲内主乂攻冏殺之穎鎮鄴遙執朝政憚乂在内遂與顒同伐京師詔乂爲大都督以距穎朝議

使中書令王衍等說穎令與乂分陝不聽乃進乂致書穎穎復書乂大破穎軍東海王越收乂送金墉城顒將張方炙殺之顒表穎立爲皇太弟

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王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宜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

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顒時爲太尉）

臨收上表

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並晉書）

成都王穎

（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拜丞相東海王越收捕穎度河被執爲范陽王虓長史劉輿所殺）

復長沙王乂書

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纂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投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

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並晉書一有溫軍皇甫商等以兵）

河間王顒

（字文載安平王孚孫太原王瓌之子歷司徒爲南陽王模所殺）

奏討齊王冏表

（冏誅趙王倫爲大司馬顒攻表至冏爲長沙王乂所殺）

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

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
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
年不一朝覲自宮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衛署用自
增廣私取武庫秘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
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僣立官
屬寵妾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
芟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
停詔可葛旟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
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
闚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

文紀 晉卷四 吾

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
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强兵樹置私黨
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
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
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
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
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 晉書

東海王越 字元超高密王泰之子泰宣帝弟馗子 [illegible] 徙自領揚州牧討石勒屯項薨勒追焚

其檄

勑世子毗 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東海王越鎭許昌以爲記室參軍勑其子毗在

府數年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
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長
汝其師之 [illegible]

與阮瞻等書 [illegible]

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
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
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

文紀 晉卷四 主

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
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晉書

與趙穆等書 穆字季子汝南人才識淸通歷尚書郎轉太傅參軍越與穆及承等書

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
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
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
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
旋燕誨也 遊天郡行狀

與江統書 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稱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

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
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
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

致陳敏書 敏字令通廬江人初爲合肥度支遷廣陵運曹以清中州又破張昌石冰等於壽春以功爲廣陵相遂有割據江東之志父憂去職越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後自稱大司馬楚公敗誅

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
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
身挺立雄略縱橫權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
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陷嶮二十餘戰師

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
功力哉今羯賊屯結游魂河濟凰伏雉竄藏匿陳留
始雖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
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劉草土之哀抑難居之
思捨絰纓戈來衛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
望有懷山陵當憑將軍勠力王榦有旋將軍率將所
領承晉風發米有軍資惟將軍所運 並晉書

討石勒傳四方檄 越爲太傅錄尚書懷帝即位委政于越已領兗州牧鎮許昌及還洛陽可徙專擅威權乃請討石勒東屯于項檄四方州郡攜貳憂憤薨

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
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
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
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
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
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 並晉書

范陽王虓 字武會宣帝弟馗之孫襲父綏爵歷位司徒

上惠帝表 虓鎮許昌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於是先率衆自許屯于滎陽及惠帝西遷後表爲豫州刺史破劉喬奉天子還都

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

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啟成
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
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薦至險詖宜遠而讒
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
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
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
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
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
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
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

逼逐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

宰

又表

成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孝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發黜幽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慚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 [illegible]

東平王楙 [illegible]

王昌前母服議 [illegible]

人 議互異列後

相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郞與前妻息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

守博士謝衡議

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

守博士許猛議

地絕又無前後之制止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

散騎常侍劉智安議

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
不宵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恭爲斷

都令史虞溥議

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絶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

博士秦秀議

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

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

許猛又議

夫少婦推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若非絶而何

侍中領博士張惲議

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黄卿之

決宜使各自服其母

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議

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失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兒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

賊曹屬下梓議

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絶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妻列於前志矣死而

會乎則可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絶之時以爲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爲母之不絶而服三年非 無異於前母也

倉曹屬衛恒議

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絶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絶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有服此爲論嫡則死義服則生若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絶死絶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

上簿劉卞議

毖在南爲邪族於北爲羇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旣通更當遂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妻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宜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旣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矣斯又近世之明比

司空齊王攸議

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

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

司徒李胤議

毖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毖之義可得以爲妻乎

虞溥又駁卞粹議

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旣已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二以接已開僞詐之風傷貞信之敎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遂闕喪尚當復相爲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令同前嫡於死婦使

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得無愿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後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或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 屈

尚書八座議

設令有人於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 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韓

養己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禮處之也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希夫猶有所尊趙姬之來已終亡尚無竝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草下太常報

郴奉行

武帝制

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然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然二妻竝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

著作郎干寶論 太興初追論

禮有經有變有權王然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産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敘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絕之制可

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名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敘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以師友之禮待其臣而臣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盡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敘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

同前杜氏通典

博士謝衡議

昌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爲已妻父既爲妻子豈不爲母昌宜追服三年

博士許猛議

絶有二道且夫絶妻如紀叔姬其道以王法所以絶娀而更娶嫡室者亦爲絶矣是以禮有繼母[illegible]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絶也以昌前母雖在[illegible]廢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唯宜追服其兄耳

尚書都令史虞溥議

臣以爲禮不二嫡重正也苟正嫡不可以二則昌之更娶之辰即前婦義絶之日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絶遺之言尚爲正嫡恐犯禮虧教難以示後按昌父既冊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若於江表存外妻於讐國乎非徒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絶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尚二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卬父使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溥以爲宜如猛議

博士秦秀議

按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絶之不爲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絶矣古人之爲未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爲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所生雖無成典期於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於事天爲夫先祖所歆享爲父志所嘉爲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于舊塋以其母祔葬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耶禮二妻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

嫡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所敢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絶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爲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爲敘

侍中程咸議

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開通而固絶之此禮不脩情而漸入於薄也昌母後娉本非庶賤横加抑黜復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爲服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

欲聽立兩嫡竝末前闕且趙姬讓叔隗以爲內子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父相爲服則固非嫡統使未達追爲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禮況可報椒施行正爲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以爲昌等當各服其母者

著作郎陳壽等議

春秋之義不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迎叔隗而已下之若昌父及二母於今竝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徵矣設使昌父肯持前文所生之子來入中國而尚

在者恐不謂母已黜遺從出母之服若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

司馬李苞議

禮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闕大事可知昌父遇難與妻隔絕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爲理不絕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轟際已絕之夫義者以趙姬爲比愚以爲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閒未爲離絕衰納新寵於禮爲廢嫡於義爲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竝也古無二嫡宜如溥駮

中書監荀勗議

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遂二妃竝存蔡氏之子元㚟爲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曾責元㚟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㚟爲合宜

新野王歆 字弘舒扶風王駿子宣帝孫

上言張昌賊狀 昌本義陽蠻太安中聚衆安陸奉劉尼爲主稱漢衆皆以絳科頭播之以毛歆爲鎮南大將軍討昌兵敗見殺陶侃等平之

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

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 晉書

晉文紀卷第四終

晉文紀卷第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五

程猗

柳谷石文贊 魏之初興也張掖郡刪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蒼質素章至人仙山由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似靈龜立于川西又有麒麟鳳凰白虎馬牛于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會討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三十五字當時撿驗既石皆文顯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奏晉郡本國圖校今石文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太尉錄中程猗說曰夫大者盛之極也金者晉之行也中者物之會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應正吉而王之符也又爲贊

皇德遐通寶降嘉靈乾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以成瑞虎合仁白麟燿精神馬自圖金言其形體正而王中允克明闡無窮於爲斯銘 宋書

王祥 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仕魏歷大司空入晉拜太保封睢陵公

遺令訓子孫 而行之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値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屍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珮衞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晉書

何曾 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仕魏歷司徒入晉進太宰封朗陵公

上魏明帝論宰牧疏 曾時爲給事黃門侍郎

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從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衆新有發[illegible]征上下紛勞夫百姓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懇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利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讞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擾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 晉書

上明帝論伐遼疏 青龍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叛晉太尉司馬懿伐遼留爲散騎常侍上疏[illegible]從後以毌丘儉爲副 ○曾跡並在魏以諸詔及子劭在晉書[illegible]從

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

[illegible]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illegible]重德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魏名臣奏

[illegible]

何劭 [illegible]

荀粲傳 [illegible]

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

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
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
功名者志局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
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
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
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
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
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竝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
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
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

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
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
士也哭之感動路人論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
粲滅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王弼傳

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
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
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
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
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

亦為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
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
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
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
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為屏左右而弼
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
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
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
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
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

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
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
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
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
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
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
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
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
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

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

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程咸 字延休仕魏入晉位侍中

出適女從坐議 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孫女已出者當坐從司隸校尉何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 晉書 [illegible]

[illegible]

華林園詩序 書鈔

平原邑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坻建傳宮張朱幕[illegible]延侍臣作詩以頌之

石苞 字仲容渤海南皮人[illegible]魏驃騎將軍入晉歷司徒封樂陵郡公

終制 諸子皆奉遵遺令

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

不得飯唅爲惡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 晉書

石崇 字季倫苞少子以伐吳功封安陽鄉侯歷衛尉爲趙王倫所殺

理兄統表 統初兄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事解

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隷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

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內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厲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暨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

議封賞奏 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崇爲侍中與散騎郎何攀共立議奏弗納

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

神武之略蕩滌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纖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 並晉書

金谷詩序 世說註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

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爲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茂林衆經注作茂竹之屬作茂盛○賢一作賓賓作夫其坐作共坐遞奏作迭奏具列作例敍爲詩作寫詩

思歸引序 文選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欻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王明君辭序 文選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序之於紙云爾

楚妃歎序 初學記

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垂名於後唯楚妃爲故歎咏之

許巢論 藝文類聚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頤神寶已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崇穀契敷五教臯陶蘷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議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奴券 太平御覽 句字訛脫

余元康之際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高大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紙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聞謂吾曰吾胡王子姓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

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牀貞定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轂無尾觸髏之大

良白槐之輻　茱萸之輞河東亂節桑轅太山桑光長安雙入白爲釘鑠巧手出于上方見好弓朴可斫千張山陰青槐烏啅柘桑張金好墨過市數之蠡幵豪筆備郎寫書啅角幘道金案玉椀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絹而歸

歐陽建 字堅石渤海人爲馮翊太守與舅石崇同被害

言盡意論 藝文類聚

有雷同君子問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

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仕魏中領軍入晉爲征南大將軍進封[illegible]公[illegible]

讓台司表 [illegible]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獨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

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文選、集、晉書作違秉作操王身在朝作在公正色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未通作行道一作未清心晉書魯芝傳沾讓長卿裁前語

上武帝請伐吳疏帝深納之會秦涼累敗乃止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

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

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illegible]

讓封南城侯奏

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晉書

答吳都督陸抗[illegible]

[illegible]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抗服之無疑[illegible]叔子豈酖人者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漢晉春秋

與從弟琇書[illegible]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天命既降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俯思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自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之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聞晉書云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盈滿爲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誡子書[illegible]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並藝文類聚

劉伶等

詣杜預箋[illegible]累年誡讓不[illegible]上始有所命[illegible]

尋除署敘參佐羊會起貢剌將孫勃等皆旋省紀預表請不許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

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

杜預請署羊祜辟士表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 晉書

王沈 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仕魏為侍中入晉 驃騎將軍散騎常侍封博陵縣公

豫州刺史下教 左魏末為豫州

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宜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 [illegible]

[illegible]

主簿陳廞褚䂮白

本所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illegible]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illegible]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illegible]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

又教

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

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行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

褚碧復白 沈無以奪之遂從碧議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晉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

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

又敎 於是先帝之士咸崇敎務風易俗

後生不聞先王之敎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敎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敎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

與傅玄書 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凡內外中篇四部六錄數十萬言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敎足以塞傷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並晉書

賀正表 初學記

三辰啟運元正肇祚自天降祉如日之升

辟雍頌序

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制也親降萬乘之尊而執子弟之禮自春秋以來禮樂隳廢惟東京之後始創其義明堂之位復陳於洛邑 [illegible]

撫玉輅幸於雍宮親拜三老五更出於南門之外

祭先考東郡君文 事詳王沈[illegible]

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姜之節克順于先姑天降氛漸禍門太夫人遘疾歷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藥太夫人不幸遂至殞沒烈考辛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嚴病大歸尋便殞亡烈考深用悼恨濟及沈仰惟烈考舊心鑒亡妣素行不迎之議考禮度哀未及施行濟不幸夭殁沈敢述濟意謀之通儒洛之邦族咸以為亡妣宜時改葬沈轉受命於征南君謹詣鄴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顯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王沈集序（晉書○北堂書鈔）

沈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illegible]）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子仕魏[illegible]公封安陽鄉侯歷位太保進封魯郡公）

公

齊王攸子禮議（[illegible]）

（[illegible]）

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

臣制

又紀

論征吳表（[illegible]）

（[illegible]）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

又表

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預[illegible]吳之策故充以為言）

（[illegible]）書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歷司徒）

請延訪羣公奏（胤奏始初拜尚書奏從之）

晉卷五　二三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illegible]）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illegible]心[illegible]機[illegible]式雖唐虞[illegible]周文[illegible]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illegible]其[illegible]所疑[illegible]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疾不任觀[illegible]臨時遣侍臣訪之（[illegible]）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illegible]）

公

議故吏服舊君表（[illegible]）

（[illegible]）

又紀

（[illegible]）

晉卷五　二四

[illegible]臣為[illegible]斬縗三年與子為父同以進登天朝絕無[illegible]君之心發反服之禮非所以教風崇教令使仕者反服舊君於義為弘

尚書何楨議

[illegible]為舊臣[illegible]服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以制服況皆為臣吏禮遇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今以為辟舉正職之吏宜依古為舊君服不論遠邇之異皆齊縗三月其餘郡吏則喪葬赴哀而已

衡陽內史曾瓌議

古者失地之君託身造次感一時之惠猶齊衰以為報曾為臣吏禮待優備故依禮託情而弘敘訓矣

昌邑侯滿璋庶妹服議 滿璋字子奉庶妹出郗服不言云出嫁諸侯以尊降不服孔瑝議天子諸侯不服文大夫降絕尊同已嫁不敢降姊議云三公諸侯命卿尊班五等侯惇在王朝上同天子有之命二長又侍尊以合古之宜依大夫道之臣宗議如奏如議

諸侯絕周大夫絕緦然則尊同則以及緦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絕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其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絕不服也杜氏通典

上謚法議

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道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晉書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歷中書監侍中守尚書令封濟北郡公

為文王司馬昭與吳主孫皓書昭為魏相國勗鈔記室管機密時遣昔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喻事勢利害以宇喻皓皓遣使報書時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皓昭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為石苞與皓書亦此時徐紹孫彧與荀勗孫郁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群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敦民之命以爭羅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

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

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同慮注算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漢晉春秋〇太平御覽載荀勗爲文王與孫皓書餉雜色綾千端又餉穀三[illegible]又餉細練千疋

答王琛書

王陶丘州人闕廟盜鮮卑金頭管帶十二枚北堂書鈔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問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佑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宋書作佐八音之中作八音之用

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不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

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
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　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廟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廟懸鍾磬以笛

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鍾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像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

頌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與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晉書宋書參互

議遣王公之國奏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乃問勖勖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

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并敎敎者罷軍官兵罷當統國而闕宰守帝使勖思之勖又陳帝以勖言爲允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

亦不可忽

省史議（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

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掮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嫌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紊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

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動

增置文法對（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對）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illegible]言論者

省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薦三公保傅表 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竝薨太子太傅又闕勗表陳從之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衞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 晉書

答問三公表 咸寧四年司徒何曾遷太宰詔問勗問從當得人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勗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潔堪處台輔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勅以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無初不得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辭尚書令表

晉六官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爲宰

今者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竊○荀勗集 藝文四八 卿禮 扶

穆天子傳序 此勗領秘書監時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秘書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竝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盧欽 字子若范陽涿人仕魏吏部尚書封大梁侯入晉爲尚書僕射加侍中

徐邈論 欽著論稱邈

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向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 魏志

鄭默 字思元滎陽開封人司空袤子起家祕書郎後歷大司農光祿勳

太子官屬議奏 默武帝時與太學郭奕共爲議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駁之

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 晉書

晉文紀卷第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六

裴秀 字季彥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子仕魏仕晉僕射入爲司空封鉅鹿郡公

禹貢地域圖序 秀爲司空以職在地官作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

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平吳表草（秀既沒[illegible]平吳之事乃封以上聞武帝詔報）

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

武帝詔報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晉書[illegible]）

奏事（諸書鈔）

謹案臺閣管綜萬機動爲法制是以特宜精簡良能以親其職

與山濤書（司馬彪爲冀州刺史秀與濤書）

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而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北堂書鈔）

裴楷（字叔則秀從弟中書令侍中）

與石崇請弟綽書（[illegible]）

吾弟酒狂海內是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耶（[illegible]）

裴頠（[illegible]）

上陳刑獄表（[illegible]）

夫天下之事多途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撓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昔宮被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

元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害臣新拜尚書始三
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上者乃瞻望
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
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
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
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卻問
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
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
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
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

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
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
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
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
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
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
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
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
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
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使與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

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
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事皆
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
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
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
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出晉書

辭專任表頠為侍中尋遷尚書左僕射復使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又表上優詔敦

教晉

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
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

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
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
常之詔

又表

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
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
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
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
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況
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

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

太醫權衡奏 頠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爲侍中上言不用

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 並晉書

論赦奏

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己而消漢末屢赦猶凌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唯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 裴頠集

崇有論 頠患時俗放蕩口談浮虛聲譽太盛風教陵遲乃著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

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

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

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胷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涂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

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或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

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

益於已有之孳生哉（並晉書○御覽鳥無胃肵蛤無五臟蛭以空中而生蠱以無胃而有○蠱藝文作蠱）

女史箴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壁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藝文類聚）

裴氏（御史中丞）

乞絕從弟儀曹郎眈喪服表（武兄弟表韓壽等議○並杜氏通典）

眈受性凶頑往因品署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僻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綏昶以下薨亡眈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眈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眈發患荒越遂成狂病前郎檻閉令以喪亡罪匿彰聞穢辱宗胄眈兒周親以下皆宜絕服葬不列墓次請處斷

戶曹屬韓壽議

祇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胡于蔡明王篤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眈眞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蔡鄭段之元惡而祇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於情不安

東閣祭酒李彝議

昔公孫敖爲亂而亡襄仲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眈狂疾積年亡殁之後追論往意絕不爲服竊所未安

主簿劉維議

先王制禮因情而與五服之義以恩爲主是以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法絕不爲親眈兇頑

悖戾背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絕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祇所上

記室督田岳議

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既納襄仲之妻又以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情雖不同無絕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爲逆納弟妻爲亂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亂子路明而唐堯不絕象之傲很有虞加矜周公戮弟義先王室鄭伯滅段傳不全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又諸侯絕期公族爲戮然猶私喪之也喪禮大制動爲

典式與其必疑寧居於重

學官令徐宣議

昔關伯實沈親尋干戈而遷於商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絕姓之文虞有封鼻之厚斯以重天姓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黨協祿父欲周之亡蓋爲王室耳非以流言毀公爲戮也召公猶懼天下未解特使兄弟之義薄乃作棠棣之詩以示恩親也玩以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宜絕也

裴邈 [illegible]

文身刀銘 [illegible]

良金百煉名工展巧寶刀既成體理盡妙文繁波引流光電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 [illegible]

文身劍銘

器以利顯寶以名舉長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illegible]

裴希聲 字希聲

侍中嵇侯碑

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殉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濟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于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震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峩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歸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藝文類聚

郝詡

與故人書 [illegible]

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

武帝原裴秀詔

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illegible]

衛瓘 [illegible]

請封禪奏 [illegible]

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算席卷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

宜同古典勅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

又奏

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禮樂繼發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於陛下受命

踐阼弘建大業羣生仰流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不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載祀晉書作年撒世作代）

武帝詔

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民庶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民庶晉書作百姓）

又奏

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茫茫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

又詔

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

又奏

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脩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

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生民晉書作兆庶）

又詔

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

又奏

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臣等

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晉之[illegible]不刊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illegible]

又詔

方當共思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

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絶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今不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聖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

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上作[illegible]）

又詔

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按宋書○前烈晉書作列代）

免山濤奏

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頻猶未順旨絫議以爲無事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

武帝中詔

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
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今遣士者既不思明詔旨而
反深加詆案謗毀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
邪
[illegible]默爲光祿勳太康元年李尚書令[illegible]
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賜三
司 晉書

上武帝復古鄉舉里選疏 [illegible]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

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
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
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
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
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蓋其一時選用之本耳其
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
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
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
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
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
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
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
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
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
遊[illegible]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
使[illegible]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
之公心任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illegible]

存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月未果可謂[illegible]之在前忽然

在後 [illegible]

衛恒 [illegible]

四體書勢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
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
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
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
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
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
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

老者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穨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

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
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
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
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
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
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
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
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　為眞形　要妙巧
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
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撆鷹跱鳥

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
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
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
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
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間
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
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
德之弘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
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
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

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
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
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
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
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
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
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
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
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

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
篆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
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
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
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
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功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
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
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
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
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

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巀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

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孟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

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家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黈點黭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晉書[illegible]邑篆勢[illegible]後蔡集云字畫之[illegible]聖作[illegible]文體有六篆巧妙入[illegible]並作贊

劉頌

理衛瓘奏

[illegible]瓘大保[illegible]矯詔使楚王瑋[illegible]等收[illegible]之及瓘被誅瓘女與國臣書由台名[illegible]於是錄等執黃幡[illegible]訟之

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已下即承詐爲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則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

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失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讐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纔敘始訖謹條瓌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瓌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案次錄瓌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刼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衆奸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

張華 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拜侍中中書監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與褚陶書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清談閒默以典自娛吳平武帝擢爲尚書郎建中校尉華爲司空與陶書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褚氏家傳○世說云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不云是書

報雷煥書 煥字孔章豫章人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煥言于華以爲在豫章豐城即補令到縣掘獄屋基得石函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光豔照耀遂一劒與華留一自佩○本朝將亂張公亦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報煥書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爽爲建安從事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所致詳觀劍文眞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雷煥別傳○眞晉書作乃何復不至尺章作可復至否

上壽食舉歌詩表 太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華上表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此則華勗所異旨也

按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

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宋書

薦成公綏表 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文士傳

作表

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資秉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 缺 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以弘導世教固逸倫之殊俊縉紳之檢式也 太平御覽○淵

才達學一作邃學弘達

晉文王諡議

殊位盛禮寵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勳至於表名顯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諡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藝文類聚

廢弒武悼楊太后議賈后諷后父楊駿因宜奏太后亦宜廢詔曰此大事更詳之華爲中書監議處廢帝皇后故事遷廢爲庶人然之

羣公有司奏

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於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宜勅王公於朝堂會議

又奏

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脣齒叶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

中書監張華議此見本傳悼后傳未詳

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寵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養終之恩黨其所寵后傳作黨其所親異宮作離宮

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有司又奏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宗廟之命詔曰此大事詳思之聖恩務從薄禮

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晉書

甲乙問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

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居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

太傅鄭沖議

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

太尉荀顗議

春秋竝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竝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為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為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

中書監荀勗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釁謂抑其親鄉

里先達以元釁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女史箴（文選○惠帝時賈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一作元 以一作亦）

大司農箴

在周之室不虔政首棄稷弗修不籍千畝匱神之祀用敗於戎醜嗇臣司農敢告左右（藝文）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武帝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文或曰張華文）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龔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媯仰希古昔覬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臨統萬方正位於內定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紼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宮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耀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

瑤齊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
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
階庭空虛設祖布綍告駕啓塗服輦褕狄寄象容車
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
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
寧神虞卜安體玄靈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
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
嗚呼哀哉晉書

武帝哀策文

感大饗之無虧哀鐏俎之虛設叩龍輴以長吁痛靈

輴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侔乾坤齊
曜三辰應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
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
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霆震江海緒波岷岳無塵四
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效珍化此弊俗歸
之至淳皆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遺
厲彌侵景命殞頹舍此昭晰即彼幽玄仰瞻靡怙顧
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
封不樹所在惟因貽法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
日將征鐘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僕
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玄宮窈窕修
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闥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
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章懷皇后誄

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
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定聽清和內含茂質外發英華
身處宸極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
流化太微六宮變雅清我壼闈經綸庶屬積思萬機
既臻緝熙玄澤流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
沈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遊聖上哀懷感切悼心

率土縞素遏密八音眇眇遊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邁
豈有反期杳杳新宮下絕三泉蔥蔥陵域合體中原
委棄暉章即安太清

魏劉驃騎誄

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茲勳緒如何上天
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
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留侯心邁二疏風凜凜以
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旌聯翩以飄飄旌繽紛以奄薄

列文先生鮑玄泰誄

於鑠列文續懿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

枝離葉布奕世叔牙世特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漢隆二司並縱烈考中丞抄世顯名穀穀先生誕資英俊淑質精醇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文文明聰昭秀哲啟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沖虛執義貞厲棲遲無悶不營不忮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為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徽猷濟濟縉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日想表儀乾乾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慷慨揮涕滂漸巳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 並藝文類聚

倚几銘

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杖銘

不正陷墜不安傾危 並北堂書鈔

博物志地理略贊

地理廣大四海八方遐遠別域略以難詳侯王設險守國保疆遠遮川塞近備城隍司察姦非禁禦不良勿恃危阨恣其淫荒無德則敗有德則昌安居猶懼乃可不亡進用忠良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

博物志序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麤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鷦鷯賦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

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文選

感婚賦序

方今歲在巳巳將次四仲婚姻之者競赴良時粲麗之觀相繼於路嫁娶之會不乏乎日乃作感婚賦 藝文類聚

朽社賦序

高柏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已朽株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衰盛之理云爾

相風賦序

太史侯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爲豈以其託處幽閑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爲之容乎

並太子劭號曰兆堂書劭執華蓋難云於哉先生謂世成矣子曰今予雖論總其蘊潔乎無所之地

張敏 隋書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

頭責子羽文

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卿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諸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惰爲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

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illegible]髮所冠鼻耳安斛須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捺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片味弗嘗食粱茹菜茭催闒闇黃壞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寶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灑濁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誑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默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

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蠛蠓同傳
不驗哀哉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
喩于儔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
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
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
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
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
爲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
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

功甚苦宜其拳局翦蹙至老無所希也文雖其形猶
能不[illegible][illegible]亡命也夫[illegible][illegible]與夫子同處也 張敏

神女賦序

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
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
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
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 搜神記

晉文紀卷第六 終

晉文紀卷第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七

杜預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魏幽州刺史恕子歷鎮南大將軍封當陽侯

律令注解奏 預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爲之注解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
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
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
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

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
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今所注皆網
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
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又律序云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爲用也又奏事云被敕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複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黜陟課法略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
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
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
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

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眾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

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上品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陳伐吳至計表

預以[illegible]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illegible]繕兵甲啓請伐吳武帝報待明年大舉預表陳旬月之中又上表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以太康元年進兵累克城邑皆如預策

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

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萬一作平

又上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

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
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
從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
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討或無所及並晉書

舉賢良方正表

案蘇賛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
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謇諤匪躬之節初學記○又舉賢良方正
表若得古論嵩泰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此失名耳○又表長
史劉曾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漕用赤馬

皇太子釋服議泰始中武元楊皇后崩及祔葬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先尚書詔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施蓋漢文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詔更詳議尚書杜預議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於是太子除衰麻諒闇終制或譏其違禮合時吳王友摯虞與預書預使博士段暢博采典籍著明大義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
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
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
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
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
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
五月絹君若此則天下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
居篤更遁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
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
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
所以篤喪禮也

會盧欽魏舒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
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
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
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
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
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
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
儒得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
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
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
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
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

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嚮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紅徑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

至[illegible]帝有[illegible]十六日此當時[illegible]令以[illegible]今[illegible]諒闇[illegible]前代自泰始開元以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居節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illegible]非[illegible]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illegible]以思其宜已而[illegible]其舊今其存者唯士喪一[illegible]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illegible]以致至大[illegible]之眾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illegible]聘祭於[illegible]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illegible][illegible]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

文紀　西晉卷七　八

[illegible]之行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illegible]心[illegible]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竭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也升降皆從不敢得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illegible]

三[illegible]之主[illegible]孝文之喪紅禫既[illegible]吉於[illegible]必不得齊斬於別宮[illegible]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illegible]近同[illegible]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而行[illegible]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illegible]云非玉帛之謂喪云[illegible]衰麻之謂乎此[illegible]所謂經制大義且即[illegible]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泣之聲動于殯宮[illegible]行[illegible]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彿哀毀若不繼[illegible]東宮[illegible]此為[illegible]宜[illegible]得

文紀　西晉卷七　九

[illegible]從[illegible]出入殿省[illegible]以[illegible]今[illegible]二十五月之[illegible]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illegible]以身為漢[illegible]居喪三十六日不敢[illegible]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illegible]

摯虞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illegible]從時皆未足為準蓋聖人之於禮[illegible]其失[illegible]

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服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通典

同前書

虞□議云諒闇各舉異以為名非既葬有除降居室以來謂之衰服衰服者以服表衰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論[illegible]

又[illegible]之式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

并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為

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

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
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
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
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
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
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
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
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
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
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

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
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
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
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
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
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
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
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
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
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

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
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
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
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
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
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
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
居人衆多猶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
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
是今日之實益也

平吳後有司又奏（又制戶調之式）
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
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
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
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
聽留之（並晉書）

秦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爲寇掌擊不如作馬埳馬
埳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
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埳中訖薄覆

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並太平御覽）

奏事

竊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案行周旋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羣神之祠於是取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殺也（北堂書鈔）

又

臣前在南關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幷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太平御覽引又奏事云藥竹日擇藥財 北堂書鈔藥錫鉛皆市民間之物也）

祥祫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禮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令礿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祫譏貶之文著焉（杜氏通典）

與王濬書（濬爲龍驤將軍統兵伐吳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濬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illegible]則濬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illegible]乃與濬書[illegible]鼓棹經[illegible]二山[illegible]時[illegible]）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晉書杜預傳○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耽書（耽預子[illegible]）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王府書）

春秋左氏傳序（預大功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之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

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

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

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

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

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illegible]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義起於感五臣作起義在彼當時[illegible]善本作[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長曆論[illegible]

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脩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

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脩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

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

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
差益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
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
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疏也
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
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
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
秋當時文曆也學者覽焉

春秋長曆說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

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投閏月閏月無中而北
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
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
道則事敘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
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
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
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
統曆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
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
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

已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今日蝕於朔此乃
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
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
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
之通理其大指曰大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
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
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
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蝕者曠年不蝕者
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
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

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
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
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
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
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
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已之
迹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爲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
筭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
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
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

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攷古八十歷以驗泰始三統之最疏也

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為宰相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

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瞰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晉書○連一作達○耕父覽作耕者祭作塋有墳作塋

酒論

事臨醉醴沃上呆淸甜苦無常五味相拜 北堂書鈔

王渾 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空昶子襲父爵京陵侯仕魏為越騎校尉入晉進公位司徒

上武帝諫遣齊王攸之藩表 攸文帝少子字大猷武帝母弟 渾為尚書左僕射奏不納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

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

以後屬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釁若齊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衞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

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鄭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郡國計吏方俗之宜奏（渾惠帝時爲司徒嘗元會問渾渾奏然之）

陛下欽明聖哲光於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鎭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並晉書）

爲裴楷請奏（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疾不樂處勢渾爲楷請不聽）

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

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復[illegible]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衞尉[illegible]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illegible]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晉書）

昌喪婚娶奏（元康二年渾爲司徒奏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助教吳商祭酒裴頠議上詔如所上）

前以昌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鎭東

司馬東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爲婚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衰嫁娶之文虧違典憲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淸議

國子助教吳商議

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以齊縗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義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縗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吉凶別處所犯者輕濟暨爲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

國子祭酒裴頠議

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内而行嘉禮非所以爲訓雖父兄爲主事由己興此悉人倫大紀典憲所慎也

惠帝詔報

下殤小功不以娶俊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 杜氏通典

薦閻纘表 纘爲司徒左西屬準表薦之

纘理識淸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

請賜戰將鼓吹表

吳國臨戰牙門將張泰黃辰騎督綦毋倪勇健效弋破賊制勝此三人之所致也泰辰巳亡今倪獨在昔伐蜀有小戰功牙門數人便加鼓吹至於滅一國尚有未得鼓吹者臣愚賊請聖詔賜倪鼓吹存錄舊將以盡武人之力也

乞醫表

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服湯不解尚取鍼前殿中醫趙恭思纂見給事在醫署纂能鍼有方伎乞以纂名課考稱課給臣自療治

立水碓表

洛陽百里内舊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聽臣立碓并擬得官地 太平御覽

王濟 濟字武子渾次子[illegible]侍中

太常郭奕謚景議 太康八年太常上謚奕爲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illegible]

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奕爲景與景皇同不（宜謚曰穆王齊與羊時故䝉等議武帝）

按王者議謚避帝而不避后既不循古典不嫌同稱

復取近代不襲帝后之例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

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愆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

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四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晉書禮志）

成粲武茂劉訥議

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

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降及在臣子或以行

顯故能使上下遵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

行罔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

武帝詔答

非古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詔下節

日孫楚品狀（…）

日吾自爲之乃狀楚曰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晉書）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歷特進（散騎常侍平吳封襄陽侯）

上武帝請伐吳疏（…）

軍時朝議咸諫濬上疏納焉

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晧荒淫凶逆荆揚賢愚無不

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晧

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

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

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

上武帝自理書（晉書與王渾同伐吳濬先至受晧降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濬上書自理）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

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

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

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

丘所向風靡知孫晧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

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

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

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

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

尾斷絕須臾之間晧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晧

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

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

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晧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

軍人名定見臣以爲晧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
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
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
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
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
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
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
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
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
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

察恕假令孫晧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
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晧
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
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蚤
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
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嗒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惷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
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
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
丹心輸寫肝膽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
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麤察
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
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
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舉錯失
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
明臣赤心而已

復表 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明物推封府藏濬觴彝矣

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
臣諸軍得孫晧寶物又謂衙門將李高放火燒晧僞

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
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
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
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
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
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
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疏能免
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
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
棄遐外人道斷絶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

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
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
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
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終不能救此臣之
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
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
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
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
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
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

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
軍行至晧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
為陛下一死戰決之晧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
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晧懼乃圖降首降
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晧逃身
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
以十六日前入晧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
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
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晧散寶貨以賜將上府庫
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

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
共入觀晧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晧舟
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
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
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
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
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
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
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
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

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
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
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
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云以萬計以
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
具問孫晧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
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晧
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
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嗞故
其宜耳渾案臣瓶罌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

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
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
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疏
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上戌一作戌戌○並上晉書

何惲盧江灊人光祿大夫楨子

與周浚牋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為揚州刺史從王渾伐吳大破孫晧軍別駕何惲說浚宜速渡江不聽及王濬直指三山晧遂降渾深欲爭功惲牋與浚諫止渾又不納遂相表奏

書資克讓易大謙光斯占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
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

文紀　晉卷一　三六

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
將虧雍穆之弘與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晉書
○動則二句通鑑作既失幾會不及於事

蔡珪汝南人

與弟敏書初吳未平時邊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祭敏守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後者得珪書以呈後日君子也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
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
利而忘大備也晉書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為廣武將軍吳平封上庸縣公終雍州刺史

徵雍州處士教皇甫申四人皆到彬敬待之

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
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
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
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晉書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仕吳交州牧歸晉封宛陵侯改冠軍將軍

論交州不宜減兵奏璜歸晉仍牧交州陵以吳下減州郡兵璜奏武帝從之

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
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

文紀　晉卷七　七

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
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
縣殺害長吏臣以尫駑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
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
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
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
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
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
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
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

主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
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
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
厚猥垂飾擢謁其罪釁改授方任去尊即寵拭目更
視誓忘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幹陳 晉書

交州論輸珠表

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
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
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
上珠輸二分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

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 [illegible] 晉書

滕竝

上議交廣州牧脩謚表 脩字[illegible]南陽西鄂人仕吳為[illegible]孫吳亡歸晉[illegible]脩數實州安 孟贊子竝表上歸孟門忠

亡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
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款
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晏乞骸骨未蒙垂哀奄
至薨隕臣承遺意與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
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
昧聞訴 晉書

男梅士都覆校

晉文紀卷第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八

山濤 字巨源河內懷人仕魏尚書吏部郎入晉累遷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加光祿大夫拜侍中

謝武帝表 濤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以老疾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褒所奏不聞表謝帝手詔報之

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
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

武帝手詔

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
處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告退疏 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後以年衰疾篤上疏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
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
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何
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
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

武帝詔報

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

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

讓拜司徒表

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家稽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受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

武帝詔報

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損

損邪已勅斷章表

答武帝表 濤子淳不仕允奉車都尉並少尫病帝問其所欲見之濤表

臣二子尫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

山公啓事 濤太始中爲吏部尚書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帝之所用或非舉首[illegible]所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

又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僞又難測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又 [illegible]

史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然斯侍郎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淸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又 諸郎

舊選尚書郎極淸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應雍州久無郎前尚書郎傅祇平專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謂以補職不審可復用否

又

荊州宜都有郎王恒之以病出義陽郡鄧遐有才義論者以爲守土之儁而未滿之年臣以爲宜先用之

又 侍中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

意儻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
終不滅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邊國學初建
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
有當聖旨者不又云侍中彭權濡素有學義宜太常選也

又

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
軍王濟皆誠直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武帝詔答

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

又

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
楷通理有才義僉論宜以爲侍中御覽作侍中材

又詔選秘書丞薦嵇紹詔答曰秘書

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
書郎晉書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

詔答

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世說注

又宗正卿

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
否

又尚書令

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體
義正直可以整肅朝廷裁制時政

又宮臣

太子始傅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之官不可不高盡
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
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

又

臣昨啓太子少傅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又年尚
少可久於其事也

又

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
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
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字行宗贊次子

又

臣近舉汜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
爲大臣欲以尉後聞之士

又

中庶子賈模遷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
難猶宜先德素今選太尉長史劉粹光祿長史周蔚

惟加所裁詔用粹○又云中庶子賈模遷缺屬尉純粹篤誠宜補

又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

又

瑯琊王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德東宮若兼庶子

又

中庶子東宮總選今有二缺衆望咸以領兵太守荀衛爲之

又

太子左衛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篤有文武才河東太守焦勝清貞著信義皆其選也(一云城陽太守石崇北中郎軍司將尹忠篤有文武才皆其選也)

又

中郎衛昱爲少府丞甚有頓益後坐賁偷石事免官

又

今太子門大缺不審可參選不

又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淑守孝著有盛德而不長治民有益台閣

在東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其可遷此選否(治一作理)

又(長史)

近啓修武令劉納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治民不宜屢易爲疑令散人無依仰令者職散中誠自有人然劉納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爲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問可用不(詔可爾答)

又

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

詔答

答其資歷悉自足爲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又

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又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

又(黃散)

郤詵才志器局堪爲黃散(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又云散騎[illegible])素有者傳之遂擢郤詵

又

黃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爲吏部郎

詔答

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

又

黃門侍郎荀㦸清和理正動可觀採黃侍衛之美者

又

爲隱賊主胡事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

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也不審可爾不

又

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白寮未甚爲得舉治

史紀　晉卷八　八

政事改尚書可也

又

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爲御史中丞 又御史[illegible]

用

又

侍御史王堅識明正後來之俊也

又

舊侍御史頗用郡守今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

用不 詔復入[illegible]許之

又

中書爲通事令史孫緋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

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 詔曰可

又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

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司徒掾劉琚字伯玲王濬字

正長司空掾王正字士則劉澹字初平征西軍掾

諸葛虔皆其選也 又六人[illegible]

尉採劉選有才

義宰士之雋也

又

河南尹京兆杜識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胤

史紀　晉卷八　九

杜預王衛舊不疑復今滅此者也

又

游撃將軍者爲沖精果有文武才擬補兗州

詔答

沖領兵未欲出外也

又

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

大將軍瓘貞正静一中書監勖達練事物二人皆人

彥不審有可參象者不

又 司馬

平南司馬鈇宗耶邪李鎮綱紀鄴事練習兵馬長才也又北中郎將司馬鈇當復遷尚書以次復領有意略軍器可長○鎮南長史缺宜以吏部郎張勃軍間用長○太尉長史缺宜大將軍掾李由閑有長才長方用○太尉長史缺宜散通識有文武才○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軍得當有資重者○北中郎長史當更[illegible]史耿選有器幹

又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遙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隨資才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用[illegible]集之○以上見王隱晉書[illegible]據晉書晉諸公讚楚辭先賢傳世說新語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杜氏通典太平御覽○通志文獻通考論郤詵除服表奏上太康中衛瓘表下司徒[illegible]議詵表白理詔問荅

文紀　晉卷八　十

尚書令衛瓘論郤詵不應除服表

前太子洗馬濟陰郤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或以為城市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禮不過其舉

郤詵自理表

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為縣丞將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塋地數有水規丞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敞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

山濤答詔詔問山濤詔荅

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為平輿長史論者以為不正合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

又詔問郤詵議與否濤又荅

自為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許極盡同異之論

文紀　晉卷八　十一

兗州大中正魏舒與山濤書

郤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為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為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為疑

衛瓘又與山濤書

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杜氏通典

啓事初濤啓以郤詵為溫令詔可又啓詔荅

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

詔答

君爲管人倫之職此雖應爲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

山簡 字季倫濤少子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出爲征南將軍領襄陽

令朝臣各舉所知疏 簡爲吏部奏疏請從之

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

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

與王衍書 蔡克字子尼未仕時簡嘗與衍書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聞克在選持正曰山子拔人之言驗于今矣

克字子尼今之正人 晉書蔡克傳

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以無用罷竟以壽終〇案[illegible]帖劉伶作劉靈

酒德頌 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未嘗措意文章著酒德頌一篇〇世說注[illegible]濤沛國劉伶[illegible]七人常集竹林之下[illegible]故世謂竹林七賢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晉書〇[illegible]

酒呪 令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呪曰

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竹林名士傳〇晉書作不呪作祝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歷散騎常侍，在朝不任事）

思舊賦序（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又共呂安灌園山陽，及康誅，秀因郡計入洛作此）

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文選○淵，晉書作泉）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歷始平太守）

與姑書（咸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將去，咸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及生子孚，與姑書，姑答。孚字遙集，仕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胡婢遂生胡兒

姑答書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阮孚別傳）

阮脩（字宣子，咸從子，歷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

大鵬贊

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鷃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晉書○書鈔載脩患雨賦序云：景元二年，余耕陽武之地，在平沙堆汴水之陽）

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司徒戎從弟，歷遷太尉，為元帥，拒石勒，為勒所破見害）

謝表

賜臣單衣紫紵金華帶，臣謹佩服，終矢弗諼（北堂書鈔）

有司奏王衍（衍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自表離婚，及后既廢，有司奏衍禁錮，從之）

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

王澄（字平子，衍弟，歷荊州刺史，已而徵為軍諮祭酒，為王敦所害）

與人稱胡毋彥國書（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嘗與人書，輔之渡江，歷湘州刺史）

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也

與人稱兒微書（永嘉流人名云：澄第四子徽。王澄別傳云：徽邁上有父風）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世說○尺牘增云：兒徽風氣日上）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出後宣帝弟敏，歷秘書郎散騎侍郎）

與山濤書

根拔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愍許見賑恤窮人易感
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抆纘太平御覽

駁祀六宗表虞書禋于六宗孔安國曰宗尊也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伏生馬融曰六宗天地四時也劉歆謂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日月星岱海河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至晉虞喜等以六宗不應特立表駁兗州秀才張髦亦上疏遂罷見後漢書注晉書不載

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禮者非天山川屬望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幷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

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

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

張髦

論六宗疏

禮於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三制同事一義符契

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考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仕魏尚書郎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晉歷位司徒

六宮媵使奏舒為左僕射領吏部上言有詔詳之與議異同遂寢

今選六宮媵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媵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為弘上書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魏尚書左僕射入晉大夫

趙王倫罪駮倫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駮之

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

諫賀龍表武帝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將賀毅為左僕射表諫

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武帝詔答

正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

尚書郎劉漢等議 詔不聽

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殺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殺應推處

論九品八損疏 武帝優詔答之竟不施行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

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詾詾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鬭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
道二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淸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

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
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
使得從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
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鎭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
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
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
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

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
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毁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
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
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
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
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

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
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
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
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
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
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
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
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
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

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
違前品大其行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
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
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攻八也。由此論之，
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
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
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
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
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以易之也，
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讎
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
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並晉書劉毅傳、杜氏通典。毅表云：刺史衍歸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之，銓衡參事，選刺史若吏部選
舉。亦有下中上問人在父祖仕狀
劾劉肇奏世說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毅劾戎以書未達不坐
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匹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
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晉陽秋

孫尹

論劉毅爲青州大中正表司徒舉毅，尚書以毅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論之，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毅爲州都
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
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
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
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
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
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
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

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
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
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
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
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患。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
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
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
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
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
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歷太尉封昌安縣侯

舉劉毅奏

謹案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敎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晉書

繆應世附

石鑒碑北堂書鈔

君爲治書御史朝廷以公雅節不羣直方其道仍授準繩之官頻居爪牙之任鷹跱虎視而庶僚風靡

王宮北海人羽林左監

請謚劉毅疏毅卒贈儀同三司宮上表武帝使八座議之多同奏寢不報

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晉書

劉暾字長升毅子至司隷校尉侍中封朱虛縣公爲石勒所殺

請免王渾奏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以職與更相曲直渾遜位還第暾時爲侍御史奏渾聞者嘆美

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拒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與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

長史楊丘亭侯劉綽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爲贓
削爵土

申理惠羊皇后奏 [illegible]

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案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
宗祊者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還幸舊京廓然
衆庶僥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宗輿之聲
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
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巳犯闕稱兵焚燒宮

省百姓道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
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
冷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
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
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
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
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
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
近疑惑取謗天下 晉書

華廙 字長駿平原高唐人 [illegible]

爲武帝遺詔 武帝疾篤楊皇后奏帝以駿輔 [illegible] 帝旨使作遺詔后 [illegible] 帝視而無言駿遂當寄託之重

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
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
明遠毘贊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迹阿衡其
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
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
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
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
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 晉書

有司奏華廙襲封奏 [illegible]

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
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
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
封

武帝詔報

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
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

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 晉書

華嶠 字叔駿歷秘書監散騎常侍封樂鄉侯有集

蠶禮奏 太康六年嶠爲散騎常侍奏於是親蠶於西郊

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闕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

諫武帝表 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疾病小瘳嶠表賀因微諫帝手詔報

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蔽

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

武帝手詔

輒自消息無所爲慮 並晉書

報國子祭酒鄒湛書 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謂秘書監華嶠曰閑職可佐著作嶠答書

此職閑廩重勢貴多爭不暇求其才用 北堂書鈔傳不云書

文選注鄒湛[illegible]任命云[illegible]曰博[illegible]虛懷下開

謝秘書監表

伏見詔書以臣爲秘書監加位常伯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擬跡 華嶠集

華嶠集序 附

嶠作後漢書百卷張華等稱其良史之才足以繼跡遷固乃藏之秘府與三史並流 北堂書鈔

華軼 字彥夏表孫[illegible]元帝時爲江州刺史永嘉中爲[illegible]不從討殺之

置儒林祭酒教

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

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illegible]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 晉書

劉寔 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仕魏爲吏部郎晉武帝時[illegible]

崇讓論 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仕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

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
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
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
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
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無爲而化者其舜也與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
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
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
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

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
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
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
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
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
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
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
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
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
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

數擧一人有先衆之譽必獨當之各不得成使之然
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在官者混雜優
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
用案官次而擧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
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
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
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
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
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
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

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
擧令衆官各擧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
數矣其所擧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
賢故也所擧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
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
不別令其如此擧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擧
而進之或擧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
言所擧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
相亂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擧者不能盡忠之
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

甚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
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
因請之王使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
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者在甚於先王欲
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
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
士日退而無名之門日多矣雖因有與刑弗能禁
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
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
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

過謫責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嫉能者無其路其進而
毀之言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
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
能不從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乎矣
得不晚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屯之成曰哀令
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指理之交罪退者稍多大臣
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
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
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
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冗猥之才其

中官叩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
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
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
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
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
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
章之來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
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
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
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

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
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
擇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
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
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
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
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
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
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

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
哉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稱也賢
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
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
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
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
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
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
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
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

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
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
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
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
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
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
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
猥出能否殊別蕃世之功莫大於此晉書○人無所用其心作人人

諸王表北堂書鈔

郊廟諸王見在本朝請宜兼三公

劉坦尚書左丞

宜聽劉寔辭位奏寔[illegible]告[illegible]復授太尉年老固辭不許坦上言

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
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
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
不渝之絜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
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
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
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

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
爲重謂宜聽寔所守晉書

殷褒字元[illegible]府君之子見殷氏世傳藝文類聚載褒爲朱倫表又載晉殷褒議于書唐經籍志殷褒集二卷[illegible]太守殷褒集二卷太平御覽又敍其事在晉嘗魏人入晉

爲朱倫表

蓋聞虞舜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闡
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
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
與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濆風

俗皆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遐辭抗論驂騑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誡子書

夫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燒乎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謗先怨膈並集使吾懍朝夕之憂爲范武子所數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己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味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藝文類聚

殷巨 字元大雲陽人有才器仕吳爲將軍入晉爲蒼梧太守見殷與遺語書經籍志交阯太守 殷巨集二卷

奇布賦序

惟太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 御覽

江偉 字通遜事跡江偉集六卷載經籍志

答賀蟬詩序

正元二年冬賀家若在陳郡余別在國舍不待集會弟廣平作詩以貽余答之

襄邑令傅潛頌

君禀二儀之醇粹體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白不居自處戶庭而名稱宗邦不出門庭而聲播京華矣弱冠而應式敘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勵秋霜等惠春仁刑不濫踈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感老攜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顒顒而戀君之德相與攀衛軒而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炎惠我咫尺千以共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荊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載陽我車既備炎炎我君爰登其司微微異邑有增斯記君有遺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藝文類聚

袁准 字孝尼陳郡扶樂人渙之子有儁才泰始中爲給事中見荀綽九州記

才性論

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

所生也物何故悉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矩鉤者中繩輪角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晉文紀卷第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九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歷吏部尚書光祿大夫

上武帝悉要事宜疏（頌先爲河内太守徙淮南相疏論肉刑武帝詔答）

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右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既徧成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邈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

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
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　大朝一
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有困逼身
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
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
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
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
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
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曉也急所須地又得長主
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

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
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
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
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
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
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
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
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
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
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

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
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
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
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
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
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
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
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
先代功臣之亂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
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

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
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創基易朝之為
未可一日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
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
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
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
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
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繫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
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

世者必精曰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
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
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
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
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
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
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
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
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邪近多違
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

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
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
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
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
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
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
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
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
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
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

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彌其難自
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
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
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
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
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
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
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
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跡所及
皆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動之籍及陛

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
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
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
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
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
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
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
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
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
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

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

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於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

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

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
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
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
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
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
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
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
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
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
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其國容

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
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
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
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
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
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
則羣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
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
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
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

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
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
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
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
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
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
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
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
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
臣之愚慮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

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閻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
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
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
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
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
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
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
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
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
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

不少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下注難期然殺頽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敎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

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

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字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攷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攷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

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

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
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幷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
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
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
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
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
愈於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
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
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
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

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
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
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
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
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
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
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
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
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
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

自然禍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
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
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
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
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
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
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
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
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
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

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
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
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
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
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
清議益穢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
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
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
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
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

遵於隤隕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

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

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卻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

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足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日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

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可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臣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役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

復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濟解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以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

上復肉刑疏　頃所爲廷尉見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不省及爲淮南相又上言

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

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因不可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害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

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

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能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塡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奸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

武帝詔答

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

刑法疏

頌爲三公尚書上疏詔下其事太宰汝南王亮門下屬三公並復奏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

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

情苟入於文則限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

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

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

求傍請之跡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

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人藝文作民政作理曲當作典常敎一作勢

汝南王亮奏

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敎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

門下屬三公奏

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尚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並晉書

張斐明法掾○斐作裴誤杜氏通典可證

注律要泰始二年賈充等表上新律其後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

本名告訖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

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
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
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
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
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
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
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
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
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

不過六因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
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
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
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
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
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
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
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
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
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

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召其
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
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
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歐擊之為戮辱諸
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
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
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
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
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

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歡貌在聲色姦真
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
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
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
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
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
廬舍積聚盜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
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
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
贓法隨例界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

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

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推而行之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焉（晉書○按兩行之一何通典補）

律序（藝文類聚）

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又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楊乂（隋經籍志晉左長史楊乂集三卷與盧彥集相次）

刑禮論

覽眾所抵精思構微迭為先後文若縈繁翩然相反豈彼繫末存厥中肯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彝倫而刑禮之旨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與國為治也

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達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生者去彼而適此於此為生而於彼為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為死而於彼為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己以與人是刑加於己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己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己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

合而成未之有也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吳中書侍郎劉頌爲本邑大中正舉爲小中正歷長沙相太康中卒隋經籍志晉長沙相盛彥集五卷）

通桑梓敬議

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爲所居之國脩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爲盡禮思懷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胄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居有常邑仕有定邦爰暨六國至于末代全國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畔爵士不得報其祿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爲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于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爲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惡以此微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戶而

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爲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爲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繁我條乘人之貨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之所馮昔人思邵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況父母之所始尊而不知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爲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柏之故塋曩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廟之齋館何若近祖之見處迭毀之墳柏何若祭祀之封域曩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業之園苑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爲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謂宜爲所寓之主以崇恭敬爲先人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義也（杜氏通典）

與劉頌書

石竇遠國之貢味有可嘉至尊以養性（北堂書鈔〇選注引彥與

須書沙錫毋之產

藏彄賦序 太平御覽

余以灑後要命中外以行鉤爲戲心悅其事故賦之

李秉 字玄冑江夏平春人有傳官至秦州刺史

家誡 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見王隱晉書○世說注可謂能愼乎止前亦略云李康非康魏明帝時李見魏

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愼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旣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

文紀 晉卷九 三十

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愼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愼愼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愼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愼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愼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愼也然天下之至愼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愼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愼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李重 字茂曾秉之子歷平陽太守○案王隱晉書重爲良二千夏平春人唐撰晉書重爲吳子江夏鍾武人王云仕至秦州刺史蓋唐人諱丙爲尹秉同言亦諱也杜氏通典載李重官級奏楚其班酒稱田業爲田同議之類

陳九品疏 重爲始平王文學上疏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不得

文紀 晉卷九 三十一

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泰及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雕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

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囊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則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條制奴婢限數奏 重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

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

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去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介登貶秩居官駮奏 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駮之

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驗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

論霍原舉寒素奏 重遷尚書吏部郎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之

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已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之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

耋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
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
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族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
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
爲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韞韣道藝外無希世之容
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
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
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
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
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

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擬之
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
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
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

薦處士朱沖疏（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

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
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
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
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
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
野悅服陛下遠遵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
雖年近耋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
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
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並晉書）

內外階級議（重以時建官等級繁多外輕內重風俗大弊議宜釐改選簡帝雖善之不能行○晉書本傳云見百官志考志無載載杜氏通典）

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
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
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
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

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
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諒得爲治大體
所以追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
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爲三公虞
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
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
石假節猶不去郎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
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
隆泰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徑補黃門中書郎
而今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反

篤上之風未洽及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爲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輕資先亦試守不稱則繼以左遷然則儁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幷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已也李重集通考作隆下作真秩作岌不安減

薦曹嘉啓 嘉魏楚王彪之子

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 王隱晉書口志

魏楚王彪子見後翁魏東平王徽子入晉加駙馬都尉

選部尚書箴

難以選曹尤鍾其劇三季陵遲請謁互起書贖交橫貨賄若市濁清難從亦不可杜唯在善察斷 舉主

晉文紀卷第九終　男梅士郗覆校

晉文紀卷第十

江東　梅鼎祚　集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

傅玄 [illegible]

上武帝政風節疏 [illegible]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

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武帝詔報

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

上興學親農疏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

猶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illegible]其[illegible]無數庶官冗職之不可久廢也諸[illegible]所濟有員不差宜令去職僕其俸秩而寵存之[illegible]後定用臣不廢職於朝因俾職官之累此王[illegible]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係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蒞事而坐

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係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

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illegible]

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晁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上便宜五事疏（泰始四年玄爲御史中丞時有水旱之災上疏詔報）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歎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

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遍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

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

專御邊之宜

詔報

得所陳便宜言與事得失及水官與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並晉書

諸官病奏 杜氏通典

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既差而復用

賀老人星表

老人星見顯景光明理上壽延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

又

老人星見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普天同慶率土合歡 藝文類聚

正朔議 （[illegible] 杜氏通典）

帝王受命應期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於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晉以金德王天下順

五行三統之序矣

五祀議 晉書

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四霤之中也祭於霤井竈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竈祭而不祭井於事則闕夫設祀者井唯報功而已亦申道設教使民慎之幽明也臣以爲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何曾荀顗論 晉書

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有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

於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
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
遺二人孝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荷何君
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
盡其心孝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
曰貝其先典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
見之矣

吏部尚書箴

明明至尊總制爲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
苟用不思貴賤常尊賤不恒卑不明厥德國用傾危

又紀

昔舜咎繇爲士而備又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
表正而影平旦夕而景側處唉否者患銓衡之無常
不患於不明故曰無謂隱微發公任私無好自遂
衆所共棄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疎縱心大倫修己以
道以道以身易貴好爵者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賊不
可闕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斃之招咎衡臣司者
敢告左右 初學記○藝文云昔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又伍官夔龍出入朕命周仲山甫亦允納言○各有一行執文參入範作軌

太子少傅箴 太平御覽

夫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墨
者黑近朱者赤蓬生麻則不扶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
德義盈堂飽肆先入蘭蕙不芳傳臣思司敢告君王

口誡 藝文

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
流穴傾山

擬金人銘作口銘 並序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
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
榮辱存焉

又紀

棟銘 御覽

國有維輔室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
輔也

筆銘

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燈銘

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陽輝
飛景蘭亭 並初學記

劒銘 并序

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劒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

戈所以立武武亦止戈大上不殺而已其次則視用之銘
曰光文與武以衛乃國

杖銘

杖正心安孫身以隨不安則傾不貞則危

鏡銘

人徑鑒于鏡止于見形鑒于人可以見情（並書鈔）

印銘

惟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昬度
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默
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冠銘

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履銘

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古初學記）

衣銘

衣服從其儀君子德也衣以飾外德以備內內修外
飾禮有制也

裳銘

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並書鈔）

被銘

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澡盆銘

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修不
可靡也

水龜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
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素一作意○並御覽）

席左端銘

閑居勿極其歡

席右端銘

寢處毋忘其患

席左後銘

居其安無忘其危

席右後銘

感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龍銘

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曜天庭屈伸從時
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凌太清

靈蛇銘（御覽作神蛇）

嘉猷巍巍□□□□□不羽□□不假足上騰雲霧
下遊山淵遊□明珠□□龍族

江夏任君銘

君□□□承洪苗之高□□□岐嶷之上姿質美瑋琦志
邈雲霄□□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
英□□播乎□□□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奇邦
國人安□□□不作銘曰我□□□□應和秀生如山之
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克經耄后利德泊然弗
□□宣享□□□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太
[illegible]

蔡嶽銘序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
以廣□為基而嶽體焉若大泰華之為鎮也五嶽列
位而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
德協和氣之絪縕故雲行與雨施與雷風以動物是
以古先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於
虞書則西巡狩至於西嶽而親祭焉於禮則大司馬
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永寧太僕龐侯誄

蒸蒸孝敬行著閨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迴

巍□□□明仁□□□成□□□□而施惠化風揚
嘉□□□疾惡若□□□定人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
世據前定天假其年主俊其祿等勳伊呂比壽東嶽

漢高祖畫贊

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聚神母告徵討秦滅項
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漢明帝贊

肅矣孝明伏法任刑勤綜萬幾察下以情未弘道治
用致太平尊信俗儒非禮之經

班婕妤畫贊

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
讜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雲 藝文

古今畫贊 信陵

信陵魏雄虎視龍驤□□□奮駭雷動北驅

又 孫武

孫武論兵實妙于神奇正迭用變化無形

明德馬皇后贊 藝文

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 度作后作母
帝諸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太常趙咨畫贊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騁亮天工四門順軌鈞並書

繆阜贊序

君樓淹滯以龍變應事機而虎發山西數郡獲安者若克敵之勳也

扶風馬鈞序

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

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

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

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

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魏志注）

乘輿馬賦序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之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以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悳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

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箏賦序

世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圓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存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究哀樂斯乃仁智之器也豈亡國之臣所能關思運巧哉或以爲蒙恬所造非也

琴賦序

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下人性爲至和之主齊桓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琴曰繞梁司馬相如有焦

屋蔡邕有綠綺皆名器也

琵琶賦序

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之象也盤圓柄直陰陽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爲䑕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

彈棊賦序

漢武帝好蹴鞠劉向以爲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以解之今觀其道蹴鞠道也 藝文[illegible]

蜀葵賦序

蜀葵其苗似瓜瓠嘗種之一年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 御覽

紫華賦序 藝文

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爲之賦 朝華賦序朝華麗木也

芸香賦序 御覽

始以微香進入終於捐棄黃壤吁可閔也遂詠而賦之 又蕙賦序[illegible]觀王[illegible]華而詠后妃之德臣王[illegible]見[illegible]中貞臣之志焉

矯情賦序 書鈔

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徐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燗然成章

擬四愁詩序 傅玄集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

七謨序 御覽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依七款七說七蠲七舉之篇於時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廣張造七辯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

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
啓之奔逸壯麗七繹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敘連珠 傅玄 文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才
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
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
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
毅文而不典 藝文類聚

祝祖文

祖考餞東白雲舒行翠蓋翩翩象輿彤軒王子進駕
驂騄駬謁良 書鈔○纓總須朱旗翳天玄甲昭路又戎年蕭韶遂踐于臺○宮難振筆若天文運思若迅雲

傅咸 字長虞玄子嗣封歷御史中丞兼司隸校尉

上武帝省官重農奏 咸寧中咸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道詔問部臣政之損益上言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
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
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
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宮衆事殷復除猥
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
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
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
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
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
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
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
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甾患便不繼贍以爲
當今之急先幷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

務也

論世俗奢侈書 時爲車騎司馬

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
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
甾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
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
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
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
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
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

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王隱晉書）

請貶荀愷奏（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乃造楊駿咸乃劾愷云）

丞奏愷遠帝以駿管朝政不問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殞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上惠帝論補內官書（詔舉清能拔寒素之職以補尚官咸為御史中丞上書）

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勝枉不可以限據見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

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惟其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眾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晉書）

劾夏侯承奏（咸為御史中丞奏詔免承官）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於私所營唯利醜聞充序大臣棧濁無以為訓（王隱晉書）

劾夏侯駿事

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閒籬笆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御覽）

上自陳表（咸遭繼母憂去職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上表陳乞）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衰疚假息日閱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聖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顛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憂懼將必死斃故自掩撿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

怒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惠帝詔報

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

劾王戎奏 戎以長史[illegible]宮未幾更遷百姓困於[illegible]吏部尚書[illegible]中丞[illegible]

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

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同前 見王戎傳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惠帝詔報

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

上論劾王戎事 咸復奏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

條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

史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且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纏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敕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

頃上疏表爲司隸相牧一公[illegible]不以爲非于時莫
[illegible]儔官今臣[illegible]當不罪[illegible]書
特進執[illegible]
公品第一執珪晉[illegible]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
侍臣之下以[illegible]令特進宜執璧繼公
答李[illegible]
尚書[illegible]給亦十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請立二社表[illegible]其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親耕郊廟故親而躬耕也
者所以重孝享之[illegible]致殷薦於上帝也[illegible]傳曰
[illegible]
天[illegible]社[illegible]
[illegible]以人爲本人以[illegible]命故又爲百姓立社
[illegible]此社之所以有二也下[illegible]之
[illegible]謂春所藉田祈而報之也其[illegible]太社則曰
王[illegible]下所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
京師也[illegible]侯此論[illegible]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
社[illegible]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illegible]侯解祭法[illegible]以置社
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
此旨也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
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

立社故[illegible]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
左氏[illegible]之社[illegible]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
矣若[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京都[illegible]所[illegible]祭法又曰王爲群
姓立七祀[illegible]七祀[illegible]祀也爲群
姓者[illegible]也太社[illegible]其文正等說者窮
此則云[illegible]有五祀無七祀也然祭五祀國之大
祀七者[illegible]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illegible]
侯解大[illegible]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
二[illegible]二則曰口[illegible]其文也
夫以[illegible]侯之[illegible]後爲解而欲以[illegible]除[illegible]文
文也[illegible]
如[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亦未易除也
[illegible]於新邑[illegible] 太牢不一[illegible]明
[illegible]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
之無[illegible]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得不
可舉一以明二[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在[illegible]與戎若有[illegible]除之
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
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illegible]主
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illegible]王社
有稷之文也封人[illegible]壝之無稷字說者以[illegible]文從
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illegible]

[illegible]以明二社[illegible]

[illegible]

續上二社表[illegible]

如𨽻之今宗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云冢土大社也宗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illegible]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illegible]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說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宗[illegible]之解臣鍾毓較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illegible]

[illegible]

社其一[illegible]裂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從仍舊一如魏制[illegible]

讓尚書左丞表 書鈔

左丞職[illegible]以賤制貴人所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悒恐寢食無寧

理李含表 [illegible]

[illegible]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氣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揜二郡並舉孝廉異行[illegible]含寒門少年而爽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吉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哀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

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衍衣諒闇以終三年至七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以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

古禮今[illegible]何但今[illegible]不應除服令也無貶王
者敬也至[illegible]不懈敬肸近侍宜心喪不
宜便行[illegible]之事而[illegible]不以大制不可
而[illegible]前以令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葬日
在近喪訖合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合猶踐司徒
府[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此為臺勑府符階令
於[illegible]府為傷[illegible]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令
是貶今之國體尚足情乎國制不可備耳又令自以
臣[illegible]入[illegible]非所綜密自初見使為中正反
而[illegible]非[illegible]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

[illegible]選當引[illegible]比以[illegible]山太守蘇[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令之固護乃在王未葬之前[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耳臣從弟[illegible]為州都督[illegible]
[illegible]令已過不良之人遂損扇動[illegible]法外
致[illegible]有所選中正麗騰便割含品臣雖無大夫
之[illegible]見含為騰所傳謹表以聞乞朝廷以[illegible]
令騰得妄斥刀尺晉書○傳乾王制下[illegible]作人令所服葬後十七日乃[illegible]中王議駁議謂之背底居榮[illegible]其中下而復閱於人于之民[illegible]旁而除云天朝殊奪援以為准非時室[illegible]若王者之喪既葬不除蕃盈之喪既葬而除蕃國欽同不除乃當云天朝殊尊援以為准非世宜古耳體帝也下有未喻此旨四字聖旨一有旨所共行四字而王喪於除而附作于令之制既葬應除而刪遇密三載世

[illegible]之前[illegible]朝[illegible]引上[illegible]令[illegible]也[illegible]作四每遇密八音至[illegible]三載太宗之[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舉郎古引古[illegible]令[illegible]皆[illegible]合下有合乃[illegible]事合承天臺之教通引[illegible]徒之[illegible]然後[illegible]臺所作[illegible]敕所符臺府為比一有不[illegible]為中正一[illegible]句[illegible]騰所傳下有不勝其情一句

又表 杜氏通典

臣以為之大制不可而偏為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
之制[illegible]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麗騰所據仗
貶今[illegible]此未[illegible]以來施行之制具以表
聞[illegible]廷當云何[illegible]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
詔以此詔含不應除服恩詔諸侯之制不得異於天
朝就秦王有闕於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

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勑葬訖令自應攝職不
應差代[illegible]為臺郎又司徒[illegible]問假令攝職如
此[illegible]府亦[illegible]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群臣之首
奏令含釋服亦無餘疑至於含除便獨為罪竊謂有
負於情臣之在事小大欲[illegible]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
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敢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
詰循[illegible]百慮當一得也

涼州表 御覽

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與太傅楊駿書 咸為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以太后父輔政咸言於駿

[illegible]之不行尚矣由世道湔薄
[illegible]在殺而輕進也退至漢文
[illegible]久遠[illegible]後世武皇帝
[illegible]服制心喪三年至於儀禮之
[illegible]今聖上欲委政於公宗閒自居克讓
議之[illegible]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
[illegible]極寵於冢宰擢天光有蔽人心[illegible]
光[illegible]也竊謂山陵之[illegible]
公[illegible]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illegible]
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

文[illegible]卷十

[illegible]薦[illegible]公有[illegible]
其[illegible]
人[illegible]史

[illegible]以[illegible]太甲成王年在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
[illegible]不免況臣[illegible]非[illegible]而可以行伊周之
[illegible]任宗閣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
[illegible]天下之安所以任[illegible]其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殿下
所見陵之見討發自天聰[illegible]
於論功當歸美於上況[illegible]以[illegible]
然莫不欣悅故論功宜厚以敘其歡心此殿下所宜

以[illegible]而遂[illegible]動[illegible]部公爵侯伯子
男[illegible]又三[illegible]此之[illegible]震動天地自
[illegible]若此者也[illegible]而厚賞[illegible]不樂國
[illegible]其[illegible]乎作此
[illegible]以正之正之以
[illegible]不平耳而今[illegible]之倍
[illegible]失望而已[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然今欲[illegible]改[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失有[illegible]
之[illegible]

文[illegible]卷十

[illegible]
[illegible]此失[illegible]
[illegible]一皆[illegible]
[illegible]宿衛[illegible]此之[illegible]宜[illegible]又
為先帝[illegible]命[illegible]先帝[illegible]
[illegible]而公以為[illegible]公之
姻故[illegible]於此一夫[illegible]
聽也成之為人不能[illegible]而有[illegible]
身耐況於殿下而當[illegible]從[illegible]殿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言邪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illegible]
[illegible]之驥耳所以敢言臣殿下當識其不勝區
[illegible]天[illegible]欲以盡忠今嗣位歟之驥非欲爲
[illegible]以[illegible]書○夏[illegible]駁守長容
又[illegible]閻王[illegible]西夏邑人兒[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然未待東堂
[illegible]官屬前[illegible]理塞路今有伯與復[illegible]
某作郎一犬吠形[illegible]犬吠聲惟於[illegible]吠遂至因[illegible]
[illegible]卷一
[illegible]臥虎誠以舉綱而爲月理提領而衆
毛[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又教 御覽
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欧打其器具使無爲
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獨何哉

又教 作成集
屠牛酤酒鬻錢作錫皆有損害

相命章 書鈔
蔚級故事鋪不上皆取急與自頃多廢亂皆[illegible]莆
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上不枘急也 枘音烏引又音枯

御史中丞箴 御覽 并序○
有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厲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爲御史中丞通以箴之也詞曰
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褰褰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饋其身身之不顧就有弗震邦國若否惟仲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變貴有在繩亦必直良農
史記 卷十
耕穢勿使能植無礙是逐安措翅翼各爾庶僚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懸于色得罪天子内省有恧是用作箴惟以自勅

燭銘 御覽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邛竹杖銘 藝文
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扇銘 書鈔
武都太守房仲發遣扇無以報爲銘以識之云行藏

惟時孔鮮彝軌

皇太子釋奠頌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家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乃修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千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初學記○藝文類聚載云生而知之上于皇儲以能而問若實若虛爰暨聖聞王采是就乃備禮儀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

中郎將曹府君碑

文紀　六朝文　卷十　三六

伊父文則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北堂書鈔襄邑侯誄云詔孚其義文藝叢覽

感別賦序

友人曾叔虎雅量弘濟思心遼遠余自少與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遷太子洗馬俄而謬蒙朝私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竊得與此子同班其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曾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情甚悵恨退作茲賦云爾

伸懷賦序

余自無施紲爲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意

嘗默然 並御覽

喜雨賦序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其然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畏懸分使祈禱偏于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詣南百務從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並藝文

感涼賦序 初學記

余庭居於炎蒸熱氣不過旬日而復行涼以時之涼命寡友酬會作賦爾

冰泉賦序 初學記

文紀　六朝文　卷十　三七

余所居庭前有湧泉在夏則冷踰於冬而溫盈則冰物寒坐令則冰可以過夏游之不知歲之有暑耳

登芒賦序 御覽集

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蔡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

玉賦序 藝文

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畫像賦序

先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爲臧文仲之知柳下惠之

人不與立于和[illegible]所以有[illegible][illegible]人遠矣戲[illegible]其傍於
卞子之旁特[illegible][illegible]而以示吾有愧色

相風賦序

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惟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實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搖機揮以雞毛於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實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並御覽）

犀鉤賦序（藝文）

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為之銘

文紀　晉卷十　三六

羽扇賦序（並世說注）

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

汗卮賦序

人有遺余瑠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絜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燭賦序

余[illegible]與同行夜飲以忘[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身以成仁矣感為之賦（並北堂）文

鑷賦序（[illegible]）

大方治世猶鑷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鑷治世不可無才

[illegible]賦序

[illegible]度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有智也夫[illegible]既[illegible]智足貴亦[illegible]害未免免乎禍

文紀　晉卷十　三七

[illegible]也

[illegible]賦序

[illegible]今年[illegible]在此明歲又復來者[illegible]將遊[illegible]爪識之其後果至焉（並藝文）

鳩賦序

余舍下種楸蔚然成林閒居無為有時遊之[illegible]見斑鳩者[illegible]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而翻擾[illegible]出之[illegible]何失之其後時一來飛翔低首似如有戀故斯賦之

粘蟬賦序

櫻桃其為樹則多陰其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illegible]所

之[illegible]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故命操黏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粘蟬賦序

讀詩至[illegible]而能修其[illegible]可以有興遂賦之

叩頭蟲賦序

叩頭蟲[illegible]致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之不祥遂莫之害也

螢火賦序 文紀 晉卷十

余[illegible]夜不能寐顧見螢火意遂有感於是既以自[illegible]之賦 四一

桑樹賦序

世祖[illegible]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為便坐

舜華賦序

佳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為之賦 文

芸香賦序 御覽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illegible]同遊使余為序

款冬賦序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illegible]也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illegible]此丁[illegible]揚榮丹

答[illegible]詩序

尚書左丞[illegible]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illegible]余前為右丞且知此職之要後忝此任但俛[illegible]日慎一日[illegible]

答潘尼詩序 文紀 晉卷十一

司州秀才潘正叔[illegible]才高以文學溫雅為博士余性直而處[illegible]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當而其辭之麗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謂盍各言志也 四二

答欒弘詩序

安樂令欒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為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

贈何劭王濟詩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

同[illegible]公[illegible]中武子代而亦作二賢
相繼[illegible]之際自以闇劣雖顧其緒終而從
之未由是以試其效且有家難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
貽之云爾

傅咸[illegible]北地[illegible]陽人[illegible]文[illegible]

與太傅楊駿箋[illegible]

太宰[illegible]王[illegible]宗臣下論功者也 晉書

傅暢[illegible]祗少子歷秘書丞[illegible]於[illegible]為大將軍右司馬

自敘 御覽

[illegible]年五歲散騎常侍扶風曹叔虎與先公甚
友[illegible]以[illegible]與余戲常解衣褶被其背脫余金鐶
與侍者謂余當恪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遂於
此見名[illegible]論其鑒也 [illegible]世道
時諸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
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為州都今余以少年復為此
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為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
得敘也

杜萬年

相風賦序

太僕傅侯命余賦之誠知武夫 非荊寶之倫長
庚啓明非驊騮之匹 御覽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

官至馮翊太守

為石苞與孫皓書

苞時拜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楚爲參軍初文帝遣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孫郁使吳楚作書遺皓會劭等至吳不敢爲通

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
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
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紀其成敗古今又著其
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
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
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
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
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
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
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

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
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
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
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
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
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
聞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
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
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
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
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
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
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
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
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
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之驗後
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
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裴回
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

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修造舟檝簡習水戰役若北出則太行木盡濟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椑艅艎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

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文選○紬與晉書作紬牛

事勢作事要陷作羅困知作故知天下作存者公孫淵作昔公孫氏盤知作游盤突晴作突酬言乎作言乎用兒作之力唆轢作轢轢一震作聲楚鳴然後作於是速迹作速近咸安作大安民庶作衆庶遂堅作以降先主作先緝二州作荊楚揚州作揚楚無自陵作止歧迄于作迄紘二邦作兩邦工介作江由而美縉作目姜維五千作六千後事之師作受事之表內向作內附毛羽作羽毛却指二句作却指山河自以為藩光戶武將作武臣猛將修造作興造盛作殷盛之謂作之師主上二作主上指電邁作電發審識作審勢往告作往昔永為二句永為魏藩豐功勁報若侮慢不式作若將寄慢未納句風從作從風雍益作雍盛爭驅作爭驅走步作其步六師作六軍充畢作充星爭龍作乾旃幡霞作余霞民以作良以治膏肓二句作專膏肓之疾夫狐疑之處必作六如其一句作如其迷繆迷而不反困作死也作矣○按晉書無此四句

薦傅長虞牋

楚國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

輝光夜射價逾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藝文類聚

謝賜部日牋

大恩賜部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錫六劍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太平御覽

與董京書

京初與隴西計吏至洛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楚時為著作郎數就京語復遺之書京答以詩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

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

諫武帝賀龍見奏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

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是既失之而務亦
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
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
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
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
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
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
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成
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
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晉書

九品奏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爲九條
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
拔奇決于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
可令長守爲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出太平御覽

反金人銘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智曰
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

何述焉我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贖罔深而不探理
無與而不鈎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立言名乃
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白拘廣庭終身又乎凡夫
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飽肆爲臭蘭圃
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
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曰不足道洞聾生化隆
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
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精逆龍之鱗必陷
斯機括發無咎乃免誅夷顚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
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焉爲書是以君子追而
正之藝文類聚合璧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沖氣文爲辭宗行作世表
遷黃門侍郎受秘書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
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
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沔馳義
強負而至纖研精算攻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
典訓是以縉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
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曜惟
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憖遺公俾屏聖皇哲

人其徂孰不增傷

鴈門太守牽府君碑（御覽參拾碑藝文合補）

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友有橫波截流拊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篤自削損乎季孟之間君體德允直才量高傑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奮振鴻翼於衰塵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寳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目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銘曰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秉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旋束麾撫司徐青截彼隆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爲國干城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炎徐義服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梁令孫侯頌

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機將來思通旣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辟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屛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竝藝文）

八賢吳季子贊

季子聰哲思心精微玄覽幽蹟觸類應機

八賢管仲贊

管生彎弓與桓是讎駿奔從糾塊爲纍囚沐浴西郊

顏回贊

鸞飛詹丘（並初學記）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淩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殃矣古今所歎

韓信贊

淮陰佹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蹤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遲疑一朝昔叛

樂毅贊

樂生誕節寔立弘度丹旐遄靡泰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遲一丘以保皓素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懽慢弔鼓缶放此誕言始矯其情近失自然

榮啓期贊

榮公溫雅既怡既悴濁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翕詩無疆惟德之宅

原壤贊

壤之軻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異聖以之臧

俗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曜於懷抱蕃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曄曄蕣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軒有實質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覩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死尚二句上下有脫）

胡母夫人哀辭

滔滔汶川浩浩雲濛乃眷洪族載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彪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邈近之過邁茲良會豈惟中饋義形于外伯憑賢明以自休賴冀享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華茂二句上下有脫○並藝文）

王驃騎誄

逍遙芒阿闔門下帷研精六藝採賾鉤微

論菹建文

加邁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挍牢祝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

奪平素之欲違何忍焉

祠介子推祝文

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儲

鷹賦序

郭延考與余游其後從者觸二鷹以侍側郭逸人也好弋獵顧盼心欲自娛樂請余為賦（並太平御覽）

杕杜賦序

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為貴杜

無用之爲賤故無用獲全所以爲貴有用獲殘所以爲賤故賦云爾（藝文）

故臺賦敘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名公大賢猶含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喻來今故作賦（水經注）

楊珧字文琚弘農華陰人（官尚書令衛將軍坐駿事誅）

馬隆將士加賞駮（涼州平奏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皆先加顯賞不應更授衛將軍珧駮乃從珧議）

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隴右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役功宜詳其許以明要信

自申表（元楊皇后甍復以珧兄駿女繼是爲悼皇后初聘后珧表從之晉書楊珧衛將軍同求遜位後竟從駿誅）

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

楊濟（字文通駿弟有箭有爲太子太傅數諫駿不用遂與家駿誅見害）

與傅咸書（咸爲尚書左丞與司隸荀愷從兄喪乃造太傅楊駿愷奏愷不下欲出咸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

答之（尺牘作王濟非）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

傅咸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

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並晉書）

答李斌書（此即論前事也）

吾作左丞末幾而已吾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厭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鷄鶩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

又與傅咸書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恒然相念杖痕不奈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爲佳蘇治瘡急痛故復往之（蘇一作酥）

傅咸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詔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據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並傳咸集）

趙休

諫用三楊書（駿及弟珧濟以外家勢傾天下有三楊之號右軍督趙休上書）

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

曹志（字允恭魏陳王植孽子封濟北王入晉降鄄城縣公歷散騎常侍）

齊王攸之國議（齊王將之國博士秦秀等以齊王宜內匡朝政志常恨其父不

得志於魏時爲祭酒奏議坐免官）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盤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義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晉書）

肉刑議（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作曹彥今從藝文作志御覽爲[illegible]叅入○彥有肉刑議見東晉）

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罪而民甚恥且創制黥刖見

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多惡尚不致死無妨產育苟必行殺以止殺爲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大君無以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不寧輕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若乃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希止禁刑書鞭杖爲治也肉刑於死爲輕減死五百爲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姦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云不可或未之踰也（小足以畏藝文作關者多服）

曹攄[illegible]拜[illegible]大守[illegible]王[illegible]人篤志好學[illegible]征南司馬遇賊戰死

圍棊賦序 藝文類聚

昔班固造弈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虞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

庾峻 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仕魏侍御史入晉[illegible]侍中[illegible]太常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

論宜敦禮讓表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

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韈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從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無[illegible]是以普天之下，先說而後[illegible]，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報政撓於[illegible]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

可竭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

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愼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將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晉書

祖德頌 藝文類聚

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昉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庶績惟乃舊章烈祖勳止其德允彰漢后不辟公族剝亂難起[illegible]攸由暨宦監彼天背我不干時維德遺寵顯志遊恩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茲垣墉曾孫篤之永世悠同

庾儵 字玄默太僕嶷之子峻從兄[illegible]

大槐賦序

余去許都將歸洛京舍于嵩嶽之下而植斯樹焉遂作賦 藝文類聚

庾敳 字子嵩峻第二子遷吏部郎東海王越軍咨祭酒爲石勒所害

幽人箴 [illegible]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

貴賤位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肯頤美有暇韓信就辱殞首鍾室子房辭齎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穢庾安能襄公失愛始來裘道終嬰其類羲和升而就驕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illegible]

庾純 字謀甫峻之弟爲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尚書拜少府

自劾表 純爲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乃宴朝士而純後至

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以此相譏及行酒充不時飲因致忿爭充上表解職純上印綬自劾詔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何曾等議武帝復下詔

司空公賈充請諸鄉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宜遠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誡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

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兼濡首論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勑身不謹伏須罪誅杜氏通典奏云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自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充位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臣謹按河南尹關內侯庾純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以劾純請免官廷尉理罪大鴻臚削爵土謹遣丞臣韓徵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內侯印綬伏請罪誅

武帝詔

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敘著溫克之德記沉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

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等庾純不求供養議

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純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

司徒石苞議

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

司徒西曹掾劉斌議

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遺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

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
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
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
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
爲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
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
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通典秦秀駁純有兄弟在家

河南尹功曹史龐札等表

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
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

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
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
先王制禮典則莫尚於周當其時也雖公留周伯禽
之魯孝子不匱與禮無愆今公府取七十時制八十
月制欲以駮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
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即爲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
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
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
醒聞知悖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劾奏求入重法今
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很是爲重罪過辭之言而沒

遜讓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
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
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
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年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
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始
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
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
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篤心一旦由醉責
以恭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章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
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令父母年過八十

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
在郡內前每表屢求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
養不廢見侍中愛家之嫡長往比自來求歸供養詔
喻不聽因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虧
斷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
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
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咨四嶽
以詳典制尹以犯逆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敎義見
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議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
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

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

武帝下詔

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

庾旉 字允臧純子歷國子祭酒

諫齊王攸就國表 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旉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䂮等奏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下遲迴之論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夏侯駿等爲駁正下詔除名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克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竝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蹟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又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若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若其少戒之叔向有

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

尚書朱整褚䂮等奏

專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辞請收專等八人付廷尉科罪

武帝詔

專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及家人竝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專等竝除名[illegible]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爲博士前後凡十年

何曾謚繆醜公議武帝不從策謚曰孝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敘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

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

賈充謚荒公議帝謚曰武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充立韓謐爲後

論王濬平吳功奏濬有平吳之勳與王渾爭功毀武帝無明賞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怨秀上言

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號受凡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號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

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歷魏興太守

追理鄧艾疏灼初爲鄧艾鎮西司馬從艾伐蜀有功累遷議郎艾以反族誅武帝卽位上疏理艾帝省表甚嘉其意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惶惶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仆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

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淩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鎭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以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

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

陳時宜書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擾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衞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衞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倒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

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誡誡來事之鑒也

又陳伐蜀功賞奏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

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荊軻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起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

假還上表（灼前後東宮事發見者皆然身被宦臧乃取長假還鄉里臨行遣思上表帝覽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式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先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尫悴駑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蚤亡隕兄弟竝竭懇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

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憩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蓮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囿之囿鳳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得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

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
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
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
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
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
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
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
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
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

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
繁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
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
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
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
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
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舉
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
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
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

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
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燿天旌旗翳日雖應
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魏文矣
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
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闚
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
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
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
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
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僂僂亦竊願

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
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
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
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
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謇諤
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
杜口結舌拜瑞亦均由來哉臣無陛生之才不在顧
問之地蒙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
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
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

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闇臣之所言皆直陳
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
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
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
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
闕繁情皇極不勝丹款遺息須表言其一曰臣聞善
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
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
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謇謇盡
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

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
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
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
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
四門穆穆其功罔在重華之為相及癸放於鳴條商
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為
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
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
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
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

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
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
室既衰諸侯竝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
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
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
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
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
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
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
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宋里由

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強國吞滅諸侯奄
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
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恨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
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
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殺望
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
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
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
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
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

昔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
爲書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矜之是故
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
之罪其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
壙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驅雀者鸇也爲湯
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西
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資徒賴良平之智
謀蕭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
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
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係傅也帝親幸其家拜[illegible]

牀下深問天當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illegible]
忠言嘉謀陳其當患則王氏不得專擅寵而[illegible]
乘勢仿遂託雲龍而登天獨令漢祚中絕皆由[illegible]
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illegible]
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厲其餘
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廷
辱傅罪死無赦命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
折檻辛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雲不
然則雲亡一罹辛之多生[illegible]
[illegible]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

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由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
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
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
者不可稱紀內外群臣莫不歸莽功德邁過漢室中
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
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
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殺信實去
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
英雄人懷其德家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

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
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
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
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
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
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
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
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
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能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
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內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

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

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哲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一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位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

蠻荒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嚴究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

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度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

方深加獎勵要許重報是以所蒙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竝巳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家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剖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竝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兼亦楚人失繫弱於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

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亂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嚚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竝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泰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竝晉書

晉文紀卷第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十二

皇甫謐 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沈靜寡欲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累徵不就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上疏

臣以尫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為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貗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

闕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晉書

三都賦序 文選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

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

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鈕五臣作貫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三代秦漢逮乎魏晉受命其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巖穴之隱追遯世之高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今刻高士傳序有逸漆大陸鈔見○晉一作若

玄守論有高尚之志隱以著述為務或勸謐修名廣交作玄守論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彊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

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
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
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
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
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
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眞
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至矣至一作全

釋勸論晉書言謐舉孝廉景元初相國晉王辟皆不行鄉親勸令應命爲釋勸論以通志焉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
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
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僚類咸
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
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
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
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
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
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貢致功之
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能興配名前
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
爲慮余謂上有寛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

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
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帝以含通吐靈
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
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
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
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
秦或冒諭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
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
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
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
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
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濟道眞可以沖邁此
眞吾生濯發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
龍潛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
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廻則天位正五
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
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
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餐振藻皇塗咸
秋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

石侯經天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大貴陰賤璧
聖所約也顧斜衣裳則所簸也于其擘朱哲之洪範
剛堅弱之戶心沖靈囊於雲路浴天池以混精排闔
閶步玉晷登紫閣作北辰翻然景歸倦脊炎廬補唐
虞之上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
景[illegible]德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
倉庚之嚶聽忘青紫之班瞬辭容服之光榮抱樸得
[illegible]乃勸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
外觀之瞻瞩未睹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
論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

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
身其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拔含
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
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進化
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
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
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廉
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
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
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

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
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
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歟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
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
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
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
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
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
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
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

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
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
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
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
者以道著四皓潜德於洛濱鄭貞躬耕以致譽幼安
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
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
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百官故能棄外飾之華遁內
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
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

若瀉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追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篤終論

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避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扪腸求珠玉焚如

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

服幅巾故衣以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
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
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
示不忘孝道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
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
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
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
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
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

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
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
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
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
難違幸無改焉

辛曠 傅咸答辛曠詩序引尚書左丞事

與皇甫謐書 謐有高尚之志故辭讓爲太子中庶子議郎名補著作並不應曠與謐書 答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
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
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
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先
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列
見大人而王聖將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
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
目視其明四聽達其聰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賢登
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
獸非君子之儔九皋無長鳴之鶴蓬門黎獻咸仰南
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沖
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沾步幽山

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逝往將不我須此昔寸
陰者之所以爲權而臨川者之所懷歎也竊謂先生
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illegible]
翩于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夷塗絕[illegible]
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欽[illegible]藉之名[illegible]
希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又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
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
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擢歷而游諮棫末因西望延
企

皇甫謐答辛曠書

闊踈有蘊發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懸阜況愛不遺猥降德音清辭爛煥情義款篤執翫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避逃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垂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殘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

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德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隕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藝文類聚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累遷雍州刺史

武帝詔策賢良泰始中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歿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菑

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

對策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

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六
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
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務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
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
故所得之功不倍也而齊桓失之葵丘爽吾論于小
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
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
之也今之典刑雖無一統牢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
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
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

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
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
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
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進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
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
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
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
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
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
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

愚智咸蒙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
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
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
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
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
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
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
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係
也賢不舉則有咎係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
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主者雖知也不適者

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
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
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
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
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
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藉
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
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
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
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

流因競藉懸之者變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
得此屬欲望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
宜創舉得賢之路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
而不苟[illegible]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
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
則生生之理和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
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
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邊荒屢降將所任非其
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
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怨政

惠則下仰其施刑怨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
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財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
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怨以逸道
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
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
止戈而武義實在文雖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
之菑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
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
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
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

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督百姓殆業
而咎歸於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
誠愚鄙不足以[illegible]進之於[illegible]
其咎而求之乎臣誠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
之臣則可矣是以舒鄙不隱也

與荀勗書（[illegible]位暫起署襄州中正尋又稱疾詵[illegible]知之）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陛上所念何意起迄還臥曲
身迎淚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
惜哉（[illegible]）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illegible]）

玄居釋（[illegible]）

束皙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
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
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
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
哀其終是以君子居已仰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
何獲之言聞易有稱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
烹割之說甯子當康衢而詠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
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

宜馳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衣褐艱耶之耀匿首窮魚之潛當唐年而彌長且邪有道而反齊武擬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技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攜擠則林藪之彥不揣丹墀步執衿之童束髮造自顯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馮鵠首以涉洪流踏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鱗徒屈蟠於嶮井駐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時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

登溥漢而奔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頹之日徒以曲士為桎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娛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就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困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蠉蛸赴淵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

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尊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殊而通志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論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莊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犧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

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生無驕肆之怨臣無鼙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釁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廻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惟天所授烏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

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
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稸以豐若降
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
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
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
虛爲輿玄爐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
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
之所棄羅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
園背紱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
今日也

廣農議　張華爲司空以晳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
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
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
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稼穡
有傷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藨
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
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
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

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
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
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
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
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
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
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
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虞在坰史克所
以頌魯僖卻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
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

墾殖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
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
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
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
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
畚臿多稼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禜山川
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侵
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
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
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

之役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晉書

高禖壇石議 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爲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不博士議祀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益俗說所爲而史籍無記可但校聚復於舊處而已太常以爲吞卵之言益是逐俗之失宜因令毀破便宜廢除下列府博士議皙曹屬東皙議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主由來尚矣祭禮[illegible]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需愚所未安也 太平御覽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大神是宿帝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士議賊曹屬東皙議

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 杜氏通典

薦王璞奏 書鈔

郡吏王璞初入朝唯冀聖鑒垂采知其絕常耳其可使當戶牖之對意三公氣萬乘也 書鈔引晉書云員外侍郎啓帝室茂親貴游子弟

答汲冢竹書難釋書

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 初學記引書鈔載公皆以爲汲冢私篇主齊伯稍存

補亡詩序 文選

序曰皙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日夕同遊分義蚤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胤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豨奉肴修一束麥糒一器以致祠于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

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大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晳有交好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晳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殘滅自蘐方來赴來　遙望子第銘旌聚立旣𨳝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動載號載泣歛袂升堦予不我揖引袂受袪子不我執魂兮魂兮於焉栖集並太平御覽

東晳集 藝文

薄冰凝池非登廟之寶霜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採素璞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歷中書郎平原相

武帝策問种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保何曾舉种

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韣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

對策

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

又問政刑不宜禮樂不立對

政刑之宜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

以防過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
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歸於敬矣

又問戎蠻猾夏對

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玁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忌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

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屠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遁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作述

又問咎徵作見對

陰陽否泰六沴之節則人主脩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夫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遠菑消眚也

又問經化之務對

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

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賞其能威以懲其慝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穰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盖其所由之

塗殊也

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兹

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

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人之於上進則忠國愛人退

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効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推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著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

武帝庭詔時种與郤詵俱居上第除尚書郎或言所對者因緣假託帝更延群士庭問种策奏帝親覽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菑眚雖戰戰競競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脩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

對策

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

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嚚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敘五福來備若政有德失刑理頹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為菑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菑亦猶則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

在於休役靜人勸督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
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
下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
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
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
對（故一作又 已上晉書）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歷太子僕散騎常侍）

抵疑（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

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
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
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
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
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
棲五朞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
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
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
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
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
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
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
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
鱗廻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掛其羽翼之末猶
當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迺金口玉音
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
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
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宜吾子之
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
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

承古人之誨抑聞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
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
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
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
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
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
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
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
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

是僕之所賢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
涉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
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
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
喁辨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
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
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
全言古有偏直比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
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
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而

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詠就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
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
有可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
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
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
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燼垢辱招穢適可
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豈徒投盈寸之膠而欲使
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
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滅其氣今子見

僕入朝甚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峭一世
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
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
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
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
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
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
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
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
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

虛僕皆不如也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
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固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
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
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
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
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蹤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
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掌管仲蹉蹬晏嬰其遠則
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
玄白沖虛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

蕩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若肯獻辭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脩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鄙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磨與之機歌白水之流

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躐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矦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駬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敵百鍊之鑑別精粗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竭所知僕以竭心思盡

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賴彷彿其清塵

昆弟誥（世說湛爲尚書郎出爲野王令頗散多暇作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瑫瑍總瑀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若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

穆侯崇厥基以允蹤顯志用恢嗣我令業維我后府
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
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
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
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
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鹽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
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駢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
遜于厥家布衣席槀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

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
后聰明叡智寔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
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
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寔令蹟
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蹟是畏寔有
猗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
人焉我母氏羊姬宜慈惟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
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寧教詩書禮
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

是尚盈深思遠祇以防忓微躓義形於色厚愛平恕
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
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爲
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
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
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
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
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
其念哉俾才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
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璐厥清粹平理謨茂

哉儁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聡乃純鑠惠和惟我蒙
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
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璐曰俞以如何湛若曰
我之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
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思予厥身而臣予之
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
惟沖子是賴于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
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
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

僉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僉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僉乃言厥有道淳曰僉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僉身不及於人不敢惰於勤厥故惟新湛曰僉瑫亦昌言瑫曰僉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僉莫亦昌言漢曰僉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僉總亦昌言總曰僉若蔓厥蔓以休湛曰僉瞻亦昌言瞻曰僉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取諸外湛曰僉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

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張平子碑

河間譔衡字平子南陽此縣人也體德純和秉行孝友加以俊才命世英識秀達崔子玉為之（下闕）造化高才瑋藝與神合契君子以為褱然關之風聲至於仕乎史官算二儀之數研陰陽之理日月（二下闕）致巧渾儀有極深探賾之思數往知來之驗此崔生所以發德音也若夫好學博古貫綜典籍墳典丘索之流經

相訓詁之載百家九流之辯詩賦雅頌之辭金匱玉版之奧讖契圖緯之文音樂書畫之藝方技博奕之巧自洪範彝倫以還于若鄭子之所習不盧之所識者罔不該羅其情原始要終故能學為人英文為辭宗紹羲和之績蹟系相如之遐風向若生於春秋之間游乎闕里之堂將同貫宰貢齊衡游夏豈值取足於身中垂名於一塗哉是以先生恬居於不知已仕居下位再為史官而發應閒之論時不容道遂與思玄之賦爰登侍中則讜言允諧出相河間則黎民時雍康渠限其所至哉若夫巡狩誥頌所以敷陳主德

二京南都所以贊美畿輦者與雅頌爭流英英乎其有味與若又造事屬辭因物興（下闕）下筆流藻潛思發義文無擇辭言必華麗自屬文之士未有如先生之善選言者也南陽相夏侯湛自涉境以經　諸邑每縣咨其故老訪其先賢有兆者表其墓經墳者揖其塊涂出魯陽行次西鄂聆狐山而頌（闕）英歷茲邑而懷夫子輕路過塋域止駕衢首覩封樹之蕭條觀高碑之稱美於是慨然永思愴爾長懷若死者可起吾其與歸乃延邑宰而問之曰昔武王入殷封比干之隴高祖經魏酬信陵之墓此聖賢之所以禮忠旌能

歎表明德也有可以優其胤嗣者禮其在是而世胄
絶緖支庶無聞於是乃翦其墟落寵其宗人使奉其
四時獻其粢盛遂糾集舊蹟攟摭新懷而書之碑側
以闡美抒思焉其頌曰
奕奕張生秉德淑清研深綜理思俊才英實掌天地
幽贊神明寇囊興美傾漢流聲匪唯天象亦垂人文
有炳其猶有爍其新仰暨遺藉馳心哲人姝世投好
自載交神奉命南邦行出爾涂闕及隧晉輟駕前衢
徘徊崇碑逍遙故墟企仰罔瞻長懷焉如昔在先賢
唯德作友古而無死願言攜手世則茲泯道乃闕二字

在珠詠隋于璧稱和戢寶無彫人亦幾何望兼京豈
思蹤昳河右張平子碑晉南陽相夏侯湛作水經云西鄂縣有平子墓墓東有碑文字悉是篆崔瑗之辭也盛弘之郭仲産並云夏侯孝若爲郡薄其文復刊碑○隸釋云碑以值爲值讓爲讓學爲學

辛憲英傳憲英衛尉辛毗女適太常泰山羊耽生子敞爲羨儔外孫夏侯湛爲其傳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
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
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
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
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
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
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
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
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
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
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
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
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
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
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暱

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
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
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
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
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
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
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
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
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司在義思其所立
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

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不好華麗子琇上夫人鏸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揚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魏志注末詳御覽補）

虞舜贊

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通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千[illegible]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管仲像贊

堂堂管生志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苞辱適管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勳成生民

鮑叔像贊

鮑子愔愔式昭德音　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猗闌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左丘明贊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遂難殆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范蠡贊

悠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逸乎遠遊水齊終始

魯仲連贊

峩峩先生有逸其節流仁憂亂抗道白潔隨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莊周贊

邈邈莊周超世獨遊逍遙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藝文類聚 按一作時）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

郭覩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兹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進方五臣作進不樂在生在樂

夏侯稱及榮序世語夏侯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爲其序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

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羊秉敘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讚悼簡文帝[illegible]作羊秉序極可想

秉字長達泰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卽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塋從父率禮相承人

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任叅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歟（世說注）

周詩序

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晉文紀卷第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叅閱

西晉十三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歷太常卿洛京荒亂以餒卒）

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虞初與夏侯湛等十七人舉賢良拜中郎）

（武帝因宴會東堂策問擢虞爲太子舍人）

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

東堂策問

頃日食正陽水旱爲菑將何所脩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生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

對策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菑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菑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菑則反聽內視

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聰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

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遠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暫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普增位一等表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失旨除之虞上表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烏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吏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

討論新禮表 晉國建文帝命荀顗撰爲新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虞表所宜損增○本傳元康中遷吳王友討論新禮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

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歿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

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爲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明堂議奏（晉初以文帝配後以宣帝摯虞復以文帝配虞議從之）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郊天帝通典作帝即天）

二社奏（太康九年詔并二社之祀傅咸表宜並立及虞奏從之）

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

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

祀六宗奏初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遂罷其祀虞奏從之

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

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與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祀皋陶議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虞議制可

案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

廟設次殿議摯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虞議從之

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由隱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皇太孫薨服議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訪通議虞議從之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散騎常侍謝衡議

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

中書令卞粹議傳上蔡克同

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

凡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

祕書監摯虞議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朞故也

國喪佩劒綬議魏時國喪皇臣以帛爲綬囊布爲劒衣新禮以齊斬之喪不佩劒綬虞議從之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哀葛執戈盾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益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劒如舊其餘如新制虎避諱作武

吉駕導喪議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衰麻服玄黃宜除吉駕鹵簿凶服之鼓吹虞議從之

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禮又士喪禮葬有稾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哀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孔氏通典士喪禮有導車象車以象生存

輓歌議新禮以輓歌爲禮設銜枚之義又不宜以歌爲名虞議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孔氏通典摯虞議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爲名按輓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寄公齊衰服議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虞議從之

制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

不以時衰而除盛與世隆而闕衰教也蓋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

諸侯公孤絕朞議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朞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虞議從之

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

禮皆如舊

師服議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虞議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倦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並晉書

巡狩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旂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宋書

皇太子稱臣議新禮皇太子以于其名又稱皇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

之制虞議從之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夫人答拜妾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宜用古尺駁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尺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

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復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竝晉書

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爲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太平御覽

致齊王冏牋張華爲趙王倫所誅倫敗齊王冏輔政虞乃致牋於冏冏奏復華官爵

間於張華歿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

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敎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敎之所不責也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微爲忤旨惠帝即位以華爲愍懷太子少傅帝信賈后廢太子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賈后知意堅因表免爲庶人

太康頌虞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吳寇初平上大康頌以美晉德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

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僭偝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
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
奮武遐陬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
席卷梁益元懟委命允夷重譯卭冉哀牢是焉底績
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
放命南宾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
截彼江沔荊舒以清邈矣聖皇紊乾兩離陶化以正
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于旄無虧
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
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

文紀 晉卷十二 十四

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巖巖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
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烝元時邕
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
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並晉書

釋奠頌 初學記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折俎
上下惟講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連理槐頌 藝文

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
一心以蕃本根

尚書令箴 初學作張華今從藝文藝虞○上書合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
政用罔愆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
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
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
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
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脩不
長厥爵尚臣司疐敢告侍衛 山甫一作仲山闕作戴雖聖句作雖□聖明資 作換脩作脩告作言

新婚箴

文紀 晉卷十三 十五

今在哲人遭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
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䚲命不可輕
君子是惲敢告後生

荅新婚箴 盧臣荅也盧集載略有併取并作虞箴者毅○申作由爰爵作爰已

先王制禮隨時爲正俯從企及豈乖物性女有二歸
男有再聘女實存色男實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
新舊相衆以義申理得然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
虞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庖犧贊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

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衆獸𡙇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黃帝贊

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彌難消患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唐堯贊

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夏禹贊

決隄疏河刋山敷土四隩既宅彝倫攸敘寧[illegible]以寧區宇

殷湯贊

睿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命帝稱王

周文王贊

周文翼翼儀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暴西鄰之曜允有既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曜莫不率從奄有宇宙盪商之縱

周宣王贊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翦強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纘堯之緒

漢文帝贊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己爲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顏子贊

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左丘明贊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微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宜聖旨曠代彌休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並初學記

門銘

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淇鬼謀道在則尊

窟屋銘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並藝文）

遷宅誥

惟泰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邑
水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惟此稱良（太平御覽）

思游賦敘

虞嘗以先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

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
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
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
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
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
思游賦

文章流別論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
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
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

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
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
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
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
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
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
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
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

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
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
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
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
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
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
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
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

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

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没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忼慷應間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横有義反覆

成章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以上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諸葛緒琅邪陽都人仕魏爲雍州刺史從攻蜀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見晉百官名

郊配奏太平御覽

博士祭酒劉憙等議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晉禮郊天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宜兆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於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始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晉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郊祀大事速議爲定

劉憙

漢魏二王後議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憙等議

漢魏爲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爲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爲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

有司奏

陳留王山陽公爲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爲斷不及五代也典略

中山王睦立祖廟議睦爲宣帝弟子進王尤弟兄弟俱封乃表乞依六蓼祀皋陶鄫杞祀相各立廟事下太常平議憙等議上詔報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封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

武帝詔報

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晉書

又詔

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卽始封君也其廟不毁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竝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毁無故下食支庶之國很更躐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杜氏通典

孔晁

二社議

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

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今竝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

劉憙難

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立爲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於諸侯而祭七祀乎卻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黷

虞龢

皇帝幸東宮鼓吹議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與曹郎虞龢議

輿駕度宮雖爲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杜氏通典

姜鋌

上太常言楊旌事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鋌言于太常博士劉熹等議

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爲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

葬十二月應舉不爲人後鄉閭之論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謂在衰之人禮之所責也

博士祭酒劉熹議

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賢達士爲政之務也此敬君之命爲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旣葬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輕重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

博士爰幹議

按禮周喪之末可以弔人也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

以盛在四科之一雖無善稱亦應無咎

　博士韓光議

孝廉淸白尅讓爲德旌本周晳之盛猥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

　姜輯 博士

　安平嗣孫服議 安平王孚子邕先孚卒邕子崇爲世孫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

諸侯體國嗣孫至重欲其胤嗣蕃繼者文王之爲世子在於王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世子耳而十五便生武王推此而言則禮評世子以蚤冠禮男子冠而

不爲殤既冠雖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爲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

　安平王嗣孫薨諸侯降服議

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安平嗣孫雖已誓於天子據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薨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絕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降之禮不應爲制服也昔

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有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憲章舊物雖國有大小輕重不侔通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爲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絕周服

　渤海王服范太妃議

喪服云君爲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爲君者其父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

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二王自宜盡爲母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

　任茂

　魏代功臣配食議 散騎常侍任茂議大司馬石苞等議以魏代功臣宜歸陳畱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按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勾能之能治水

土社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並杜氏通典

張放

臨軒遣使作樂議咸寧二年始平濮陽諸王郡拜有司奏依故事臨軒不設樂

宜如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受上壽博士張放議曰

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問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令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鍾磬之樂又按泰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猶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爽故禮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

某震本論錄姓

論江南貢舉事議晉陵內史論江南貢舉事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法異前舉孝廉不避寒孝亦受行不辭以爲宜聞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周之喪而行其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舉則方土所闕聞寒意慮其以爲疑震議

孝舉古之名貢專名責實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姿必以邁俗爲稱動擬清流行顧禮典況孫緣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腹麻貫經對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伐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由近

者多事在官不復崇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宜無推讓之刑法無必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況周年之喪乎若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若從高貢之舉於情爲慢喪於舉爲昧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有一舉便登黃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召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獨不可耳爲孝廉之舉美於黃散耶如所論以貢孝廉之舉則至朝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禮分別州國之吏

與散官不同

又議

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冊名委質列爲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得從公奪之制周則迫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爲名以廉讓爲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得固讓於宜可得不行況兼周喪爲可許乎據情責實於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之域雖大不辭是黃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動則見恕是以周喪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若乃權時制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應務之首慶代無縱據之務校禮則不覿其事唯宜折之以理從其優者也（杜氏通典）

遂殷

祖母降服表（太康中尚書令史遂殷表尚書奏可）

父翔少繼叔父榮榮喪終不及持重今祖母姜亡主者以翔後榮從出降之制斷殷爲大功假二十日愚以爲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戶別繼奉養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爲輕且因是翔之嫡子應爲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遣寧去職

尚書奏

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殷無緣還重（杜氏通典）

孫毓（傳王隋志云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案杜氏述此及北堂書鈔多載毓議中有數條作孫敏孫鑠孫旒恐是毓字之誤今各明注其下以待再詳）

賀封諸侯王表

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分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衛從傳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越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濬索制弘往代內翰皇畿外藩九服羣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藝文類聚○白帖孫毓宗廟表云規矩天地揆則陰陽）

廟社議

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都爲禮云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爲殿皆如古典

諸侯廟議

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之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

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沖幼絕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

燕國遷廟主之國議 咸寧三年○通典作孫毓

按禮兄告事以特牲又禮盛者以籩筥載以齋車即古之金輅也每舍奠焉又禮廟事考妣同席共餟一尸而祭以神合爲一也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以犢車二主同車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祏當待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傳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

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封王廟策議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當告廟不若告廟册與告書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册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

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册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于三王乃内册于金縢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蕃爲册告廟篆書竹册執册以祝訖藏于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册告所封之王册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册篆書以爲告廟册册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于廟以皆爲册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

五禮冠議駁

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議按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者令始成人卜擇令日而備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爲記者彌尊喻

志之言猶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冠以爲彌尊於意又疑

裴頠答

治禮問天子禮玄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

摯虞駁

天子即位之日即爲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

子成君得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爲宜冠有加

羣臣爲太子起坐議晉制皇帝會公卿坐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爲羣臣不應起

禮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起皆以爲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綰不應漢景之名稱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於羣臣羣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

諸王公禮儀議毓與博士段暢等議

周禮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

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侯以爲殿屋今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立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奢大異於今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二重門內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罘罳高五丈其正寢與廟同制皆殿屋四阿堂崇三　其舊典略可依也餘皆

稱事取供而已旌旗旒數繁纓貳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輅建大旂同姓以封象輅建大赤異姓以封今制從簡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路車駟馬建大旂九旒畫蛟龍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玄冕朱裏玳玉三采九旒繅三色九就丹組纓玄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羣臣助祭者皆長冠玄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爲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遠游冠五時服佩山玄玉不復以國大小爲差其羣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令也

諸王公應助祭按司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先公則鷩冕公之服則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袞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袞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繅九旒赤舄三公助導從外官不與齋祭者自可如舊

諸王公侯留輔政嫡子監國議通典作孫毓

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

下其君一等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淺士之盟衞成公使其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衞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

司馬敦繼獻王服議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尚書符詰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靖與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詔又議

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闕創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七廟諱字議

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捨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禮上下之敘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盩爲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

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爲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爲失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爲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謬 並杜氏通典

東宮鼓吹議 皇太子初給鼓吹有詔問劉學出入爲當作鼓吹以問劉議

鼓吹者蓋古之軍聲振旅獻捷之樂也施於時事不當後因以爲制用之期會用之道路焉所以顯德明功

振武和衆求使後世無亡其章率而合宜者也

又

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威儀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 二篇作孫敏

禮樂之教義有所指給鼓吹以備典章出入陳作用以移風易俗

文獻皇后議

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豐功臣以爲宜謚曰文獻皇后 並北堂書鈔

卞搉　楊雍

武帝喪禮議 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

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

又議 又問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等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

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

又議 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不諸王廬復應何所

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于大極殿上諸王宜各于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

孫毓駁

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依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 杜氏通典

曹臣

移論蘇宙不弔郗將 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弔于郗將中郎關中侯曹臣移其州大中正論宙爲補上移國子博士被符不省論議臣理博士常等咸以臣爲非

臣以元康四年爲先定公薨背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趙國蘇宙昔先公臨趙以宙爲功曹後爲察孝前臣遭難宙爲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敍哀者有在職遣奉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宙應見論貶

蘇宙移國子門理

郡將曹公昔臨弊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游盡歡謂千年可畢不意後會適爲功曹尋被州召不爲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飾虛名以惑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於君子寧有故將之喪而忘犇赴之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犇赴爲位欲髮成踊襲絰割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喪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刑古典不失舊物若此爲罪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使步書弔嫡孫健步廻說喪已還東阿留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名爲博士王事敦我不皇啓處如宙凶薄

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按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爲久也禮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末之禮傳無弔祭之文

國子博士謝衡議

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爲舊君服傳曰妻言與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不反服違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皆自外來假借一時共相君臨去則在外體遠事絕恩輕義疏至於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犇赴之義無所施也

博士[illegible]議

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質之日貳乃辟也宙受署而退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孤也茍能致書唁弔祭闕之可也

河內太守孫兆議

秦罷侯置守漢氏因循郡守喪官有斬縗負土成墳此可謂竊禮之中過猶不及者也至於犇赴弔祭故

將非禮典所載是末代流俗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軌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內史一時臨宰轉移無常君遷於上臣易於下猶都官假合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任天子肅命之任王事敦我密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夫槃之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赴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也

張靚

告太常論劉曹畱頌 元康中南陽張靚告人常斥父故臣畱劉等不臨父喪畱頌亦告太常自理博士馬平議靚爲非

父昔爲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亶畱頌等理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亶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於君臣之義乎而亶等敢懷貳君之心公肆夷狄之行

劉亶畱頌自理

近爲除名犯忤加鞭付獄亶頌默然待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絕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

博士馬平議

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亶等昔爲君所棄是爲義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於君已見放逐求還親臨

喪事於事則近僞於禮無此制也通典杜氏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吳鄱陽太守魴子仕吳爲東觀左丞入晉歷御史中丞多所糾劾征氐齊萬年六年戰死

刑李忽議奏將安平李忽覺父北叛時從父處爲中書省奏殺忽

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圍告歸懷顙結舌忽無人子之道証父攘羊傷化汙俗宜在投畀以彰凶逆畢刑市朝不足塞責王隱晉書

晉文紀卷第十三終

晉文紀卷第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十四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爲郎遷給事黃門侍郎爲孫秀所誣於趙王倫被誅

九品議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以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愨所以僕職維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

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宜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獄允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岳自河陽轉懷令議從之○太平御覽集略

被下尚書勅客舍廢農奸淫亡命敗亂法度皆當除壞十里安一官舍老小民使守之又差吏掌之依官

今之縣春農事興求須冬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

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檞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檞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檞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檞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吏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

□以□□□□□□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

許由頌

邈矣許公□□□讓天下抱樸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山□□屏淨虛□□行來宇斯域愧無惠化穀產之政裳裳治所樂慕榮名登箕逍遙來過潁庭近於時寇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堂堂我君鑒象開度遊德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輿爰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能升天路

初長方國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聞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兩階銅人訓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宜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慝豈在大纖介是與

揚荊州誄并敘○揚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謚戴爲岳妻父以下四篇並文選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揚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

侯立家邈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尙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维彰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没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没名垂先哲所題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廸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擁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蹇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

無競惟時孝實烝烝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蒐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阜呂稱侔于張敀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強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兹顯秩青社白茅赤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宫茍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

班命彌崇茫茫海岱出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塲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荆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内侮僞師畏逼將乘雙艘席卷南極纖塞稽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堂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祈祈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既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佐君臨終不忘忠敬

寢伏床蓐念在朝廷朝達其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賻兼秩誄德策勳考終定謚彝辟動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亾不臨舉聲増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并敘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荆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

以俟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
草隸之藝于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群言而執式模
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
余甚奇之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子之伉儷爲
往歲卒於德宮見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
此亦欽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
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
無祿蚤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

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
邦家之輝子之遊閑曾未亂髮如彼危根當此衝飈
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
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儉撰錄先訓俾無隕墜
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
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
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
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
嗷嗷同生悽悽諸舅吝爾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

將剖於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哉痛哉奈何
禰宮之中同穴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
曾未及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
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
紙勞於手涕霑於襟龜筮既襲延隧既開痛矣楊子
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
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
榮木實摧嗚呼哀哉集一作世

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接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
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遷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
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
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於漢
遇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兗及荊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
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
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内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
寵子惟良既殷嘗是尉妙簡邦良用取咬舌捐爾南陽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辭昧延喜余亦假息
無事明時晤昔之游二紀于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
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
長沙投賈鯀綱周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

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伸
雖不爾以循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
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未命望列顯加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人降之吉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服殯不備器誰能拔俗
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滌暢
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
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
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舊館
撫孤相泣前思未彌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
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并序　馬敦 ○汧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
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彌而編戶
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
驟失小利俘百姓流亡顛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
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

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
望於境秦隴之僭巢吏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
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
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
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
梁棟而用之罕以鐵鑕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礨陳
焦之麥秸楹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
傷起攙焉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闞地而攻子命穴
浚塹寘壺鍤甄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積火熏之
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

蔚有之積文契具於幕府聖朝嘉咨進以劉秩宗以
憧發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
吏兵以檟楚之辭進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
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
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諸書遠許而子固已下獄發
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
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
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
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

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
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讐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
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兵之戰縣賁父御魯
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
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
手劒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
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
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
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
于以聊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婁婁羣狄
豺虎競逐聳吏恣睢潛尉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
聲勢沸騰種落熾燃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
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
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
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
蠢蠢犬羊阻眾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櫪櫪窮城
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

偵以瓶壺刷以長斬鍤未見鋒火以起燧蕉尸滿窟
掊穴以歛木石屢竭其稈空虛瞯然馬生傲若有餘
習眾爲礮柿松爲芻守不乏械櫪有鳴駒哀哀建威
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
以生易死嘉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
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謨彌長成使有勇致命知方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
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葢鮮
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猶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
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芒從亡勞犄角小利苟莫關懷于何不至慨慨烏生
硜硜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平出奇
破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
如何吝嫉摇之筆端傾倉可貸粥云私粟秋隸可須
況曰家僕剔子雙齔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
凡爾同盟心爲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
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尉寃魂嗚呼哀哉

世祖武皇帝誄

粤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

蒞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
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
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繇
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
玄妙蒞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
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
以禮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
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師奉辭
奮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
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

晉闕邪界發流傷納百越表閩旌善德音爰發虞人
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襲獸戒其冒於我大行縱心
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
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
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
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
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
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
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巖
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棲

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
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
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捐太極寧神峻陽羣后
擗踴長訣輕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
大小四海僕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鑣軫
解駕白虎嗣旆龍輴即定玄闕載徜如天斯崩如地
斯傾哀哀庶寮執執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
不返我獨旋軫

南陽長公主誄 并敘

昔唐女嬪媯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

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王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旐式章徽音

主之誕育既篤淇胄德之休明亦因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內則靡愆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於荀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傍接支嬪內諧閨閫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

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赴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輀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嗷嗷遺嗣煢煢孤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皇女誄

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修曜蛾眉連娟清顱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亹亹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於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颻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太宰魯武公誄 賈充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拚討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斃吳公子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歷不及舉秦涼獲乂西戎即敘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山其頹寢疾不興遐邇愓仰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於乎公膺率土含酸翹喪望諸列國同傷

秦亾蹇叔舂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又晉書載賈充誄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財貴而食貧

宜城宣君誄

行成于己名生于人考終定謚實曰宣君祝宗莅事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輅依容輼車升櫬

庾尚書誄

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曀曀虛坐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景獻皇后哀策文

於穆先后儷皇協道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儉禮峻

任姒隆周后亦母晉終温且惠其儀淑愼旣愼其儀
克明禮教撫翼齊蕃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
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爾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
景命弗俟心之云痛痛貫窮昊襲龜筮之良辰啓幽
房之潛遂整武駕之隆牡結龍輴之縞駟望旂常而
崩摧披轀輬以增欷口鳴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
邈兩絶於宮闈長無覿於彷彿

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絶緒兮莫承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
兮將升嫂姪兮章偟慈姑兮垂矜聞雞鳴兮戒朝咸

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
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
兮不返盡余哀兮祖之辰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
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
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彷彿徒髣髴兮在
慮靡耳目兮一處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
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
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
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
覽餘蹟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
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旣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
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
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
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旣遇目兮無兆曾寤
寐兮弗夢旣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巳矣
此盖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蚤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
同集蓼荼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
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丕自垂髪越於成人濬哲聰朗
純粹溫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
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
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寃痛毒撫心恩咎
哀爾薄祜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絶緒喪庭寥廓
廬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窈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
于以祔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神其寧處

哭弟文

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
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傷弱子辭并敘

子之長安灾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羸博之哀
乃傷之曰
柰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
木森森伊遂世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含吾家之不
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
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髣髴凝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
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
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
遺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陽城劉氏妹哀辭

烏鳴於栢烏號於荊徘徊躑躅立闕其聲相彼羽族
矧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善發奇稚齒
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脩和伊予輕弱
弗克負荷祿微于朝貯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
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
蒸蒸聖慈震動擗摽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恭思
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悲邢生辭

周文公之苗裔子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淳譽
著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闊以擢秀茂寶方矢
而休明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弃者盈
庭停于卓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輀容而想像曾
無覿乎餘輝送于兮境上垂永訣兮路歧 別兮長
絕盡哀兮告離

京陵公女王氏哀辭

猗歟公子參女惟王生自洪胄禀茲義方盻倩粲麗
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
彼蒼者天胡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
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
稚孱婉子奄離頓復哀無廢心涕不輟日于以殂之
于彼閈庭于以送之陵崗崔嵬僕馬迴旝旗繞旋飛
夕陽失暎晴烏忽歸皎皎霄月載盈載微寘寘公子
一往不追長夜無日孤魂曷依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并敘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衰而殞余聞而

悲之遂為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淳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巧笑美目顔耀榮茗華茂時莉如金之精如蘭之馨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孤微命弗振俯覽衾襚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顔寢席伏枕摧心割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隴徙倚墳壟

司空鄭袤碑

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績成於臺省淸風暢於所蒞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以挹酌淇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允恭克讓宣哲淸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稪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拆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淸風顯烈沒而不朽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君誕保靈和纘期載德宣哲淸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縣府實充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擁遏道窮困乃慨然起慮殿其衆而返雖為法受黜勳雖未崇而天下伏其勇臣主思其忠

弔孟嘗君文

人罔貴賤士無眞僞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據秦機入專齊政右盼而龐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

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為諸婦祭庾新婦文

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敘啓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儀執箕箒借奉夕朝髣髴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秋興賦敘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

躍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諮詢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閑居賦敘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嘆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

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微力今儁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

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之賦以詠事遂情焉

懷舊賦敘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於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於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

寡婦賦敘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敘其孤寡之心焉

射雉賦敘

余徙家於琅琊其俗實善射雉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敘

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士或敘而賦之

橘賦敘

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聊爲賦云爾

上關中詩表

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按漢紀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爲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罔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隷屬爲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訛謬故引證

喻以懲不恪

潘尼字正叔岳從子俱以文章見知歷中書令遷太常卿

安身論尼性靜退勸學著述著安身論以明所守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

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搆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

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𠴲毀譽縱横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愼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

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

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亾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

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壒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藝一作美）

釋奠頌（拜太子舍人上頌）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天縱

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
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師禮也越二十四
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於太學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
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於西
序顏回侍於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縉
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
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
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
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敎克崇穆穆焉

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
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
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
至於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
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闛閣般辟俛仰可以
澂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
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
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
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
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於九有之

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
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淺清徽歆沐
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
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晉承天
造我晉幾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
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夏穢蕩定荒阻道濟羣生
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
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
敦閱古訓遵道讓德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

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
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
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
引其四懸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
亞登顏生好學無違自皇儲后體坤合幾兆吉先見
知來洞徹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麟萃髦士盈朝
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
四門洞開咸韶英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
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餚惟馨舞以六代
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

學猶蒔苗化若偃草搏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刈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黄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與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蹈風雲鸞龍是厠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後園頌

苾苾在昔悠悠結繩大樸未散玄化淳凝羲皇纘踵

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儀鳳鳴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顔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

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沖

乘輿箴 尼轉著作郎爲乘輿箴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奢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

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一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聞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足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尤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

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啟建兩儀既分彝倫永敘萬邦已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僞焉孰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乘匪哲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豈

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旋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王杯厥餚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不暇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軌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

敎之斯莊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𤕤𤕤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敘放桀惟湯戡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不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此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桀何人主位極則侈

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凶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彌斯患若九德咸受僞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並晉書○後闕爲藝文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禀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發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値天下多虞疆埸未靜以君

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賊可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于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

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不惠奄世潛靈

朝菌賦敘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爲舜華宣尼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

鼈賦敘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 並藝文類聚

答傅咸詩敘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爲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親作詩以規焉

贈李二郎詩序 太平御覽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郁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俟遠至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書

判從長塗暮栖所集歸雲乘幰浮棲風寄帷入 並太平御覽

箴

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日月

麗焉在地則水火存又北堂書鈔載侍中銘雅論弘博逈蔡波瀾

晉文紀卷第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十五

陸機

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領父抗兵爲牙門將吳人歸晉歷平原内史爲成都王穎北大都督軍敗以宦人孟玖等讒害之

薦賀循郭訥疏

晉書循爲武康令有惠政久不進敘著作郎陸機薦循及訥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晉書○恪居晉書作居在恨恨作悵悵然

與趙王倫薦戴淵疏

淵字若思廣陵人少遊俠遇機赴洛船裝掠之指麾

同族皆得其宜識知非常人蓋靜于衡才器
如此乃復作刼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以處之
機與定交焉舉孝廉入洛機將爲倫參
軍薦于倫辟除沁水令不就後任驃騎將軍
爲王敦所害

登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
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匿之才
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
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
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
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
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
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晉書

同前 晉書

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
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
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
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
則庸識所甄也

薦張暢表

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史丞暢
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番有名譽其年時蒞
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未齒而佐下藩遂踣碎溺於
暢名實損愚以爲宜解果試以近縣 北堂書抄

惠帝詔報

暢既爲是人所稱便差代之

謝平原內史表 趙王倫輔政引機爲相國參軍 倫將篡以爲中書郎及倫誅齊 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其 事收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免因 穎表爲平原內史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
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
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

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
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
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
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
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
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
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
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
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
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

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擯
謹錮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
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
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
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
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
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
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
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

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
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
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
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引擧汜[illegible]計表云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惠近遇不復己乃作發內外妹喪出就第哭泣受弔片言隻字不關其間）

詣吳王晏表

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
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太平御覽）

〇書鈔載詣吳王表相國參軍事取為郎臣實以為
陽見取王隱晉書載與吳王表辭文今草見在中
華一字一號
自可分別

至洛與成都王穎牋（大安初穎起兵討長沙王乂以機為[illegible]將軍[illegible]督率[illegible]諸軍[illegible]戰於鹿苑機軍大敗[illegible]請循之吏其一[illegible]）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
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
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
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駑闇文武寡施猥蒙橫授
委在外閫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〇（[illegible]羊玄之[illegible]）

（[illegible]）

與長沙夫人書

士璜亡恨一孺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illegible]）

與弟雲書（[illegible]）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世說）
〇晉陽秋云吳人以中州人為傖〇傖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又

天淵池南𣅄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横成行一果之間輙作一堂又云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嗟

又

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此條又類聚引齊民要術載陸機與弟雲書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

又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眞怪物也右並太平御覽又云鍾繇東作百丈前寶室○水經注又云門有一銅龜背上有天言各題大夏門也

演連珠五十首載文選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建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施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眂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悦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悦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
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
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
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士衛主脩身則足是以
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
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
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
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
是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
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
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
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
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
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
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

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
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
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
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
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
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

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戚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蒙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匹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弦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

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

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七徵

玄虛子耽性沖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后之失寶傷鴻哲之後闢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爾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

紛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合滋發馨素穀玉鉉灼若皓雪之頹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緗膚素蟣蹢而濺濟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黎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居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綴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蒲蒙乎雲表騰藻陰之奕奕珍觀清樹岳立連行宜陛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閣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

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箎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龍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鵠立激長歌而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寫乃覩蛾眉之群麗容既都而又閒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聃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洙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窈窕爲戚濮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嬪豔女苑羣攜俊穆藻儀於今表茂當年之柔嫚豔妍規之約綽體

每變而增開秀紅粧其愉愉若餘韻之可飡若夫靈
替潛祖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宜誠流徽睇
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納
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
因妥以效績翊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
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時齊清風乎諸侯言成
否泰氣作溫涼彌侵略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
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
扇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
還淳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氣感而表應

真符繁而畢覩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應天
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實術務
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司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
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
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緇自逸於井幹懸河盜
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敬祗謹聞命於王孫 書鈔載七徵云旨甘綴以見飢芬馨發而協氣又七羨云澗陰有對其色淫寺秋習春醞酉惟九成又七導云擗紫閣之神機密必中而後射長角上留武上斯布

豪士賦敘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以悛

○序載文選晉書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
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
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
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
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
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
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
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
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

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
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
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
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
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
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
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
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
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

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

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昧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銜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風五臣作鏡何者晉書作何故勢作世寤五臣作寤

文賦序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

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遂志賦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馮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

合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懷土賦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思歸賦序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愍思賦序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登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歲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應嘉賦序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歎逝賦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亾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

大暮賦序

夫生死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桑賦序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三代年漸三紀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增尋扶疎豐衍抑有瑰異焉三代一作二代

鞠歌行序

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託意焉

答賈謐詩序

余昔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贈弟士龍詩序

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會逼王命墨絰即戎時並縈髮悼心告別漸歷八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彫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四時迫當祖載二昆不容逍遙銜痛東徂遺情西慕故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

辨亾論上篇 機年二十吳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乃論孫氏權所以得皓所以亾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亾論二篇○載文選晉書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見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盖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

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

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犇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篇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

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

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
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
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
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
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
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
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
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
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
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

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
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
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
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
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
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
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
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
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
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
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
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
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
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
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
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
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

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
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
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
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
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
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
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
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
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

雖無愍周之感矣烽一作鋒莞作莧志作[illegible]雉作䧶〇弘作深敎作致謨作謀兵練作民練䩾作㥽

五等諸侯論機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〇載文選晉書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成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

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敝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顚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
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
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
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
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
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
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是蓋過正之啚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
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
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曉然復襲亾秦之軌矣是以五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
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
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
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
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征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
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
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
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
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亾夫

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
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
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
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民
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
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
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
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
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
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
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
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
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
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
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
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

若兩君失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於漢之興殆可以一言蔽矣營台晉書作經野先王作王者贖作寶在作存同憂作同愛世及作傳世體信作聘信歷作原經國作萬國弊作亾邦作國獄作殺夜作民慕治在作政妙治作興化以治待亂作以安待危民並作人一作忠作衆○宣王五臣作罵官萌作氓

漢高祖功臣頌 選載文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沉跡中鄉飛名帝籙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輿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抜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蹟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沉伐謀先兆擊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于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是擢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觀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堅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

彭越覩時發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
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
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
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
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媿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
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
我圖爾才越遷晉陽虛縮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
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亾吳芮之王祚由梅鋗

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
殷薦其勛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濆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
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慎發於辭
主亾與亾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
惟帝攸歎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
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
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

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攜武庸城六師寔因
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蹟荷策來附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潁陰銳敏
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
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
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
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
據險三塗轥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
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
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蹟
察侔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
維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沛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
元功響效邈哉維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
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
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蹟雙升

帝咨爾躬曆數是膺天地鉅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思侯公伏獻皇媼來歸是謂中國寵命有輝
覆露厥後[illegible]淵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
崇山惟嶽裔漢錯音袞能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
劒宣其利鑒燭其明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
千載是仰 意一作聲千足作以足哭作送烈作列惟德作推德輝作耀守作官像作觀天地作
天祿

晉書限斷議

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

追王之義 初學記

大田議

豈關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爲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網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容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尊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牆隔之矜巳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談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青有造

王子喬贊 藝□毛詩古音致載管叔鮮贊公旦居監叛亡或放或殊并獮武庚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敬靈伊何克聖克仁

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玫祥鬼神誕自幼沖叡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蹟伏宗班瑞舊圻上玄匪惠丕零聖暉神爐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霄載紫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爍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軫闢闔永背承明綽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卽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亂茂德克廣

仁姿朗儁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纍離咎艱
曾是遺愍匪降自天肇傾遐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
況靈既徂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反
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弱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
追慕徽塵與言斷絶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
寔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冑奇穎發翹清藻在秀
岐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
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
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

昊蒼垂祐篤鍾厥嗣那玉銜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
虔羅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遊師盛道何年之妙
而察之蠶曠言必復承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
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
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臣明聖
惜惜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
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
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
太子之歿傷無昵親踞蹐嚴宮絶命禁闈幽柩偏寄
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

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
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遺
援於叱補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秩
緒建貌孤於時暉服榮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
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廻
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窮歎念我愍懷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
誰於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朦及朗
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髫並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跡

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
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逝矣先暮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根條伊何苗黃裔舜長發有祥貽我作亂劉王負險
寇我西鄰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降文
元玉隕雉鯨鯢隕鱗戎漢時殪方域清塵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
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
蹶蹜曲躬吐食握沐爰及鰥寡賑此惸獨孚厥惠和

騰騤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
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主冠及斧龍旂飛藻
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異行徹人玩其華鮮識其實
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
美與言溢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猗猗嘉頴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
四序競征凊商激宇蟋蟀吟樞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睎陽不遂其茂曄曄芳華彫芳落秀遵堂涉宇

髣髴與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弔魏武帝文 并序○載文選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
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
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
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
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廻天倒
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
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匣之木光于四
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
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
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
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
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
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
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
餘而得乎亾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

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
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
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
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
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
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亾者可以
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
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
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
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

是逐悽愴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値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絶紀紐大音之解徽擣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菑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容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亾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

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思而後賢諒知道之巳劼竭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巳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鼎按元康七年周處戰歿陸機撰下太安二年見殺明年永興元年正月改永安七月又改建武今處碑乃云建武元年追贈太興二

年葬則距陸機亾年餘矣而太興爲東晉元帝年號相距猶遠其文當非機作也陳集王藝之字見在宜興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冑夐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入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數大護之音聲無徵而必顯山高海濶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登亾吳初名諸議參軍吳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持節校尉

拜裨將軍三郡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簪紱揚名臺閣摽著風化之美奏課爲能亭亭孤美灼灼橫勁狗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登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疇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讓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斥熙庶績朝廷謐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傷昂藏寮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劉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梓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釃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亾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亾於後亾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慚仕晉稍遷總統初入

拜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敎以敎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以就徵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騫陝

北臨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度虎猗嫁十部之耆舊
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廻輪出於新年士女揮淚襟
帷望於廣漢雞犬靡喧振玆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遥
仰部從迎欽是時氐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
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
辭西討忠槩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
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
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絶矢盡番系不救左右勸退賞
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
身徇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徐縈

帶之勢丞擬連蹤莫不摽山鑿磴積貨求歸戎士折
其封疆夷人饑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虜於雷實奔
水方生揮鋒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
康九年同灰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
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
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
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
頃銘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
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
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峩北聯蛟川

滄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並皆
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桀淚先枯庭際之禽
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
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蚤馳問望晚懷耿節
頗尙豪雄昇名楚闕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
封豕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既折江淮並沂
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
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邊掩芳猷潛光陽旬返旆吳丘
舊闕雖入鄉路寞浮鐫茲幽石萬代千秋

陸遜碑銘敘

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
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吳志注

要覽三卷自序

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
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
異

顧譚傳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
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

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府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吳志注

晉文紀卷第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十六

陸雲字士龍機弟歷清河內史爲成都王大都督前鋒將軍討張昌機敗幷收雲害之

逸民賦序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圮於宇宙而心恬於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乃爲賦云

歲暮賦序

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姊仍見背棄銜痛萬里哀思傷毒而日月逝速歲聿云暮感萬物之既改瞻天地而傷懷乃作賦以言情焉

愁霖賦序

永寧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

喜霽賦序

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
廁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

登臺賦序

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
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廼作賦云

南征賦序

太安二年秋八月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遝
逼梁與天子蒙塵於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羣后
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
之內朔漠之表蒸徒贏糧而請奮胡馬擬塞而思征
之役

四方之會衆以云集鞶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以來
未之有也遂寧于京軍次於朝歌欲講武治戎以觀兵于
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
揚匡霸之勳云爾

寒蟬賦序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
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
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
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參之
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

負材所歎余昔僑處切有感焉興賦云爾（按御覽作[illegible]含只作享）
（加以作頭有節作常參之作則其操負材作貧士）

有皇詩序

有皇美祈陽也祈陽秉文之士駿發其聲故能明照
有吳入顯乎晉國人美之故作是詩焉

思文詩序

思文美祈陽也祁陽能明其德刑于寡妻以至于家
邦無思不服亦賴賢妃貞女以成其內教故作是詩

谷風詩序

谷風懷思也君子在野愛而不見故作是詩言其懷
之已

思之也

鳴鶴詩序

鳴鶴美君子也太平之世君子猶有遐而窮居者樂
天知命無憂無欲碩人之考槃傷有德之遺世故作
是詩也

南衡詩序

南衡美君子也言君子遯世不悶以德存身作者思
其以德來仕又願言就之宿感白駒之義而作是詩
焉

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詩序

奚世都爲汲郡太守客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
遠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此離析有感聖皇既蒙引見
又宴于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詠魚藻之凱歌而作是
詩

九愍序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
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廁作者之末而述
九愍 本集

逸民箴 并序

余昔爲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俊才也作
之也

四

反逸民[illegible]
寶[illegible]可觀也矣名者實之賓[illegible]
有必顯之宏滋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爲逸[illegible]
箴以戒反正焉

浩浩大素制爲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illegible]野有逸民
各有攸居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達觀貴不
假爵教不示勸號謚莫設而生黎淳其降迄中古黄
象可觀而盾文有煥乃彫乃藻大樸既散樸之既散
萬百熙心形爲寵放神爲利淫有勉者卑命彼在林
是故懷玉喪寶而被褐解襟估亡智生與世或競匪

[illegible]匪心伊鏡芒芒禹迹鞠爲塗徑惟是每懷偏
彼反正正反於寵既尸千祿相協厥居而豐其屋祿
之既尸刑爲爾司室之既豐喪家于宮故非據之菑
戒之在凶人皆知存之爲存而莫知得之爲喪榮猶
振頽隊若頹荒咎自專寵禍在循牆是故保其安者
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爾榮身寵親名無詬爾
崇神期好沖戒彼覆餗昔此棟隆慎微如顯乃保身
以終自古在昔逸民可作相彼宇宙方之委蛇夫豈
無不休而好是沖漠是故名利之菑至人攸恪謂予
未信無寧監于桑扈天刑既畏神道無親善在求已
之也

五

履正[illegible]
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登遐頌 并序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
言千歲不死之壽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
者既集而登遐未有焉莊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
妄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顧可以言
寄之遂爲頌云爾

郊閭人　王子喬　玄洛　孔仲尼
九疑仙人　大勝山上女　李少君　梅福

張招　左元放　劉根　黄化巖
張良房　何女子　焦生　鮮卑務塵
韓衆　夷門子　林陽子　任作子
鬼谷子
淵哉郊門恨[illegible]茲伯陽[illegible]道[illegible]遂周
鶴子入秦遺物執一妙[illegible]頤神思我玄流浩若無津
王[illegible]道[illegible]景[illegible]彼有傳
與爾[illegible]飛承[illegible]紫[illegible]
玄洛妙識飢餌[illegible]陽無景逍遥北嶽
凌霄引領揮霍[illegible]
文巳　[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登[illegible]
[illegible]步貽[illegible]
大賢之[illegible]降宮[illegible]和納符帝[illegible]揮[illegible]
絕音[illegible]石在彼峻極
少君[illegible]祠怡爾豐[illegible]漢仰[illegible]式[illegible]安期
巨袁爲餐神光攸往後來其嘆
任漢之衰頹火炎精梅公指[illegible]有[illegible]遊形逝彼文醉
背此洞庭神輝絕[illegible]外北[illegible]

張招淡精妙思玄芒則是神物錯綜微章乃幽乃顯
若存若亡因形則變倏忽無方
生在淸純放情玄昧在物沮沉沂[illegible]攸逐淸酒一壺
自別其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萃載見君子于言觀其蔚
劉根發[illegible]遺世[illegible]相形委服容口[illegible]彼呼翁
爲爾朝餐[illegible]絕巖穴光茂[illegible]端
伯陽[illegible]道[illegible]北[illegible]中[illegible]形[illegible]參[illegible]星凌霄
宋光乘陰雲精冗[illegible]
長房有懷承[illegible]心玄浩將[illegible]
祚爾難老嘉命既錫[illegible]
文巳　[illegible]卷十六
逝矣何女芳靈既影安[illegible]
大[illegible]玉趾[illegible]
[illegible]居在[illegible]
淑思玄府在彼黄堂明[illegible]
北狄務塵在彼沙漠含神自隱[illegible]居有[illegible]自彼上庭
韋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閣
衛矣終化靈毛揚葩愼爾貞心神融來[illegible]門
體道含眞養如靈卉凌雲頤神
林陽餌車明視聰耳壯子既餐步躋千里任化亂入
輕雲揮止移形音變載坐載起

悠悠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
在彼二子芬響蘭擇有來盈耳

盛德頌 并序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爲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恨
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爲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費土臣[illegible]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
實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緒哲爲三代之高
蹤膺有聖之玄景[illegible]民不上略秦政肆虐漸瘽生
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將籙命鑒民顧天思文叡
聖以宅神器六合歸仁八荒　錯企皇居於阿房掎

逸虜於野[illegible]天人匪[illegible]漢于
泰宗是以先詔五緯尊太家[illegible]號底命于六野九
垓謳謳授命之符[illegible]天清建皇之靈陛下蟠蟠泗水龍
躍[illegible]亭慶雲徘徊紫震熠爍皇威聲於斷蛇神武基
於豐沛掩四紘以蓋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
堂海納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餐
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illegible]俯躍魚
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翠岑廣川而鱗
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
在衡奔驥服輅艮平鳳栖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
奔識稽闕乎內咸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
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直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逋虜
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滌天灑狂塵以肅地響

於川與嵊峻埒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
人允嘉民神協愛曆數在躬有命將集於陛下猶復
允執謙讓成功靡有[illegible]天歸德至后固請然後謁天
皇於圓丘巡萬乘於帝室雖暴秦之亂臣妾蒙
有道之惠戎羌蠻夷之虜[illegible]之區莫非帝臣
巍巍蕩蕩蓋天臨地[illegible]以參有皇之美未有若
聖功之茂盛者也臣[illegible]死罪死罪臣以鄙

[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與行過彼此路經泗水伏見[illegible]功竊
承陛下扶桑始照天驛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
郎命舟人獨檝水泚瞻仰山川舊物不皆水惟聖耀
固識所憑遠眺邈企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
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
之鑿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
之關提鉞項籍之頸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
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實銜罔極
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

光王精淪輝太一或冀神與降觀海術五服時邁玉
[illegible]廷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洸惚殷情振
[illegible]所如不勝延頸翹微結心閶闔之情謹往水
濱[illegible]陳[illegible]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稽首以聞

臣[illegible]臣聞[illegible]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盛
德之容是以歌[illegible]則重華之道[illegible]其操則文
王之容可觀[illegible]化比隆[illegible]代元勛茂
功超蹤在昔故[illegible]依詠舍石之所揄揚者也
臣謹上盛德頌一篇[illegible]不足以仰度天高俯測地厚

[illegible]

上
於[illegible]暮[illegible]臣[illegible]
火[illegible]光發絃聖緒[illegible]
則天[illegible]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同
矩[illegible]河拓[illegible]殷[illegible]龍[illegible]虎[illegible]
有秦不競罔[illegible]予師思度神[illegible]上帝曰咨
天[illegible]有[illegible]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illegible]帝祉
[illegible]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illegible]
神母發止思文聖王克廣克遐[illegible]德潤[illegible]

發祀天人天人攸嘉爰[illegible]徒所和既和既和既順
乃矢德音[illegible]之旅其[illegible]如林朱旗虹超[illegible]電[illegible]
推師[illegible]撫劍高吟元戎薄代時[illegible]不[illegible]凌波川瀆
肆野[illegible]陸沉咸陽克殄既係秦[illegible]我阿房乃清帝宇
穆穆聖皇天寶攸定有[illegible]畔[illegible]不式王命[illegible]王命既懲
赫我西土於鑠王師[illegible]匪怨爰[illegible]卷三夏
嘽嘽戎軒[illegible]乘馬[illegible]伐強楚至于垓下天[illegible]
綏[illegible]區夏既[illegible]宇宙蒙[illegible]神器
有[illegible]是臨天[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下[illegible]明明天子
有穆其容至止[illegible]號紫宮

[illegible]

於[illegible]以[illegible]
大平[illegible]功超[illegible]
命[illegible]勞河[illegible]彰[illegible]文[illegible]有[illegible]
曠[illegible]不[illegible]聖功克[illegible]允[illegible]孔[illegible]武臣外[illegible]
濟[illegible]域沾被戎[illegible]光太素萬載不刊

穆考頌 並序

蓋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有[illegible]根之遺芳用能枝搆
千條[illegible]萬葉繁衍固於三代[illegible]存乎百世豈非
[illegible]慶之積[illegible]明之殿[illegible]在[illegible]之後
將有于姜而貞[illegible]鳴鳳之兆[illegible]觀國之[illegible]故

啓光宇營丘奄有東海支庶蕃廡而胤祚昌大炎漢
二多難子孫蕩析逐于南土烈祖丞相鄧侯顯考大
司馬武侯明德叡哲 雄特秀出上天所以纘續前
期惠成顧 者也是以有吳實興而鄧侯龍見遂風
騰海𡼏電斷荆楚遐邇剸勝底定經略文德光宣武
功四克乃作台衡以舒天王政天閎與先代比隆義
問與前修授轡[illegible]弼[illegible]汪汪洋浩蕩不世出者哉武侯
以光邁之度發重穎之質 宣朗之明[illegible]曜之景
故寅亮極極則萬物[illegible]紀綱[illegible]布邦而寧內恪居及
至中葉亂自虎臣綏援之[illegible]集而大難時弭德濟封域

之內威揚函夏之表遂仍推作宰統理[illegible]
社稷不改帶元勳揚於光國洪烈著於隆家考德計
功比之前代未有茂於此者也是以小子敢纂徽猷
欽述芳烈雖不足以當采弦之一唱發清廟之三歎
蓋爾臣子之遺恩罔極之所處也乃作頌曰
悠悠聖緒上帝是臨世篤其猷於顯我[illegible]神風往播
福祿來尋靈根既茂萬葉重[illegible]繁盛海嶋[illegible]漢淆
既曰寧止芳祐允淑乃步[illegible]浮降神有陸赫矣二公
應期誕育明明鄧侯允哲允叡心昭德淑問宣猷
如日之升如川之至炎精既頹黃暉煥光宅海邦
大造江漢王于出征二公斯難長驅致届九有有判
咸黜凶醜區域寧晏天祿未終大命有集卜食東夏
元龜既襲率來卯宮作蕃舊邑公徒斯振帝旅凱入
於變時雍神道經始肅肅九命永言徽止公拜稽首
對揚天子猗歟盛歟鄧侯有作我考寔成爰究爰度
遂除幸軌帝載式廓昭明有家祖勗奕奕中葉虎臣
稱亂西秦寔旆宣揮伐鼓霆震奮朝衰衆征不浹辰
遐風遠掃萬里無塵有旋斯祐念功在茲褒表之宜
遂作上司台光增朗方險載夷穆矣肅章有吳之旗
我祖我考受言藏之暐暐華常再命同服駟騑四牡

二祖方載分珪比瑞天秩[illegible]
昔在二伊于殷有聲在漢之顯[illegible]
鞠負大亨邈彼披陽遐蹤同衡[illegible]
洋洋玄化功濟其民風馳海表光被[illegible]二后[illegible]
世有哲人肅雍嗣響萬載是敘

張二侯頌并序

張氏之先蓋少昊氏之苗裔也其在春秋晉傳有係
而張老廷贊實有漢文成佐命初基司空揚聲於
末葉流[illegible]世不乏侯輔吳將軍文侯遭季末之
投遐避難于東有吳之興寔為謀主桓王即世授建

士祖知命審於將崩先識鏡於未兆遂作上將輔成
王業立朝無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顏之亮因所謂蹇
蹇王臣古之遺直者也奮威將軍定侯明德光遠軌
量弘濟文敏足以肇國威略足以振衆重規纍體而
大業聿崇故休祚頻繁寵靈仍世天秩之體彌彰而
毀盈之心滋沖用能保寵固世考終碩問蓋竹帛之
所光宜詠歌之所揄揚也乃作頌曰
烈文遠祖肇自上皇金天淳曜遂濟窮桑眞人有作
飛龍在天酉侯載見階雲自淵郎謀神造啟運玅玄
有漢再命度邑于東其在中葉誕育司空邈矣唐陵

有恭斯肅寧行盈止世篤天祿薦之聽思俾我祖徽
繁邈芳祚底之淇族洪族既昌爰思晉徽於穆二侯
仍世雙飛堂堂輔吳抑抑奮威如龍之躍如鳳之翔
灑言戾止在彼紫微金卯紛若四海畔渙文侯乃錫
玅世遠觀逝彼塗方度茲江漢鳴飛遵海聿來有亂
遺家不造殲我明聖桓后肇揚侯承末命皇大丕哉
大保未定匪侯卹度宗緒靖正帝整我旅外薄四荒
命作惟師時惟鷹揚遂登上將亮彼大皇底邑胙土
命珪有璋蹇蹇我侯明發宿夜襲彼遺直與言有慕
聿懷來忠王室之故旂徽定侯祇服淸耀奕奕頂範

玉潤淑貌淵識往藏朗思來照曾是從容再逝被荷
唐勳開國明道隆家有苾其芬淑問得和有蔚其文
如林之華皇矣帝祚受言既榮　女有行作合儲宮
條延紫極顯衍紀壽壼定徽在盈思沖祗寵戒溢
永懷慎終重光遐曜播我芳風

榮啟期讚　并序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世道頹陵遲
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沂懷玄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
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
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

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尊吾
又得爲男是二樂也或皆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
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
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言爲之三日悲常被裘帶
索行吟於路曰吾若爽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
一丘滅景滌巖居思樂之休利涉忘憂之源以卒
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纍陳不足以
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志凝北溟之津豈非天眞至
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讚其辭
曰

若[illegible]道天啓徳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遁矣先生
[illegible]之[illegible]門收察戢踪在陰俟世求已遺物自欽
[illegible]和紀[illegible]徒在[illegible]遺[illegible]其
[illegible]之[illegible]高[illegible]有[illegible]止水[illegible]信[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先生既[illegible]斯和[illegible]作胖
[illegible]此三[illegible]遺彼世率[illegible]彼路行以遊
[illegible]聚不尼亂世受言一丘[illegible]茲當道
聊以忘憂

吳故丞相陸公誄

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

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illegible]遂紹哀命
昊天聖王作矣匡有哲臣觀龍在吳乃降斯[illegible]
我后[illegible]運[illegible]秀[illegible]遠[illegible]
正宗[illegible]旗[illegible]阻[illegible]威[illegible]役[illegible]公[illegible]臨
遠猷[illegible]地九[illegible]浮爽奮[illegible]成生民如何[illegible]人
[illegible]在人遠音[illegible]敗[illegible]乃作
誄曰
清[illegible]我祖時文暖德玄粹[illegible]本承慶燿
發[illegible]根申錫多[illegible]根茂植
根條伊何苗[illegible]發[illegible]我[illegible]神明之緒

[illegible]和[illegible]世不[illegible]何[illegible]
於公初[illegible]天[illegible]公[illegible]哉
[illegible]度[illegible]役[illegible]允迪六眞
允[illegible]仁義夷清昧[illegible]識
允[illegible]樸幽淳镇[illegible]凌[illegible]度
遊[illegible]進光侑既淳[illegible]乾[illegible]同包羅
古林[illegible]秀天光乃[illegible]化[illegible]探[illegible]衆妙
騁[illegible]峻[illegible]振綱宇表
發[illegible]何我[illegible]秀賜谷
沈[illegible]往[illegible]時役陽九

承乾[illegible]有[illegible]非[illegible]衍[illegible]
人[illegible]兄太[illegible]自[illegible]既[illegible]
嘉命乃宗和[illegible]寔物下邑[illegible]委[illegible]鳳[illegible]
在[illegible]于[illegible]斯[illegible]虎[illegible]精戎車[illegible]
大人釋位有命在茲帝思九師委[illegible]總[illegible]虎[illegible]
戒[illegible]既授六[illegible]有敘乃[illegible]衆乃[illegible]我旅[illegible]下山立
維旗電[illegible]汜陽仰[illegible]江滸我后曰敬上帝臨予
[illegible]風夜[illegible]經緯[illegible]海乃幹中[illegible]
人作[illegible]公侯[illegible]降在帝左右[illegible]羽消天作[illegible]西土
帝[illegible]熊虎赫赫明明[illegible]出[illegible]淵

旟旐映野鋪敦江濆仍執醜虜荆南旣集方嶮夫夷
天子命我撫之西垂公侯戾止成神緝熙度劉作虐
思輯予來妖於北廓搴偪雄旗獲彼萃釁邪祁遺黎
柔遠能邇薄言綏之方興肅清烈文偃武舍爵明堂
冊勳大府天子曰咨我國乃功錫爾青土建侯于東
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軒輅以庸旣受帝祐
公用如大四鐵孔阜元戎杳藹淑旂飛藻綬章承蓋
振我燿靈四方于邁劉土負嶮冠我西鄰公侯赫怒
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凌岡襄嶽沉維括淵
元王隕難鯨鯢墜鱗戎漢時殪方域清壓曹休東踰

我疆斯越帝簡厥佐將命其傑乃俾我公啓行營伐
江漢之滸恭授斧鉞揖帝登旅隱隱霆發桓桓神旆
虔奮魏方我公矯矯虎視元戎戡彼醜旅效此武功
武功旣彰天威薄曜靈武震華邊垂清晏振旅凱入
王假有廟假廟伊何本庸寵祚土田陪敦四牡載路
出餞於郊此惟予顧饗嘉嵩高樂和湛露改容肅至
傾蓋寵步磐帶纚紛珍裘阿那匪宇惟寧繁過帝祉
於穆驚谷敷奏多上將庸元勳相惟天子僉曰公侯
宜有爰止纚裳黼藻袞帶重紫遂虛上司命公登宰
帝曰丞相朕嘉君德以兹軒冕往踐乃職宜爾厥心

維皇協極邦國若否四方爾式公拜稽首欽翼明聖
乃御機衡仰徵七政祇恪本顯無易惟命巍巍天邑
惟清四門公侯作弼煥炳皇文重輝燭景協風煙熅
百神洪祀兆獻思淳克昭庶尹遂成帝勳時雍旣濟
王塗亨[illegible]彤我度軌物垂象後遐旋歸崇[illegible]惠仰
茂德輔[illegible]廢閭沉響洪範遠迪玄猷洞深靈澤崇藪
大嶮垂陰翰飛戀嶮深蟠泳沉澤豐泉丘潤博雲林
遭世大過彝倫靡肅靡壑公侯思惟雅俗發憤戎衣
永言禮樂彼分敦化荷戈思學體仁長物御風熙國
敍驥擢後玄耀鏡璞戒危脊梁收俊白屋五品時訓

民神攸緝我有奐文如曜如辰何以崇之匪闕伊人
我有烈武如震如霆何以將之保大豐年思弘景業
熙世登民克壯碩老秉鉞河津祉祚勿引蚤世幽神
仰慕遺輝寤辟憂殷嗚呼哀哉永惟我公克明德心
紛藹芳和被之惠林公侯沒矣孰嗣徽音名存體逝
德茂形潛民之秉思好是嘔吟嗚呼哀哉惟帝念功
寵命光大考謚典謨崇榮協泰安宮載考我公於邁
輀軒啓塗先驅鸞旆哀風結紼與道思馮益舍此休明
仰彼重窮攀慕靡及永戀光愛嗚呼哀哉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
卒嗚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乂才　九與德鍾三
懿應運纂紀翊欽闡昧特欽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
弔俾忽災降嗚呼哀哉朝唱棠棣邦喪國輝帝欽遺
烈士詠清機思經皇心痛淡民懷揮淚充邑惜痛盈
纖敢述洪迹于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濬時惟誕弘權輿有嫣爰帝曁王徽音掞響
丕旂克昌乾曜南發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
正命惟允銓衡攸序篤生常侍因天所隆祚以靈粹
聞以惠風道協體泉德與性鍾叡心遠暢淵思遐通

曉古潛覽克哲克聰兟精遐奧肆志籍章仰谷遺訓
思齊藝蹤搞光承晦敘言是綱錯綜羣藝精微毫芒
顯允問姿既明且緯敦敘汜愛經德紀義契闊邦族
是綜是緯博約以禮陳錫載施雍雍闈闥克諧由仁
率禮崇化邑養寧親九族和睦德被宗姻猗猗髦俊
邦求搢紳鑽仰明範挹道希儀惻悌弘裕惠化是振
潛機密暢靡幽不甄濯以清渡耀以明鈴旍旹板築
刊義紫辰邦無媮寧靈不牟眞沐浴玄源風移俗純
儀德鄰甸比化泗濟耀繫切輝既升未融充祚揚旌
作尹名邦密邇帝畿大東小東寔敷五教傚化以崇

徵無墜命興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穆風與[illegible]捐舊章
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紬幽陟明道暢[illegible]行[illegible]年徽
奕世納言帝衡以平本崇貴[illegible]發振
干戈未戢乃秉鉞戎役戎東邑四壯徂征威德以立
爰守余指清叙既龔帝曰欽哉時咨羣后改授顯服
屯騎是撫雍容皇甸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爽其德
虔惟常侍高明柔直綏冰察微淪心遠淵存三季
形忘于邑頻顧厄運戚難咎愿靖亨思[illegible]曹氏匪革
投弁釋紱皓恩東嶽道世無悶清源是濯發風爾馨
明徵戢鏡皇途既闢天網誕張運在九五遼命郎康

猗歟高懿遊風遠感帝降大命丘園是揚騤將天邑
舒藻侍京僉曰休哉聆德寒遠乃升常伯禰闕拾遺
振纓紫極攝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貂璫仰耀皇綸
俯耽明堂與振鳴鸞體佩琮璜居德彌沖難休匪康
既躋君衛木踣崩崩將陟太階弘載育民皇靈靡頓
大命奄臻厲凶彌亘倏忽頹淪嗚呼哀哉黃耇難遂
梁木易荒聖賢絕景希世齊光達曰徒生實維天綱
於鑠常侍本德昭仁俯鏗瑤響仰綴下振其在克壯
自塞秉屯風翔靈條龍光秘泉救道陀耀洪略陶緝
雖躋鼎運託景風雲現光既耀需齎未闡弗虞皇圖

衡陽徂遷嗚呼哀哉江河篡海丘陵絫山於惟君德
發聖廣淵登彥崇附漸化淮[illegible]以崇威以翰淵
西徂華源復潭蔡塵幽暗潛暢沛恩穎振六合六行
匪君不肅五有三無匪君不極衡准失平匪君不正
方策遐邈匪君不式君其永沒民其焉則結恩遺愛
惟哀允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魯孺慕失聲闔[illegible]號鄭
邦無竽笙實惟常侍徽懿克明恩懷士心信結民情
闔者巷泣延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酬弗[illegible]羽觴[illegible]川
[illegible]階盈庭揮袂雲騖殞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生
[illegible]惟[illegible]輝陵樂承明桑梓猶哀輦懷震丘[illegible]歸

明德遐燭處內以吉難則榮森存亡是郎爰築新邑
經始匪日會朝不虞寧觀斯室王事靡盬[illegible]經足旋
嗚呼古往[illegible]來[illegible]歲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祇
哀晉四民嗚呼哀哉將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
體魯是崇勳以[illegible]賜[illegible]以[illegible]南徂映旗輝邦
日海南陸辰次天漢[illegible]協貞[illegible]載判明器既庀
神道已[illegible]縣[illegible]天命明星有爛軒車徵動統紼回贊
永棄高廈[illegible]廬是館寧彼昏昧荒此輝榮幽房長鍵
修夜寂[illegible]翼翼輕蓋翩翩丹旐龍章舒藻旗旐有輝
輪輪轉結玄駟徘徊人誰弗思靡思匪哀援扎心楚

枝翰餘悲嗚呼哀哉

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

惟永寧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
卒嗚呼哀哉[illegible]有伐崇茲人[illegible]
稽[illegible]志玄流映光耀代[illegible]允[illegible]哀[illegible]造
物[illegible]命不均[illegible]斯美[illegible]茲遐[illegible]沖[illegible]流
遠扶[illegible]斯誄[illegible]之不泯其辭曰
於穆府君[illegible]光功[illegible]洽八荒[illegible]承[illegible]
懷化[illegible]洪[illegible]振[illegible]休[illegible]自周[illegible]遺[illegible]
允[illegible]三[illegible]服[illegible]茲徽烈不已[illegible]弘

[illegible]是紀惟[illegible]府君[illegible]秀[illegible]
[illegible]美俊[illegible]性[illegible]和孝友[illegible]慶茲君[illegible]
胤族[illegible]安仁[illegible]以沖
澹[illegible]折思惟文[illegible]心[illegible]判疑
況[illegible]分[illegible]一貫[illegible]世[illegible]而盤
[illegible]先[illegible]庭[illegible]文[illegible]文武未墜
君惟[illegible]百行[illegible]斯周[illegible]九[illegible]洪條
瓊輝四灼[illegible]國[illegible]假寐侯旦
恩[illegible]高[illegible]秋[illegible]刑[illegible]性穆
既穆其績英風[illegible]天子有命[illegible]在[illegible]

祇承皇曜神以測幽明以遠照日難識夷觀□□□
譬彼清鑒莫塵其操五紀迭御戢隆哉傾南狄頒鎮
蔭輝素霓瑋瑜遐賫投蹟上京兆萌未緝皇聖伐嗟
韋蹄猗氏接被邰瑕道之以禮育之以和齊俗拯弊
民靡不克援我翰音洋鑠諸華明明皇儲叡哲時招
奮厥河滸矯足雲霄俄軒玄闕徽音揚飈光灼東朝
髦士攸希婚茲一人示既翰飛委蛇華閣陟降太微
納言帝喉淵翰徘徊習習和風惟穆惟宣亦曰武呂
厥俗允新我后有命爰授俊臣君子云顧義在安親
杲文共武言撫衛京仰蕭慈顏俯熙典刑移彼滯汙

泮宮時營眾否斯濟飛鴻革聲奏翹晞景振鷺在庭
高旆未裔遘茲閔凶頭蘇泣血三歲以終哀聲未歇
臺命朝隆厥命伊何俾守南裔匪曰是屯託身虛樂
市卑既脂駕言將逝緋伶惟清路遵其序君之于遠
乃悵斯絕思彼眾逸言尋厥趾寔赭豐林湛有淵水
濯奇以魏拔途導軌彼湘之東地嶮俗危明德審罰
脊肉崇儀嚴不式刑仁扶物施威和威振滯破遐纖
皇道御世與民靡偏改彼惠政濟此未均思一黔首
濯溉義淵揖望皇命修翩徊翔衔彼江瀆乃眷豫章
觀風樹政德音允張洪化既播禮樂克昌開非秋頑

太淑春陽廣命俊乂惟巧與旃丘園所淳鶴鳴聲遐舒
登方伊類提髮躬勤皮戍聲教遐潤惟殷布化大揚
自北而南若澤本淵淵流長成陵播雲浸潤川漸
將配皇猶登景漢然昊天不弔乃降茲厲禍祿未融
凶終中燼寢疾弗瘳大命隕墜邦家不紀沉哀結世
嗚呼哀哉式琬遐矣君實克明懷光暢幽聯髮結清
體德與睿行居貞屈曳路機與世靡矜天命棐諶
唯仁則延任道委分亮曰斯然乾云府君不閭其言
承懷載命愛心孔艱曰兄曰弟篤愛彌結曦光繼軌
參綿混振今君何之背世遐濵同生拊膺號哀齊身

耿耿孤微遁庭易遵天何忍斯于何之臻自君初遘
既莫且榮今君反矣素旗垂銘鑾光百辟託其玄靈
民慟于顯神孤于冥物從人戚帳馬失征飄風浴響
潛魚仰驚翔鳥赴隴蔭眾羽徊鳴嗚呼哀哉瞻彼日月
歲其云夕寒暑窮化四辰交錯日考三從案饗長薄
為矣轟軒駝駕宅窆育榮孤世寧神大漠丘陵嫁檐
閟闕寥穿靡摽惟哀心摧涕激嗚呼哀哉爲予與君
恩紀之微蒙恤于齡投纓瀾猗思周窮志永兆惠輝
如何府君昭景長逝須言詠矜載傷載悲奮我經年
逝彼川路進閨何兮退遵陵墓仰瞻靈丘俯增永慕

永銘肝懷哀其易屑嗚呼哀哉

嘲褚常侍

六年正月前臨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問吳知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所與與也古之興王唯賢是與昔望漁釣而周王在焉貧賤叩角而齊王忘寐秦孫徒而靡好爵釋知禍而學乾韋蹈姜之放非無人也親罷之愛非無恨也取彼僞賤之徒參之佐臣之列故九賢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臣節以濟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褚氏大夫之常佐遠邪之賤司才則部矣官實隱矣而拔出疾萃超升階閤雖文王登師

尚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嘉虛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於是乎不能謙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謙之不存德無倚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故務飾以求役于禮敬讓以求安于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爲有餘故爵盛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教循由此作今褚侯蟬蛻秋木鵾鳴玉堂不庶幾夙夜允集衆譽而意充於一善心盈於自足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遠之無戒則惡來之亦何以爲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懼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君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幾矣聞善而 喜過又庶之懼爲服義之人拜嘉言之錫規同禹迹義均罪己君子哉若人君子斯焉取斯

牛夜女友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向乎人今子發方象於天理於圖貌以儀天該芳氣之凝素挺協氣於陰陽之度而資柔 思洞無間踊翰則韻凌洪波吐辭則方質達璞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顯秀暘徒雅浩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辭子之

服既朱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翔華纓右頹令牛朝服青軒夕駕紹蛇紫微而風行踐階塗而安步而崎嶇階坂怠智郝牧正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乎李友盛時可惜進良期於風柔競悲飄於葉落陳嘉言於洪範闕 形於宮閣使景絕而音流芬身薦而榮赫奕予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逝於樾林之薄

誄吳王晏啓 闕題下有吳王晏[illegible]文改作[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之 [illegible]郎中令晏於西湖[illegible]

○[illegible]王晏書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豈儉之制然用功甚廣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懼敢贊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流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覩詔書未嘗不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備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忻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協崇大化

道訓前聖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illegible]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開制囿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拔擢將以臣能有狂失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夙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閣本黙闕書作拱黙民改作時學）

吳王晏答陸雲令（晏字平度武帝子爲太康中封吳王洛京傾遇害）

吾以頑弱遭蒙殊寵夙夜祇懼念思先恩承風誠以自謂所得爾委曲省以撫然意既在儉約又欲遵奉法度篤志於心固自宜有定城內求不審得宅在右衛來與圈此屋恐或不可久得但近當以於國作宅不作堂使如先事法是止而已耳今時當會往相示動靜以聞

又疏

臣雲言聞一日敢以狂言以干明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讀聖旨奉用歎息臣聞有國者不患富貴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己抑情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歷

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實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而儉素自殿下崇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臣竊見有四海貴爲天子猶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誠將以必欲遺訓有國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祇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安居臣兄比下卑機時爲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遺毀割斷之論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

殿飾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聞懇言以觸犯一亦
臣總統役思與大門板之誠也至誠明令瑾言納然
嘉承至道奉以諸虔不勝下情謹疏以聞

又疏[illegible]

郎中令臣雲言昨聞開沙苑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
不宜使臣聽既復命後隆古歸淳素臣奉以欣喜而
聞所崇之制乖由崇　竊聞當復起觀六門既北前
令之旨也臣心所甚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
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若王繼
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過

文紀　晉卷十六　三十

度民欺其勞弊七議其過尤訪古未聞而又加以崇
厚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亡
焉爲其苦此又所以懔慨殷心而不敢不盡往夫之
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國
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福始況今猶崇
豐侈作爲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者
也殿下毓德運期肯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萬
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愼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孫
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
若此其泰遂傷泰民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身

損盛德之舉垂之後嗣非典邢之制一舉而失四得
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造朝野所議
而監司緘舌莫敢明言者以殿下同之將憚觸所
欽重故隱忍過之舉積說之謡耳後世直臣必將
有威明法者將足罪臣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若此物
不可終然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
物而終爲直臣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惟殿下思懇
臣之言聽命有司必省此舉　手懼浸伏用流汗

令答

中閒表作令先書閒呈啓閒數又五木林樹無他錢

文紀　晉卷十六　三十一

師亦無乃觖法令今古今無匹也聞外啓作小樓北
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爲觀故便聽之耳今行者歎
息致朝野之議耶省奏具意勅毀之

又啓 上朝會未見賓客羣臣又未嘗啓宜饗宴通客及引師友文學觀書講道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夙夜勤禮賓
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廣
而流芳圖極伏惟殿下天資聰叡應期挺秀聖敬敷
聞燿光日新即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闋哀故滋
有賓客無接覲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竊

寐永歎而私懷悚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
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覽文籍坐而
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據秀望
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
懷敢以聞

令答

多疾故乃初未與群官相見比當請師友文學內外
官屬也

又

臣安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以聞道今又大時

文紀 八 晉卷十六 三十

清遠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
之甚不厭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觀事猶復旁觀百篇
孔子假期乾年韋編三絕由是古之雖聖之弘
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劭天資秀
朗方當光贊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典仰
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
選於衆以德來牧雖豐祿崇禮已勝其人而先王之
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悚
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永播芳風敢
臣區區敢獻其言

令答

多病疾以散分自力風疾運動故未能用小
心當乞錄思全之誠願以存心

又 直當入朝 比出啓

郎中令臣安言殿下自即第日來既仍多疾故
亦恒不安和自不初見二宮已經年載前從比邁通
輒近又自表出賊至五日間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
安愚以此五日見宜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

文紀 八 晉卷十六 三十一

凡知無不爲是以臣敢表啓

令答

多不快不能朝覲思見忽耳五日當入朝也

又

郎中令臣安言伏見今書以部曲將李咸司馬
吳定給事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決咸
商等活書以下無所復問而突錢帛重責贓吏多斷
出入之用誠宜使居實當法以防核巧偽然臣愚以
聖德龍興光有大同選衆官材庶工肆業臣以虛薄
忝竊朝右雖有勤在匪懈補察至於今已思勤是

天闕極中尉該大典誕舒清德淑愼將居所司其下衆官蔡州閣一介疏闇之咎雖可日闇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成奸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淸愼素著忠公足稱今猥使此等任以觀校大臣所闕猶謂未詳成等情察然後得信既非閣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成等能盡節益國使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成等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待親治之所廢在於君子自替廢興治亂由此而已

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必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無外之度光照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啓以聞 晉書

作淸虛所司作官收衆事一作察士

又 國人多共不法啓宜峻其防以整之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辱洛陽市丞遠近翕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令小敢肆其暴虐前興篤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泰嬌稱突闕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號路人歎慨臣下祇令辛使罪人時獲衆然後乃加重戮以戒罪方來軍都督李舉行實紛紛然夜鼎上入館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苟奏依劉[illegible]殿不出而特令[illegible]泰之凶發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illegible]臣切以自今[illegible]虎[illegible]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illegible]言事大[illegible]又言假以及成郎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特愚敢行[illegible]不省是以自求社[illegible]法[illegible]後而[illegible]已成[illegible]禁[illegible]今宜[illegible]之以法使下知禁有

[illegible]司之吏鋒鉅靡加[illegible]貴矣臣不當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二仍[illegible]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當思收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效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陳進啟下衰朗愚臣總統愚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並陸士龍集

晉文紀卷第十六 終

汪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十七

陸雲二

與兄平原書三十八首〇（中多訛脫）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剔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污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伎察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閣處風土訛案魏武帝於吳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可處疑致錯雜矣已校一作牀伎一作敬）

又（省曹公集誤接二螺作一篇今正之）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唐段公路北戶錄）

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斃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壚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又

近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纖一箇今以送兄（雲答車茂安書云有中都大府之盛於鄴都以睹事見戈軍宮之會正以此證書其時與兄者）

又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取多子之義祝曰九子之墨成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無邊

又

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祕書中謹啓（集按今送爲一篇疑兄上有脫誤）

又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爲欲

作十分許小[illegible]一分[illegible]復文[illegible]
雲[illegible]斷絕欲[illegible]
之而[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可視想冬下體中
佳能定[illegible]兄文[illegible]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
思[illegible]入[illegible]復及以此自勞役閒居恐復不能不
願當[illegible]啟

又

雲再拜稱[illegible]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稱論常佳然了不
見[illegible]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
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

晉卷二十七　三

雅[illegible]又[illegible]益不[illegible]此已自為洋洋耳
篇[illegible]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
今[illegible]之一且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
息欲得之謹啟

又

雲再拜二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
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頌辭又[illegible]亦復不
以尚自遲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illegible]不[illegible]次一句
可省武烈未得有[illegible]說桓帝之事而[illegible]其[illegible]
祖不得為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illegible]

佛[illegible]二頌不滅復
述所[illegible]公之[illegible]賦甚欲成之而
不[illegible]有數十字[illegible]不知於諸賦者不能
少[illegible]到洛陳州大荒甚極自雲作必
[illegible]啟

又

雲再拜[illegible]初不見[illegible]之正自使人
意[illegible]極佳閒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
欲[illegible]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
之[illegible]之回流甚[illegible]河不[illegible]正自似急

晉卷二十七　四

[illegible]是人[illegible]不工且不知
此[illegible]於[illegible]賦中何如

[illegible]其然特言矣[illegible]
[illegible]邪當以此[illegible]
[illegible]日極勿勿[illegible]

按此書錯互難從舊刻填日本自爲書亦有訛脫

又

墳冢處分勿病一十當出路道日在馬上此不可苦
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佽祖致又力作無錫書後無
名集甚不備具

又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
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
省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
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

文紀　晉卷十七　五

有聲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
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
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
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
文而新奇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陸士龍集
以上言賦文賦列扇賦歎逝賦漏賦止載今集詠德頌未見

又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姝復勝前弔蔡
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爲最
使雲作文好惡爲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雖兄亦
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
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
意直說事而已又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
啓機集有漢高祖功臣頌丞相箴而不載祠堂贊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眞不朽事
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
相去辯亾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
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

文紀　晉卷十七　六

君傳今當爲選兄體中佳者可並兄諸應作傳及作
引甚當當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云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備自竭厲然云意既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

又此與前集作一篇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太
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
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
庶可以爲關雎之見微謹啓雲集無講武賦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億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曾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恩以無疑不存三祖頌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顧更視之小者幾而悅奕奕有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

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嘆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有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作得還望不言誰發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故公云兄書欲令小省又並云兄文章已顯一辭下不足復多自此以往清張公所著華也○文子一作文子謀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弔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語為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有時有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往曾以思七美同煩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為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為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嘗亦須頌皆均于誠重辭此下重得如此語為佳思不得其韻願兄為益之謹啟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

種文此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繁與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又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雜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又為輔吳脅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

[illegible]文尤[illegible]二[illegible]然謂可與萬假彼頌便有佳趣想
想又[illegible]作[illegible]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又

雲[illegible]二賦作久不復作文又不復[illegible]文章都自
無[illegible]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illegible]作之不工須
[illegible]力攻久絕意耳在此甚[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前作
二[illegible]復[illegible]欲有所作以慰小思[illegible]大[illegible]不知
何以乃[illegible]歲門意有懷作登[illegible]賦[illegible]
邊君[illegible]作[illegible]聊復[illegible]前[illegible]不能令佳而[illegible]日發
云愈[illegible]二[illegible]云何顧小有損益一字兩

[illegible]元復定[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文致[illegible]須
作[illegible]所[illegible]又乃[illegible]見[illegible]又令[illegible]使[illegible]耳
兄所[illegible]且可付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後[illegible]
之謹啓

又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illegible]須
臾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刊及比信
今更有何所損益後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
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
復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爲此故息意
文欲定前於片[illegible]功夫大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爾今
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
自因苦[illegible]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
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今之草令佳
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
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
亦殊過望云意自謂當不如二賦情難非體中所長

欲徧周流[illegible]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
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illegible]今送本往不審
能[illegible]故不意亦殊未以爲了南去轉遠恪中匆匆少
暇須兄勅所遣留爲當爾可須來不佳思[illegible]益處未
能補所欲去徵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性不能得願賜
此一字云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況乃敢當今兄
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云意亦如前啓情言深至
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云意

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臺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贊胡頌恐此不得見比間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錄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兄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

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啓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為未及彥先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為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為耳又思三都世人兄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為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又尺牘節為二篇誤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敕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為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惟以此為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汜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為

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敕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

又

雲再拜誨前二賦作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密而為復漏顯世欲為益者宜有謂之不善而不為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

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
多少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覩已當
報而此更降以今意視文兄此眞更以爲不盡善文
罷云故日飼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爲病張公
文無他異正自淸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
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
淸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釣除差易爲功力詩已定敬
長族志當闕與兄合之久絕意於文章由前日見教
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
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羸出之而關中妹

不可以思慮順立滿背便熱亦殊可悲聞視大荒傳
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往
經北十菓慨然欲弔之無又卽意又事業間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未須箴小
多不如女史淸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爾云何而
兄乃有高論更復無意雲故自不作文而常少張公
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頌但可定然有
所謝故自爲不及諸碑箴葬誄極不足與校欲亦乎

平從兄人細致者當與今但可與自宜六弟公卿名
但喜當試少交當其頃作頌及吳事有愉然且公傳
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敘且又非
當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
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疑[illegible]以下誤[illegible]簡

又

表高家事正當付今文耳弟彥長皆作吳事云三十
卷可令欽求謹啓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

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
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當何傳可
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
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
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改作文
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蓋爲復差徒爾
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兄已向四
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胷中成痾爾恐兄胷疾必述
作人故計兄凡著此之自損胷中無緣不病作書猶
差易繼叙亦復無幾年歲限之猶當小復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卒退還猶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本解此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構作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錄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爲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惟爲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使白委頓欲更作之昔

如巳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倆彿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爲佳謹啓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眞玄肯屑聞問矣至益前此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兄欲又因人見皆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遣之亦復尋此雨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作爲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作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巳出之故爲存不棄耳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小復質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聞有賊消息愁憒無賴既蕪又然又巳成書聊以付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今送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巳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所言謹啓

又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驃騎司馬又云似未成巳訪難解耳敬脩司馬叅軍此間復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又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白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劉頴曹便復不用人

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君苗即前書崔君苗）

又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與玄亦云兄文當作宜嶷宜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霽𥽿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此不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足爲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定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又

雲再拜嵇紹周𧦧並處事不直兒詔甚切甚念之悚息胡光祿亾宿士可痛含郤還云消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啓

又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又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選主答兄書高門陸雲侯以庭堂蓮）

太常府薦張瞻書（一云愛才好士多所貢達書大常府薦同郡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敎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庶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淸粹器處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賾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遵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

[illegible]
[illegible]鑣褐衣被玉質泉改路[illegible]
[illegible]位[illegible]行履遐縉紳之士具懷佩恨方今太清閑
[illegible]玄綱括地天綱廣羅慶雲與以陷籠和
[illegible]所[illegible]允羅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illegible]淪下位[illegible]悼心若待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
[illegible]道紫[illegible]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illegible]
[illegible]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敎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弊追惟前訓

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長幼之敘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
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稽度狀

又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猥忝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
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司骨肉恐賴之
懷疑心如結

又

[illegible]以領[illegible]性[illegible]歸誠石行文敎[illegible]遙道

[illegible]恩學文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
[illegible]顧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illegible]陵書

少長[illegible]之大司晚節陵[illegible]舊章幾棄瞻言令典
[illegible]求御悉尚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稽度款
思復未遠庶免譏忝

定陵令嚴隱答陸[illegible]書

春秋大旨褒[illegible]遠復禮與仁命世之作獲尚[illegible]之
況[illegible]賢之報抱此不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
無[illegible]是用[illegible]歸於神要

與戴季甫書

[illegible]頓[illegible]性[illegible]始[illegible]府館[illegible]疾病處遠人信
希少情問闕替中間曠年[illegible]想[illegible]反側隆敦
比辱慰[illegible]抱[illegible]以增想遠不勝勤企謹及君之
書不以備[illegible]

又[illegible]

陸[illegible]頓[illegible]遠以來忽[illegible]年哉宗想耀蔭引領
惟[illegible]悠遠不値信便久
念自脩而經年不果雖[illegible]至於結心汗望實係
光塵累蒙[illegible]命[illegible]眷惟[illegible]之日如或面[illegible]

自惟悲惋未由瞻企勤懸守以委重表不具

今興纏情季孫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敘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盡國之良沈寶積賞未垂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想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人並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嘉誨諮稟未聞每懷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悵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致通微居德履道秉心眞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紹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又

周安東脩稚悉徂逝慕切割不能自勝勳業弗究遂偶若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劉誠念篤終必垂優愴王季揚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為美器今為上斷品議此郡前舉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為之憤歎人物遠亡殄瘁多失顧垂未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之識彥遠永昌猶為遠小想其必有惠致耳安東周浚

又

鄱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為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高想不久爾耳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一州之高

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才顯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族思附鳳翼風塵所集無不拭目鄱諱字敬言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陸雲薦之

與楊彥明書彥明名會稽人

雲白欽明去昔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為慰時去荏苒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熟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敘至及反憤悶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彥先顧榮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

之去[illegible]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illegible]樂春未
[illegible]行[illegible]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佰乏遨遊
此[illegible]復幾時各[illegible]永[illegible]良會[illegible]間悵想親愛[illegible]
[illegible]無所悉[illegible]生至未[illegible]有就殃
彥先眾相欣喜使得分別悵悵不可言階塗尚否通
限今塞令人惆然名許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
[illegible]民望耳尚堂之士比迹山栖　者悲歎[illegible]推一
人少明淵公亦不成道名公之舉且可以爲資然今
悵悵當行行復有宜耳

又

彥先相說疾患漸欲增損深爲怛然行向襄[illegible]篤疾
來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相郎之
一感耳想慰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旣當[illegible]間來體中
亦怕少賴日[illegible]匆匆則堪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剋
情之[illegible]想何[illegible]之多好自愛履相聞

又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illegible]舍未即能少留不世明篤
行在怔如[illegible]所[illegible]已能悟耳而問其
逃[illegible]所不[illegible]在一[illegible]之清格乎[illegible]

復[illegible][illegible]彥先所一二

又

[illegible]若如是便發分別悵然一得名士惟當有此君
耳矣分重勞令人歎息若得日夕眞家人若思望之
清才俊穎一時之彥皆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縣
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敘者公進屈久佰
爲邑閭黨方有清塗顯[illegible]儀在内中大有好稱此家
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若思[illegible]之[illegible]

又

永[illegible]已乖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

聞何舉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
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
盡如此生者亦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雲再拜自晚但[illegible]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陰
近歲風傾拜結言來海綢繆篤舊隆誦玩千周以
寄待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懸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
銜恩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智遙瞻靈丘感
明悄傷往來伯理自更縈情如有佰唯不玉音

又

[illegible]食同邪常[illegible]此若不忍有殊
[illegible]長而志新崗邁而曾勤家宗矣者
[illegible]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逵其至心

又

[illegible]拜日月遒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　思愈深亾
[illegible]在遠之憶心常怜裂含痛靡及悠
[illegible]想時時復一省覩恩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
一兄故尚未逵想不久至昇深反徙際公私哀罔瞻
[illegible]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系捽廓衛且念親各爾
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

悲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刻[illegible]年盛志美令姿可惜舉言及
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遜世立德龍
蜿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睎高蹤越於先
民盛德稱乎在昔纘及延陵[illegible]聲沈淪潔流俊
遊[illegible]於音察彼智越衆俊邁幽暢遐明同聖哲言
[illegible]於孔[illegible]於前終自秀傑相承明德
繼踵亦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衍蔓未皆
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垂及二聖下逮衆子
或生羌狄或在邊域勳美之蹤實如嘉誨愚以東國
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曾若皆未如意雲之
鄙姿志歸丘壑蓽門閭窬之人敢睎天望之驥至於
紹季札之遐蹤結蕩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昧流榮
勳於朝野所謂闚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
劉雲再拜

又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

壯其烈兼詠其道希文尚武浩居以娛其志靜處以
寶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囿豈如其者牽
攖瑣瑣世道通明俊乂在官焉使睎世之寶久隱岑
崯之山逸景之迹永繫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淪東
帛箋箋排金風於太微蹈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
烈垂祭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
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敘一雲
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其閒事已太了猶

以爲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慰然每相見未字不以大人爲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當存恩想想令遠分好巳爲綢回彥恩復蒙誘掖耳無因覩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在臺高舉洋溢洛邑之内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眞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又

雲再拜輒宜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已見其意耳

又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令來得行有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每恤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恩助爲之光輔巨仁在此壑亭之望以大人爲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宗洪業也雲再拜

與陳永長書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但賢弟永曜蚤爽儁彼訃痛甚痛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此内間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想念篤性哀悼切至何可堪言無因展告增奈鯁咽財遣表咭悲猥不[illegible]雲頓首

又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凌群光國隆家人士之望莫其永年遂播盛業攜手退遊假樂

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摧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何可爲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又（永曜素自羸疾留別一觴聲然爲一）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益終如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倘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敘東望貴舍雨涙霑襟今遣吏行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辛損至念行亟不知所言

若素自彊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
曾皆貴門猶喪東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地
痛心纏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
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奈
何日朝蚤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
心破裂痛當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
及當可爲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
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又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殉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
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奄世遠隔訃問若斐四[illegible]
對心痛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哀以敍悲苦計往人到貴
舍之日揮涕而已援筆歔欷（全晉文卷十八 陸士龍集）

車永字茂安

與陸雲書

永白聞因上弘季有書併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
見使爲鄞令陰當遣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悶然老
人及婦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婦晝夜號
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與自愛恤季甫恒在目
下今有此役舉家悵惋不可深言雖全伯始有一郡
來是何意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
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悒
憒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鄞令
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苦舉家慘戚何可爾耶
既爲足下具說鄞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

實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
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泛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須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
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illegible]無凶年之[illegible]
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具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
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
結罝繞岡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

[illegible]不[illegible]遊[illegible]亦尤赫之觀盛戲之至樂也若乃所過海
[illegible]隨潮逍遙采珠捕魚釣鮪[illegible]尾鱘魚比
目不可紀[illegible]矣[illegible]有[illegible]結其東海
之後味[illegible]之至[illegible]也及其鯨鮯之屬目所希見耳
所不聞品類數[illegible]難可盡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
前臨終南[illegible]阿房[illegible]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
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
吳會也經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
石身在鄮縣二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
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

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
謹[illegible]修[illegible]長[illegible]朴不[illegible]聲發風[illegible]漢吳以來臨
此[illegible]不遂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為喜[illegible]
樹[illegible]勿為慮也足下急[illegible]啓[illegible]且說此意吾不[illegible]
言也行及不一一陸雲[illegible]
[illegible]

又答陸雲書

永白卯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悲踊躍輙於母前伏讀
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與誥鏘
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
但[illegible]定息號泣[illegible]笑也府君入後月
當[illegible]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 日與卿相見也
答不復多耳永白[illegible]

陸晉字[illegible]吳吏部尚書[illegible]雲[illegible]兄[illegible]

自敘

劉向省[illegible]語而作新序桓譚[illegible]新[illegible]而作新論余不
自量[illegible]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illegible]賈子之美才而作
訪[illegible]箕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illegible]機而作
審[illegible]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illegible]九思真所謂忍愧
者也

[illegible]

或問子[illegible]之第一者[illegible]答曰以理推之
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
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
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illegible]
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
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
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
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
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

負景炎以淵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
[illegible]論終乎啓窮矣 並晉書

鄭豐曼季

答陸雲鴛鴦詩序

鴛鴦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已顯登清朝而弟中漸婆娑衡門然其勞謙接士吐握待賢雖姬公之下白屋沐泗之養三千無以過也乃肯垂顧惠我好音思樂結永好之懽云爾

答陸雲蘭林詩序

蘭林嘆至好也有君子世濟其美英名允茂遭時暫

否福德衡門顧我慇懃屢辱德音思與結好以永不刊

答陸雲南山詩序

南山嘆至德也有退仕衡門脩道以養和樂物以存神民思其治士懷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之信觴詩人嘉與此賢當年相遇又屢獲德音情歡心至故作是詩焉

蔡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太康中本州舉秀才至松滋令○此下並吳

與刺史周浚書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察動今條列名狀退惟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矜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蔡洪集錄其說云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幕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廣宅○劉孝標注按[illegible]六人無陸機兄弟文無凡此諸君以下[illegible]疑益之

虞聳 字世龍會稽餘姚人翻[illegible]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穹天論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斗之

有極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繞極極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 晉書

與族子察書 [illegible]

世之取士曾不招求幽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毁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晉書

楊泉 [illegible]

蠶賦序

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 [illegible]

墓祭議 [illegible]

古不墓祭葬於中原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乎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所依也周衰[illegible]立寢于廟墓漢因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上園[illegible]進粟實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喪之[illegible]成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豪大姓力強財[illegible]賭侈卓兩相追攜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illegible]

今[illegible]國歸乎土而有[illegible]其守夫敗壞[illegible]哉

五湖賦序

余觀夫主五湖而察其雲物崇哉大矣以爲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詩雲夢有子虛之賦夫具區者揚州之澤藪也有大禹之遺蹟疏川導滯之功而獨闕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竊憤焉敢妄不才述而賦之

朱則 [illegible]

上書 [illegible]

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 晉書

王銘

送兩足虎文 [illegible]

般般白虎觀豐荊楚孫吳不逞金皇赫怒 [illegible]

兩足虎文 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illegible]

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 晉書

張悛 字士然吳國人太子中庶子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滅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絶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絶祚一時皆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當侔尊力實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纍與疾頽禮之若舊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强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絶

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脩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文選

張翰 字季鷹吳人齊王冏辟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illegible]

詩序 初學記

永康之末疾苦痿瘵故人頗候之常以閑靜爲事著

詩一首分句改紙各有 初學記

男梅士都覆校

晉文紀卷第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叅閱

西晉十八

張載 字孟陽安平人起中書侍郎領著作

劍閣銘 載省父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著銘作戒刺史張敏表上武帝使鐫之山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幷吞諸侯

齊得十二田生獻筭刻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文選

洪池陂銘

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鼈熾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獮秔稻連畦漸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訾

七首銘

先民造制戒豫惟謹七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平吳頌

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焉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日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亂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蘇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歷苞茅闕而不貢遂蒙僭

其自稱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振天網之修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幕張爾乃授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潛龍率從堂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飈其舉推其輕銳丕其守禦 並藝文類聚

推論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

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蔡偕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乎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筭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

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乘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侔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顔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

不稱曾不足以多談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俶儻卓躒倜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晉書

張協字景陽載弟也與載齊名歷河間內史永嘉中徵為黃門侍郎不就

七命八首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蟠翫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翫志乎眾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堮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嶄嵑張其前尋竹疏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翳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感之辭命公

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
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殁則勒洪伐於金冊今
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
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寳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
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
太冥含黄鐘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崚
金岸崥崹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

跖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
秋之鳴飇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
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蓊實之陽柯
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擧樂奏
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
律於歸昌啓中黄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
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羇旅懷土之徒
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
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蕢
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縈猨爲之擗摽孀老爲之

嘤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此蓋音曲
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宫秘宇彫堂綺櫳雲屛爛汗瓊壁青葱應
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雉之墉爾
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
雲飛陛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炳
煥枌橑嶢峨陰虹負櫚陽馬承阿錯以瑶英鏤以金
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
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
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

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
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蘤俯采朝蘭迴蕙風
於蘅薄洽椒塗於瑶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
驚翰起沈絲結飛繒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
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
和洞簫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鷁舟
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
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
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
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效殺臨[illegible]而[illegible]飾[illegible]乃列輕武整戎剛
[illegible]發[illegible]路[illegible]芒[illegible]紅陽之[illegible]房公之[illegible]騎屯羽
旅於外[illegible]於中荒關乃布飛[illegible]長陵黃
界[illegible]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
藉[illegible]外[illegible]明鉦鼓波[illegible]旗獲穀金[illegible]鳴鏑
[illegible]連騎[illegible]武[illegible]報[illegible]忽[illegible]迴
夙[illegible]飛形[illegible]戈林[illegible]鋒[illegible]滅仰領
[illegible]乃有[illegible]之斑[illegible]之[illegible]鼓[illegible]風生
怒日[illegible]刃[illegible]於飛鋒氣[illegible]蹴石[illegible]陷叢
於是飛[illegible]役[illegible]封[illegible]馮豕[illegible]

[illegible]鳥何不[illegible]于[illegible]傾[illegible]側[illegible]排山
傷[illegible]數[illegible]毛[illegible]隱[illegible]丹[illegible]於是[illegible]頓[illegible]
收[illegible]人數[illegible]林[illegible]計[illegible]勤息[illegible]弦[illegible]
連[illegible]方軒千鍾[illegible]陵[illegible]
谷[illegible]芳煙歡極樂殫[illegible]而[illegible]此亦田游之壯[illegible]子
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
之陽[illegible]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illegible]頭[illegible]
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
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illegible]發光如散電質
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illegible]名珍[illegible]闕指

鄭則三[illegible]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
[illegible]絕[illegible]中而[illegible]利[illegible]而已哉
若[illegible]方奇鋒[illegible]快形[illegible]光騖風
胡[illegible]名[illegible]飛[illegible]是
以[illegible]揮之[illegible]之者身雄可
以從服九[illegible]八戎[illegible]夏承風此蓋希
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
也大夫曰天[illegible]之駿[illegible]氣[illegible]受精皎月
瞻[illegible]照玄[illegible]發[illegible]紅汗如振血[illegible]不能
識其[illegible]尺方[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其若[illegible]乃巾[illegible]軒[illegible]朝霧

赴[illegible]御[illegible]騰[illegible]超[illegible]山[illegible]
扶[illegible]怒發[illegible]電駭[illegible]陵九州[illegible]不
及形[illegible]不暇起浮[illegible]未移[illegible]千里[illegible]乃[illegible]
地[illegible]過汗漫之所不游[illegible]玄之所未[illegible]陽[illegible]之
頓羽[illegible]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從我
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
山之禾[illegible]稷播其根[illegible]帝[illegible]乃六[illegible]珠珍四
膳[illegible]有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illegible]子[illegible]乃[illegible]
重九沸和[illegible]勺[illegible]亂方
丈[illegible]錯封熊之蹯[illegible]白[illegible]

淵之鼃紫黃之飴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頳尾丹鰓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

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青徼釋警卻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玄髫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於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遊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煙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田

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摛藻為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文選○琬一作琓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勇 流 求愉一作緡 [illegible] 之作 [illegible] 石作肓 流 句上一句既爾二字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作雜 啓徵作啓運 零作雲 慶作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井）

把刀銘

奕奕名金昆吾遺璞裁為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

文身刀銘（裴邈銘四句同）

寶刀既成窮理盡妙繁文波迴流光電照

露陌刀銘

露陌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德崇信 御覽

泰阿劒銘

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淸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遷自霜率土從軌

長鋏銘

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弭凶防違素刃霜鮮溢景橫飛

短鋏銘

若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鋏淸輝載潤昔在先朝

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偃而弗玩 藝文類聚

手戟銘

銳鋏鉟戟淬金鍊剛名配越戟用過干將嚴鋒勁秘摛銛耀仗 北堂書鈔○事類賦作銳

應貞 字吉甫汝南南頓人璩之子舉高第入晉歷散騎常侍

朱杖銘

朱杖者其物益譙都諸德群之有也其木靑質緻而勁甚銘曰天作之杖於譙之株奧榦特挺非柘非榆高明執之戒在驕蕩 北堂書鈔○又杖箴云

安石榴賦序

余往日職在中書時直廬前有安石榴樹枝葉既盛絳實甚茂爲之作賦 藝文類聚

成公綏 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歷秘書丞遷中書郎

賢明頌

於鑠妾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晏起蚕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菊頌

先民有作詠茲秋菊綠葉黃花菲菲彧彧芳踰蘭蕙茂過松柏其莖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喬等福 藝文類聚○菊銘數在二九時惟斯生

椒花銘 太平御覽

嘉哉芳樹載繁其實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肇惟歲首月正元日以介穪壽所以祈吉 珍一作新

蔽髻銘 北堂書鈔

或造茲蔽南金翠翹明珠星列繁華致飾

市長箴 初學記

貿遷有無市朝有處人以攸資貨以攸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參相齊淸淨以乂姦不可擾獄託有寄市臣掌肆敢告執事

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

[illegible]公允德[illegible]修百行集通文[illegible]武位
[illegible]大命啓[illegible]符光我聖上齊德有虞
[illegible]介[illegible]遂職入總納言敷化衡機出登上將
[illegible]作鎮于許旌旗既反撫戎荆楚
[illegible]武遥振乃眷西顧重統雍京丹麾所指
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懾外荒流惠陝西齊美甘棠
加命九錫首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威德[illegible]文

天地賦序

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illegible]

[illegible]賦序

[illegible]小[illegible]今進以其能[illegible]解意故為人所愛玩育之以金籠升之以堂殿可謂珍之矣未得鳥之性也

鴻雁賦序

余嘗游乎河澤之間是時鴻雁飄飛而集于望川以喜其大鴻漸著羽儀之歎小雅作于飛之歌斯乃古人所以假象興物有取其美也余又奇其應時而知時故作斯賦

烏賦序

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而歎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蒼者[illegible]依其增歎茲蓋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於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鵩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歎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木蘭賦序

許昌西園中木蘭樹余往觀之遂為賦

日及賦序

日及者木槿其鮮以榮於仲夏乾於孟秋[illegible]文

棄故筆賦序[illegible]

治世之功莫尚於筆能舉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聖人之志非筆不能宣實天人之偉器也

隸書體[illegible]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之後嗣存載道義　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槀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磥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

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黓折拔，掣挫安案，繽紛絡繹，紛華粲爛，絪縕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耀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掣，繚繞結體，剡彩奮節。或若虯龍盤遊，蜿蜒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遊煙連雲；俯而察之，漂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illegible]

[illegible]

成火文（有闕）

余家遺火，屋宇焚蕩，器用廓然，乃造於四都以為戒。火文曰：經籍為灰，簡章為炭。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徵為祕書）

三都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抵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文選○本作在）

劉逵（字淵林）

三都賦注序（左思為三都賦張載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

觀中古以來為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

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同成其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邕之於典引也

衛權[illegible]

三都賦略解序 [illegible]

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禀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覃思文而歎爲三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尚書郎

濟南劉逵竝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分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 [illegible]

趙至 [illegible]

與嵇蕃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安得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飇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

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illegible]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

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崐崘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

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悢然知復何云文選以此書爲趙至與嵇茂齊書[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作[illegible]悢然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作六翮[illegible]

嵇蕃字茂齊太子舍人

答趙景真書

登山遠望覩嶰嶠以成憤策杖彷徨騁長波以增悲遊於春囿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朴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褰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壑遠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合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於蓬屋俱逸生於海濱傳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藝文類聚

嵇喜字公穆康兄仕揚州刺史宗正

嵇康傳嵇氏譜

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寛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

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搜求之於
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
名焉

嵇紹（字延祖康子也仕至侍中惠帝蕩陰之敗以身捍帝被害）

太尉陳準謚駁（紹元康時爲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事）（議不從朝廷從焉）

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
顯於功德靈厲表于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
準謚爲過宜謚曰謬

司空張華復爵駁（華爲趙王倫所害及惠帝復阼議復其爵紹爲侍中駁）

良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
闇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
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
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

上惠帝反正疏

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乙
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
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
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矣

諫齊王冏書（冏既輔政大脩第舍驕奢滋甚紹書諫冏雖謙順報之卒不能用）

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
危亡竊承毀敗大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
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顒顒咸待
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
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晉書）

趙至敘（世說注）

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
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

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illegible]
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illegible]
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
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
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
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
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
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唇明
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

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而有白起風至
論甚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
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淸當常自稱棄親遠游
毋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世說注

嵇含字君道蕃子歷襄城太守[illegible]司馬郭勱所殺

莊周弔文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使含爲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并敘

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
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
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

邈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器虛
神清洞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庭之辭
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
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户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
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
非嚴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屏庭於皇衢畫茲象
其焉取斯乎先生高蹟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
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
而吐曲晉書

上長沙王乂增置掾屬議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

昔魏武每有軍增置掾屬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
奏增郎況今鄰官中騎二曹書出督戰夜還理事一
人兩役内外廢之令謂各有主帥委之大將軍不宜
復令臺寮雜與其間處杜氏通典○書鈔[illegible]

木弓銘初學記

烏號之樸豐條足理弦弧并括截飛駭止射隼高墉
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菊花銘

煌煌丹菊暮秋彌榮旋蕤圓秀翠葉紫莖詵詵神仙
徒食落英觀尊是御永祚延齡藝文類聚初學記

娛蜡賦序

玄象運而寒暑交節會至而萬物遷天地之化因以
不停況於人道之不變乎是以百年發喜初參能達
要終之數悟生生之宜者百世不遇其人大蜡之夕
雖天下同有歡攜金銜以作聲利皆得意以遺榮勢
孰我尚哉藝文類聚

困熱賦序一作困暑○太平御覽

夫閏於夏則崇暑在冬則增寒永熙元年閏在仲夏
三伏之節始奏商秋之辰未期余以下里貧生居室
卑陋小巷不來清風短簾不足增陰外困流汗內懷

煩暵歎彼夏屋之士口厭珍味體逸高廊並矢而寒暑殊同世而憂樂異小一作微廳作廡增作美

祖道賦序

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于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共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與也說文所謂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君子行役則列之于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于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謚凋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游魂不得托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擎建華蓋揚旂旟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眾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賦之初學記○謚一作皆蓋一作擇采一作宋心陳書引此序作合祖銘蓋失校字誤合為合又佚遺字也藝文作社賦祖並作社

白髮賦序

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弼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髮無聞壯志衂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之感覩趣舍而抱慷慨之歎藝文五

羽扇賦序

吳楚之士多執鶴翼以為扇雖曰出自南鄙而可以遮陽隔暑參奈之兼趙取其冕服以付臣工爵之□□亦還其羽扇御于上國北堂書鈔

八磨賦序

外兄劉景宣作為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因賦之

雞賦序

余庭有栖雞而一雄拔武常憑梯升栖守時告晨未嘗有殆

遇蠱賦序

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余中夜遇蠱客有戚余者曰俗諺云過滿百為蠱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御覽

孤黍賦序

余顧終屋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濕遭雨之潤猶登乃發滋茂甚速塗爆根淺忽然萎隕深感此黍不豁種以待時貪榮棄本寄身非所自取彫枯不亦宜乎

長生樹賦序

余嬰丁閔凶靡所定居老母垂聖善之訓以為生事

靈存沒則無改宜居墓次瞻奉威靈兼覽藝文可以不殞先軌祇奉慈令遂家于墳左掃除壇封種植松栢松栢之下不滋非類之草猥有長生育于域內豈老母至行表徵於嘉木哉並藝文○朝生暮落樹賦序草木春榮秋悴此樹朝生暮落

槐香賦序一作嵇康懷香賦序

余以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巒俯視幽坂乃覩槐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殖于廣夏之庭或披帝王之圖怪其遐棄遂遷樹於中堂華麗則殊彩阿那芳實則可以藏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illegible]名

宜男花序

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殖幽皐曲隰之側或華林玄圃非衡門蓬宇所宜序也並太平御覽○又瓜賦序世云二芝瓜處二爲

寒食散賦序藝文

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

集書鈔

李方治爲撫軍長史余爲從事中郎常隨撫軍時大熱露坐有頃雨降李不張油幔[illegible]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illegible]

張華議復官駁[illegible]華被誅後王冏建議欲復其官者或以爲非羨爲吏部尚書駁之華竟復爵

自天子以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己死亡非其親暱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見止寧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在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晉書

王讚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

梨樹頌并序

太康十一年梨樹四枝與中枝合生于園皇太子令侍中頌之

嘉禾時生瑞我皇祚脩幹外揚隆枝內附翩翩皐克光其敬神啓其和人隆其盛降自玄圖合體速性時惟令月躬親比林樂在同人如蘭如金本之朝

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在心斯動於言斯形

先民有則稱詩表情惟采作歌以伝厥□ [illegible]

皇太子誄

於明聖哲□統天緒易以明險簡以識阻 [illegible]

[illegible]

長志賦序

樹□□門下在帷幄之末與□士從齊登正階侍日月久矣出為冀州刺史犬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因而賦之

[illegible]

上武帝辭□表 [illegible]

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盛德日新始建幼志延傅大□□朝日初暉良寶耀璞侍從之臣宜簡俊乂妙選賢彦俟覲觀則觀禮容棣棣之則聽納當受嘉言駁耳之言靜應道教動有所采佐清初門□天光其任至重聖王詳擇終非糞朽能可堪任臣聞之人臣之道量力受命其所不諧得以誠聞

武帝詔報

古人稱與田蘇游非舊德乎

敘用蜀大臣後表

故蜀大臣及□□忠使事者子孫□□□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孫瓊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

辭散騎常侍疏

臣子之心願從疏以求昵凡在人情貪從幽以致明斯實物性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邊流遺燼犬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處之何顏

武帝詔報

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嫌處也 [illegible]

李密 [illegible]

陳情表 [illegible]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

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文選○獨立華陽國志作子立 夙嬰作蚤嬰矜育作矜愍辭命作辭命過蒙作猥蒙臣無以終餘年作臣亦無以終餘年不能作不敢非偃作并徒報劉之日短作報養劉之日短○躬親晉書作躬見臣多疾病作臣少多疾病叔伯作伯叔未曾作未嘗逮作自會作命詔書作切詔矜育作矜卹特爲尤甚作尤竊之極優渥作特殊私不能廢遠作不廢遠報劉作而報劉非獨作非但所見明知作之所明知共鑒作覽見願陛下作矢願陛下隕首作隕身○僞朝僞往朝作荒朝

舉壽良表 良字文淑成都人歷秦國內史密表徵爲黃門侍郎

二州人士零頹才彥凌遲無復廁豫綱紀後進慰寧遐外者良公朝英特二州之望宜見超予紹繼立後

與中山王牋 密爲河內溫縣令中山王過縣欲求錫芟蒭茭密引牋自後諸王過

不敢有煩

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 並華陽國志

與人書 密爲溫令憎從事嘗與人書從事白司隸以密書告弗劾也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晉書

李興 密之子一名安字儁石有文才爲劉弘參軍

諸葛亮故宅碣文 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與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

何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巳之主則有
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
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
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
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
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
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
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
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
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

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
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殁貴有遺
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
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曠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
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
其識諸蜀志亮傳注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仕蜀觀閣令史歷晉太子傳兼散騎常侍

進諸葛氏集表壽入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一本傳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
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
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
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
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

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

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

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三國志

郭沖

諸葛亮五事王隱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

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實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裴松之蜀志注駮難皆以爲爭刻虛引

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

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寔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二事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

三事

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

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昌本按中司馬臣不虞龍撰晉宣帝太不宜斥名司馬懿

四事

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人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五事

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
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
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
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
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
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
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
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
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
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安慮字仲元

使蜀弔孔明文 王隱晉書

君子之沒寔漢無聲廟堂猶在松栢冬青遐哉邈矣
長淵曷傷

周熙

上武帝辭賜奏 入晉為散騎常侍李密門之經紀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 詔曰還衣服給棺賁

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
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
已畢上還所賜 晉陽秋

李通

譙周像頌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爲頌

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
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莽莽前哲丹青是圖
嗟爾來葉鑒玆軌模 晉書

范頵 梁州大中正尚書郎

上陳壽三國志表 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除著作郎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元康七年卒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云云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
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
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
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晉書

晉文紀卷第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詹應鵬　參閱

西晉十九

郭欽

上武帝徙戎疏（泰始七年單于劉猛叛後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

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晉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襲爵亢父男累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避難卒于成皋）

徙戎論（惠帝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五胡亂擾皆服其深識）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

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

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

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

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

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羌

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莫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菑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從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乞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

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我士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

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

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蹟謀及子孫者也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値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

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論叔父春爲宜春令疏 元康七年尚書[illegible]名與官職同者[illegible]父 [illegible]同列傳

臺選臣叔父春爲安城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聖朝身[illegible]敍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 [illegible]

從之

諫愍懷太子[illegible]書 [illegible]

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條在事如左惟蒙一省并省少府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陛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

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
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開道早備
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
聰譽特達臣聞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審簡保傅
訪進侍臣覯見賓客待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
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明之風著於前人弘
能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
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
履革舃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王沒見宗祀及
諸侯脩之者晉僖以躬儉節用發刻雅頌蚡冒以篳

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晉妾不衣帛
晏子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
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
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
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
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
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
飯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
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
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

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愼其所好也昔
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
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命有司
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
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襍作
皆罷遣肅然淸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
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
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
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

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
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餘以救旦
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
仲尼不答魯人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
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
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
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倣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
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
損令聞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壞壁動正屋
凡臣以爲此旣違典禮義且以拘牽小忌而廢弘

廓大道宜可獨除於事爲宜江氏家傳其五云汪上者罰之主用以播葬字營都建邑皆有明制者在經典所無禁祀犯害之文皆未俗小巫乃有巫師言禁入地三尺有所方在不當禁也鍾見禁止令不得經涉境域動將星瓦石等以爲非違典義不可爲永制

上成都王穎救陸雲兄弟疏穎爲大都督長沙王乂舉兵攻穎左長史盧志宦人孟玖譖機有異志收機幷收雲穎將殺雲統與官屬上疏救雲不得

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閒致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中之期不日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聽未察其實耳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衆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誹謗晉書

愍懷太子所生母喪廢樂議永寧元年冬統爲大司馬參軍議

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爲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宮纂體承業臨國當膳既處其重無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奔赴山陵議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

往者湯陰之役羣寮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至上旋宮又不歸罪至于晏駕之日山陵卽安而猶不到

自書郎御史以上應受義責加貶絕注劉黄紙不得敘用至於先有他故去職或以疾病免散仍遂乞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蕃之變遭璦出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亦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家致身後於山陵皆當從貶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正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名下而制奔赴之期則以爲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義令事達官名問封道者過期不到宜依准免法注劉黄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制

伯所用故不得香赳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罰應赳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例黜

惠帝制正會不宜作樂議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二年制未終司徒

左長史江統議

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姝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傳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姝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

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拜時有周喪議 永嘉中太常寺尼為子娶尚書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周喪門濟迎婦李遣女因于博士江統侍中荀邃同議

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禮齊縗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按禮記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如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縗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哭又齊縗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

何琦駁 琦在東晉今附

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

卒哭可迎此不閡于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務恐以為衆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衰幬未接歸葬其黨 立于氏過典

幹佐謁拜議

諸郡吏都無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則朝幹佐以下左右者可從君而拜君所拜統士者古見賓主皆拜今自非君臣上下則不拜君之新親者唯幹佐小吏則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諸父無道謂之事甲辰儀臣見諸王直恭敬而已無難板拜揖雖於皇帝為諸祖諸父其義皆同又河南河內諸郡吏前

後亦爲太守伯叔兄謁拜者其比甚衆矣太平御覽

弧矢銘初學記

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畏不虔

珍珠銘白帖

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金生康華以彰[illegible]

酒誥

酒之所興肇自上皇五帝不過上廻三王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歷代悠遠經載　長雖曰賢聖亦咸斯嘗有飯不盡委餘空桑鬱積生味久蓄氣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illegible]

王接[illegible]

惠帝爲愍懷太子服議[illegible]

聖上統緒無所他擇於祚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副于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

司隸從事王接議

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聖上於愍懷無服之容

又議[illegible]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illegible]既爲太子猶復非嫡子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爲其母緦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爲其母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通典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illegible]

理愍懷太子冤書[illegible]

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遂遠

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

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年四十未有太子臣昔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關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娶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然見拔擢皆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

誅

皇太孫立上疏（纘又[illegible]）

太字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没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謹書慈悼迎喪反葬復

其禮秩減削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
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
慈懷寃究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
無狀縱使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
迎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拔諸呂未足以喻
臣願陛下因此大更發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
士族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使
上顧至尊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
武旣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
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

視乳養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
可居屬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
詔者爭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是以來用法大嚴
迄于近世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強爲今世之誅
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
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
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誅昌巳及夷其三族則誰
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
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
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

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
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
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
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
者後聞顧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
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
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
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沖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
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
同於邴吉適可使王體安全宜開未防可著于令自

今已後諸有廢與倉卒羣臣皆得輙嚴須錄詣殿前
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如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
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
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
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戩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聽以九
劉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
尊表疏如秦戩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
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奬將來也

又陳訓敎太孫奏

今相國雖巳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

尊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沖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益無念脩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

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曲蔡管留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疏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

又陳

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大孫幼沖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今其父行道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其嘗辛苦以家覲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郗吉故事距違來使保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微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日宜然臣謂其

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愼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棄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斷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聞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求身自全三族如郗叔郗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隨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闕兒作此爲健然

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竝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徵二十四人宜皆屏黜以肅風教晉書

四言詩啓北堂書鈔

臣少學博士祭酒鄒湛謂可佐著作語秘書監華嶠嶠書答云著作郎職閑廩重勢貴多爭不暇表其才用臣遂紀思草萊無朝廷文翰武功勤勞久蹟之事

蔡克字子尼考城人歷東瀛公從事中郎爲汲桑攻害

梁王肜謚靈議肜宣帝子歷位太宰兄趙王倫篡爲阿衡倫敗復爲太宰領司徒蔡克議謚故吏親黨稱枉臺下符重議從之追所改孝

肜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合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況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和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案謚法不勤成名曰靈肜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謚曰靈

臺下符

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肜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

重議

肜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王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准異姓之人加

弟徽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肜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肜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晉書

沖太孫殤服議惠帝永寧中沖太孫亡愍懷太子之子也愍懷太子庶子議者謂爲殤服中書侍郎高崧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

臣子不殤君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殤之耳非爲有臣子便爲成人不服殤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臣不殤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慎鄭玄論

立廟亦唯謂臣子不上殤耳又長子白以正體於上不以命𢘦也又命庶孫四孫則𢘦之古嫡子何獨十九不𢘦喪服君爲嫡子長殤大功鄭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殤耳太子唯尊於東宮東宮臣不殤之耳今太孫未冠婚四歲而齊縗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恐悵若在太孫當依庶殤不祭 杜氏通典

張林 常山真定人爲趙王倫尚書令封郡公

與趙世子荂牋 林以與孫秀竝爲趙王倫所用然以望己及倫僭位林爲衛將軍深忌不得開府潛與荂牋具說秀云云荂以白倫秀勸倫收林殺之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 晉書

陳夫人碑 藝文云張林忞非前人今附

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稟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冊道亦踐志厲冰玉服德靡靡肅雍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則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張輔 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終秦州刺史與隴西太守韓稚戰敗見殺

與孫秀牋 輔爲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孫秀在中等史相引重長沙王議有司奏事輔劾糾劾之及孫秀執權長沙王將了秀將輔以法輔乃與秀牋秀知輔雅正爲所許乃止

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 晉書

上言司徒府論楊俊 時爲南陽中正

故涼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姑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氏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

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本品第二人今爲第四請正黃紙

梁州中正梁某言

俊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爲第五品 杜氏通典

名士優劣論

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不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

又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敍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

功罔敍一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敍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illegible]

又

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

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敗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奔北騎所禽制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令蔚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於宛弱獲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自憂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杜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藝文御覽合

又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抱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至如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敍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

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藝文類聚

祖納 字士言范陽遒人晉元帝軍諮祭酒光祿大夫

諫趙王倫疏 東萊王蕤齊獻王攸之子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族誅太子中庶子祖納議諫會孫秀死蕤等得免

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寖衰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一代之弊法耳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 晉書

鄭方 字子回南陽處士

獻齊王冏書 冏初與趙王倫相結廢賈后及倫篡立冏起兵討倫誅之拜大司馬輔政大築第館宅沉湎酒色不朝不均惟寵親方擅權恣志遂發檄不出洛陽自擅行從民亂書露版極諫冏含忍答之未幾而敗

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撥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

齊王冏答鄭方

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 晉書

王豹 順陽人初爲豫州別駕

上齊王冏牋 豹爲冏主簿冏驕恣失天下心豹與冏牋書冏無報

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

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疾黎生庭與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成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

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廟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躡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恩綰許可都也新野王名歆武烈王駿子也

重與冏牋書不載故事致閻纘報之長少二 文選[illegible]上子鮮明與閻何不與驗 [illegible]殺閻乃奏表之劉將恐[illegible]思告 [illegible]頭大司馬冏兵之攻事也然而冏敗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雷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至乃悟備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

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王家貢御之法一如舊與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illegible]人猶知蠶燕趨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illegible]開其說而闕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

齊王冏報王豹

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並晉書

孫惠字德施吳豫章太守賁曾孫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駕功封臨湘縣公攻殺太守何銳奔入蠻中

諫齊王冏書

惠辟齊王大司馬賊曹屬冏驕[illegible]惠獻書以諫冏不納亦不加罪

惠辭
疾夫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颙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

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衞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遜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寧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讚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纍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睨禍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

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晉書）

于東海王越書（[illegible]少[illegible]設[illegible]才門將收姓名以遁後越舉兵下邳也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省書榜道求之乃出見越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

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亂之俗蹈踐凶荒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

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投節金門則晉謌之言頃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于時夫集大命有在大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拾吳公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舊美爲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然後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輔密發陽寤昊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隅之野而西河關南緝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

北有劉幷率義之旅宜於青徐啓示皇王旁收維後府廷秀傑糾合揭武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帝宮外發詔命擒沫無棄針怨饑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衆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逆造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汾讓日扶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謀於朱谷握神策於玉堂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軌衆而任之則元勳建矣函之不天值此襄運竊發

悲狴申包之誠跋涉荊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暖情寤寐形理先白髮以啓天慮若得允吟深會徘徊二端徽倚在險請從怨宥之例明公令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蟻演可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鵬矩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溢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喪於糞壤形骸捐於溝

瀆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求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所恥抑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在偏亂之韃右擯滅逆之矢於馬鵲立寸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縱而成禍介如石焉寧竟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晉書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　陸機之敗也秘收士五百部中東祭酒夾無淸翼正

（過書惠彤爲大將軍參軍與陸機書其爲州里門甫悼如此）

不意三陸相攜闇朔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

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晉書）

同前（機雲別傳亦見文士傳）

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

可爲悼歎

爲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

穎生性強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

睢殺活由己疾賢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

復因以貨化俗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萊穎之

罪書記未有竊甚叔帶逆降曆相爲子則不孝爲臣

則不忠爲弟則不順爲上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

性有甚無悛（藝文類聚）

祭金鼓文（北堂書鈔）

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以昭其辟

三馬哀辭序（太平御覽）

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馬登時離羈感田子之

愛遂作哀文云爾

晉文紀卷第十九終

晉文紀卷第二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同邑　屠懋爵　參閲

西晉二十

孫和

薦范粲表（粲陳留人仕魏爲太宰中郎[illegible]）

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

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

王琨

薦范喬（[illegible]）

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

道抗志窮苦辭跡眾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

厲俗之清彥（並晉書）

馮收

薦王接（[illegible]）

夫騏驥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

侯之掌伏惟明府苞貫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

能小無遺錯是以部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

嶷俊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

長斯王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
寔樂春英之及時

潘滔 字陽仲滎陽人有文學才 辟太傅參軍為河南尹遇害

遺王接書 [illegible] 接之是歲惠帝使天下秀才一舉不試接以為恨

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

王接 字祖游河東猗氏人補征虜 [illegible]

報友人潘滔書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

冀有覺悟耳

加賞嵇紹 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時為公府掾[illegible]從之

夫謂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 晉書

任衆

表

[illegible]者作佐郎與治天下文籍[illegible]志也

王沉 [illegible]人仕郡文[illegible]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illegible]家所抑[illegible]文學掾不得志[illegible]作[illegible]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者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

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

今則不然上聖下明賤[illegible]道[illegible]道[illegible]安守乎
石牘君子爽世林[illegible]公門有公卿門有[illegible]指[illegible]
不觸患[illegible]多[illegible]於貴族[illegible]不出閭庭門[illegible]
縉紳[illegible]之[illegible]老成賤有常[illegible]
內[illegible]於耕[illegible]名位者以[illegible]
然[illegible]者[illegible]形至乃[illegible]者以[illegible]
然[illegible]者以[illegible]者以[illegible]
賤[illegible]者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者以時納[illegible]賢[illegible]者
以[illegible]者有沉[illegible]之[illegible]閑者待[illegible]
之說

之[illegible]法限於[illegible]闘[illegible]勇敢於[illegible]斷[illegible]
之兆[illegible]遠之[illegible]名凡茲[illegible]也[illegible]其用心[illegible]所安
[illegible]人必急於已而寬德無[illegible]而[illegible]尊
賤問[illegible]而遠[illegible]天[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小人
放[illegible]道[illegible]可[illegible]門心以利[illegible]習以[illegible]姻[illegible]
設與交紛當局述於所[illegible]
舉士有[illegible]門求[illegible]其[illegible]寺
相其服飾親客[illegible]於[illegible]徒倚於門側時因
接見[illegible]容色心[illegible]內[illegible]外[illegible]直[illegible]道[illegible]之俗
生命政刑以[illegible]稱[illegible]合[illegible]惟[illegible]遷除消息官無

大小開[illegible]今以[illegible]孤[illegible]
[illegible]指[illegible]道[illegible]騎[illegible]沒[illegible]
洽[illegible]於[illegible]然乃悟曰富貴人之
所[illegible]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
[illegible]其遊[illegible]我初[illegible]
琴[illegible]伯成延陵高節可[illegible]滅族呂
[illegible]且飛[illegible]林[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任三郤尸晉宋
[illegible]獲我心[illegible]
[illegible]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
[illegible]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名[illegible]公孫[illegible]其學以正刑名顯於
世[illegible]非[illegible]正辭則[illegible]同[illegible]等
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義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
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無有
序之辯是有不是可無不可是名[illegible]可同而有異異
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
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

而序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illegible]家
者[illegible]知後[illegible]今存[illegible]
藝文一[illegible]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illegible]
梁[illegible]存今引說經各附其篇題者列之
又[illegible]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
或[illegible]亦有樂乎此也

上正天論表[illegible]

[illegible]

若臣一旦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
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illegible]

魯褒[illegible]

錢神論[illegible]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
顧見綦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
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
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
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
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
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
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淡
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
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
者榮貴[illegible]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
刻船膠柱[illegible]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
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
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
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其
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
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

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
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
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
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
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illegible]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
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
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
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
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
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

虛而況有實廉一雖少以致親密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

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

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晉書云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諺云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欲翔一作欲行○按魯褒之論晉書及藝文御覽文選補遺並載未全今總爲一大篇御覽路中行人至豈虛也哉作成公綏錢神論已上作成已竟我作說分附續又載蔡氏錢神論略附後）

蔡氏錢神論略

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玆也貪人見我知病得醫飢饗大牢未之逾也

應亨（南中郎長史初學記亨或著作表仕晉隸校尉參軍亨五葉簪紱籍甚晉應亨集二卷唐）

與州將牋（經籍志晉有□□學士一卷又處□錄附後非）

爾命欲求作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蚌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璞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跱可以勸厲後進亨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丞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袁琇懷帝時爲吳興太守盜殺見郭璞傳）

又（書鈔載此未詳）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晉叔向論叔魚之

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錄
之愛杜欽荐之教然後知乎百王曆乎盛衰其義
不偏公正之術弘矣至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
之所以奉君上上所以……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
公正也可不勉哉……

晉著作表

自司馬……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
崔駰……其後無聞若乃談遷孫武彪固踵蹟
向歆……亦各一世之良也

應翊像讚序

……以衛告歸後亦有賊攻其所居城糧盡以
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眾賴錢數萬民莫不稱
其仁

虞溥……
移告屬縣……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者七百餘人乃作誥以
……之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
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
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
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
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
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
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盛
化

文學誥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
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
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
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
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
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
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
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
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
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
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
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宜
洽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
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

罷稱述世務標榜[illegible]伸舒[illegible]亦[illegible]
才所[illegible]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
[illegible]物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
[illegible]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
[illegible]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晉書

歆滕

宵[illegible] 州初歐陰僚異討厚師流民侍秀劫盜麼數密表

流民[illegible]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
土不若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

雍之[illegible]於[illegible]益[illegible] [illegible]

羅尚[illegible]之 [illegible]

貽衛博書 [illegible]

晉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寇閒委
誠於下吏而流驟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
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 華陽國志

蜀人詣東海王言羅尚 尚貪而不斷任失[illegible]其[illegible]

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直富擬魯衛
家成市鄙貪如虎狼無復已極 蜀人言[illegible]之所愛
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illegible]
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當[illegible]

李[illegible]

詣鐵官令毛[illegible]中郎李叔 [illegible]

晉將不逮李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
追蹤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illegible]枉慙吾郡

降李毅牋

生長夷方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
師五丈略地渭濱與北斷隴斜谷據永安[illegible]
行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illegible]表[illegible]而歸是有司

孫[illegible] [illegible]

請復寧州奏 [illegible]

南中形勝七郡斗絕晉弱戎强加其士人屆寒應復
寧州以福鎮慰

李毅 [illegible]

陳謝疏 [illegible]

不能職上疏陳謝會毅薨
臣不能式遏寇虐疢與事過使旁遊魂兵殺既畢器
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愛乞請
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竝華陽國
志

毛孟

陳求寧州刺史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以王遜爲寧州刺史
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
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

臣死晉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歷官平內史累遷游擊將軍與河閒王顒戰被傷卒

草書狀拜爲尚書郎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時謂一臺二妙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
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
百官畢脩事業竝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
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
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
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
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
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
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
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
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
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群或若自
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
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
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
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
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晉書○王作生茲熙覽作纏作結翠未詳

月儀帖按晉書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
正月具書君白大族布氣景風微發顯變綏寧無恙
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
難將故及表問信李燕俱蒙告音君白原本多一燕字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
之寄斯誠明珠燿光之高會鸑鷟翻翥之良秋也吾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祀想已天飛奮翼紫闥
使親者有邇賴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布物遙願高宇使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哉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儁以恢時佐華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管玉僖卞氏之朋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覩賴有撣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罄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疏不面踰紀分逼衰塗鳥咽良晨馳心技情庶能感應具書脩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漢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莊之勇者 武而精道袒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邁之姿而懷遯時之志違明明之來緬不識之響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速就濯耀于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署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嘅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覩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洟以隕之不勝勞覩哉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闊在昔情類好合如彼琴瑟所闕離別歷載十餘年往者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有素以熙禹福依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疎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勲亦見信憶舊哉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允莅詢于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變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被其聽訓此草茅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凉和宜時順節路亦人脩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務往分不勝佇企飢渴之懷故書表問不能暢情君白

君白針氽同門游 君子斤以逸羣之才當策三千之首登堂入室所道之奧鑽明響昧品每亦希顏憂以乖隔孤陋退外曠道離友益以墻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敬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悵馳心繫想言有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哉復白書不悉君白原本心下有放字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而慊然遲想正以
逸驥之迹騁于雲漢之路能驤天府忘此友信飛沉
壹殊何緣言嫵厚爲時節實愛允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黄鍾吐氣凝寒雰降冱塞重㝠和
氣養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自別淵始
忽然踰載望塗廷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果　來況
德音彌滿躭翫良翰悟怵愛慰增慨不勝抱秋裁因
白答言不具盡君白
君白答書秋歸而奄經年載匪我愆期時違書信
之隆況旨沓密螢以逸諭明以馳翰親愛分殊

寧足下復遠　發禮即停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　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麽
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無違感詠蕭又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圖一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從此無限情經
運候思與感物發言存信淺以流墜足下　嚴度同
此懷信更知問君白帝與廣川書致云君人計書以索請見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
博不迊世在淳化官帖中有晴書其後晴書四方但
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然於前書亦異李嗣真门
晴有月儀一二章觀其趣向大爲遒媚今月儀不止
三章或謂答人離析然書無斷絮殆唐人臨寫者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征北將軍請少子任尊稱將軍封宣城公遷荊州刺史拜侍中開府進號車騎將軍

上誅張奕表太安中弘爲荊州刺史討張昌昌圍宛敗前將軍趙驤軍弘退屯梁先是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舉兵距弘弘斬奕上表惠帝詔答之

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
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
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
奕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
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
扇動飈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
泊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

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
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

惠帝詔報

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
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亂距違詔命將軍致討
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
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

請補選荊部守宰表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甚爲論者所稱

被中詔敕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

況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
爲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啓書差所應用益崇化莫
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
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微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
懲波蕩之敝存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
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恒
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郎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
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
也若不超報無以勸詢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
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爲山都

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沶鄉令虞潭忠誠烈正
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
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
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
以朝儀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
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
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
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

上惠帝論劉喬表（喬字仲彥南陽人惠帝西幸長安[illegible]東海王越承制轉喬爲[illegible]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距之弘與喬[illegible]）

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逆之司空東海（[illegible]）
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
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
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
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
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降於朝廷逆順效於成
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
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

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
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
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鬭自效於卞莊者矣
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
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之必無灼爛之患
永有泰山之固矣

與劉喬牋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
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

而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狄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俛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上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協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

又與東海王越書

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讐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嫌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内外以康王室竊恥同濟自爲寇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晉書劉弘傳）

荊州下教（[illegible]）

（[illegible]）

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綱紀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政哉

又教（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

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晉書）

又教

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為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節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力耶（太平御覽）

又教

錄事巫衛忠清厲節衣食不充賜單複衣各一具恒令廚食給其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又教（弘乃論寒士者皆給牛乞後帑轉以相付）

吾昨鼓四中起聞西城上兵欬聲甚深即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病無襦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備不虞耳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加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乃爾耶（並太平御覽）

又教

將士寒窮者皆本部為之人給一韋袍

又教

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職事脩習也（並北堂書鈔）

胡濟（晉書）

薦伍朝表（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太守劉弘薦為零陵太守者以非選劉弘奏可朝不就）

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趣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良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貢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宜聽允顯以獎風尚（殷佑高士傳○良才晉書作奇才無貢于三句）

改葬前母服議

今禮無其章不復特為之法故取繼母服准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為前母改葬宜從眾子之制（杜氏通典）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歷青州刺史大都督封東平郡公為石勒所殺）

移諸征鎮州郡（晞時為青州刺史受懷帝詔為兗青徐六州大舉討賊）

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蕩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

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宜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上討東海王越表（懷帝永嘉四年密詔晞討越晞表）

曰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

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姦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圮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嵎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與臣共尅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逋迸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

復上懷帝表（懷帝復詔晞討越晞復表越下檄討晞會越薨）

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

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成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越薨）

周馥（馥字祖宣汝南安成人爲鎮東將軍封永寧伯）

上懷帝請遷都書（馥都督揚州遣使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爲淮南太守裴碩所襲敗奔死）

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

紳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八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山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遣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晉書

閻丘沖字賓卿高平人歷太傅長史光祿勳遭亂爲賊所害

懷帝服楊悼后議太母養懷帝遇甚帝衍幼及即位后當須擬帝意公議帝意追服以所應服小功五月或以慈母服如母服禮哀沖議從之

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晉書

劉陶

告廬江郡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以儒學稱被徵不就避于壽陽及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郡營邮後被江國子祭酒

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厲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邮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晉書

晉彪

鵩賦序

余覽弘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褻而偶於受害愚以爲未若大鵩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藝文類聚

呂會

任僑產子奏惠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生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人皆禍之

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於陝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

瑞也不勝喜踊謹畫圖以上（宋書）

楊泓

拂舞序

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晉書）

寡婦淑（姓失）

答兄弟書（寡婦名淑也同郡也叔書大守寡兄弟將嫁之淑以書不許同書）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

偲偲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公之闇昔大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移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竊不自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文紀同）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年十八而寡姓杜不改節）

與從姪預書（預爲秦州刺史被征繫獄憲與預書戒之預後果爲儁傑同二句）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衛瓘女（赤牘作衛夫人鑠王云按張懷瓘書斷廷尉展女弟恆之從妹恆瓘子鑠係瓘從女）

本傳止稱瓘女與國臣書不言衛夫人恐誤耳○衛夫人自有書見後

與國臣書（瓘進太保歸第賈后忌其方直又逢譖瓘與汝南王亮欲爲伊霍事啓帝手詔楚王瑋免瓘等官收瓘與子若孫九人同殺害及瑋伏誅瓘女與國臣書於是前太保主簿劉繇等上言乃追封蘭陵郡公謚曰成爲族誅害瓘一門者）

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

無名氏

有司奏改泰始曆（泰始元年奏可）

王者祖氣而奉其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晉書）

有司郊祀奏（泰始二年一月郊宣皇帝十一月有司奏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圜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

羣公正朔服色奏（太始二年九月奏可）

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

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為弘 宋書

有司廟物奏 泰始四年

先帝廟存舊物麻繩為細拂以明儉約 晉要事

有司南宮王冠奏 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從之

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義又漢

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

有司議王公入朝奏 泰始中 晉諸公贊

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

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

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恒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

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

有司婚禮奏 太康八年尚書朱整議

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

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可依周禮改

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之禮竝如故 杜氏通典

有司侯國耕籍奏 武帝末奏不行

古諸侯耕籍不賑躬秉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

功今諸侯臨國宜依之 晉書禮志

廷尉為男感女重生奏 武帝世河間有男女相悅許婚男從軍女父母以女別適女憂念而死男還思痛遂發塚開棺女自活因與俱還其夫以事之廷尉奏

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禮之外非禮

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 引王隱晉書 搜神記

人上天變書 太康十年時為上書僕射[illegible]是末退

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illegible]天

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

汲冢周書序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illegible]凡七十五篇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有義證皆周書也按晉書[illegible]七十篇以此校之上缺[illegible]云此書世已入中秘[illegible]非始出於汲冢也[illegible]篇序傳蓋後人所為今以[illegible]

昔在文王商紂竝立因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

度訓殺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

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文王意和化服之作常

訓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

上失其道民失其業 缺 凶年作糴匡文王立西距

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

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

明武小明武三篇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 缺 大匡

此下脫簡

竹九關文王唯庶邦之多

難論與以匡謬作劉法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
開維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用保開文
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酆命周公
謀商難作酆保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
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文
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武王嗣位
告周公禁五戒作柔武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於大
小開武二篇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商謀
啓乎周周人將與師以承之作酆謀武王將起師伐
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諭武義

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
乃明德缺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
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剋殷武王作剋商建三監以
救其民為之訓範此有脫誤
武王既釋箕子
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缺
而缺位以官作考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
申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
作度邑武王有疾此有脫誤命
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武王既歿成王元年

周公忌商之孽訓敬人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
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
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已言戒
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
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
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周
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
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為大師告成
王以五微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
徵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賦

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
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惟難恐
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
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
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
叔向聞儲幼而果賢缺復王位作太子晉王者德以
飾躬用為所佩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
也作殷祝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
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剋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
不慎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茍踰作器服周道於乎

大備

晉千金渠石人東脅下文 洛陽記千金堨舊堰穀水發時更修開渠五所謂之五龍渠堨東立石人勒堨[illegible]晉初大水暴注又職功焉石人東脅下文云

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為今遏更於西開泄名曰伐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上激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

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

石人西脅下文 後魏太和中修千金堨按石人西脅下有文

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

魏建城鄉侯劉靖碑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隰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地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源隰底平疏之斯

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丈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負而　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

使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咸恭同思鄉黨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幷記遐制度永爲後式焉

九山廟碑

九顯靈君者太皞之元子陽九刻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嶽北帶洛瀍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庚午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纘氏令王與傳演奉宣詔命興立廟殿焉

白蟲將軍顯靈碑

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康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頌 [illegible]

晉太公碑金石錄云

太公望者此縣人大晉受命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 [illegible]

晉護羌校尉彭祈碑 金石錄

君諱祈字子玄隴西襄武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有陸終之裔子大彭實長夏盟則其後也又云歷郡右職州別駕從事中郎盾蜀末殄傍授王路洮西之戰因敗運奇元帥獲安剋殄彊虜列上功狀除舍人還參本軍事除涼州護軍河右未清戎寇猖沸湛謀神略留在帝心遷西郡太守至官未久復臨酒泉遠夷望風殖負歸命白山丁令率服賓貢敦煌令狐豐距違王度淵泉之陣兵不血刃母老弟亡辭職去官聖上仁慈聽君所求轉略陽太守近家祿養遂催大駕侍從還家服紀終始有詔以軍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節蓋除護羌校尉統攝涼　上前後軍功獎封七侯辭讓退讓陰德不伐年未知命以太康十

年三月癸酉薨天子愍悼遣使者監護喪事策曰君秉心公亮所莅有方不幸殞殁朕甚痛悼故孝廉參護羌軍事酒泉馬列改吏　郎中泉程斎下淳[illegible]長史夏侯俊等追思洪烈感想　嗟乃刊石[illegible]

伊闕右石壁銘

永康五年河南府尹衍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門 [illegible]

經注

荀適碑 魏除太原檢次令爲政以德去官下品 [illegible]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荀氏家傳

張蒼梧碑之張憑

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太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陸邁碑

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世說注

終南山大石文晉孫綽遷殿中侍御史詔遣詣終南山請雨經先除小石兩楹存大石一所於石之上文曰

峩峩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潤惠我四海王隱晉書

蘇韶誄

授從弟節韶字孝先安平人仕至中牟令卒作文承爲南中郎軍司第九子節在車上書曰韶自列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衣白襪踰馬節卓韓曰吾欲改葬將寫書節授筆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鬼書也節以韶之書寫書○鼎峯傳咸寧含表有常山大守蘇韶此云中牟令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眺邙山樂哉乎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有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自足矣王隱晉書

晉文紀卷第二十終

男梅士都覆校

南齊文紀十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清順治十五年重修本

南齊文紀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是集於酬答之文、參錯附錄、及誤載前代冊誥、與諸集略同、而體例尤爲叢脞。如永明五年九月詔、乃齊書撮敘其事、而以爲詔詞。高祖與周盤龍第二勑、明帝手詔王思遠、皆只常言五字、但可存爲故實、豈宜目以文章。無姓名之文、例附於末、而魚腹侯子響還本奏獨列於前代擬諸作、例歸操觚之人、而褚淵碑齊詔江淹策秀才獨不書一。曹景宗與弟義宗書、沈約答隱居樂藹書、猶曰人雖入梁、事關齊代。至於宋順帝答誅黃回詔、則宋文紀自爲一集、何以隔代闌入、若劉虬答蕭子良書、已見二卷、又見六卷、失檢抑又甚矣。其間如高祖與王彥之書、尺牘誤以爲世祖、崔慧景與妹書、尺牘誤以爲崔恭祖。亦閒有小小駁正。然如黃回一人、隔數頁而重註。曹虎一人、前註見北魏、而七卷之中乃別出曹虎之名、詳註爵里。矛盾者正復不少。徒以一代之文、兼收全備而存之耳。

南齊文紀序

余不佞承乏守宣知宣有禹金梅先生者以文學顯於明爲求其後若遺書焉先生之孫豐中翀中超中立宗皆好

學嗜古能世其家業則以先生所著鹿裘石室集及輯古樂苑書記洞詮八代詩乘文紀諸書謁予爲贊閒唯文紀最鉅上自羲軒以訖陳隋旁及二氏列卷三百有奇往宣厄於兵刻多燬而佚予因捐俸梓其殘闕役將竣而豐等復以南齊序請予言爲弁予盡讀其書而知先生之大有

功於學者也稽古之道追往者表其跡論世者證其變至攻文而摭其辭末矣蕭齊襲霸江左於統爲閏然魏晉而下天下無共主其德均矣于

齊乎何咎且其君節儉如高
明斷若武諸王若嶷之孝友
良之清尚臣則徐孝嗣之端
簡虞悰之直諒王儉經綸典
禮敎淪甄别流品以及褚淵

王融等皆有可觀其行事著
在史册矣復爲之紀其文以
不泯其懿是表跡之道也文
者心之聲聲音之道與政通
吳季子觀樂於魯其策六代

十五國之興亡得失若質左
劵唯文亦樂之類也漢以上
質而雅魏晉漸綺齊梁以還
益靡靡不足觀矣况歷皆不
延此無它工之制器朴屬歷

久雕刻易敝其理易知也然
亦風會使然即作者亦不自
知讀者寘心諦審之是徵變
之學也若夫攻文之道取法
貴精而微材必廣洽聞之士

記醜而愽啜其醨而咀其英是在善擇之耳六朝之陋昌黎氏爲大滌之是已然一切廢而不觀可乎所謂攻文而擷辭者必有取焉耳此三者皆學者所必有事是書之不

可廢也必矣吾故謂先生之大有功於學者也然予攷南齊一代守宣者有蕭勵楊邏長諸人而至今唯謝脁名最

顯其治行亦不少概見所傳唯北樓敬亭遺詠古有之曰文章爲不朽之盛事信然今予涖郡日淺雖無大德于民然荒階少諍之風實心慕之

百世後有因是書而知先生以及予者庶幾追往表跡云若欲發先生所未刻而盡梓之則又在後之好名者矣予先爲之竊與梅氏有厚望焉

順治戊戌秋八月望日
江南寧國府知府今陞兩浙
鹽法道遲日豫書

南齊文紀目錄

卷第一

高帝

與中書令褚淵衛將軍袁粲書
褚淵袁粲荅高帝書
與王廣之書　與虞玩之書
與劉悛書　與王延之書
與崔祖思書　又
與世祖書　築壘教
數沈攸之罪惡敎　上順帝誅黃回表
順帝詔　受禪即位告天文
即位大赦文　降封宋公侯詔
原赦詔　省罷屯稅詔
減降宋氏第秩詔　斷衆募詔
營郵遺骸詔　曲赦交趾詔
錄叙從軍官詔　建學詔
獨戰亡租稅詔　詔朝臣
詔豫章王嶷
與司徒褚淵手詔　褚淵荅
宥王遜詔　詔領軍將軍李安民

呂安國安集司州民戶詔
詔周盤龍　賑劉善民詔
手詔張融　詔夏侯恭叔
徵明僧紹詔　封荷知加羅國王詔
詔荅河南王吐谷渾拾寅
楊廣香爲沙州刺史詔
臨終詔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
勑柳世隆　又四條
勑垣崇祖　又勑
手勑劉懷慰　又勑

勑周山圖　又勑
勑周盤龍　手勑
手勑張岱　勑江謐掌吏部
勑崔文仲　手勑王珍國
報武陵王曅　荅陳顯達　又
答劉善明　又　荅蕭景先
勑荅柳引　荅晉壽太守楊公則

武帝

與虞悰手書　與玄元度書
高帝喪禮詔　原蕩逋負詔
賑卹京師雨水詔　又詔
災異蠲卹詔　戍將恩慶詔
優獎郡縣丞尉詔　郡宰滿限詔
恩赦詔　袁粲等葬事詔
小會青溪宮詔　京師二縣沾賚詔
興學詔　又詔
永明三年蠲田租詔　籍田詔　又詔
講武班賜詔　春正普賜詔
霖雨賑賜詔　優貸丹陽屬縣詔
九日詔　蠲三調詔

原北兗八州租調詔　原雍州逋租詔
又詔　增俸詔
奉聖詔　婚禮詔
婚葬禁儉詔　永明八年七月大赦詔
令諭役還本詔　賑賜京師詔
水旱斷酒詔　沾卹二岸詔
又詔　寬黃籍謫役詔
葬宋建平王景素詔
委皇太子長懋決獄詔
荅豫章王嶷邑戶詔

荅豫章王嶷求解太傅詔
豫章王嶷喪事詔　豫章王嶷贈謚詔
褚淵喪事詔　贈褚淵太宰詔
贈王儉太尉詔　贈柳世隆司空詔
誅垣崇祖詔　誅張敬兒詔
贈李安民詔　荅薛淵辭職詔
聘高平太守戴僧靜詔
驃騎將軍桓康喪事詔
沈沖喪還詔　追贈沈沖詔
蕭景先節度司州諸軍詔

贈蕭景先喪詔　贈蕭景先侍中詔
誅王奐赦詔　長沙王妃詔
贈蕭叡明詔　封茹法亮詔
封范當根純林邑王詔
河南王吐谷渾易侯度進號詔
拜武都王楊集始詔　封宕昌王梁彌頡詔
詔報宕昌王梁彌承　詔報芮芮國
遺詔　又詔
敕廬陵王子卿　又
敕晉安王子懋　又二

敕隨郡王子隆　敕王晏　又二
敕劉祥　敕曹虎
敕豫章內史虞悰　敕中書舍人茹法亮
南郡王昭業賛冠辭　醮酒辭

鬱林王

即位蠲放徵調詔　放遣北掠餘口詔
序用勞人詔　量處食吏詔
隆昌元年下州郡詔　追崇竟陵王子良詔
徵吳苞詔

海陵王

即位詔　新安國吏詔
詮用淮關征戍詔

延興元年冬十月癸巳詔

卷第二

明帝

建武元年即位詔　符斷稅役詔
斷任土恒貢詔 建武元年　銓叙普爵詔
申枉繫直詔　嚴課農桑詔
罷東田省役詔　修晉帝諸陵詔
學敎詔　孔聖祀典詔

誅王敬則詔　遣陳顯達北討詔
答奏陳顯達詔　誅王晏詔
誅蕭諶書　江斅讓廟詔
手詔王思遠　賜謝朏詔
贈仇池公楊元秀詔
氐王楊馥之爲仇池公詔
遺詔　勅傳昭
東昏侯
誅徐孝嗣沈文季詔
和帝
舉義覃惠教　普除東征衆軍詔
宣德王太后
隆昌元年七月令　延興元年十月令
廢東昏侯令
封南康王爲宣城王令
文惠太子長懋
疾篤上世祖表
豫章王嶷
手啓武帝　武帝答
上論州郡秩俸表

又啓　武帝答
又啓　武帝又答
又啓　武帝答
又啓　武帝答
臨終啓武帝
與沙州刺史楊廣香書
竟陵王子良
陳高宗塋使　上高帝懇田表
上讜言表　上武帝論會土塘役啓
密啓武帝　又啟武帝
諫射雉啟
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啟
論王輅啓　與安陸侯緬書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答竟陵王書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答張融書　答顧憲之書
眼銘　耳銘
口銘　行宅詩序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
下詩序　賓僚七要

巴東王子響

啓武帝　同前

有司奏魚復侯子響還本 附

隨郡王子隆

山居序

始安王遥光

啓誅謝朓　東昏侯詔

尚書符討始安王遥光 附

安陸侯緬

與王儉書

蕭景先

遺言

蕭穎胄

移檄京邑　上和帝遺表

卷第三

封建齊國禪代詔策文

策相國齊公九錫文　禪齊詔

策命齊王　再命璽書

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

褚淵

上高帝讓榮緒晉史啓　高帝答

上武帝遜位啓　謝賜玉佩啓

王儉

諫高帝起宣陽門表　上高帝固請解選表

上武帝求解選表　讓左僕射表

拜儀同三司章　朝服議

褚淵録尚書事議　司空掾屬禮敬議

司空府史應服議　郊殷禮議

有司又奏明堂

二郊明堂間歲祀議　遷郊議

郊祀明堂異日議

祠部郎中蔡履議　太學博士王祐議

兼博士劉蔓議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

尚書陸澄議　尚書令王儉議

諒闇議奏　日蝕齋內祀議

祭先聖先師議　南郡王昭業冠儀注

朝堂諱訓議　高帝昭皇后遷祔

有司又奏

王儉又議　穆妃喪禮議

皇太子妃薨前宮臣服議

太子穆妃卒哭後祭議

太子穆妃服閏月議　尚書令褚淵難

又答褚淵難

祠部郎中王珪之議

答王珪之問太子穆妃服議

又議　修史議

議江斅出繼啓　尚書參議

議分南豫啓　與豫章王嶷牋

高帝哀策文　皇太子妃哀策文

褚淵碑文　竟陵王山居贊

暢連珠

卷第四

王僧虔

上宋順帝論雅樂三調歌表

順帝詔報　上宋順帝論樂表

上齊高帝言郡縣獄表

答高帝論書啓　上古來能書人名啟

啓二首　答竟陵王子良書

竟陵王子良報王僧虔書　與兄子儉書

誡子書

與張緒書　王琛乞郡牒

題尚書省壁

王慈

上論朝堂諱榜表　博士李撝議

太常丞王僴之議　儀曹郎任昉議

王奐

上高帝辭南蠻校尉表

王融

上武帝啓求自試　上武帝論給虜書疏

武帝答　上武帝陳北伐疏

又上疏　拜秘書丞謝表

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又表　又表

謝敕賜御裘等啓　謝敕賜米啓

謝竟陵王示扇啓　謝竟陵王賜納裘啓

謝司徒賜紫鮮啓　謝武陵王賜弓啓

謝安陸王賜銀鈢啓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皇太子哀策文　永嘉長公主墓誌銘

豫章文獻王墓誌銘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秀之
與朝士書　　貽宗測書
王遜之
大輅議
王顥
奏彈中丞袁彖　　武帝詔
上齊職儀啓

王晏
文惠太子喪服議　　又奏　　又奏
又奏　　啓武帝
王晏　徐孝嗣　何胤
故太子府廟奏
王思遠
上明帝固讓吏部郎表
卷第五
柳世隆
與劉懷慰書　　論上斷條格奏

劉善明
上高帝陳事表　　遺崔祖思書
崔祖思
上太祖陳政事啟 八條
虞玩之
上宋後廢帝陳時事表
上高帝言黃籍表　　告退表
劉休
與親知書
上高帝請御史中丞啓　　高帝答

孔顗
上高帝鑄錢均貨議
胡諧之
上高帝辭職表
陸澄
宋皇太子朝賀服議
上齊高帝自理表
尚書令褚淵奏　　高帝答
與王儉書　　王儉答書
顧淵

與太守蕭緬牋
何昌㝢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啓
與司空褚淵書　褚淵答書
劉璡
上高帝訟宋建平王寃書
顧歡
上高帝治綱表
劉思效
上高帝陳讜言表　高帝答

裴叔業
上高帝言梁益疏
卷第六
呂安國
啓置東平郡
沈沖
上謚罪奏
沈淵
薦沈驎士表
沈憲

分置二豫啓　啓
殷瀰
牒請二豫分置
庾杲之
致劉隱士虯書　臨終上武帝表
宗測
答府召　又答
答魚復侯子響
沈驎士
答張永　與中書郎沈約書

卞彬
蚤蝨賦序　禽獸決
下伯玉
祭孫叔敖文
熊襄
齊典序
袁彖
駁國史議　苟將之胡之爭死議
奏彈謝超宗
劉祥

任昉十五首　任遐奏彈劉整
對狀辭
劉悛
答武帝
江淹
與張[illegible]王思遠書
周顒
與[illegible]書公子良　與杜京產書
張融
與從叔永書　與王僧虔書
與從弟戩書　與[illegible]王[illegible]
海賦序　自序　又
遺令　又
張充
與尚書令王儉書　同前
荀丕
遺王秀之書　同前
與王儉書
王植
上武帝撰定律章表

孔稚珪
上武帝論刑律表　上明帝請和虜表
薦杜京產表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讓詹事表　奏彈王融
王融對辭　奏彈王奐
謝賜生蒴支啓　褚先生伯玉碑
北山移文　祭外兄張長史文
孔琇之
薦王文憲表
丘雄
上武帝乞歸父書
蔡珍之
自請封牒
虞悰
上明帝辭職表
虞炎
鮑明遠集序
卷第七
謝朓
辭隨王子隆牋

為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隨王賜左傳啓
為宣城公拜章
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
為明帝拜録尚書表　為百官勸進明帝表
齊明帝謚冊文　齊敬皇后哀策文
為隨王祭東耕文　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為諸子祭阮夫人文　臨海公主墓誌銘
新安長公主墓誌銘　鬱林王墓銘
海陵王墓誌銘　為録公拜揚州[illegible]教

録詩詩教　酬德賦序
思歸賦序　楚鶴賦序
謝朏
與王儉書　與弟瀹書
劉繪
為豫章王嶷上武帝請改葬故巴東王子響
表
虞羲
與蕭令王僕射為袁彖求謚書
陸厥
與沈約問聲樂書　沈約答書
樂藹
與竟陵王子良牋　與右率沈約書
沈約答書　奏請朝直
何諲之
祭魚用鮮槁議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功臣配饗議
伏曼容
服色宜依姓尚議　太子僕射周顒議

議石[illegible]奏
庾曇隆
論郊壇立宮啓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　太學博士賀瑒議
驍騎將軍虞炎議　祠部郎李摛議
論封國啓
蕭琛
嗣君即位廟見議
曹思文
上諫廢學表

徐孝嗣
奏劾蕭元蔚等　上明帝立屯田表
張欣泰
婚禮表
移魏廣陵侯
曹虎
荅虜主元宏書
江祀
薦庾上[illegible]表
張沖
報鄧元起書

庾弘遠　徐虎龍
為陳顯達與[illegible]書
崔慧景
與從弟緯書
崔覺
與妹書
崔偃
上和帝白父冤書
又疏　和帝詔報崔偃

蕭衍
上和帝
曹景宗
荅弟義宗書
高爽
荅人書
謝赫
古畫品
卷第八
江淹一

奏記詣宋建平王
到主簿日詣宋右軍建平王景素
被黜為吳興令辭箋詣建平王
到功曹參軍後詣[illegible]竟陵公子良
獄中上建平王書　報袁叔明書
與交友論隱書
勅為謝貴答劉休範書
為建平王慶改號啓
為建平王謝鎮南徐州刺史啓
為建平王謝賜石硯等啓

爲建平王謝玉環刀等啓
蕭領軍讓司空并敦勸啓
蕭太尉子姪爲領軍江州兖州豫州淮南黄
門謝表
拜正員外郎表　拜中書郎表
建平王讓右將軍荆州刺史表
建平王慶明帝疾和禮上表
建平王慶安城王拜封表
建平王之南徐州刺史辭闕表
蕭驃騎讓封第二表　第三表

蕭驃騎錄尚書事到省表
蕭驃騎劒甲仗入殿表
蕭驃騎讓豫司二州表
蕭驃騎上頓表
蕭驃騎謝侍中慰勞表
蕭驃騎慶平賊表
蕭驃騎解嚴輸貢錢表
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三表
蕭驃騎讓太尉增封表
蕭驃騎讓油幢表　蕭太尉上便宜表

讓太傅揚州牧表　蕭重讓揚州表
後讓太傅揚州牧表　蕭被侍中敦勸表
蕭被尚書敦勸重讓表
蕭讓劒履殊禮表　蕭拜太尉揚州牧表
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
蕭太傅辭輿駕親幸表
蕭讓前部羽葆鼓吹表
謝開府辟召表
蕭讓太傅相國齊公十郡九錫表
第二表　被百僚敦勸受表

蕭拜相國齊公十郡九錫表一作章
蕭相國讓進爵爲王第二表
蕭相國拜齊王表
齊王謝冕旒諸法物表
齊王讓禪表

卷第九

江淹二

始安王拜征虜將軍丹陽尹章
始安王拜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章
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

建平王荅王太后正位章
建平王慶江皇后正位章
建平王拜右衛將軍荊州刺史章
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建平王散五刑教　建平王聘隱逸教
蕭驃騎發徐州三五教
蕭驃騎築新亭壘埋枯骸教
蕭太傅東耕教　遣大使巡詔
賜赦交州詔　斷募士詔
封江冠軍等詔　大赦詔

北伐詔　王僕射爲左僕射詔
王將軍爲安東吳興詔
曲赦丹陽等四郡詔
王僕射領太子詹事詔
何詹事爲吏部尚書詔
王侍中爲南蠻校尉詔
王光祿爲征南湘州詔
柳僕射爲南兗州詔　王僕射加兵詔
立學詔
王鎮軍爲中書令右光祿詔

張令爲太常領國子祭酒詔
蕭冠軍進號征虜詔
褚侍中爲征北長史詔
尚書符 [illegible]　慰勞雍州文
袁友人傳
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
齊太祖高皇帝誄
宋故尚書左丞孫緬墓誌文
宋故安成王右常侍劉喬墓誌文
宋故銀青光祿大夫孫敻墓誌文
齊故御史中丞孫詵墓誌文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誌文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
蕭太傅東耕祝文

卷第三

江淹

雲山讚四首　銅劍讚
草木頌十五首　雜體詩三十首序
倡婦自悲賦序　青苔賦序
石劫賦序　蓮華賦序

丹砂可學賦序　赤虹賦序

橫吹賦序　傷友人賦序

知巳賦序　學梁王兔園賦序

傷愛子賦序　遂古篇序

雜三言序　自序

尚書殿中曹

廟樂歌詩奏

淮陰太守

移虜淮陰太守文

有司奏封氏王楊集始母

八座奏進號陰平王楊炅

芮芮國相邢基祉羅迴

奉高帝表

百濟國王牟大

上武帝表　又表

武帝命牟大襲封百濟王策

制詔

上明帝表　又表

扶南國王僑陳如闍耶跋摩

上武帝表　又

天竺道人那伽仙

上武帝書　武帝詔報

祥瑞志

會稽剡石山大石文　立石文

小石文　嵩高山石璽文

有司奏沸泉木簡文

璽文　銅獸銘

南齊文紀目錄畢

南齊文紀卷第一

閩莆余颺訂閱

遼東遲日豫參定

江東梅鼎祚纂輯

高帝

（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南蘭陵人仕宋位相國封齊王篡宋國號齊都建業在位四年廟曰太祖）

與中書令褚淵衞將軍袁粲書

（太祖旣平桂陽王休範遷散騎常侍中領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固讓與淵及粲書淵粲書答之太祖乃受命）

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并參論近戎秩加爵上曠言寄獨愧神震俯下官本上以戎卒之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於今授特深恇迫以銜恩先旨義參陵翳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訓前答旣已醜顏乃[illegible]天災求幸亂取貴斯實國家之心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侯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淝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

褚淵袁粲答太祖書（粲見前淵見後）

來告顧亮敬挹無已謙虛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中外況復造膝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以貫神明但今之所宜商推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艱難四維仲授遐邇未安國家資廣府藏須備北狄彼邊陵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修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劫寇窮凶勢過原燎釁逆倉卒移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旦[illegible]決之策定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總律制奇刑於此寢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勳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許校諸序況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膺朝制奉職數載同舟[illegible]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睹奄成今古[illegible]失獨慟不及悲戎誠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所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重杜塞貴寵[illegible]語尚欲信厚若令必行邊巡何路凡位居物首任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無究熟而後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淵見南齊書〇按粲與淵至太祖決計出頓新亭[illegible]軍勳動殿致大利[illegible]）

與王儉之書（[illegible]人歷侍中領軍將軍[illegible]）

廣之仕宋歷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太祖使黃回回弟驷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與廣之書令於江西捕驷等○回本竟陵郡軍人累戰功為郢州刺史嘗圍與袁粲攻太祖事不果太祖撫之如舊後改南兗州以署佮表奏誅之

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聞攻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

與虞玩之書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歷光祿大夫元徽中為右丞太祖參政與玩之書玩之上表東府事設男器跡發力州縣轉多與中丞齊憲不支歲尸乾殘侵報之

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

丞已覺金粟可積也

與劉悛書悛字士操彭城上里人歷五兵尚書悛司空勔之子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罷路左號哭求勔屍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

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恒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絲纊徹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耶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

與王延之書延之字希季瑯琊臨沂人敬弘之孫歷吏部尚書僕射王延之阮韜俱是劉湛外甥並有盛譽湛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與延之書○尺牘作世祖書誤

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世說○緣南史作由

與崔祖思書祖思見後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宋永光中淮北沒虜乃南度江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太祖徵為正員外郎稱疾不就與崔祖思書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祖思時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

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凉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同歸

又

不食周粟而食周稜古猶發譏在今寧得息談耶聊以為笑

與世祖書世祖見後柳世隆為晉熙王安西司馬世祖為長史太祖之崇寶陵也令世祖率衆下會京邑是時朝廷疑沈攸之密為之防望湊珍白夏口具衛要地宜得其人太祖與世祖書

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以上並高帝在宋時與延之書或即帝在位後

築壘教高帝既殺蒼梧立順帝威權日盛昇明元年袁粲等皆以謀逆被誅詔假黃鉞率大衆出屯新亭中興壁治嚴築壘教曰

河南稱慈京由掩骼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袤製茲營崇滿峻壘古墟冀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薙憑軒動懷巡陛增愴宜並為收改葬並設薄祀[illegible]

齊書○江淹集
識小異不盡存

數沈攸之罪惡檄 攸之自江陵起兵攻郢城時高帝輔政遣衆軍西討出此檄 前亭驍檄數攸之罪惡

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穎七國逆兵之勢隗囂恃跨河據隴之資毌丘儉伐其蹈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得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豎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筲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禍君之

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臣愛之若子羽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肯衡兼肯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宣等並受寵任剖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狡狎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醜此其不信不義言許反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illegible]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濃湖肩[illegible]

本非已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逝再歸王師又應刑法先帝英聖量深河海宥其回矜之晚莫收曲崤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遂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啓見下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罪一也又攸之累登藩岳自郢遷荊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鎭地尊望重攸之[illegible]惜陵傳斷割候逆料擇上馬簡算器甲精器銳上遣以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圖顛國典此其包藏禍心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

荊以來恒用姦數既欲發兵宜其因假遂乃鼓造群蠻驅掠山谷掃蕩計伐盡戶擾上幾家郭邑何間荒衰從來積年未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傷復朝廷大逆之罪三也大皆推陽序兵 起京師內懷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疆地廣故應須甫寧宜忘力國家倒懸力思身慮感遲弱卒三千並皆羸老既至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要[illegible]照何其[illegible]日柵訖定輕周名爾時恭謹虐有皇成此其伏慝[illegible]詐持疑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敗虐滋

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絆行旅過境必留仕子窮
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
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辠五也又
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
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捶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
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
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
初不遵奉欲殺欲擊皮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
君陵上大逆之辠六也惷悖狂凶釁深桀紂猜忒外
彰禍日內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為交質父子分張爾

積年稔禍社稷實長獨夫遺孽攸之豫棄心靈且叛
歆幸遂逆惑頌倒深相嗟惜舉止哀榮揚聲吠堯此
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辠七也廢
昏立明先代成典交廣先到梁秦蕃及而攸之密邇
內畿川塗非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表章仰積
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辠八也昇明
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
元琰銜使西歸並加崇授寵貫重疊元琰達西便應
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之恩不荷威德反生讎怨
此其大逆之辠九也攸之以豺狼之性含梟鴟之心

直置天壤已稱醜穢況乃擁兵內侮逞肆姦回新定
懸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蕃府過荷朝寄義百
常情董司元戎躬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
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
澤下無勞怨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衆無名
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誠
禽熊羆盾爪蓄攫裂之心虎豹磨牙起吞噬之憤鼓
怒則氷原漲泡奮發則霜野奔飆以此定亂豈移晷
刻雖復衆徒棲陸巢鄉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蕃
燒山之焰彼上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

今復俾之逆徒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玉崩倒戈
宜為蕃計爲役一人迷眛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
有如皦日

上宋順帝請誅黃回表 回本竟陵郡軍人累有戰功[illegible]宋末元徽中[illegible]沈攸之之起兵以回[illegible]攻郢州[illegible]乃上表[illegible]

黃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illegible]被驅階藉
風雲叨竊俄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官闕于知人
冀其得嘯遺統前鋒竟不接刃韋至郢城乘威追
陵掠所加必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戎役虜奪城內

文武剝劚靡遺及至還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劒遺思尚在東府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多受刼盜親信此等並為爪牙覩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畢著非可含忍應加剿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寔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舉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既往伏增慙恧

順帝詔報

貴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貫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效累著而脣懷于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既扇斛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其索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氛沴克殄狡謀方顯每存容掩莫能悛革故裂茅升爵均榮勳寵凶詖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不遂狠戾彌甚近軍夫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咨疑便加棰楚專肆恭慢罔顧彝則屠殺西蕃徽賁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捨要若斫回奪黷謁弗已叨侈無厭

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聚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 齊宋書

即阼告天文 建元元年四月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諱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寔賴諱匡拯之功以弘濟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

義昭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祇從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改元大赦詔 建元元年四月

五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朕以寡昧屬值艱季推肆勤

之誠措樂治之數賢能悉心士民致力用獲拯溺飢
暴一匡天下業未終占功始俾昔宋氏以陵夷有微
曆數攸及思弘禪推水德崇替爰集大祿于朕躬惟
志非濟辭弗獲照遂欽從天人式繇景命祗月正于
文祖升禋皇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革代之
蹤託王公之上若涉淵冰罔知所濟寶祚初啓洪慶
惟新思俾利澤宜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
爲建元元年賜人爵一級文武進位二等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有犯鄉論
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

敕繫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降封宋公侯詔 建元元年四月

繼世象賢列代盛典疇庸嗣美前代令圖宋氏通侯
乃宜隨運省替但欽德懷義尚表墳閭況功濟區夏
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
縣公可爲侯萍鄉縣侯可爲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
之王弘何無忌後

原赦詔 建元元年四月

宸運肇創寶命惟新宜弘慶宥廣敷爾汰劫賊餘口
沒在臺府者悉原赦諸負釁流徙普聽還本土

省置屯稅詔 建元元年四月

自廣井毀制農桑易業鹽鐵防民貨鬻傷治歷代成
俗流蠹歲滋援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
失業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
籞宮停稅入優省置

減降宋氏第秩詔 建元元年五月

景運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雖宜省替其有預効
屯夷宣力齊業者一仍本封無所減降

斷衆募詔 建元元年五月 南齊書載

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恆制頃世艱險

浸以成俗且長逋逃開罪山湖是爲黥刑不辱亡竄
无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

營卹遺骸詔 建元元年六月

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凋損或枯骸不收毀櫬莫掩
宜速宣下埋藏營卹若標題猶存姓字可識可即運
載致還本鄉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
三十五里爲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棺器標題者屬所
以臺錢供事

曲赦交阯詔 建元元年七月 江淹集載

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負海不朝因迷

遂往泗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內李叔獻一人即撫南土文武詳才選用并遣大使宣揚朝恩

錄序從軍官詔建元元年十月

朕嬰綴世務三十餘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末路屯夷戎旅薦誠藉時來之運實資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即給才堪餘任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扞邊役未由旋反聽于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為言列

建學詔建元四年正月南齊書

夫膠序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術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以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群僚奏議咸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敩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

卹戰亡詔建元四年正月

比歲申戍西北義勇爭先殞氣寇場命盡王事亡者不得復雖有恒典主者遵用每傷簡薄建元以來戰亡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屍主軍保押亦同此例

詔朝臣建元二年詔虞玩之上表陳其事納之

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偽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並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

倏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源昔景之切患何以科算能革斯弊耶於齊書○杜氏通典民僞以人為作理死叛作死販勝殘未易作未易可證

詔豫章王嶷嶷後見太祖即位遷嶷為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豫章王會北虜動上思為經略乃詔嶷以為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

神牧總司王業誠為治要荊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

與司徒褚淵手詔

句見其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

褚淵答

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

宥王遜詔

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

詔領軍將軍李安民

守徐州州義兵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方略

呂安國安集司州民戶詔

郢司之間流雜繁廣宜逸加區判定其隸屬於今州事與專任安國可暫行經理以本官使持節郢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

詔周盤龍 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於西澤奮擊破之上喜詔曰

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克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勳勤宜時銓序可符列上

贈劉善明詔

善明忠誠凡亮幹力兼宜豫經夷險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

手詔張融 見

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詔[illegible]叔

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

徵明僧紹詔

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為正員外郎

封荷知加羅國王詔（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

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詔答河南王吐谷渾拾寅（宋世遣使武將軍王世武吏河南建元元年遣拾寅來獻詔答之）

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寶獲承鴻業夙夜中興思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閱之凄然想然平安又

御款誠遥著保寧遐外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得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四

楊廣香爲沙州刺史詔（廣香先奔南齊宋末爲虜攻殺氏王楊文度以公仇池公爲太守即位後緩[illegible]以詔授廣香）

方絕國人贊美稱前冊殊俗內欵[illegible]流征氾[illegible]鎮主陰平郡公楊廣香怨結同族釁起親[illegible]之世遂舉地降敵致虜失守華陽暫欝近单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惟新之化肉袒請附投地千里氏羌雜種咸同歸從宜時領納厚加優䘏廣香都遂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隨名酬賞以廣香爲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臨終詔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睦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並出齊書）

敕柳世隆（建元二年世隆爲尚書左僕射太祖敕世隆曰[illegible]是時[illegible]）

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今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

又

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本也

又（宋泰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爲豫州治壽春[illegible]）

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

又（建元四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兗徐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江北民旁近騷動不安上報世叁）

北有北信虜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

又

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閒賊已渡淮既審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逼淮不容還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若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

又（[illegible]退[illegible]給軍糧虜[illegible]又敕世叁）

呂安國近在西上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糧給須驚恐又令垣豫州[illegible]州內兩得崇祖啓事已行宜近無云云殊稱爾代僧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撥春便就手也

敕垣崇祖（初崇祖見上自[illegible]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給鼓吹一部）

韓白何可不與衆異

又敕（崇祖為豫州刺史上遣使入關敕崇祖[illegible]治芍陂田）

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耶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醜虜

手敕劉懷慰（懷慰字彦泰平原人歷安蓮于北中郎司馬本名聞慰懷慰仕宋為步兵校尉齊國建置齊郡治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因手敕之）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

又敕（[illegible]人[illegible]大守[illegible]亭丹將軍專遣為將[illegible]以道標點之[illegible]示講之[illegible]代之）

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故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假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

敕周山圖（[illegible]）

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略悉以相委悉列醜末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

又敕（是時[illegible]起義上[illegible]山圖[illegible]淮入青[illegible]道應[illegible]人[illegible]會[illegible]已為[illegible]沒山圖救三百家還淮陰）

卿當盡相師擬理每存全重天下事惟同心力山岳

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横來亡
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
藉此平泗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

敕薊盤龍 盤龍北蘭陵人[illegible]

[illegible]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敕之敕盤龍

甬城逮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
淮陰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等人
扶淮步下也

又手敕 [illegible]日

[illegible]門公門杜

手敕張岱 岱[illegible]吳[illegible]太祖知岱[illegible]手敕曰

人部任事乃求欲同頡但恐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
卿爲護軍加給事中

敕江謐掌吏部 謐建元[illegible]年爲左民尚書[illegible]

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堪能委
遇可遷掌吏部

敕崔文仲 文仲清河東武城人祖忌宗[illegible]

文仲爲徐州刺史建元三年淮北義民桓磊[illegible]魂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文仲馳啓上敕

此[illegible]義皆衆[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存
[illegible]一時[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入也[illegible]

手敕王珍國 珍國爲南譙太守[illegible]發米散財以拯窮乏[illegible]乃

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 梁書

報武陵王[illegible]

見汝[illegible]作[illegible]以康樂放蕩作體
不[illegible]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答[illegible]

朝廷爵人以序[illegible]忠發萬里信誓[illegible]國
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與[illegible]何任[illegible]吾
終不妄授於卿數[illegible]同[illegible]人[illegible]遠明
與王李俱祇召也

又 [illegible]

虜經破散後當[illegible]復抱關理但[illegible]行[illegible]
備豫宋元嘉[illegible]從江[illegible]
沈司空亦以孝[illegible]當以淮[illegible]
州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採[illegible]

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

答劉善明 善明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太祖答之

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識甫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

又答 善明表勸起宮殿明及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隣國上又答

共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宜陽門今救[illegible]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答蕭景先 景先太祖從子歷征虜將軍丹陽尹

景先[illegible]上德化之美[illegible]答之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于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教答[illegible]引 [illegible]答

柏年幸可不爾爲之恨限

答晉壽太守楊公則

[illegible]文弘[illegible]太守[illegible]略之宜上答曰

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illegible]賞

武帝 名賾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廟號世祖

與虞悰手書 [illegible]

今因江史邪有以[illegible]欲相屈

與玄元度書 建元二年魏主寇壽陽諸將分兵出寇青界圖朐山[illegible]主玄元度出擊大破之初元度自[illegible]

云[illegible]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

努力成階上之相也

高帝喪禮詔 建元四年

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宮可三日一還外宮聞一日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

原蕩諸城詔 建元四年三月

城直之制歷代宜同頃歲逋弛遂以萬計雖在憲宜懲而原心可亮積年逋城可悉原蕩自茲以後申明舊科有違糾裁

賑卹京師兩岸詔 建元四年三月

比歲未稔貧窮不少京師二岸多離其弊遣中書舍
人優量賑卹
又詔建元四年五月
頃水雨頻降潮流薦滿二岸居民多所淹漬遣中書
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賑卹
災異蠲卹詔建元四年六月
水潦為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尅日訊決諸遠獄
委刺史以時察判建康秣陵二縣貧民加賑賜必令
周悉吳興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
戍將恩慶詔建元四年二月

緣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沾恩慶可遣中書
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皆如之
優獎郡縣丞尉詔永明元年正月
經邦之寄寔資莅民守宰祿俸蓋有恒準往以邊虞
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宇寧晏庶績咸熙念勤簡能
宜加優獎郡縣丞尉可還田秩
邦守滿限詔永明元年三月
宋德將季風軌陵遲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遄速
公私凋弊泰運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範永隆治根
莅民之職一以小滿為限其有聲績剋舉厚加甄賞

庶務無廢隨時代出
赦恩詔永元元年三月
朕自丁荼毒奄便周忌號天負荷若墜淵壑而遠圖
尚藏政刑未理星緯失序陰陽忒度思播先澤[illegible]
八年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訖為始京師囚繫
悉皆原宥三署軍徒優量降遣都邑鰥寡尤貧詳加
賑卹
哀榮等葬事詔永元元年四月
[illegible]袞紹恩洽[illegible]兩王榮寵餘裔二代弘義
[illegible]哉袁粲劉秉并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于景

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
往宜特優降粲秉前年改葬兆未修材槨可為經
理令粗足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者可符荊
州送反舊葬在所為營葬事
小會青溪宮詔永元元年七月
夫樂所自生先哲所稱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
光道同于南陽魏文發詠于譙青溪宮體天含暉
則地接賓光定靈源允承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
方遠締緝之榮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懷哽咽朕以
眇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揆日

興功子來告華規模昭備宜申燕落之禮以暢感尉
之懷可剋日小會

京師二縣沾賚詔 永元二年八月

芝枯掩骼義重前誥鄉老哀矜寔惟令典朕永思民
瘼勿忘鑒寐嘗德未敷物多乖所京師二縣或有久
墳毀發可隨宜掩埋遺骸未櫬並加斂瘞疾病窮困
不能自存者詳爲條格並加沾賚

興學詔 永明三年正月

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敎猶樹木之有枝葉果行
育德戒必由茲在昔周道光宅華夏方弘典誥克隆

敎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仍離屯故仰瞻
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邇一體車軌同文宜高選學官
廣延胄子

又詔

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按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
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墯者所在即便列
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
勤怠校覈殿最歲竟條奏以申黜陟

永明三年蠲田租詔 五月

風俗凋弊于茲永久雖年穀時登而撫乏比室凡單
丁之身及煢獨而秋養孤者並蠲今年田租

籍田詔

九穀之重八材爲本是故潔粢豐盛祝史無愧於辭
不籍千畝周宣所以貽諫昔期運初啟庶政草昧三
推之典我則未暇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親
率由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于東郊
冕朱紘而[illegible]事御[illegible][illegible]禮備勗黔首將使囷庾內充
[illegible]茲爲攸在

又[illegible]

夫耕籍所以表敬親載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規躬[illegible]

良耜千畛咸事六稔可期敦義克宜誠感無[illegible]以
天符[illegible]此歲月鏤[illegible]實鼎開玉匣之祥嘉禾發同[illegible]
之穎甘露凝脾于[illegible]收[illegible]于蘭閣斯乃宗[illegible]
之慶豈寡薄所臻[illegible]茲黔[illegible]
以下悉原宥諸逋[illegible]以前尤窮獘者一皆蠲
除孝悌力田詳授[illegible]孤老貧窮賜穀十石凡欲附
農而糧種闕乏者並加給貸務在優厚

講武班賜詔 [illegible]元年正月

今親閱六師少長有從領馭革帥可量班賜

春正普賜詔 永元[illegible]

朕昧爽丕顯思康民瘼頃年穀亟登而饑饉代有今
履端肇運陽和告始宜協時休覃茲黎庶諸孤老貧
病並賜拯䘏遣使親賦每存均普

霖雨賑賜詔永明五年六月

比霖雨過度水潦漂溢京師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
舍人二縣官長隨宜賑賜

優貸丹陽屬縣詔永明五年七月

丹陽屬縣建元四年以來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殊
為不少京甸之內宜加優貸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

九日詔永明五年九月

九日出商飈館登高宴群臣

蠲三調詔永明五年九月

昔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以十一而稅周道
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朕絲枲浮汶來貢杞梓
皮革必緣楚往自永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饑
饉代有貪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
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
私之實民咨塗炭寔此之由昔在開運星紀未周
弊尚重農桑不殷于曩日粟帛輕賤于當年工商
無金之儲匹夫多飢寒之患良由圜法久廢上

公私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
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
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
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

原北兗八州租調詔永明六年十月

北兗北徐豫司青冀八州邊接疆埸民多懸罄原永
明以前所逋租調

原雍州逋租詔永明七年正月

雍州頻歲戎役兼水旱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

又詔

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邇兆民所以允殖
郡守宰邑因奴立名王府剖符戶口殷盛今產子不
育雖稟常禁比閭所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殺抑
亦情由俗淡宜節以嚴威敦以惠澤主者詳舊制并
量附定蠲卹之宜務存優厚

賜俸詔永明七年正月

諸大夫年秩隆重祿食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
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

本聖詔永明七年二月

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

獨舉素王誰匹功隱于當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教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待紹繼

婚禮詔 永元七年四月

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内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為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樏供設合巹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婚葬崇儉詔 永元七年十月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誇衒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永明八年七月大赦詔

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貳嬰患淹歷旬晷思仰祇天戒俯紓民瘼可大赦天下 並南齊書

寬黄籍謫役詔 人一切太祖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詔曰

夫簡貴賤辨等卑者莫不取信于黄籍豈有假器盜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虚妄式允舊章然釁起前代適非近失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賑賜京師詔 永元十一年十一月

頃者霖雨樵糴稍貴京邑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

水旱斷酒詔 永元十一年五月

水旱成災穀稼傷弊凡三調衆逋可同申至秋登京師二縣朱方姑孰可權斷酒

沾卹二岸詔 永元十一年七月

頃風水為災二岸居民多離其患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舍人履行沾卹

又詔

水旱為災寔傷農稼江淮之間倉廩既虛遂草竊充
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兗兗豫司
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
宿債並同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
更申五年

葬宋建平王景素詔

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
本可聽以禮葬舊塋（景素父宏文帝子）

委皇太子長懸決獄詔（大明□年□□□聞□獄堂錄□□□□宮有□）

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
事委以親決

增封豫章王嶷邑戶詔（永明二年）

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秩殊恒序況乃地侔
前準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
用申恩禮增封為四千戶

答豫章王嶷求解太傅詔（永明三年）

公惟德惟行無所間辭且齊旦衛其誰與二方式範
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

豫章王嶷喪事詔

嶷明德至親勳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
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
禮宜備其制斂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
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
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

豫章王嶷贈錫詔

龍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
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
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
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緝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
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贊皇基之始孝睦著
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
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謝於時候鄉民拯物有
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刑列郡之觀神凝自遠
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衡
宰將緝頌九紘寧禪五岳天不憖遺奄焉逝哀慟
傷惜震慟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龍□襲吉宜加茂典
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
牧緑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
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輼輬車前
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

褚淵喪事詔

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㾭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三百斤

贈褚淵太宰詔

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盛徵表典成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于家邦忠貞彰于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總錄機

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之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

贈王儉太尉詔 永明七年

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勲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夙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宣昧忠協隆鼎祚宏謨茂烈載銘彝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無常方正位論道永贊彝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冢墓材官營辦謚文憲公

贈柳世隆司空詔

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英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翹拯巨猾超越前烈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

寬德異教崇闡朝猷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素履邈不可踰將登玄味用變為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劒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謚曰忠武

誅垣崇祖詔 豫章王嶷有盛寵于高帝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後嫌疑異及即位下詔誅之

垣崇祖凶詭險躁少無行業皆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啓頻煩升擢溪壑靡厭凌以罪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與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

逃竄翁非覬構扇逆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
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可收掩
備致憲辟

誅張敬兒詔 敬兒以戰功爲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及垣崇祖死常懷猜又豐中交通疑其有異志誅之

敬兒蠢茲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
之力爰逮行伍超登非分而志躁無已矜伐滋甚貨
溢本州久苞異志在昔人以朕能懲革位班三槐秩
窮五等襟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誠滋甚鎮
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並侍接之日陳其兇狡必

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
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群蠻規擾樊夏
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祥瑞潛圖問鼎
運之機堅冰… 此而可忍孰不可…
…逆謀顯露…人獲尚行入纖悉
…罪發驗…則便可收捨式正刑辟…行及
□皆原宥

贈李安民詔

安民歷位內外肅績…著忠亮之誠…朕心…
近段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悼于懷贈鎮東將軍…

吹一部常侍太守如

荅峰淵解職詔 淵自以南奔任索氏不得自拔…建元…載云已在界首事竟…上表解職詔曰

遠隔殊方歸問難審淵受遣之深因辭朝列昔東關
昔典猶通婚宦兇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
容申許便可斷表速還章服

贈高平太守戴僧靜詔

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剋殄西蠕勲彰運始奄致
殞喪惻愴傷懷可贈錢五萬布百匹諡壯侯

驍騎將軍垣康喪事詔

康昔以內勲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料
理

沈冲喪還詔

冲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惻悼

追贈沈冲詔

冲貞詳閑理志局沈正戎著蕃朝績彰出守不幸早
世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諡曰恭子

蕭景先節度司州諸軍詔 永明五年

得雍州刺史張瓌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
毒移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

直荀襄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

賻蕭景先喪詔

丙作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

贈蕭景先侍中詔

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道敏綢繆少長義兼勳戚契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

誅王奐教詔

逆賊王奐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取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河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矜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于奉國每事匡執奐忿其異己誣以訕謗肆怒囚縶然後奏聞朕察奐愚詐詔還興祖還都乃羅織異謀發露得加徵書欺罔既彰中使臻赴遂受兵拒命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成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闕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禁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

長沙王妃詔 奐以逆誅弟伷女爲長沙王晃妃迪仍詔

奐門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並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准可特不離絕

贈蕭叡明詔

龍驤將軍安成中兵參軍於淦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封茹法亮詔 世祖鎮盆城法亮爲上江州典籤除於承奉知見委信

茹法亮近在盆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封范當根純林邑王詔 林邑王范陽邁子孫相承爲王夷人范當根純攻奪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下詔

林邑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懇到遠修職貢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

河南王吐谷渾易度侯進號詔 拾寅子永明三年詔

易度侯守職西藩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甚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

拜武都王楊集始詔 楊後起弟

後起奄至殞逝惻愴于懷綏御荒遐服宜詳其選行

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集始幹局沉亮乃心忠款必能緝境寧民宣揚聲教可持節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

詔報宕渠王梁彌承

宕昌使求軍儀及伎雜書詔報之

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敕賜王各一部

封宕昌王梁彌頡詔

行宕昌王梁彌頡忠款內附著績西服宜加爵命式

隆藩屏可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

詔報芮芮國

芮芮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之

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恨 並南齊書

遺詔 永明十一年七月

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王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 下意尚書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

又詔

我識滅之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導應諸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袴衣各一通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東鄰殺牛不如西家禴祭我靈上慎勿以

牲爲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皆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嘗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爲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百官停六時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主六宮竝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是吾所改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爲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唯年六十

必有道心聽朝賛送亦已有別詔詔小小賜乞及閤
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禁衛勞舊部帥左右悉付蕭
諶優量驅使之勿負吾遺意也

敕廬陵王子卿 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隆昌時領司徒被殺 子卿為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敕之

吾前後有敕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
飾汝何意都不憶吾敕耶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
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
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
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

得痛杖

又

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敕
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敕晉安王子懋 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為雍州刺史見殺 子懋為雍州刺史世祖敕以是略

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為
其備不可暫廢今秋犬羊雖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
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使當有大小分合之
敕鎮守進部偶民丁有事即使忘拔已敕更造

行有在者汝共諸人量宜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
要處參覘糧食最為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
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即
周章

又

吾敕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
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敕子真魚繼宗殷公愍至鎮
可以公愍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使足汝可好以階級
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

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
送

又 子懋啓求所好書上答之賜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也

敕隨郡王子隆 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隆昌中中軍大將軍為明帝所害 謝朓為隨王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朓望不論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

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

敕王晏 晏字士彥瑯琊臨沂人弘之孫世史部尚書侍中尚書令明帝時被誅

柳世隆贈侍中左光祿大夫薨世祖敕晏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㑹全保一蕃勳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惋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沈攸之反攻郢城不克

又

王儉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薨晏啓及儉喪亡荅之

儉年當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柰何往矣柰何

又

張緒字思曼吳人累遷散騎常侍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晏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

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南史如何

敕劉祥祥字顯徵東莞莒人

祥性剛疏輕言肆行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上以其多過乃長怨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有啓者上大怒令御史中丞任遐奏付廷尉別遣敕祥

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喉氏曰朝上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苟誕何延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諐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

敕曹虎虎字士威後改名

虎永明十年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敕虎

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

敕豫章內史虞悰[illegible]

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體

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法亮[illegible]爲廣州刺史罷任還上敕法亮

可間蕭惠休吾先使卿宜制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復私耶吾欲分受之也

南郡王昭業贊冠辭武帝使給事中太常蕭惠基加冠祝曰

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尒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降景福

醮酒辭

肯酒既清嘉盈既盈兄弟具在淑愼儀形永屆眉壽
於穆斯寧

鬱林王名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之長子立一年明帝廢而弒之

即祚蠲減征調詔

朕以寡薄嗣膺寶政對越靈命欽若前圖思所以敬
守成規拱揖羣后哀荒在日有懵大猷宜育德振民
光昭睿範凡逋三調及衆債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
悉同蠲除其備償封籍貨鬻未售亦皆還主御府諸
署池田邸冶興廢沿事本施一時於今無用者詳所
罷省公宜權禁一以還民關市征賦務從優減

放遣北掠餘口詔

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刑故無小罔或攸赦撫辜興
仁事深睿範宜從蕩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
民籍已賞賜者亦皆為贖

序用勞人詔

往歲蠻虜協謀志擾邊服羣帥授略大殲凶醜華城
克捷及舞陰固守二處勞人未有沾爵賞者可分遣
選部往彼序用

量處貧吏詔

東西二省府國長老所積財單祿寡良以矜懷選部
可甄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隨宜量處以貧爲
先

隆昌元年下州郡詔

執耜暫忘遷落北室秉機或脩無闕終年非怠非荒
雖由王道不稷不莠寔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
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
百民舛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
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詳下州郡務滋耕殖相畝闢
野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天民又詢訪獄市博聽
謡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主者詳爲條格

追崇竟陵王子良詔隆昌元年

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沿情所隆故使持節
都督諸軍揚州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
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
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
燮曜台階五教克宣敷奏鼎司百揆惟穆寄重先顧
任均負圖謨以齊聊一人同規往哲方憑保佑永翼
翊熙天不慭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
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黄
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

紱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

徵吳苞詔（隆昌元年徵不就苞濮陽鄄城人宋泰始中過江）

處士濮陽吳苞棲志窮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膺徵太學博士

海陵王（名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鬱林王之弟年十五）

即位詔（延興元年）

太祖高皇帝英謀光大受命作齊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繼明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鑠四海宅心並

德漏下泉功昭上象冒致所覽焦思不洽洪基大命景祚方隆而天步多阻遘閔否昏嗣君孝敬忽蔑多棄侮天經悖滅人紀朝章國憲足以遐逾側視民怨聆惕宗祧如綴旒將隕皇宗諸宗清保三后之業絕而更紐七百之祚危而復安猥以沖人入纂乾緒哉撫馭朽索若蹈春冰思與黎元共綏戩福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

新安國吏詔（延興元年）

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其所樂

銓用淮關徭戍詔（延興元年）

頃者以淮關徭戍勤瘁於行役故賜以榮階薄酬厥勞蕪穢沈滯留本集上府非所以急含爵之典趣毅力之旨便可分遣使部往彼銓用

延興元年冬十月癸巳詔

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寬俗阜民服君制八紘忘敷九德而習俗之風弊未改靜言多愧無忘晷昃皆勸婚嫁宜戒刺史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摽梅息怨正尉諸役普當州縣役吏民以應其數公役之何私累殊則又應攻正

常遞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苴是育今並可長停別量所出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

南齊文紀卷第一

晉陽張燧纂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明帝名鸞字景栖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子封西昌侯廢鬱林海陵二王而自立在位五年廟曰高宗

建武元年即位詔

皇齊受終建極握鏡臨宸倬武重輝欽明懋鑠七百攸長盤石斯固而王度中蹇天階荐阻嗣命多違蕃壁孔殷宏圖景曆將墜於淵宗德皇后遠鑒崇替憲章[illegible]人猥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兆民永懷先構若[illegible]大赦天下改元宿衛身普轉一階其餘文武賜位二等逋租宿債換負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原除劫賊餘口在臺府者可悉原放負釁流徙並還本鄉

省斷雜役詔建武元年

頃守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實興民[illegible]今商旅稅石頭後渚及夫[illegible]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即[illegible]可明加聽察

斷任土恒貢詔建武元年

邑宰祿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作貢亦為勞費自今悉斷

銓敘耆舊詔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高宗建武年詔曰

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寔有矜懷自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科

申枉舉直詔建武元年

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莅民之司並任厥失

嚴課農桑詔建武二年

食惟民天義高姬載蠶寔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翰令審端躬必由之朕肅膺嚴廊思弘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無忘寢興守宰親民之上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隄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眾具而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主者詳為條格

罷東田諸役詔建武二年

軌世去奢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王朕屬流弊

之末襄汾之季雖恭己弘化刻意隆平而禮讓未
興後[illegible]猶競本寬玄風猶有[illegible]愧思所以還淳返俗
反百移民可[illegible]東明發典光披升詔[illegible]衡[illegible]省[illegible]東
修晉帝諸陵詔[illegible]
舊陽邦邑[illegible]之[illegible]然況乃自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
[illegible]一[illegible]世而塋[illegible]不修豈直[illegible]深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禮鼎玉東遷晉元
[illegible]在[illegible]是路[illegible]
年代[illegible]理并增守衛
之也

[illegible]卷[illegible]

嘉[illegible]於心[illegible]攻[illegible]於[illegible]
是以[illegible]務本為先經緯九區[illegible]務大往則
時屢[illegible]序[illegible]在[illegible]敘寥[illegible]
年[illegible]古[illegible]忘[illegible]今[illegible]定又安[illegible]
作[illegible]延[illegible]使[illegible]依[illegible]庭[illegible]弘[illegible]
崇光後後昆
孔聖祀典詔[illegible]元年
仲尼覩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
百王軌儀千載[illegible]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illegible]
頹闕雖反秩[illegible]而[illegible]為[illegible]時祭[illegible]比[illegible]

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
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
餼備禮欽饗兼申
詠[illegible]敬則詔[illegible]
謝朓啓[illegible]如在[illegible]敬則粲質[illegible]術本謝人
劉[illegible]以[illegible]多[illegible]力之用[illegible]遂升崇
顯[illegible]實[illegible]爵冠執
珪身登衮[illegible]已風雅[illegible]作則[illegible]明日而溪谷易盈
之也

[illegible]齊卷二 四

鴻泉難改循心內疚[illegible]辭外布永明之朝[illegible]漸
隆昌之世[illegible]從容附會[illegible]有力焉及[illegible]推
[illegible]推誠[illegible]使相[illegible]乃燃述意[illegible]圖
茲備收[illegible]命[illegible]外[illegible]元還
兄弟中[illegible]
邑于[illegible]
已[illegible]此而可容[illegible]刑典便可即遣[illegible]明[illegible]
大辟所加止父子而已兒[illegible]一從蕩滌
遣陳顯達北討詔[illegible]
[illegible]

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藩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肆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降眷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授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便分命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

答奏陳顯達詔

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詳贍自所奇求見可知難無損成略方振遠圖屈清列上鎮設憲有常非所得議

誅王晏詔 [illegible]

晏闒茸凡伍少無特操階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收引擢用縱略庇暇遂升要重而輕跳險躁在上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不容士子共指既內愧于心外懼憲顯掩迹陳衍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乃爵冠通侯位登元輔刺穆思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敷士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羣弟詡內恐迫相存齒信書往來密有要契去歲之初奉朝辭于文祭偷生始然豈以倍必由中義無與貳抗誠委任既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規相署發以河東王鉉識

用微弱可為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辱致討魏臣以凡待為戮況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孰不可恕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典

誅蕭諶詔 [illegible]

蕭諶擢自凡庸識用頑陋[illegible]今[illegible]永明之季曲頒恩紀擢以符領遂建成功[illegible]蒙通榮隆內總戎衛外涉藩陝兄弟榮顯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勳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

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己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因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近衛互爲脣齒密契成郎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況罍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

江斅讓聘詔 斅自吾安王師亭侯遷令僉判不受斅謂以聘禮詩錢二萬而自言于帝請讓不受

斅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

手詔王思遠 劉昌之守上明吳人有義行爲安西諮議後名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侍宗手詔與思遠書

此人殊可惜

賜謝朏詔 朏爲吳興太守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朏表不應詔有司奏之內部下明帝詔曰

夫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値故以拜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早藉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欲

跡康衢拂衣林汜抱箕隸之餘芳甘顏頓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 見書

贈仇池公楊元秀詔

仇池公楊元秀氐王苗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宜播朝威招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効顯著寔有可嘉不幸殞喪悽愴于懷夫死事加恩陽秋明義宜追寵榮典以弘勸奬贈仇池公

氐王楊馥之爲仇池公詔

氐王楊馥之世纂忠義率厲部曲樹績邊城克殄姦醜復內寧朝律外撫戎荒效心世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沙州刺史

遺詔

徐令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

敕傅昭 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入梁歷散騎常侍

（[illegible]見[illegible]所引[illegible]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illegible]皆勞[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獨廉靖器物率陋身安蔬糲[illegible]常[illegible]于[illegible]帝[illegible]合[illegible]收口）

躬行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梁書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立三年為蕭衍所廢尋弒之）

誅徐孝嗣沈文季詔（孝嗣受高宗遺託為中書監太子[illegible]發東昏失德將圖廢立[illegible]不決[illegible]季[illegible]小[illegible]於上召入華林省[illegible]文季[illegible]賜死）

周德方熙三監遂復漢[illegible]戚昌等臣構戾皆身齊斧鉞族同煙燼故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illegible]參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illegible]文季門世[illegible]

和帝（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illegible]二年禪于梁）

褒在京忠效[illegible]

吾[illegible]率[illegible]此[illegible]戎軍方[illegible]繫囚見徒罪無輕重殊死以下[illegible]復本職將吏轉一階從征身有家口停鎮[illegible]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illegible]其功効賞報別有科條

皆除東征眾軍詔（中興元年四月）

剋雍義舉所基實始王迹君子勞心勾人[illegible]其酬獎副其乃誠凡東討眾軍及諸鄉義之眾可普復除（[illegible]巴陵王寶義為太尉[illegible]不言之化形于自邇）

宣德王太后（名寶[illegible]琅邪[illegible]文惠太子妃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至梁天監中薨）

隆昌元年七月令（太孫[illegible]政[illegible]廢[illegible]遂稱太后令[illegible]帝為[illegible]王[illegible]令徐孝嗣於中書[illegible]奏之見本傳）

鎮軍車騎左僕射前將軍領軍左衛衛尉入座自我皇曆肇基受終于宋睿聖繼軌三葉重光太祖以神武創業草昧區夏武皇以英明提極經緯天人文帝以上哲之資體元良之重雖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三靈之眷方永七百之基已固嗣主特鍾沴氣愛表

弱齡險戾著於緣卓惡聞彰于宗正狗馬是好酒色方滋所務惟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愛曲深每加容掩冀年志稍改立守神器自入纂鴻業長惡滋甚居喪無一日之哀縗絰為歡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發號施令莫知所從閹豎徐龍駒專總樞密奉叔珍之互執權柄自以為任得其人表裏緝穆邁蕭曹而愈信布倚太山而坐平原于是恣情肆意罔顧天顯二帝嬪媵並充寵御兩宮遺服皆納玩府內外混漫男女無別丹屏之北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門桑中之肆又微服潛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虛位交

執而守空宮積旬矣宰輔忠賢盡誠奉主誅鋤群小
其能悛革曾無克己更深怨懟公卿股肱以異已虞
戮文武昭穆以德與見猜放肆醜言將行屠膾社稷
危殆有過綴旒昔太宗克光於漢世簡文代興于晉
氏前事之不忘後人之師也鎮軍居正體道家國是
賴伊霍之舉寔寄淵謨便可詳依舊典以禮廢黜中
軍將軍新安王體自文皇睿德天秀宜入嗣鴻業永
寧四海外即以禮奉迎未亡人屬此多難投筆增慨

延興元年十月令（明帝進封宣城王又稱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而自立）

司空後將軍丹陽尹右僕射中領軍入座大明晦迭

來屯平代有上靈所以睠命億兆所以歸懷自皇家
淳耀列聖纘軌諸侯宜方百神受職而殷憂時啓多
難荐臻隆昌失德特紊人鬼非徒四海解體乃亦九
鼎將移賴大縱英軌大臣社稷崩基重造隆興再興
嗣主幼沖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弗克負荷所以宗
正內侮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維三祖之德
在民而七廟之危行及自非樹以長君鎮以淵器未
允天人之望寧息奸宄之謀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
鍾慈太祖識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謳頌有在
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祧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

別館[illegible]帝中興法室簡文重延昔祀庶我鴻基於
茲永固言念家國感慶載懷

廢東昏侯令（[illegible]）

皇室受終祖宗齊聖太祖高皇帝肇基駿命膺籙受
圖世祖武皇帝係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業咸
以享年不永宮車係晏皇祚之重允屬儲元而稟質凶
愚發[illegible]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
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長所以[illegible]才開以賢戚內
外[illegible]特冀[illegible]未及[illegible]稔便逞[illegible]藝密戚近親元

[illegible]良[illegible]戶[illegible]所任杖盡慝窮姦皆
[illegible]伍[illegible]取容狀險醜身秉[illegible]鍵手[illegible]國命誅戮無辜
納其財產[illegible]眺之間屠覆比屋身[illegible]元首好是賊事
危冠短服坐臥以之晨出夜反無復已極驅斥[illegible]庶
巷無居人老細奔逃[illegible]身無所[illegible]西屏北出南驅
負疾輿尸填街塞陌興築繕造日夜不窮晨構夕毀
朝穿暮塞絡以隋珠方斯巳陋飾以璧璫曾何足道
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蒔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
葉已先枯畚鍤紛紜勤倦無已散費國儲專事浮飾
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恇恇流竄道路府帑既[illegible]

闤脊市道工商稗販行號道泣屈此萬乘躬事角抵
昂首翹肩逞能橦木觀者如堵曾無怍容芳樂華林
並立闤闠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干戈鼓譟昏曉靡息
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于居喪淫讌之愆三年載弄
之醜反道違常之釁牝雞晨鳴之應於事已細故可
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
能匹征東將軍忠武奮發投袂萬里光奉明聖翊成
中興乂寧宇宙甫京邑而草小帑鐵騣城自可緩
戮猶誅除旬月宜遣剿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閒介
密宣此旨忠勇齊奮遄加蕩撲放斥昏凶衛送外第

未亡人不幸驟此百罹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奈何奈
何

南康王改封宣城王相國令 永元二年又膺行奉王起義稱太后令明宣□位是延尚

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方俟清宮
未即大號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
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荊州牧
加黃鉞置僚屬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並如故須
軍次近路主者詳依舊典法物以迎

文惠太子長懋 字雲喬 世祖長子

疾篤上世祖表

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惱
惟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人漸惟幾顧陰待
謝守器難承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惟死
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實
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

豫章王嶷 字宣儼 高帝第二子 武帝同母弟 歷大司馬揚州刺史中書監

手啓武帝 永明元年嶷爲太子太傅手啓上答之

陛下以叔孝纂業萬國維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

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兢如失負重量力
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
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于容狀視此根
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
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猎辭爲鄙或貽
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
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恆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
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
惟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
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

啓未知猶上閣未爾變方降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負人位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畢此臣之願也衮之不衣猶爲身災況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

武帝答

事中恐不得從所陳

上諭州郡秩俸表 宋代以來州郡秩奉及雜給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嶷上表議之

循蕃實宜資益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

又啓 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制遂絕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啓自陳上答之

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惟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委悉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救又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百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閣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蒂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衷

武帝答

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幷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鼓事隨將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

又啓

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屩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

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由
荊慈肯令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
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
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
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聞又因王
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宅[illegible]事乖
素約雖宋之遺制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志威衛之
請仰希曲照

武帝又答

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郤解吾識及以來未見故

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
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
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啓須聞
言自更一二

又啓

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聞之始得開顏近頻侍坐
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
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閒
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
實思歎往秋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
已照此心前侍幸[illegible]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
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聞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
此[illegible]此用意亦何容[illegible]切即賜垂敕不
爾臣終不知聞此[illegible]窮此自常理外
聲乃云臣在華林[illegible]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
必不容爾為復上啓[illegible]伏承屋易至和會實難伏
願猶憶臣石頭所[illegible]在門經比閤侍無次略附茹
亮口宣臣由來[illegible]已[illegible]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
或有乖常且臣[illegible]之年為亂幾時為此亦復不能
以理內自制北第[illegible]本自甚華臣改修正而已小

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又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
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為辭無乖格
製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為華屋
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illegible]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
乃有柏屋製甚古拙內中[illegible]乃欲壞取以奉
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
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
住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啓[illegible]意識亦無言者太子
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
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啟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

不照糟臣心便當永廢不修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顏影單回無事畜聚惟逐手爲樂耳

武帝答 白澤文惠太子小字

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敕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

欲多及屋事愼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

又啓 永明四年唐寓之亂起是啓上上答之

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甚不爾比籍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

相類正了一處何足不除此後多所恆成紛紜久欲上啓閑作僞因事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 紛紜事見南史

武帝答

狡巧那可容宋氏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耶

臨終啓武帝 永明十年嶷疾篤表解職不許爲崇疾篤乃又啓曰

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衛官泉刀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虧陰無幾眞在下蕃賢與善懋時猶冀和爲億兆御世今昌數奄奪恩

慕長辭明世伏涕嗚咽

與沙州刺史楊廣香書 [illegible] 北秦州刺史

大察與無差逆順有恆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偷存僞命遂潛遣李烏奴叛逆文弘窃遊邊疆虎狼雖復年今已梟命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

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統卒三千當涪風遄浮川龍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鼻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並簡徒競騖遝雨爭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齊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旆劍道蓬背飈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爲判首外無成內陵國奸君奕世忠欵深識理順想即迴義應接大軍共爲

方討滅烏奴剋建忠勳茂在戎卸沈攸之資上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於潰兵未戰而自俘朝廷無遺鏃之費上民應篋漿之先見義自不淺力之

茂如其取殲殄豈廷漏刻恭以寡脈分陝可爲清氛蕩穢諒惟仟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成除難剿寇豈俟徵召但以剪伐蒲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 南齊書

竟陵王子良 字雲英武帝第二子

陳高帝言臺使 子良宋昇明中爲會稽太守 始遣臺使公役……反 太祖踐阼子良陳之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于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鈆鑼微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卻攝群曹開亭正榻便振荊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犇蒜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邇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敕遠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偪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愆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偪

覺非才但賠從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
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不行期在可速
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募役呼訂萬計每一事
之發彌晨力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掌人領無減
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
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傻役定爲不少兼折姦猾竊遠
近斬安杜氏通典載云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
公役勞擾民並之蕭云云
上高帝墾田表時爲丹陽尹關私余眾縣貧民建元二年上表以之令定官
事寔

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
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
地利久蕪近啓遣五官殷漏與籤劉僧瑗到諸縣循
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
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
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
上讓奏表
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啓南風之頌流
莫非降道爝輝紆靈沒澤陛下凝旒協闕膺曆啓歷
乾臨冬曖海鏡春亭遐議鈞俗觀風訓紀垂聽革之

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翳工頌有聞是故昔因
軸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導事
啓賦諷寒諤績宜王　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
獻替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偷食曾宇雕墻商貨
浮侈田萊蕪替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
設官立事之要闕聞典規衮闕能補如此則壞詠無
遠輶樂可追
上武帝論合上塘役啓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邊湖海民丁無士業悉力塘役敬則以爲錢宜上臺之子良啓
上不納上表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
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
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
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
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
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
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
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
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
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

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于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帛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

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密啓武帝 時武帝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爲侍中領司徒密啓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殖既周繼以旱疾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于民民資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部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于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停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姦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降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譽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

民勤費已積災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述書軌未
一綠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
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
命哉湘區與容蠻寇熾殲如閩南師未能挫殄百姓
齊民積年塗炭疽食後涅邊虞方重交州斷絕一垂
寔憎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猷闢受
職置之度外不足經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
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
延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
種素乏加以發借必致逕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

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
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蠻
寇自服

又啓武帝

[illegible]介 聚錢[illegible]又啓

臣、月入閤六登文陛暫啓獨人我奉顏色縱有所
懷豈敢自達比天旱地蝗蝱孫民下妖訛好生
噂沓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綠纊雖賤駢門裸質臣一
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
自出宜在蠲優使具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
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
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
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
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
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
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捶革相繼尋完者爲
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
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

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
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令農
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
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集編上寄邇寇庭下無安志
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
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向均天實罰凡在荒民應加
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
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
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
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横没貲載凡求試穀帛粗

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罪姓貽聲最令從網若罰與權戚天下辭書必錮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于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部謹竊聞行恩謂郎官允宜推擇求還告終穴又為實名軍牒動竄數年故非分充剌資奉殷積居甚邪字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充雜掌遊王憲殿加廢從隨遷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南齊書

陳射雉啓

世祖好射雉 子良啓諫

驚媒亟動天蹕屢遊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盡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衆民從欲理未可充晨時迴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令驅馳外野交侍疏闊晨出晚還頂沾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致勞玩成由獲猷聞一二全富猶加曲侍如聞使臣頻奔怨望前令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遵使舊列階下劉穎衛使始登門縣令既

及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寔惟峻絕櫓陛深嚴非關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遊帶廣延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依舊制迺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敕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竟陵王子良啓 南齊書

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啓

啓上詔贈嶷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

往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褒崇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若致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驕矜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慍之色悠然栖於靜默

絶馳騁之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失終之弊理
實爲難在於令行無廢斯德乘平樂于小善河間悦
於詩書勲績無聞雖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群英聲萬
代况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遐彰富
貴隆重廉潔剛峻等古於今孰類茲矣臣愚忖度未
有前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
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
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懽
見形而聖儀不悦爰乃臨危捨命見瞻喘息萬分之
際沒在聖目號天躃動乎天地感慟著乎鬼神乃至撤

膳移寢坐泣達旦神儀損耗膚容改容奉瞻聖顏誰
不悲慟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
而與殿之禮不彰如其脱役焉忘追改爲煩不令千
載之下物有遺恨其總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况
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愆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
議且庶族近代但混庶兇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
已當有在

啓論玉輅 [illegible]

臣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列法况蓋
圓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
之志餘恐爲華表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
竊或可施

與安陸侯緬書 緬封安陸侯位五兵尚書[illegible]大著風績子良與書世祖[illegible]史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 [illegible]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illegible]

[illegible]年今尚在衛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

幸遵在尚豈不樂哉僕誠善庶百姓一心衆生不疾
此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苦難誰善談無析顧言之
子實獲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葬
克濟代纘遺範之術參差語默之途紛互或飾智以
驚愚或激清以悟俗或殘己以闡通或謬歌以明道
僕子期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寧能緇其白宮楚
蕃魏人外之氣道邈入漢荊梁區中之詞彌少及捽
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門
襟長慕出處之跡雖珪組心遊江湖未面訪親聞風
昔而翹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誦

傾僮遐路者矣君獨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羽質文緇林枯而重蔆照苦海空有進河經而復浴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以塵俗論有心僕等尚逾愛海比策禪衢清濠射之冥游履祇鷲之法侶聞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因家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與穆至道弘被四海不讙五嶽無塵膠序僉修經法敷廣人瞻璣璜家皆禮讓樵蘇必時鄒林金鑾量綱有節鮮羽僭翔至于時由絕渭還帰嶽峻齊田沃野且望麟躍信可以在征隱會道策勝當及文壁榮室治城之阿式宗

稍接西山之趾葛洪考槃于海岫釋遠肥遁于鍾幽年幾其遺蹤軌淡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還復何懷乎因于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為道自愛一二令凌瑤之口具（廣弘明集○此本王融代作宜以屬融而下與南郡書又不言何人作故但繫附竟陵）

劉虯答竟陵王書（南齊書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累徵不就○此與虯別）

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于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虯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凝心出累非家間樹下之節遂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式蠲之義（弘明）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賓于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伊復咨嗟彌用欣想此子含貞抱璞比詞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澈養志南荊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假仰楊鄭之寂漠恬惔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累白衣居士即之而方夠逝將燭昏霧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峰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

苑閒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聽晤暫得寫析沐襟辨明幽旨達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論義故重有別皆招來滎邑居間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倘倡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肅為分直闕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廣弘明集）

答張融（融竟陵王欲為諸暨令罪當死欲貸興世南宋世討南譙王義宣言軍欲殺融父暢與世以袍覆暢乃坐得免興世卒融若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欲時死子良答曰）

此乃是長史美事恐劉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齊書）

答顧憲之 憲之字士思吳郡人歷豫章太守太中大夫

憲之爲南中郎長史行婺州府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處立墅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以令繼禁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 梁書

眼銘

惟正是視玄黃亦惑非禮不觀依形是則快目所觀無惑所視

耳銘

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雜辨其聲無迷邪聽炫惑莫分

口銘

惟口是慎與予語笑言發是戒事必開前戒之戒之無貽厥詬 [illegible] 文

行宅詩序

余稟性端疎屬愛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美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泊絕潮往往舊識以吟以詠聊用述心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

詩序

沛國劉子珪學優未仕跡遁心遺捨[illegible]仁古之遺總游飛仍亦嶽實淪焊言念芳猷式宜旌述爲含宗隨郡有示未窮彌繽久要之情豈遠[illegible]尊之承升堂西山牢爾爲各雖因事當宜寳申悲劍子云爾

寒儀七要

捨既經而接漢竹緣嶺而負筠泉過瀉於月曉悲夜猿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歸鴻池廣象太液柴革勢合五水氣疏九川既百尋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是流以神王或鼓抱而日多豈能從我[illegible]以安浸

已上王子[illegible]第四十五

啓武帝

[illegible]

劉寅等入齋祭使具知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救違[illegible]之恩決宥賜臣斃赤等不竟無宜[illegible]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亮永不肯辭小羅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待宅一月臣自取靈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illegible]

既不遂心令便命駕臨啓喉塞知復何陳

同前 [illegible]

輕搖還鄂不得此苦之深惟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
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有司奏免役侯子響還本 [illegible]

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木有亂所
以回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
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蕃尉家有奠移誠欣悖
壯之風實銘立嫡之啓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

隨郡王子隆 [illegible]

山居序

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
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

始安王遙光 [illegible]

啓誅謝朓 [illegible]

謝朓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
效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
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
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
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

東昏侯詔

公等啓事如此朓資性傾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
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從史仰窺俯
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為已功素論於
茲而墓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
加逾邁倫序感從本謂[illegible]著遂復矯構風塵妄
惑朱紫[illegible]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消
[illegible]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民俱
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

尚書符劾安王遙光 [illegible]

為臺軍 [illegible]

逆順之數皎然有微下紀亂常刑茲罔赦[illegible]光宗
室蛩屬才行鄙薄[illegible]天路何[illegible]受遇[illegible]悖
加猶子傳絕帝[illegible]遐[illegible]服[illegible]之尊
閑隆爽塏踰百雉之制[illegible]在天親愛[illegible]
在耳德音猶存俯茂人[illegible]不義爲君之心[illegible]
有日遂乃稱兵內犯宮[illegible]

今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
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

安陸侯緬 [illegible]

與王儉書 [illegible]

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

蕭景先 [illegible]

遺言 [illegible]

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
謬充戎寄闇弱無事不稱上慰慈旨仰長違明世悲
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
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
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
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
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
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

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
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
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
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
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粗
猥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
其久舊劬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

蕭穎胄 字雲長太尉從弟 [illegible]

移檄京邑 [illegible]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
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
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夷有時
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授其
室方昏虐卒劾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形而俯臨
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
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
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

垂仁義之至羲紹二祖之洪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
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輳若乃經稜緯
縱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體之祥白質黑章之
瑞兹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解非陵亂
十年王行二風成襲喪狗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
酣酒昏音固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迷令親賢
變茶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謝劉領軍徐
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
宗民望或國之虎臣並勛彰中興功比周邵朵鈞贊
契受遇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害加當族富
之也

及嬰稱宮消陽追逐之情不顧本拔叢落之痛信
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榮業罔知攸暨悲悉宗內道
淫刑外不恭命濫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迎刃
遠指宮闕咸無完守人有異同賴皇令君明濟宗祏
業振於此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被再造之功江夏
王狗逼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遇心可亮竟不能
以怨保情顯加鴆毒晉今自以親惟叔長任實宗臣
至誠若古朝夕獻入讒間交搆折見疏疑汝潛成災
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與注讒
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悲尿縱

婬慝販賣主威以爲家勢寵惑世上恣其妖虐宮女
千人服宜娣嬖臣數十祖裼相逐帳飲闌肆之間
宵遊衢陌之上提挈牽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濟受凶
旨虎肆狂逆大誅夷即就梟菹夫天生蒸民樹之
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萬縣毒遍黔首
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
九族內離四與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稽嶽既空
百姓已竭不自不堪保延逆是好民怨于下天懲于上
故災異屢見火焚告妖永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
危三才之紀大懼我四方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
之也

體自高宗天挺英懿倉之徵著于弱年當璧之祥
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戎
略家國之否實濟是當其身傳皇宗秉荷顧託憂
深責重乎溝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軍
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
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范成將軍將軍諮
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
樂藹等領勁卒二萬陵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
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參軍將軍中直兵
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
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
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
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
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
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
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
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
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驍
騎繼發雄劒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

色天地為之矞皇山川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
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荊
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
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
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
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
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
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
戈之衆協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
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
諸君德被累世勳著先朝屬无妄之時居否之運
受迫群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舊迹來赴軍
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
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令者刑茲無赦戮及宗族
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上和帝遺表 [illegible]

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淵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
雖庸薄忝籍殷肇遘受先朝殊常之眷備寵礪心誓
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
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

海乂平干戈行戢方[illegible]
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illegible]王
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illegible]陛下當于春
秋當遠奉祖宗創業艱難[illegible]所
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昕元勳上德
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illegible]無
所遺恨

南齊文紀卷第三

遼東遲日豫參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封齊國建禪代詔策文 南齊書王儉傳云齊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于儉褚淵唯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今總置褚淵王儉之首

策相國齊公九錫文 宋順帝昇明三年

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白景和昏虐于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逆臣屯難四郊多壘蕭

將軍震威華戎寔賴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猷靈繹海水羣飛鑾鑣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為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闕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躡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為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浒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隆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祐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翦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受自南服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

以寡致衆所向風靡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仍張勢振彭泗衆勝長驅窺覦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氣祲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戍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宵

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
參禁旅仍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衅斡開九鼎裂
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
火焚于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二群
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
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斬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宗陽
底定雰祲消清河渚寧康又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
釁起戚藩邦晉應亂謝為讎敵建平失圖興兵內侮
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不踰旬朱方寧晏此又
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鼎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哀哀黔首命懸漏刻人懷怨憤悲不謀夕高祖之業
已淪人明之祀將墜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
典擇以少人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
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攜貳翰迹相須成此亂階迺
劉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
霜鋒外擊妖沴載澄國塗克綏此又公之功也沈攸
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衣被閩濮得
為匪民乃吞西顧編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
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勞逼虓虎朝野危疑
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且情其數日月旬亮

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鼖鼓一麾夏
首穹隘宏構未集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汎
渫安流齊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
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勠力肆心劬勞王
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
構宗稷之勳造物資始之功雲布霧散光被六幽殊
方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秀草為芳於郊圃景星垂暉
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往哉邈
乎無得而名焉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
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錫姒旦秉哲輔曲阜

啓藩或改玉以弘風或貽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
羣辟爰建殊文車服異數惟公勳業超於先烈而褒
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
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
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
凡十郡封公為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
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籍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
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纘璉入作卿士
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
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

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形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

縣之樂六佾之舞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内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
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賓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昭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驤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祗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

禪齊詔 三年四月癸酉進齊公爵為王辛卯宋帝下詔禪位○傅亮撰文

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躔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昬毀樹襲景和騁悖于前元徽肆虐于後三光再霾七廟將墜璇樞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靜惟此紊夕惕疚心相國齊王天誕叡聖河嶽炳靈拯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難功均造物宏謨霜照秘筭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

裏清夷遐邇寧謐既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姦宄之類睹隆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遵于重華勳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稱焉是以辮髮左衽之酋款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翬而已哉故四奧載宅六府克和川陸效珍禎祥鱗集烟煴上露旦夕揚藻嘉穟遶莖蓂刻呈茂華運斯炳代終彌亮負扆握樞允歸明[illegible]回以獄訟去宋謳歌適齊昔金政既淪水德締[illegible]天之曆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闇于大道稽覽隆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遐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別宮敬禪

于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

策命齊王

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羅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寂措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謳然與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非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

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寓宙體望日之威負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仁育群生義征不讓國塗荐阻弘五慮而又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爽表裏肅穆戢琱戈而事斷撒委旌門而恭偏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歸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徹布新之符巳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闇

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群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裴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鴻業豈不盛歟

再命璽書

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景之恆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漢魏垂式於後昆昔我高祖

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曉世多難姦宄實繁設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啟處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數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寔賴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並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棱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內昭巨猾間發丹寧淮浦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替物惟新二光改照退至寵臣梨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施所臨風行草靡神筭所指龍舉雲屬潢洿肅清氐僰思趣與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沖昧翱翔禮樂之場

捃禾黔首咸躋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蕃款關重譯修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亟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昔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以擁璇持衡須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于我有宋曆數告終實在茲日亦以水德而傳于齊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豈宜今遣使持節兼太

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

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

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

伏願陛下大賚□□瑞

褚淵（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仕宋為尚書令入齊進司徒封南康郡公）

上高帝薦臧榮緒晉史啓（榮緒東莞莒人撰晉史百一十卷）

臧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逢運守志潛遁足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帙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

高帝答褚淵

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上武帝遜位啓（太祖崩遺詔以淵為錄尚書事頃疾上連有疾表遜位不許又啓乃改授司空）

臣顯推凡淺福過災生未能以止情自安遂構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寒刻難推叨職未久首疾便嬰篤爾來沉痾頻經危殆偏深憂震陛下曲存進向或詢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戀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疚隕遜冒聽察摠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階亞台升降差微今受祿非疾遜□□□於

臣名器非目眩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何足仰延聖
慮少垂矜愉臣若內飾廉與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
劾用網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
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萬倍竟世昔王弘固請
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
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
死之日猶生之年並南齊書

謝賜玉珮啓

傳詔宣敕賜臣玉珮一具采懋姬鏘寶冠荊越璇瑰
銀瓏所玦凝華采貴遂所閒氣服藏驚心容

文惕

王儉字仲寶僧綽子歷侍中祭酒領吏部中書監

諫高帝起宣陽門表儉爲左僕射與褚淵等上表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泰室將立管

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
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說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
司隆重敢藉前芒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之
教既昭能袞玦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
斷紫極故材爲宣陽門大移心疾於股
肱非良醫之美豈静處之方且又三
農在日千畛咸事輟耜歲之勤與土木之役非所以
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
稍久漸就淪替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
是乎息所啓諄合請付外施行

上高帝固請解選表見許加侍中固讓復爲散騎常侍

臣遠尋終始近察身事邀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子
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
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由私兩主專仗威武有
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想合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
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

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有形飾以徇常事九流
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習文案
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
識不副意蕪竊而任彼此俱疑專情本官庶幾易竊
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
心奉國匪後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
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頻冒威咸分甘
尤戾

上武帝求解選表除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又領國子祭酒再上表見許

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于侍接丹誠布于朝

野物議不以為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患不如明時求之彼斯實允斯義安庸之人況淨無取命偶休泰逢茲累運秋葉辭條不假風飆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常治入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當揔端右遂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絡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絕官之詠轂響于當時大車華減知匪假璞好名偁端登鉉重猶可逸爾至于品藻之任允得其雅[illegible]用之久近

祖宇比非唯循各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廷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自陳微誠必有大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

讓左僕射表

待臣於常均之外盼臣於代余之右覬垂共鑒采非其器霸府方降超居元任同門卑昧忝賛百揆

拜儀同三司章

臣聞日中則昃器盈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同袞章奏和鼎外參臺道內揔百司[illegible]惟塵自識非據（並藝文類聚）

朝[illegible]為太尉右長史時朝儀草[illegible]未有定準儉議從之

[illegible]采王入朝中郎諸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illegible]列侍金貂齊光此蕃國侍臣有貂之明文[illegible]云太尉參軍門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illegible]

[illegible]史

褚淵表尚書事議[illegible]

是[illegible]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

以來三公王侯[illegible]官品第一策而不優文者[illegible]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illegible]二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illegible]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係宜有策書用申隆寵既異王侯不假優文[illegible]

司空掾屬禮敬議[illegible]

否儉議

[illegible]在塗則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于天朝宜申禮敬

司徒府史應服議附史以爲未恭後授府應服以不合議

依中軍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
史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史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
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南史

郊殷禮議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詔依舊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
秋魯禘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
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
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于郊配之重
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
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
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
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爲前式又案禮
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
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
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

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
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
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
是爲明堂即文廟耶鄭答云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
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
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則可牽天
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
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
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
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
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
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
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
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
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
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
時兆於方郊四時之變動作神成亦以此月總祭明
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
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
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

也○於因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闕猶功臣配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于其日今可故致禋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在帝大齊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來之色率由舊章

有司又奏明堂

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竊其會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

二郊明堂間歲祀議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書其年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當二郊與明堂祀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案秦為諸侯雖雜祀諸畤始併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祠祭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

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據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人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虔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

遷郊議永明元年當郊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從之

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

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于省前望實爲允竊謂無煩遷日

郊祀明堂異日議永明二年

祠部郎中蔡履議

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準

太學博士王祐議

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

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于國南而郊以上丁故其祀衍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從以意造是以必異

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冀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
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
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

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
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
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
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
徧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
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尊宿縣之

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
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時
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
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
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
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
於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
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

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
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
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
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
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禮應郊堂司徒西曹祭酒
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此五帝與
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九年正月
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
常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

尚書陸澄議

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
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
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
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
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
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
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
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
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
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

燔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惟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

尚書令王儉議

兩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惟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

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

諒闇議奏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内不親奉四時祀建元[illegible]中朝諸[illegible]從之

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内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按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

情旣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衮孝享宜申越紼之
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
預譏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
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
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
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
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簪紱充
庭情深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
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
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
又乏　尚書令[illegible]　二十五
忌遐二三宿事與衷胥宜依舊親奉

日蝕齋內社祠議 宋元嘉[illegible]年十二月有司奏[illegible]日合臘祠太社[illegible]日蝕[illegible]當於社祠[illegible]不審[illegible]令[illegible]議[illegible]可

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
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祭伐鼓用牲
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閒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
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
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
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

祭先聖先師議 宋元嘉三年正月詔立學有司奏[illegible]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illegible]

[illegible]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

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
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
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
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
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
人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
輕二范傷於太重喩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
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尊先師則廟居[illegible]非備學其此
說守附情理[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引同上公即
又是　尚書[illegible]　二十六
事[illegible]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
故權奏登歌今金石[illegible]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南郡王昭業冠[illegible]儀議 [illegible]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
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爲國副元服之
典宜異列藩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illegible]
皆結縷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illegible]父及兄
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

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經禮之君及帝之庶
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
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
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
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
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王則重依於
諸王則經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
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
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
文祀

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
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
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
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
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
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
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
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
二學詳議

朝堂訓諱議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内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

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
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于朝堂榜題本施至極
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
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
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
天執不同即爲明據且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
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
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爲
宣華云
文祀

高帝昭皇后遷祔議 建元二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飲之儀不

與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
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
有司又奏
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有虞以安神神既已
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
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illegible]
王儉又議從之
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令世中改

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

穆妃喪禮議（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議）

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無慼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

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

皇太子妃薨前宮臣服議（建元二年左僕射王儉議從之）

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其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耶宜依禮為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宮之身並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牋表不得奔赴

太子穆妃卒哭後祭議（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從之）

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皆宰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殯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祭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

太子穆妃服閏月議（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為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illegible]三月[illegible]應以此四月小祥至[illegible]月又尋有疑不[illegible]左僕射王儉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然左氏謂告朔為得禮是故先儒成謂三年期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異尚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今於朞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于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則相去必應二朔

今以厭屆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朞事既同條情緣異貫沒閏之理固在㕥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

尚書令褚淵難

厭屆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朞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㕥歸積分餘閏厤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禮從制有何不可

又答淵難 淵又據舊義難僩十餘條今[illegible]事難稍[illegible]中王珪之議附後詔可

令閏之義適儒所難但祥本應朞屆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摠而苞之朞而兩祥緣尊故屆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屆申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朞二朔以儗後朞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名義也鄭駁王賀雖云朞則沒閏初不服區別杖朞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依所云大祥後祥有閏別數之明杖朞之祥不得方於綅縞之衣即思如彼就例如此

祠部郎中王珪之議

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屆追慕之心以爲過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惟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謂所附同令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入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得月依常限

答王逡之問太子穆妃服議 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之問左僕[illegible]

[illegible]

遂往有已復生有節閏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王肅[illegible]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邇之人自[illegible]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illegible]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illegible]

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吉獨長絶于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遷之子自應開立别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𦬇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宜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于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

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開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

又議 建元三年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官疑制君母服儉又議

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輕微疎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得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帢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

修史議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詔日月災祥天文[illegible]如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爲章前執無所改

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則仍舊不書

議江斅出繼啓 斅爲吏部郎以祖母久疾求解職盡書啓乞自解初宋明帝敕斅出繼從叔𢘅爲從祖淳後至是僕射王儉啓還本家

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傷無昏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𢘅絶後可以斅小兒繼𢘅爲孫

尚書參議

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

又云北人[illegible]所據[illegible]史

議分南豫啓（宋永初中分淮東為南豫州[illegible]復分淮東置南豫大[illegible]建元二年又分置損費省南豫左僕射王儉言不從）

愚意正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虞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戍卒例戚每事草創與方鎮常居[illegible]所益寔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饑分兩豫意亦可求如削西豫力役尚復粗可今待南譙等郡民戶益蕃於其賦役何足云

與豫章王嶷牋（嶷出為荊州刺史[illegible]）

傳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出阿陝風[illegible]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荊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illegible]南史[illegible]史作政希人散[illegible]八州作八荒）

高帝哀策文

降皆執禮泣血纏心感容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覘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遐裔肇惟商丘功宣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哲英風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內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尚象聿弁長鯨鼓紫屬鰭化已淪故荊遂乳國劉摩衛民規載奠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衛允昭四表克榮自東徂北迴方即序內祓河濟化隆江漢帝

啓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蕃岸來登貴贊綢繆總章固宿陽館昔在保衡君邁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矜以忠登明貴傲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荊漢悖亂人紀謀連稱禁兵接神坰纍新以德禦究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慹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茂朱草天檢騰輝金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邇一體表裏祗福乃眷斯民昧旦佇軸與文偃武績焉箸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音不延寥摩嶽猶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達玄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情以文棲心以靜鴻音晨映微言夕永迹

旋匪股肱而深箕穎萬寓資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
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昃機
照惟寂達鑒聲傷慎終敬始知微知章立言垂範玉
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玉軑之暾鏡動雲旗
之遷迤振哀笳于八極響清彈于咸池韻應拔而稍
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逶遲而懷暮日惜惜其若垂咸
衣冠於喬岳追弓劒之在斯悼丁年之蔣祐訴窮心
于兩儀

皇太子妃哀策文

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紃綢禮閨徘徊樂圃視秋齊明

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洛我儲貳締緒江滸
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
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衛館來武椒堂
紃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帝昧
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
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追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
耿鑾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于漢表動嘶挽于
雲基

褚淵碑文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
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
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
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
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
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
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緜替前
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處遇于文雅之

閒翔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
等潤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
猶於巳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哀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袁既延譽于遐邇文亦定婚于皇家選尚餘姚公
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
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
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
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

𢦏將毁滅有識留戀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移於時新安王
寵冠列蕃越放邪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
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表行清
通王戎簡要復存于兹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
月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南開元戎啓行
八埏天下内贊謀謨外匡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不失濟寮舞笑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
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
帶礪之賞封安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戸既秉彝梁

之介又推讓臣之志所受田邑不發有非久之重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整齊規戎暫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
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共興衿帶寶惟股
肱頻作二守並府歸覲政以豐於民是以息明皇不
豫儲后幼冲眄睞之寄允屬晤徵爲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内
直弘二八之高長官由庚而東詠太宗即世遺令以
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吾有

致欣於樂正職悦[illegible]於于伯[illegible]也丁所生母憂謝
職毁疾之情因心則至制詔以有爲爲之爵侯重式
存公志弘方進明淮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
哀[illegible]事不我與居巳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
内衛桂陽失圖竊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由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于
宗襲流鋒鏃于象魏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
寔繁[illegible]變通公乃[illegible]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
力盡規克寧禍亂衆固辭於綴旒拯王維於巳隆誠
由大祖之威[illegible]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

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仍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弗有固不獲辭改授侍
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憂去官贈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頴丁之会禮三遵之善喪亦足以踰天
歷宋德不融告禪嗣主虎忽於天位彌臣憑陵於荊
楚廢昏纂統之功能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弘規參
聞神筭雖無受賑出車之庸亦有杵寢秉羽之效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寔授衛軍戎政斯睦既而齊德龍
興輿望尚稱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彌紹允
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宴荀衣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汞隘崇替孰能光輔五君贊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開蕃邦教令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遐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宰暫遊中肯改授朝端禮無異古遂無異望帝嘉茂績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廷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優有餘暉逸然留思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再一之

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案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二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策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寢疾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孝后惻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游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開終式免孤負雖云亮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恩霑庶類十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發輿誦於丘里聆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思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依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鍾武崩王欽若元輔奉微知章求古必考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徽均陟五臣茲六入元斯九內贊惟揆外曜台階逖矣不蔽邈矣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孝禮冀謙謙貴身辭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萬壽云積梁陰載缺德感摧凋儀刑長遠帖恢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竟陵王山居贊

升堂踐室金聲玉朗璧璧大韶遙遙聞貫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由實昭情深慮往豫絜在茲安事遐想

暢連珠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于當世淩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于雲間是故夔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南齊文紀卷第四

晉陽張　燇叅定

蜀蕭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王僧虔

琅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爲尚書令入齊遷侍中左光祿大夫

論舞并三調哥表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殿庭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論三調哥帝詔報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辨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起由豈徒奏哥僮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

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祈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制八佾爲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總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哥鍾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

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鍾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寔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于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樂禮有倫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喧醜之製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災異戒哀思靡漫異世同歸咎徵不殊而欣畏並用竊所未譬也

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作寔在茲辰臣以為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頌帝詔報

僧虔表如此人鍾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惟感人祇化動翔泳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詳

上宋順帝論樂表（昇明二年僧虔爲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

夫懸鍾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為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研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

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倫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于廛里風味之韻獨盡于衣冠宜命有司務勤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上齊高[illegible]

夫上[illegible]納其言

蕩本以救疾而實行寬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

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濟
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
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無怨

荅高帝論書啓

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示僧虔古跡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袠或其人可想或
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
所知具如別牒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
不兼悉 ■ 同前卷四 四
奉别日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衞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法書要錄〇南齊書云太祖即位僧虔奏前古跡而安錄所藏其泉文也稱故州民當是入宋爲湘昌侯時耳

上古來能書人名啓 錄宋羊欣所傳者

臣僧虔啓昨奉敕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
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
更呈聞謹啓 按啓此特爲僧虔條疏并羊欣所撰錄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 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
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
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眞定
文絶 ■ 同前卷口 五
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
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
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
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
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
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毛弘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
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
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
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
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
草書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
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
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
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
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
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法
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
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升善為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
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
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
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
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也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
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為晉太保
採張芝之法以覬法參之更為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
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之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
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
史三世善草藁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郎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藁行 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 導第一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

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 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 洽少子也

又紀 同前卷四 人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

欣云古今莫二 曠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若父而媚趣過之

羲之第七子也 兄玄之徽之兄子湞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也 舒子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章草子修瑯琊王文學

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

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亦能隸郗超晉

中書郎亦善草也 愔子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

時與羲之齊名 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

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

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

文紀 同前卷四 元

白能書者無不好之 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 ○法書要錄

啓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珝稱敕二屏雜事悉委臣判聖

恩罔已獎使人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

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

當審奉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今須恩裁此乃

吏亂天聽或致煩塵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悉從理

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愚所啓非敢辭務憚勞

聖化謹冒輸誠伏追震悚謹啓

又

臣僧虔啓[illegible]行[illegible]乃[illegible]驛使臣門義信招是
所悉[illegible]新故[illegible]敗[illegible]爲斛寶須皆切[illegible]今[illegible]假
在此[illegible]欲拆以統攝庶得[illegible]其煩經督運已有前
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淳化

答竟陵王子良書 一首南史王僧虔本傳載論書一首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比史爲詳[illegible]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
功大不及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
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
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illegible]

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
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
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
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
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張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平南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
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
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
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
入棺

郗超草書亞于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授于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丘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

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謂太祖殊恨此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貸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于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索之美逾古流今是以征南還不所得此下必有闕文要知或以尋告承天京二殿接上混爲一篇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爲魏尚書

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亦行于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王所害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藁世傳其善瓘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蠆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榜題榜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竟陵王子良報王僧虔書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奧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逸答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踈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于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安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觀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竟丈方寸千言也

王僧虔書 上書謝太子 時為太子庶子

承天涼體豫復欲崇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閒覽祕府備覩群跡崔張歸美于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鉤蠆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德昇爲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常獲釘壁之譏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胤狸骨右軍以爲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安言耳

誡子書 僧虔子慈，齊竟陵王中軍長史；志，書令侍人中大夫；彬，秘書監；寂，秘書郎。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

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口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

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勉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

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與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耶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敍胸懷終日欺人云又作終日自欺人

與兄子儉書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宋昇元時爲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宜命有司務勤功課緝理遺逸先由上曉所經屬[illegible]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存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固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

會有散役得令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南齊書

與張緒書 緒字思曼吳人歷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illegible]

孔佑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南史

王琰乞郡牒實章集

太子舍人王琰 闕十五字
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謹牒
七月廿四日 欵 僧虔啓
題尚書省壁 僧虔宋昇明初爲尚書僕射轉尚書令嘗以此書右銘
圓方行止物之定質注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
馳之不已則顛引之不已則迍是故去之宜疾
王慈 字伯寶僧虔子歷官吳郡太守豫章王中軍長史
上論朝堂諱榜表 慈今侍中領步兵校尉上表以朝堂諱榜非古議遂不行
夫帝后之德稠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
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諡率宜載伊籍所以魏臣據
文兒 闕 丹齊卷四 十八
中以建議晉宣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
非綿古事殁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
乃武功鼎臣賛膺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
見銘衛標叔舅子孟應圖籍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
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貫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
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
循舊想尚或深心矧睹徽跡能無惻隱今朝堂榜誌
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閲豈不重增聖慮
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易無益于匪躬直述朝堂所
虧于夕惕伏惟陛下[illegible]齊聖學[illegible]

之辨軌啓皇齊之孝則
博士李揚議
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
宮注憲表懸之也
太常丞王僩之議
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
言則知之者絶知之者絶則犯觸必衆
儀曹郎任昉議
撝取將明之大僩之則情惟允而班諱之典爰有漢
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
文兒 闕 門分卷四 九
闕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
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
易從此乃敬恭之深吉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
倒垂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
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君行已久謂宜式
遵無所創革
王奐 字彥孫琅邪臨沂人僧朗孫[illegible]雍州刺史以撝殺於臺[illegible]
上高帝辭南蠻校尉表 奐領南蠻校尉南郡[illegible]一歲上遷上表固辭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
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荊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illegible]

民樂業有司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墟之後喪毀難復雖復綏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舉秀累遷丹陽丞中書郎竟陵王敗寧朔將軍坐扶王於獄賜死

上武帝啓求自試

融博涉有文才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

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忝名盛列緩紉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譏不任而祿有識必議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恭前脩敢蹈輕節以貿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南齊書

上武帝論給虜書疏融遷中書郎時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世祖詔答事竟不行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豳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修慙犬馬之馴心同鷹犬之反目設棄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表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待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贊況復願同文軌儀見欵遣思奉聲教方致衛拒將使舊邑遄逸未知所寘奚胡餘燼或能自推一令豐草難鋤涓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爲

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因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僻殊俗至於婚葬之辰猶巾褠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獯弭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蠕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勞絕防斷於是由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得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

提樂行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尊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勒馮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與遠彼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糇糧冠方帽則犯沙陵寒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

趨必同聚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蹤蹯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醍乳於冀俗聽雅韶於聰瞶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鐵部落爭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赫賓鷹虞晉獚猘盛大鐘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府於理有愜仰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武帝答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

上武帝陳北代疏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以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表圖成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輙觀覽焉○藝文作答敕撰漢武北伐圖啓○一作觀畫漢北伐啓誤

臣聞情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華戎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爲勇烈之士足貴應蹔鋒以增愚營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大會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

升中之典攸邈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肅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拯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餐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寵絕術味淺將適且輸豈蔵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滿拂塵冢第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駑樂陳消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権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

青蒲請間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欸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𦋺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疏委體之勤䡅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于鳳山創金城于西守而蠢爾獯狄敢犍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論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呑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猶其隳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上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

原澄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係會弁星移玉帛雲聚集三燭于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怵識不延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摸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免就其功臣不勝歎[illegible]

又上疏[illegible]

臣側覽史傳見愛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昃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丙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自爲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飲罔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

兵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伸謝知人之哲

拜秘書丞謝表

臣聞升離戒晨陰崖不照其景膚雲停夕幽草或沾其津至如明粲就口澤深行雨不有聖德誰或其然所以欽至道而出青阜捨布衣而望朱闕懷祿仕在

代耕期榮不謀入用豈悟特擢之例事均延祖置左
之恩行光元幹踰造情涯普燭身表貫翹車而必讓
誠隔巢之願辭既聖主謂其可施故愚臣默思自勉

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
闡芷時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還素絲之質 太平御覽

又表

況臣仁慙富似德謝潤身識漏令經器非匪重何以
弁膺准於殊身反斯文於遙日將使良幾脩竹無增
宋似學遜務昨迹蹇早歲

又表

臣聞修危方湛弱露需而取覆懸衡紀正輕塵委而
必移況臣才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飲氷旌懸
輪鶩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謝敕賜御裘等啓

雲衣降授仙裼曲委榮振素里渾駁蓬心昔漢帝解
裘不獨前寵曹王禮帶復降今恩

謝敕賜米啓

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廛
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安委

謝竟陵王示扇啓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紈有兼玩實輕踰
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婕儷之明月豈直
魏王九華漢臣百紵況復動襃聖衷垂言炯戒載摹
聽晰式範樞機

謝竟陵王賜納裘啓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
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
裘之賜偏委

謝司徒賜紫鮓啓

東越水羞實繁采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挹鮮魚之最

謝武陵王賜弓啓

殿下摘蘇蕙攘撥樊簡苑數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
月的兔園掩秀邠水衛奇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
賞操觚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翰鍰景逸幹捎雲玩
溢百齡佩流千載 從初學記作揚 揮升作下誤

謝安陸王賜銀鉢啓

紫金之貴有訪仙經鏤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
珍羞之錫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藝文類聚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

文深宮觀賜宴宋弁謂爲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曲水序用見齊主之盛又正皇家宣當有之漢宜更增鋪製然以為四始如

榱閣出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風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奏寢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斯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莫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清和于帝猷聯顯懿于王

表駿發開其遠祥定鼎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輝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于春冰懷御奔于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兼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各縈德緣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于一人光耀究于四海若夫散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于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歌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日臨池無洗耳沉冥之怨既缺適軒之疾已消典廢舉孝茂貢於外府詳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摘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緻大風於長隧不仁者

遠惟道斯行翹秀競開攙槍息彗鳴桴于甌路鞠茂草于圜扉耆年闠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錢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牣郊虞臆廣相望譯無曠一尉候于西東合車書于南北暢役理轅轄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華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

沉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于天矚載懷平圃乃眷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稜弱水之舊般般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日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迎

迴溶浸徑復新蒲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荑亂嚶聲于緜羽禁衛承幸清宮候宴綴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蜺揚斾張木魚甲燈聚貝胄星羅貫英曲瑵之飾絶景追風之騎照灼蚹亭驅駿函列虎視龍超宿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蓀俎陳階金匏在席咸奏趨舞籥動邠詩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于嶰谷於

參差于王子傳妙靡于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鎬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湛露之澆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皇太子哀策文

維崇啓塗翊泥從碑旌偕行桂紼且引皇帝痛棠棣之闕奉哀匕鬯之有亡慨含芬予崇址顯掩欷了承光式瞻元良永懷人實但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正離誕性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維執位月紀當期哀纏晦朔燧改歲

時移節改隨遥終心穆昌我帝基思皇下武家茂于德祭叶人神永貽家國用侍嗣典實弘儲副肅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聲昭晰來聲未繼旋旗倚旒遠肅繁明守器崇華屬安永福上漏驂輧初基戒服變色伊滿賓儀載肅翠城莫戚遐福穷辭紛程月志寖動年司素娥犯列肯望失滋中增移夢帝手陳時從樂毀方泰崎反報高議虎尚奇文徒荒多文已幾長違昭世痛結哀慈哀纏在此嗚呼哀哉解尚寢庭帳深陰鶴闡空掩晃燈夜沉何燕未改容人亦臨暖微光恭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

期麻衣詩曰辯哉長圖揚龜厥告文物充階具僚在
位揔葭挽之哀淒涼風煙之蕭瑟嗚呼哀哉飾塵輅
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于雕轂馬緩節于金
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
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曉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
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永嘉長公主墓誌銘

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漏質穠李懿睟肅穆婦容
靜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爽與仁冥默
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閟泉帳寒清悠哉白日

鬱彼佳城

豫章文獻王墓誌銘

領袖傾淪人綱弛沒半嶽摧峯中河隆月吞然曉隧
如何夜臺鯨驂惋蔡篠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用能敷
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
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廱寐嘉猷延佇
忠賢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慇陳三道之要以
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
義賈生直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金湯非粟而
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
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
不愆清畎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
貧擅富浸以為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縣鹵可
腴恐時無史白興鑿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

俗澆弛法令滋彰勝石少不寬之民棘林多夜哭之
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
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
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獄鴞鳴於闕下興仁漢牘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
有無既龜貝積寢緡緞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
貧無廢長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癈邱隴無擒矜
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邛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

命寺茲鎔範充都内之金紹圜府之職但亦厭深巧學之思揄英對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敕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本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漢秉索祇之微魏稱黄星之驗紛爭從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違欽若之義弗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容撫九序未歆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隆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宰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伊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與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治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惑九工開於黄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已降游惰寔繁若開冗卑弃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積至有日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豈薪槱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遜于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

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弃本狥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后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宇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役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妖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虜遘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

而定五州新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諦志以沃朕心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歷吳興太守）

與朝士書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宋明帝時爲晉平太守以縣惠稱後秀之爲郡與朝士書）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南齊書

貽宗測書

（測少時退秀之爲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

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南史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官至光祿大夫加侍中）

大輅議（宋昇明三年[illegible]王大輅戎輅各一乘尋九路無大輅戎輅左丞王逡之議大尉長史王儉議宜[illegible]大旗）

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路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上乘大輅注[illegible]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illegible]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則周之木[illegible]殷之大輅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illegible]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即戎之路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邇前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于帝郊天子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

奏彈兼中丞袁彖（彖彈謝超宗言辭依違世祖復使右丞王逡之彈彖詔徙超宗家禁錮）

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啓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罔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家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波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譽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奸邪疑間勳烈搆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illegible]品第不簡而豐戾殊常者皆命議觀奏以彰[illegible]超宗罪逾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illegible]浮并見輕重相承此而不糾憲綱將替彖才[illegible]質幹無聞惡戚升榮因茲荷任不能克己厲情少[illegible]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illegible]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豪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並即經見加推糾寀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釁伏追震悚

武帝詔

超宗釁同大逆罪不容誅豪昔惰斯國受朋内主事合極法特原以治免官如寀禁錮十年

王顥（逸之從弟珪之子仕中書參軍）

上齊職儀啓（珪之有文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顥啓上詔付秘閣）

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録黜陟遷補悉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値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秘府（南齊書）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歷尚書令進號驃騎大將軍爲明帝所誅）

文惠太子喪服議（永明十一年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詔依所議）

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稱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

又奏（詔曰既久廢便停）

案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悉如前准不復追行

又奏（詔從從議）

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内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朞而儲王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婚娶便應並通爲間一等歲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婚恩制事非全吉三月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朞喪降在大功者婚禮一案以申私戚逾以前典

又奏（詔可）

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幸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

啓武帝江斅永明七年徙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寅啓

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

武帝答

斅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

王晏右僕射徐孝嗣吏部尚書何胤侍中

故太子祔廟奏永明十一年議留可

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

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除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晏從弟歷侍中度支尚書

上明帝因讓吏部郎表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表上改授司徒左長史

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與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推其輕重寧守隔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聞恩垂拯宥不使實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忝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狀披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

南齊文紀卷第五

閩譚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遼東遲日豫參定

柳世隆 字彥緒河東解人歷尚書令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劉懷慰書 尺牘作蕭緬與懷慰書並誤 懷慰為齊郡太守太祖手敕褒賞世隆為荊州刺史與懷慰書

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南史

論土斷條格奏 寺竟北篁廣陵太守明元年刺史世隆奏事是歲下邳雎陽東莞蘭陵之嶽居無實土者及州治立見者民戶皆屬之南齊書

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

憩止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郡不省荒邑雜居舛正與先不異謂為罷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并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

劉善明 平原人懷珍族弟歷官城太守卒

上高帝陳事表 太祖踐阼以善明勳誠拜授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至郡上表陳事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須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宋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輝自天照湛神極睿門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閒軒餘鯤自翦乘拱雲帝九服載發扉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萬谷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應寶命胄臨皇曆正位宸居闢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革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率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

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賜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宜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

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
十一以爲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致怨叛
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
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
事謂宜且停

遺崔祖思書 [illegible]祖思友善[illegible]二州吾[illegible]遺書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
風于林杪追素月于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
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聞以江山人生
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
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數
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于外粲秉
復爲異識所推惟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
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
兩城之用橫槊搴旗之能徒以孚撫小智名忝佐命
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採還視
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illegible]
尤甚出蓄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游孤立天地
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illegible]

居家以儉足下令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
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遺遊辯之士
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洞上歸業稷下
還風若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故申貧贈 南齊書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illegible]青冀二州刺史

上太祖陳政事啓 太祖[illegible]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illegible]陳政事上優詔報答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
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
亂是爲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稱革

應俟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
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
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
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
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惰遣還故
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
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慎夫
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

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匏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又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惟以獄市為寄餘無所言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訓決獄無冤慶昌枝裔簪冕相襲蟬紫傳輝令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又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尚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鐘虡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又

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為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

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下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又

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困富民贍是資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揺闢咸華題鏤龍沒宜節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

又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貶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微訪芻與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日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闕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誣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並上見南齊書）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仕宋爲尚書右丞入齊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郡中正）

上宋後廢帝陳時事表（元徽四年玩之爲尚書右丞上表言後廢帝報之）

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盡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埏磚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令日就傾頹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恆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于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

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
多興用漸廣深懼供用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
官褰祿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底無
以賸勳求須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月則茂矣經國達
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存于匪懈起伏震蹙事
窮自開伏願陛下留須臾之察垂永代之計發不世
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祇齊懽高卑同泰　宋書

上高帝言黃籍表　太祖詔朝臣以黃籍巧偽欲進其弊玩之上表論之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
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

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
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
衣詔逮幽愚讜陳安危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
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
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
姦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
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
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
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空以元嘉二十七
年籍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
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
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
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
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衞社稷者三分殆無
一焉勳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
録復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勳簿而嶠
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録尋物之懷私無世不
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寀郵為祿實罰
甚微而入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
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

役人又生不長嫁便詐為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
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
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
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
給巫媼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
易募役卑劇何為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
單也今但使募側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遷路則坊可
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
在不久　得實一作得知　部作郡　昔為一作皆為

告退表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僨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宿疾增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頻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續氣晷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假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還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受命於道消

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叢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屈膝于勲權長溺于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厥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歷豫章內史

與紀知書

休現之選元時爲黃門郎告退許久求本王國舉員外郎爲使現之言朝不拾饒餘過並恨之至是休以不爲意延無但錢帝中承劉休與紀知書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蕭颯

史

上高帝辭御史大夫啓

臣自膺榮南憲星變交春謬闒弱奏劾無空月霜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巳暴之卓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

獲背騰其喉唇弍人屬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氏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

高帝答

卿職當國司以咸裁爲本而忽懼世詣卿便當辭之如事可獲何惜晚節耶南齊書

孔顗

上高帝鑄錢均貨議宋代大〓〓次〓〓〓下

孔顗上議辭旨甚博時議者多以錢貨〓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會晏駕事寢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牧

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胡諧之 豫章南昌人歷度支尚書領衛尉

上高帝辭職表 諧之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兄藏之亡上表辭職不許

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謨之復早殞沒與亡弟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崇訓長倚同極疹何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

陸澄 字彥淵吳人領國子祭酒歷散騎常侍

宋皇太子朝賀服議 宋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章澄時兼左丞與儀曹郎丘仲起議

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

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上齊高帝自理表 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時澄為御史中丞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詔付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高帝下詔

剏稱舊章漢官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illegible]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為失伏尋晉宋

左丞宗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
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懈罰
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
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陵檢校此
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
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督而貴帥之劾
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
之極北代專征之大祕罰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
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
以此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

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
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
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
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為重劾凡茲十彈差是寇讎之
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王僧
朗王云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謐彈
在今龕昌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
依以為體豈得恰而不遵臣竊此人之謬奉國忘今
避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為來准後人[illegible]
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難縱何引

追因與班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
陳非設裁由天聽

尚書令褚淵奏

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
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
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
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
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
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
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官左丞

劉藺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
丞蕭惠開不糾亦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
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闇
甯見貽撓後昆上恭皇明下慚列職請以見事免澄
所居官

高帝詔

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與王儉書

[illegible]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
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
王儉因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
帝典乃與儉書論之儉答書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閗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于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傳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閒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

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于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王儉答書

易體微遠實冠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

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倉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並南齊書）

顧淵

與太守蕭緬牋

（緬爲揚州主簿以兩奴就陸澄弟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劾與書相往反後又旋與緬啟遂爲澄所排抑出以此少之）

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取所不爲況縉紳領袖儒宗勝達乎（南齊書）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仕宋爲東太守入齊歷侍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南齊書昌寓傳云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卿南齊明帝建武四年卒年五十一梁書何佟……）

箐云丞賢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
之父一人臨一年卒年五十五則呂寓父何佟之
賢自一人非後赦議禮入梁之何佟之也然
尚書江𩆍人姓名正同時代相接亦是難曉

與驍騎大將軍蕭道成啓

呂寓先爲建平王景素主簿以景素見重宇名未得出爲村東太守爲荊人告蕭道成賢驃功曹呂寓在郡學孝阮孫呂寓痛之乃遣啓道成又與司空褚淵書訴冤之道成爲其表轉爲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然忠孝基性微和之聲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威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闕羣小搆扇異端共令傾覆疑懟之非古人所

悼況蒼梧將季能無衎惑一年之中猜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蚒跡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惜諒性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丘尺童子所見不假陽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察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泣以紓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于黄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于黄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于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以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

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悼慎二公之所深鑒也而者阮楊連崇搆比紛紜錯綜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猜嫌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書所歎清識飲涕王每未嘗終日氣決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夫其備衛朱門蕭條未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于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勧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雅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霑天澤而幽然深階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

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于盛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同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存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迹得申亦示海内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絶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免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故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迴風占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晰理有逆從建平初

阻元徽末恃尊依委結阮楊弱所致疑于時正亦謂參此様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並南齊書）

劉璡（字子璥瓛弟歷射聲校尉卒官）

上高帝訟宋建平王景素冤書（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冤齊受禪建元初後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不省璡初舉秀才爲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至末所中詔以王禮葬）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流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炎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晉君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彊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左不問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寧夜刑斧役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衆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詬之亂蠱其中謗讟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淩洲之行骨肉離絶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獻叡奏樂孟博所以悽悷覆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來建平王之禍悲哉骨飲氣凝霜散今璇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者死冤心中臣誠不忍王之負罰而不得復聞已其臣聞孝者慟爲忘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斷而擊其子爲孝也泰仁獲罪知其可

爲事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太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尚奢侈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從仍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避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謙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驚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海之李術之蘧瑗之寃泰也王枉駕而取之何泰移守宫闈王之舊也王提絜以升之王屈己以厚天下

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醢乎其
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叅軍奉訊于聽朝之末王每
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
子繫獄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
業依俙以繼民之乏鐲理寃疑咸悉務所在皆有
愛于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于民庶而虐其
宗周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
聲韵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
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桷構王廉而不處昔
朝廷欲賜王東陵田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

塵於笥篋無宅殖私不耽內寵姬媵數人皆詔令所
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士顧
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己
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
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微
入為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為臣而距先皇
之命不忠為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棄西州之
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偏霸便應高枕江漢何為
俛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
天山普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

正撥弦為釣張一作百行坐歎嚬皆生風塵會王季
符貿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
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欵散情中孚揮斥滿素虞玩
之衒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竊解徐州請身東第後
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為詮擇誠心殷勤往
留聖聽王若倂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
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懸彌廣
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
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廟閣皆人同謀異志王
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

等遣司馬孫謙歸欵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
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
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
事武人獎亂史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賊車徒將
講衆北爵都鄙疑駭僉言歘作疽舐祖因民情囂蕩
揚辭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
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為信然
收率疲弱志在投散氷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
順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皆譁幻惑皆出輦轂
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

皆奮揮捐刃而朱方七月朔猶授帶從容其曉闕京
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
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旨及太后未嘗不
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楷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
絶矣玆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
慮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
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豈難放殘姦慝非它故
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遵彥阮佃
夫爲有辜耶爲無辜耶若其無辜何故爲戮若其有
辜將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視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

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夷智力無
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
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
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
梁薦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昔世受命亦追
王彥之寬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
忌羅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
害也適逢明聖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揆
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成濟其令門
三后馳光下逮葉君子榮其譚小人服其義今[illegible]

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
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惝德臣竊
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與衰何代無有今齊
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汙隆乎苟前良可徵何以勸
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
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發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
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偃風之卷草
也臣聞鶴鳴舉垤則降陰叶雨蚯蛇蹲而沉雲鬱
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拂芥神高迢遠終焉莫省
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宋書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事親不仕

上高帝治綱表[illegible]

臣聞舉綱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
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
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齊廷令見忽
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絲
長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
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
具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

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思效 散騎員外郎

上高帝陳讜言表 太祖下詔與顧歡並加甄異

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

相爭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兎之窟虐害點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齔 編髮而懸生者老者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illegible]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遣蕭張之師萬道俱[illegible]竭山蕩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焉豈徒殘寇麈滅而已哉

高帝詔

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旌賁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

裴叔業 河東聞喜人歷兗州刺史

上高帝言梁益疏 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云

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趑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

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寶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皆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

文紀卷第五

南齊文紀卷第六

晉陽張燮纂定

閩肖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呂安國（廣陵人仕宋湖州刺史入齊歷南兗州刺史仍都督南兗遷散騎常侍）

啓置東平郡（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啓見許）

北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歷五兵尚書）

江謐罪奏（[illegible]）

謐少懷輕躁長習薄交與義合行必利動恃以奕世吏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與金貂實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冀齊非望時艱綱淪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瑕洗之瑕許其革音之效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往昔微勤刀筆小用賞崩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佐湘郡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故驕舊侶密筵閑讌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白不露欺主罔上好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託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纔頒南暫入殿參訪遺詔覘伺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辭謗朝政訕毀皇猷遐蔑忠賢歷詆台相至於番岳入授列代恒規勳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構嚚論復致疑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倚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

沈淵（沖之兄歷御史中丞）

沈約 見梁

薦沈驎士表（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表薦徵太學博士不就）

吳興沈驎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本於天然博洽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

倦於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厯斷
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
疊王質𥳑潔有操口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
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陲

沈憲 [illegible]

分置二豫啓 [illegible]

[illegible]

二豫分置以桑梁子亭爲斷頴川汝陽在南豈歷陽
界内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
頴川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

殷肅 [illegible] 書

罷南二豫分置 [illegible]

故啓廼荅令淮泗無虞宜許所牒詔可

頴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厯二境多蒙復
除獲有稱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
無實益但治譙厯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
並經分置廬江屬南豫須帶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
租帛從流送州實爲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
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産府州採伐爲益不少府州
新創異于舊濟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 [illegible]

庾杲之 字景行新野人歷太子 [illegible]

致隱士劉虯書 [illegible]

自別荊南迄將二紀杲之 [illegible] 形有推遷物役丈人
沒志外身超然 [illegible] 心 [illegible] 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
白雲依然有道企 [illegible] 佇遲想恒納宜冲明在懷履候
無爽體道爲用窮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旣心已多
訪德則山林官然觀道則 [illegible] 自違茂春之期指塗
衡 [illegible] 行李司徒
竟陵王慭於衿 [illegible] 者遐邇所宗鍾
在非 [illegible] 之閒想闕披之懷不以

形骸爲阻 [illegible] 夢想清塵爲歲
已積以丈人非 [illegible] 蒲帛之典勝容冥通
諒有風則之道若王卜居郊部縈帶川阜顯不得功
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閒以窮二者之致且弘是爲
心雁數負俗思閒 [illegible] 其剖衆妙比日式筵山阿虞
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自蘇瞭
旌濟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凌雲戒途非淺近
之郊鴻鍾在御豈銜聲之道已 [illegible] 異人之跡故有司
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 [illegible]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藝文類聚）

臨終上武帝表

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痾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陛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袝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奬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粟顯條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蘄借餘曆僶宗頌元陳力無違仰違庭闕伏枕觀戀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累徵不就○虬與虯同）

答竟陵王子良書

虬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

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類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遊收拔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南齊書）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宗炳孫）

答府召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測答府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又答

（測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之）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illegible]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鳥南史作雲）

答魚復侯子響

（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並南齊書）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隱于餘不吳差山）

答張永

（宋吳興太守張永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驎士曰）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披褐負杖忘其疲

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南齊書上）

與中書郎沈約書（約見）

（[illegible]中中書郎沈約薦驎士[illegible]義行[illegible]可為太常博士[illegible]作[illegible]不就乃答約書）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惡反以將在於斯（南史）

（沈驎士[illegible]上仕[illegible]日[illegible]吾[illegible]）

卞彬（字[illegible]人[illegible]）

蚤蝨賦序（彬建元中除右軍參軍家貧[illegible]）東[illegible]飲酒[illegible]

序此口皆實録也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乏資其究著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紆不能自擇兼攝性懶慵事皮膚瘀傷不[illegible]時四體氣耗知以與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浮游消漫每時忍內探揣搜撮日不替乎爲有[illegible]朝生暮孫若吾之蟲者無湯沐之虞絕相吊之憂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稍蚤不能加脫略緩懶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illegible]

金蠹决蝨曰[illegible]

羊牲淫而[illegible]寧物性險而出[illegible]

卞伯玉

祭孫叔敖文

謹以蘋藻之奠敬祭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illegible]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欽味[illegible]決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遐芳風如[illegible]景矣行役言反豫方側聞夫子記憶睢陽[illegible]丘塋榛荒幽幽神道爲有爲亡徘徊不念[illegible]熊襄

齊典序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illegible]掌史[illegible]

尚書亮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袁彖 字偉才陳郡陽夏人歷遷侍中

駁國史議 [illegible]

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今列其姓業附出他篇

荀蔣之胡之爭死議 [illegible]

夫迅疾忘節乃見於行之操危機過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讖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學引扬獲漏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義 南史

奏彈謝超宗 [illegible]

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淺率情躁薄仕
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跡黜亟便詆毀卒然面譽旋
而背毀疑閒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
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輒攝白從王
永先列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
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
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
敬兒死後忿歎憤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
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
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

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
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嫩之釁累
朝兼觸劉容掃藏乂理世表為聖朝屑愛忍禍肯意
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傷惡
處恩彌戾遂遠翕非端空生怨懟恣囂寄於貞朝之
門揚肉悖于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
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
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
奉白簡以聞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連珠十五首 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疏輕言肆行於朝士多所慢忽著連珠十五首寄其懷抱以啓上者具因令御史中丞任遐奏付廷尉徙廣州卒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㧞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
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于殷周之世清
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
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
而治

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
之溫故才以偶時為劭道以調俗為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
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
芳各性不待汩渚之哀明白為寶無假荊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
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
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蠋投身不主廟堂之算

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
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隂葉垂陰明月為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

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則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羡結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

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吵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

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

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于楚岫章甫窮于越人

蓋聞聽絕於聽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瞍叟之目

任遐奏彈劉祥

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徒請謁絕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訟言自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負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闐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為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顯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內人並為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

對獄詞 劉祥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迋答奉旨內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艸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晏必參末例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因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因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並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忝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

聘議曰餘令王未使祇拜既不繆伏節理無爽濟校
白制書令有疑則啓因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
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因自斷才短
審以諮儉儉爲之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故爲
歷政朝望云因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
有主甲設有事無彰弟空見羅謗因性不耐酒親知
所悉强進一升便已迷醉

劉悛 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illegible]宮寺

啓武帝 [illegible]永明八年悛啓之以[illegible]上錢叢太祖使[illegible]郡大[illegible]

上乃

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
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
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
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
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
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
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
極 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

劉瓛 字子珪沛國相人有儒學歷會稽郡丞除步兵校尉不拜卒于揚烈橋講舍

與張融王思遠書 思遠求瓛人爲從弟歷事中

瓛宋末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入齊拜彭城郡丞入爲豫章王驃騎會稽太守太祖敕令瓛爲驃騎諮議瓛丞太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融思遠書不拜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
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
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
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
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
正勉厲于階級之次見其纜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
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
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于首甯謂此得進止之

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
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益
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
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依既習此歲又又齒長疾侵
豈宜攖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
敘便自希得託迹于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
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
有輜軿蕪路暴君王之義驟驥魏闕高公子之仁繼
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盛德

點欲從九九之遊遊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辛祗職可拘礙可得奉溫凊展私計志在此爾南齊書○藝覽 南史作聽覽

周顒

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歷國子博士兼著作

與聞喜公子良

建元初顒爲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佐役事顒啟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秖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而徒跣有杻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佽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爲

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

與杜京產書

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彥文表修黃老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子棲常禹山從學顯受學善屬言名儒貴遊多數詩之類爲中書郎與京產書累辭不就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己有之也英彥冊府元龜作彥聖

張融

字思光暢子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與從叔永書

融家貧願祿與永書又與吏部尚書王晏書時以非台民才不果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蕭南史作庚帶丞今屢寄竹邊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

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既猶愛東平土風融亦欣耆平間外南齊書

與從弟璪書

璪字叔象緩之子生宋入齊終給事中右光祿大夫昇明九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璪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璪率兵入郡斬之高帝以授璪吳郡太守融與璪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南史

與豫章王嶷牋

尺牘作孔稚珪牋以傳言融集意懷稱融等寒官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母葬田側爲族人幼方所焚謙之顯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爲郡東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同

西掾張融牋上表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城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惲世祖聞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令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南齊書

海賦序 融汎海為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

古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自序 融未明中遇疾為門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

又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

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遺令 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

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南史○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當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兄也可號哭而看之

張充 字延符吳郡吳人入梁歷尚書僕射吳郡太守

與尚書令王儉書

充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淡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之慍因與儉書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南史云儉以書說畧其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敢終爲之成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

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紐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皐狎狂隴畔者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衆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負擧轄轅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頂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滄池之上泯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

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卿因疾隙略擧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特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竚衣車而聳

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翳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岸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奄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騁遊說蓬轉于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擧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禱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衾送抱者其唯丈人而已關山夐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梁書

同前蕭史

頃日路長霖霞藹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抔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木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漿貧自潛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彭緩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邅廻於在世長卒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捜芳之日汎濫於魚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兹長往至于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謝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成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彦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叟

佇舞謡而竦欵待無惜乎充覘西百姓伏表一人覽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與於廟博之間其惟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闕見抒心自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關廷又阻音罷莫因儻遇推夫安塵執事

荀丕 字令哲穎川人仕荆州西曹書佐長史坐上書極諫失旨於獄賜死

遺王秀之書

秀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鎭西長史南郡内史丕爲荆州西曹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乃遺書

僕闕居謙之位既刋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于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爲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

其何以過之乎因亡知其術得德不答□以門
□□犯乎道鮮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詎□不
□□于滬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
于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
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
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聞之鄙無以相貽故爲貧者
之贈南齊書○尺牘節與足下以後作王秀之答荀丕又見南史荀丕之語作不稱秀之之書

同前南史○丕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
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耶相知不足

屈于滬池毛遂受辱于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
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
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

與王儉書儉爲尚書令當事平與儉書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罪平上書自申乃免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昔於齊
史哉南齊書○世南史並作人

王植

上武帝撰定律章表詳王植注尚書刪定郎王植表奏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世祖留心法令詔獄官

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

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
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
溫舒獻辭于失政絳侯忼慨而興嘆皇運革祚道冠
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
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　敕臣集定張杜
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
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
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
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
外詳校摘其違謬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仕齊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武帝論刑律表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表奏下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
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
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躋曆
登皇乘閑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紆
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
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

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
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
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
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
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
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
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
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
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
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措無以相斷則

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
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
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
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
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
吞剝民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覆緣
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
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寺古之名
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室元常文惠績映
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

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
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
獎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
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
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
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
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
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
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
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

勸士流（森部作叢人）

上明帝請和虜表（稚珪建武初遷南郡太守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諫之不從）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
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一則輕車出
使通驛虜庭権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
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
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
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噬不足喜怒蜂目
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算弘之

以大度處之以蝨賊豈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横尸千里舉盆上國而蟻聚蜂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横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凌辱宣帝撫内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霜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兼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

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于前鋒李陵沒于後軍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横荊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年多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彊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

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于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役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

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魄斷饟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欸塞之切哉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懇闔伏願察兩途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

敢肆瞽直伏奏干聖

薦杜京產表 京產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孔稚圭等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 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薦京產不 報建武初 徵不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懽薜蘿起抃矣

爲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賭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纓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劍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縱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爽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讓詹事表

太子宮啓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竇嬰戚貴于西京陸曄風素于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畀臣亦何斯而敢忝冒也

奏彈王融 竟陵王子良以虜動于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特相友好會世祖疾篤 融欲立子良不克太孫深忿焉及即位是 爲鬱林收融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稚珪倚爲 奏賜 死

融姦性凶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

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 聲勢南史 作威聲

王融對辭

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釁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效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令段犬羊乍擾紀僧眞奉宣先敕試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

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敎繪蒙軍號賜使招集衛校而行非敢虐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孫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毁內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悽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寡慮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

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忝南史作泰狡弄聲勢作張弄聲勢）

奏彈王奐（永明十一年奐為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遣收奐奐拒令為軍人所殺）

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虐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于獄打殺與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楗蒼黝事累開驗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洛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鶯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奐不問興祖後執錄奐仍令鶯領仗身于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于獄以物書漆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辯萬死無恨又云奐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與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同乞獄子

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奐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奐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于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黝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即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嗛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與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奐輒距詔所謗諸條悉出奐意毀故丞相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若彪私隨父之

鎮敦亂王法罪並合窮戮

謝賜生荔支啓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曄曄今覩信西岷之佳珍諒東鄙之未識藝文類聚○藝文此下云荔枝與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吻抒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按王逸荔支賦曰乃覩荔枝之樹其形色煥若朝雲之興荼如橫天之彗角亢與而臺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張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雅琯啓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即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誤題為王逸賦又以七命二語為一耳只讀用逸賦四語為雅接吟而引詁乃文不載蓋由藝文之謬遂不加考○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按魚綠葉之蓁蓁為朱實之纍纍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　傳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覩盖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則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舟王喬雲舉控鶴于玄都有羽化蟬蛻翻影遁形神皆帝宮迹留劍杖遊瑶池而不返窺玄闕以忘歸求嘉遯道者窮地之險也欽賓遇日析石撲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舉途躋阻宿柎涉圻而衝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隆壑一倒千仞飄地洽萬湖透無底徒侶判其氷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扣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斾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北山移文周顒隱遁鍾山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立寺因號草堂亦名山茨後出為海鹽令稚圭乃假山靈之意移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

憤石泉驋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蜀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朴諠嚻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于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門[illegible]

因心則孝父跡象縣[illegible]與夫子分協芳金譽風共酒籍月同琴

孔琇之 會稽山陰人歷吳興[illegible]

薦王文殊表 文殊吳興故鄣人父沒虜文殊泣血蔬食二十餘年[illegible]一年太守孔琇之表上[illegible]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illegible]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illegible]其閭里

丘雄 吳興烏程人

上武帝乞贖父表 [illegible]

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illegible]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爲代之後[illegible]死社稷[illegible]凡[illegible]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大[illegible]臣父成也今僧朗反葬[illegible]臣父湮棄絕域[illegible]忠烈[illegible]求謝虜論葬若則彼優而此劣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中表贈[illegible]史○有[illegible]不載

恭孫珍之

自請封牒珍之齊林[illegible]

封朝議未許又有牒自論于朝廷乃許封於南縣後謀誅蕭諶事敗死

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南史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歷光祿大夫

上明帝解職表悰須右軍明帝立稱疾不陪位復稱篤還東上表詔給假百日

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士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

虞炎

虞炎會稽人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官至驍騎將軍

鮑明遠集序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為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引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主多忌以文自高照侍左右深達風旨作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為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荊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為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遼東逕日豫參定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文學中書郎出爲宣城）

辭隨王子隆牋

（子隆爲荊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 藝文）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于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

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誠集作○宵城）

（南齊書作思闕作 藝文闕史作之）

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敬則晉陵南沙人歷太尉大司馬舉兵反）

（謝啓）

臣本布衣不識書大折衝之勞不舉燮理之義何階常恐猥餘走胎發微斯屬陛下繼歷聖紀日月重光得以枯荄服拜金戎時預御獻牲對郊廟而鴻恩安假提拔寵符玉節邁於傅戟表泉符于四履臨邊三事既謝裳川再擁亦懸黃韍（以下藝文闕）

謝隨王賜紫梨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澨豈徒貞定歸美大谷懸滋將恐帝臺妙棠安則寶衆不得獨擅玉盤獨甘仙椁雖秦君傳饗漢后將食之左右可待於今何若

謝隨王子隆賜左傳啓

昭晰從書近發中汗恩猶挾纊慈踰下雉朓未窺山筒早惜河雒業謝專門說非章句應行既困而學括羽瑩其家心宋藏賜書總合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並藝文類聚○寛初學記作觀）

（先啓）

為宣城公拜章

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終懸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旗常勒斯鐘鼎

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

如其懸旌淵流創馬伊稷混洒望屬車之塵警多作升平之禮陛下訏謨玄覽欽若宏圖舉臣匪躬共中彝訓雖葷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為明帝拜錄尚書表

升降玉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階可曾天官之總宥寄百條之本弘之即應績惟疑替之則介倚斯致修身踐言本既吾美其行有德未階大正凌跨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積操揖撫于能律荷村采于雲構無以輔位明堂遺象臨閣

為百官勸進齊明帝表

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御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纂歷惟德舊邦佇新復禹歸社大齊之權輿寶曆孕育前古昭格四海克翻三靈而嗣命疾成辭鄙叛換委遜御寓滯非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得一作聖窮應龍于冀州戮長蛇于洹水榮光之瑞昭回近甘之寶潤色天眷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答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齊明皇帝謚冊文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帝早棄萬邦聖烈方遠文化日世俾皇濤猷咸以爲無名以化則靡繇其宜其道有述茲應則影響庶國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大行皇帝含信四時齊明日月創光大于登庸道機神于授命因時以暢隋九萬而輕舉大保既定

建四海而高臨及乃闡物成務重離闡紐風作草偃心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岱繇五村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盡德洪着美普斯畢皇矣之業既孚恭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厭世在天龍駕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制謚允叔鴻名謹命某甲奉太牢之奠稽首上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嗚乎哀哉文苑英華○永藝文作永令信作含信摩亞作齊書光作光大作保大風作行心作化書繇作國繇

齊敬皇后哀策文明帝后劉氏名惠端彭城人帝崩遷祔山陵擬哀冊文

齊世莫有及者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
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阜玄堂啓扉徂徹三獻廷
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發衛而延首想翟輅而撫心
南徽塗之先郤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旋詔左言光啟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惟淑聖
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應慶爰定厥祥微音允穆
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穜稑容岡川流
神襟蘭郁先德韶光右道方被于佐求賢在詔無諼

顯史弘式隊詩展義序下曰仁藏往俗智十亂斯佚
四教罔忒思媚渚姑貽我績則化自公宮遠彼南國
軒曜懷光素舒符德閔予不佑慈訓早違方年冲藐
撫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曆壽宮寂遠清廟虛歸
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
空悲故劒徒嗟金穴璋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
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未命是奬陵豐沛之
紛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
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于園寢兮映輿鍐于松楹
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綷于通逵兮

龍帷于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
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閒纘女之遐慶始協德于蘋
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于賜衣兮哀日隆于撫
鏡思寒泉之罔極兮托彤管于遺詠嗚呼哀哉

爲隨王祭東耕文

發耀晷景稽表躡先入政奚有六府茲宜弊嗟非國
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illegible]大

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鋭日淪金車火斬周生電斷
神謨英冠正因部奇厥欽虛散晉德如燬功資叫贊

山無猛獸時騰忠賢流王十乾雞鳴忽焉忠肅布衣
君親自然驅孤上國斬覲中川紛綸凱入氛氳配天

爲諸娣祭阮夫人文

婉婉嬪德幽閑婉姓昞史弘籍陳詩陳詠嘉言足題
清暉可映契闊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木先落
晴日文鷄宇也虛鷹帶上先結拯中遺扇逝淚失聲
游泳如霰

臨海公主墓志銘

長發有祥瑤臺乃搆玄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
貞符受授帝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魯吉歸景彥

有教公宮無藜車服既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
降情雷屋彼月斯望在釣維緡聘須配景望燭齊神
霄尊毗岫戕采卜春慈纓雲附悲動外姻爵彼崇芒
聯然城華輅往按繩龍飾徐轉

新安長公主墓誌銘

氣盛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
德作高行肅穆璸風優游闈正無事戊箴臨圖作鏡
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齊林王墓銘

綠東埼苑翠甃奄瑛癸戊戚良躊杙殆盛毀德鑄相

樂尉君鄭

宋海陵王墓銘 [illegible]

中樞誕聖膺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翊允世宗
溫文睿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影德方衰時唯介弟
景祚云及多難攸啓截縣載獄高闕代邸應辟欣欣
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默
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
東旭又良龍蘇夕儀傑挽晨鋪風搖草色日照松光

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illegible]

爲鄱公拜揚州恩教 [illegible]

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
忝屬負荷任想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
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泣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與
今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率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
寬中在宥之澤

餉諸將璞敍 [illegible]

昔長孫東朝降龍丘之淳文單北翰高通德之稱所
以激貪立儒式揚風範處士皆爲璞高風所漸結轍

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
邪開事親有毀拔之寶就養禁蒸之德豈得獨享
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謝恩賦序

右衞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余
將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役職又不復復
詩四年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追東偏篤亂良無暇
日其夏還京師凡事無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志
業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其盡體物之
言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爲酬

所報耆。分於息耳故稱之訓德賦

思歸賦序

夫鑒之積也無厚而納窮神之照心之徑也有域而襲重淵之深余少而薄遊身　防方思俄然萬里晚自省諒非一塗何則　此後闕

埜鶩賦序

有門人斃一埜鶩因以爲獻予告命以登俎用待賓容客有愛其羽毛請余爲賦

謝朏　字敬沖[illegible]中書監[illegible]

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閎景山岑凌氣風霞次則取務捨策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蕪穢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跨著明晦或才無默語若梅譚之褰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營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達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爽淡彼四賢者並總神絕景徇物傷意甚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眄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寔山阿之不肖者也　藝文類聚

與弟瀹書　瀹字義潔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朏侍中求出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illegible]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酣飲爲事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南史○尺牘云今致數斛承可力飲而勿豫人事

劉繪　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文章談義皆爲後進領袖歷大司馬從事中郎

爲豫章王嶷上武帝請改葬故巴東王子響表　子響初養於嶷及以逆誅貶爲蛸姓蛸氏武帝後乍見[illegible]豫章王嶷表求葬子響召繪使爲表會[illegible]嶷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俄見成人乃啟曰齊書何以過此表上不許　○劉繪傳

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聲于甸人著于經禮循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遑肆情一朝致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誅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覺骨不收孽魂莫赦撫事惟往载傷心目昔閔悌伏辰悄勤墳閏思荊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獻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代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軒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

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綰別未安子樂
言承出命提携鞠養衔允成人雖蝦胤蕃條歸體旋
尋衔乾之念不移傳劍之悴何巳敢冒宸嚴布此悲
乞

虞羲 字子陽會稽人始安王侍郎兼建安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見集序○南史字士光餘姚人以文學與沈約賀爲文惠太子所遇官至驃騎將軍又云卒於晉安王侍郎

與蕭令王僕射爲袁彖求謚書 彖隆昌元年卒謚靖子

袁侍中體高范之弘致從孫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
闈忠正表於邦伐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日幾
義窮伸古非義而不爲合道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

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數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峭
崑岳摧鋒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待橫議聖時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摽芳
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貽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藝文類聚

陸厥 字韓卿吳郡吳人歷後軍行參軍父閑坐始安王遙光反被誅厥感慟而卒

與沈約問聲韻書

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尤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禀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至齊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紀分之然約論四聲妙

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
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會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
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
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
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
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

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耶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

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謬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人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于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

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賖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

韵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所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

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

此並南齊書○陸厥南史作此篇末句亦不備蓋此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仕齊為南康王西中郎諮議參軍入梁終廣州刺史

與竟陵王子良牋

豫章文獻王嶷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性況多不豫聞人過失嘗為江荊湘二州刺史藹為嶷中兵與彭城劉繪樹碑郡吏撰故吏禮處後藹與竟陵王子良箋

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揮辭繼復有餘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象豈伊雕篆之無沬丞相沖粹表于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肜邈愈算

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風亦名節圖義彰慕望塋結哀輒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贊術庶微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道烈隆深漢南况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斷須至西州撝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

與右率沈約書

諮與約書未見陳等王碑文別荅書辭之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平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誠應乎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闕寂弭無以於錙銖歲功宏達亦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荊南閱盛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其分陝衣冠禮樂成被後昆在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頌壇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前烈或不湮隆荊江湘三州策名不少並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曠選惟疑必須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茫昧之辭所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心為宗匠過不食求惟道於日

月就遠緬尋遺烈鞠曰崇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在僚小人貽塵誰嘗圖一旦遂投此請

沈約荅書

按文選有此碑文又作荅劉繪誤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疑猷盛烈方軌伊旦慙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爲闇鄙人名不入第猥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闕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治背也 並南齊書

奏請朝直和帝中興元年詔爲左丞奏事

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門容傳與不可斯闕與蕪右丞江詒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

何諲之

祭魚用鮮稿議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言祭惠度駁不行

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亦同稱膚足知鉶羹無毀記云稿魚曰商祭鮮曰脡祭

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無復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頭堆約稿皆全用謂宜鮮稿各二頭稿微何佟之不行否義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記云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于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九齊也今欲鮮稿各雙義無所法

功臣配饗議永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illegible]入附王[illegible]下議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

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宜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仕宋爲南海太守齊中散大夫入梁終臨海太守

服色宜依姓尚議建武[illegible]太子步兵校尉時伏曼容議駁不行

齊德尚青五路五牛及五色幡旗並宜以先青爲次唯容戎事之所乘犧牲薦擭之所薦並宜悉依尚色三代假色以姓音爲尚漢不識音故還尚其行運之

色今既無吾律則大齊所尚亦宜依漢道若有善吹律者便應還取姓尚

太子僕周顒議

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善識姓聲不復旁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史迷皇朝之律呂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漢以從闕耶皇朝今以行運爲所尚非闕不定于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遽舜以爲尚

議五輅奏永明中曼容爲步兵校尉議不行

宋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議金玉二輅並建碧旂

象革木輅並建赤旂非時運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
五輅五牛及五色幡旗並尚準齊所尚青色（隋書）

庾曇隆（驍騎通直散常侍）

論郊壇立宮室啓（建武二年詔付外詳議竟不行）

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未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
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
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
流氣物自秦漢已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
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
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爲

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未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
啓立瓦屋前代帝王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
爲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
天地之性也故在祭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
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
俯愜羣望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

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
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
載成例宜務因循

太學博士賀瑒議

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
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屋宇

驍騎將軍虞炎議（梁左丞王擒議[illegible]）（尚書陸澄驍騎將軍虞炎議[illegible]）

誠愨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
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
之與帷宮謂無簡格

祠部郎李[illegible]議

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

以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
祀立尸之旨理應關于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
廟旅幕可變爲褋于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檐甍（[illegible]）

論封國啓（[illegible]）

周定維邑大于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
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
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
樹寵子苟私中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illegible]
貴寵謂非古典[illegible]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
制易革校土出典外州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仕齊尚書左丞入梁歷侍中特進

嗣君即位廟見議 明帝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有司議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從之

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

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視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遂纂周漢之成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

曹思文

上諫廢學表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

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

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有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也于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

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
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氏殊其
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
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
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措而猶道謝三
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
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
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剡人歷丹陽尹進司空謀廢東昏侯賜死）

奏劾蕭元蔚等（永明初富陽人唐寓之賊起州縣多委職散走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武帝詔元蔚等免思祖諱文季京○案乃西昌侯鸞為明帝）

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暫干王略
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
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
令陸赤奮等縣為首掠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
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
令何洵乃率領吏民拒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
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
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
領諸暨縣為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
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
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消
滅劉劾終爲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
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轄下禁
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納贖論

上明帝立屯田表（建武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事御見納帝已寢疾竟不施行）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
里長轂盛于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于漢室降此以

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
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
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
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
咸成茂艸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
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
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
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
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
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

至徐兗司豫兗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
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
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
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

婚禮議 宋明中世征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鈿及六宮依舊止素粟服飾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之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

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惟兩姓年
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
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
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

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
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
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
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實為乖衷尋婚禮
實饌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禮又象泮合之
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于
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古禮又
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
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
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鐶蓋出近俗復別

有牢燭雕費采飾亦闕襄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
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
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
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
巹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
堂人執燭足充燎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
期移俗有漸

張欣泰 字義亨竟陵人歷雍州刺史未行謀廢東昏侯見殺

移魏廣陵侯 按此檄未言移書然亦不言為文按其體式文未詳亦竟是書耳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以哉兵法云城有所不
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瀆江
橫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
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
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
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
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
滄海使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
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敗可知矣若
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

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彿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于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籌失所爲至今爲笑前轡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巇巇往意 南齊書

曹虎 字士威下邳人齊叡驍騎常侍右衛將軍爲東昏所殺

答虜主元宏書 [illegible]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顛覆中原每用弔焉知蕞爾醜虜隨水瀍澗伊川之象變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都是

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析膠入塞乘秋犯邊亂亦窮於斬殺上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仁者痛聞苛暴先寡乃復改易種類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遏遏蔡同即異每欲出車勸旅以征不庭所以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猾孔織狐搗連率任屬方召組甲十萬雄戟千群以此戰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識居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指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違

相爲惘然 南齊書

江祀 字景昌濟陽考城人歷南東海太守爲東昏所殺

薦處士諸葛璩 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于明帝不應

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

張沖 字思約吳郡吳人 [illegible]

報鄧元起書 [illegible]

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 梁書

庾弘遠 徐虎龍

爲陳顯達與朝貴書 [illegible]

諸若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造此基業世祖以合德昭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險三河靜塵鬱林海陵

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
横凶席纘積麻莚淫祀先宮穢興閹閭皇陛爲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褻厮江僕射
兄弟忠言竄爲正諫繁興覆族之誅于斯而至故乃
犴嗥之刑四剝於舟路家門之譽一起于中都蕭劉
二領軍並升何序其無遺留宗祧之苦諒不足談潤
州之崇何幸至此徐司空屈業忠崇請御流世匪異
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朼
杖歔欷園寢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
哉遂使紫宸之路絕縉紳之衍綴組之閣罷金張之

亂悲哉螺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
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
昔漢氏異色符王因之見廢吳郡暫衰步生以爲姦
符兄弟逢于往怪豐倍于前瘡此而未廢孰不可與
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爾正逆念剖心蕭衛尉
蔡侍中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
名節同列升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實允
神器昏明之衆往聖流言今忝役戍驅馭請乞路頁
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衍
遺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

堅明分見迎合抱勒偏卒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
並已纂遺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群
命舉屢至行聽烽堞共成合圍荆郢行事蕭張二賢
莫不按劒食風横戈待節門衛番守之儔孰非義侶
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修文神武横於七伐雄略
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
無勞戈刃但忠貫有心信若旌遣信欠之間森然十
萬飛發明了九流列墟追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熒烈
火消末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
笑也書

崔慰祖 [illegible]

與從弟緯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
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
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南史

崔覺 清河東武城人

與妹書

覺先爲直閤將軍父慧景爲平西將軍征 [illegible]
其夜來奔候司軍黄陵向京師兵敗被 [illegible]

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按慧景本傳慧景圍軍壘覆陵司馬崔恭祖閣門緘之只讀乃以覺此書爲恭祖與妹之說

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南齊書

崔偃

上和帝白父冤書偃慧景子慧景舉兵以偃爲將軍事敗與子覺並出奔覺與弟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偃爲寧朔將軍詣公車門上書申理詔報

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蹙歔之人猶尚若此況臣之事安可之切江夏況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之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哀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以將以事割此寔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今

並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比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懲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illegible]俄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戆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

又疏

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哉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寔是人臣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其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群賢凡此衆臣亦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

理而領袖作爲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
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
臣詳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
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
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
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瞥
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狂瞽之
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
力則江夏同致死命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
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旂一臣
亡也

南齊書卷五十一　三十一

輕任公何心其志心若懸懸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
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
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寔謀孔矜
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
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遣將屯故敵拒
行今內紀探情無玷純卹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
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
申先臣何則愉則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愉而申之
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
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

爲後悲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
孝子父定忠于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頑鄙疲
殘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皆非自爲覽也猶以春
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茂淳然今日之事斬足
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
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並觀中人之寃
[illegible]德臣公理人之冤則普天之人乎爲之死何[illegible]理
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illegible]引臣究臣兄之非以往
失發[illegible]可[illegible]之意則桀之犬可吠堯跖
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忝生寔
以兇

南齊書卷五十一　三十四

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豈復是
如寢則寢昌不可不復[illegible]不可不復[illegible]陛下
敕案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illegible]
下征東共詳可否[illegible]而待陛下[illegible]之
業何則陛下昏[illegible]江夏亦昏[illegible]初鎮[illegible]遣
孔之思先臣亦有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illegible]
旨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illegible]
群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illegible]優[illegible]一天[illegible]
則何況七族離婚妻子人以爲斷臣[illegible]
和帝西報崔偃

且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書 南齊

蕭昺

上和帝 中興二年二月監南兗州蕭昺行上言

廣陵宣城內鑿井得鐵麒麟一枚

曹景宗 字子震新野人入梁歷江州刺史

答弟義宗書 景宗在明帝時已貴其弟九弟義宗年少未有宦居在鄉自念是富人從官以兒錢百萬餘與義宗以此當之義宗遣人送書覓凌諸景宗景宗後答之義宗省之蕭詠送夾

詩馬

買猶未得云何已賣 南史

蕭爽 賣陵人王僧何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入梁歷江陵令

答人書 爽博學多才有人送書與爽皆謾云凡口守羊因為爽答之

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

謝赫

古畫品

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

第一品 五人

陸探微 事宋明帝吳人

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居標第一等

曹不興 五代吳時吳興人

不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衛協 五代晉時

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為兼善雖不說備形妙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

張墨 荀勗

風範氣候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 三人

顧駿之

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畫法常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競矣

陸綏

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為寶也

袁蒨

比方陸氏最為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璧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 九人

姚曇度

畫有逸方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絕妙同流真偽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雖纖微長短往往失之而輿皂之中莫與為匹豈直棟梁蕭艾可搪挨璠璵者哉

顧愷之 五代晉時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

格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

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奇縱橫逸筆力遒韻雅超邁絕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塊然未盡其善神鬼及馬泥滯於體頗有拙也

夏瞻

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

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已後實為領袖及乎子顒能繼其美

江僧寶

斟酌袁陸親漸朱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長也

吳暕

體法雅媚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竭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題徐落云此二人後不得預焉

陸杲

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點畫之間

動流恢愿傳于後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慠本性
流液之素難効其功

第四品 五人

蘧道愍　章繼伯

並擅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別體之妙
亦爲入神

顧寶先

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袁蒨可謂小巫

王微　史道碩 五代晉時

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其眞細而論

之景玄爲劣

第五品 三人

劉頊

用意綿密畫體纖細而筆跡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
長婦人爲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眞然觀察詳審甚
得姿態

晉明帝 諱紹元帝長子廟號肅祖

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跡超越亦有奇觀

劉紹祖

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跡歷落往往出羣
時人爲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 二人

宗炳

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
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

雖擅名蟬雀而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乏于生氣

南齊文紀卷之七

南齊文紀卷第八

晉陽張一熜參定　閩蕭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江淹（字文通，齊陽考城人，仕宋為南東海郡丞，入齊為秘書監兼衛尉卿，終梁金紫光祿大夫。○按淹歷宋齊梁，天監四年卒，在梁未久，並無文饋。其集十卷，濟時淹所自定，故今屬齊。）

奏記詣宋南徐州新安王（宋子鸞，字孝武帝子，南徐州刺史。）

（淹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

伏惟明公殿下列與椒璧聲冲漢爰求儒雅側招異人削赤野之玉翦燕山之金至如淹者東國之徒步耳方欽影逃形匡坐編蓬之下遂遭煙霞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奉變色蕙心淹聞齊石既撫無待巴人之唱檀臺已構寧俟不才之木淹幼乏鄉曲之譽長匱斤藻之德豈宜炫璞鄭氏獻鳳楚門哉願避職史綏其召書

到上箋日牋詣右軍建平王景素

（淹由巴陵王右常侍轉右軍建平王主簿，賓侍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見淹自序。）

淹乃庸人素非奇士既匙鄉舉備生之總又謝游道俠客之節徒以結髮衛次暫聞仁義常欲朿髮冠弋釣畎壟而身輕恩重猥蒙末光枉白璧之恩綜貂之私因茲感激未能自反負金羈于淮吳從役臣河楚兗不能聯丹腰騰英聲絕白為負簮搭至可知矣不謂咸池舞騶瑤光重照開高天之慈布厚地之施永命以驚返走且失淹聞古人為報常有意焉至乃一說之効齊王動色一劍之感趙王解衣孤心迴照有矣自天

被黜為吳興令辭牋詣建平王

（景素鎮京口，淹又為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少帝多失德，景素專謀叛，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

淹本遷徙之徒非有侍從之能亦以轉命溝間待罪嚴下謨得步修視構高軒伏屠盥坐曲池承翠河之潤降璇日之光載奉后塵飾立朝於山東百姓亦已殊甚雖尋螻蟻尚鹿不足以塞恩而小人狼狽為鬼為蜮山淵所容衣劒不貸豈非報責仰遵大道之行草木勿賤緩鈇炊火炊魂拾骨灌以河漢之流曝以秋陽之景叢然黔首豈不戴天荷恩伏皁九載茍祿八年以春以秋且恩且顧竟不能抑黑質揚赤文抽精膽報慈光而自為摧陋之累本平成嫋雖之妖金所謂醇由已作匪降自天循沐之恩餘靈宥以遐邑方家被霜露棄稚洲島鈇鑕山燃之倫

室永與讎罷爲群猶蹶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况驪溢朔方尚駐一等之刑咎過朱崖猶緩再重之施金石無知何以識答昔河濟荆吳必獲陪從京輔關轂長奉帷席德音在耳話言如昨淹遲梁昌自投東極晨鳥不嶲還骨何日一辭城濠旦夕就遠白雲在天山川間之眷然西顧涕下若屑

到功曹參軍牋詣齊驃騎竟陵王子良

宋昇明初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殿中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

竊惟明使君鉞下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誕涵天聽資河炤聖輿拂宏外芳激震中故衡梁孕秀璿璣流品

變瑤光之暉贊玉燭之色功邁邪般績超匡漢是以亦瑕瓊寶之文歸影而夏集育亂道風之乘臨光而遠至如民者春不足纂所忘不出紹販所學不遺視藥葉異倡墨行乖曾史既乏脩復之術又匱啓塞之辯不能伏軾躋衡驚燕趙之郊黄金横帶馳淄澠之磐語默罕緒圓方靡樹謬以一氣之微邀百載之會躬奉英睿身蒙青擭故以潤厚累璧恩重兼金不悟懸黎降景靈河瀉潤復獲執羈蘭陳迎芬桂序濫越之琴竊莊文之價鉠齧之劍盜須哀之名心恭秦滕志慮楚犢抱魄踊躍愛集如熏鑄感何日銘報焉期

獄中上建平王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集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

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墮昭憲身限幽圄履形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士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

於雍熙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尺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爲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於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休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敢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齊臺梁書作齊謂徒書語作始謂

外記窮作森驚頭作吟閣士之分下有實字作一念亥上者是以二字尺寸作分寸錐刀作刀錐利哉官下作如然下字遠作古二下作寸知建作如北至于下宮乙南史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儕穿民作人名聲作遂名大川傍有遊作選則至於作至如昭遂飢蹋而已

報袁叔明書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作袁炳於府功曹謂令沈

淹出獄後辟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按書去歲迫名茂才疑此時

僕知之矣高卑爲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鳧飛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歲迫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焉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爲宇環海爲池保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堅坐崩岸偃臥深窟餌食松胥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絕賓杜牆不出然者皆羞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況其鄉黨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衡主

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驚畏左右一劒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惟橫議漢庭怒髮燕路且猶不數而況于隣里乎若僕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備聞士大夫言曰在國忠庭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竟慙君子之恩卒離飢寒之禍近親不言左右莫救涼秋陰陰獨立閒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命僕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爲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illegible]

驃騎之略交河雲陰之功幸以涉獵文史之末因循
卜硯之間攱俛首求衣斂屑寄食耳若十口之隷去
於飢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
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為智
者道難與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彩色水方
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
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
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
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庵少孤貧好學沉靜寡交游莫自序云嘗恭而為長編梁作管之此所學仲道老昔陳留表執吾不已再與吳今三載復還京師值世喪亂已晉守志閉居不交當朝之士

淹者海濱窮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
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卧于會稽之墅高伯達坐于
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
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
卜為世俗賤事耳而彰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
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卧不
肯起二則人間應脩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
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態悴妄發恒代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
易者所謂輪稚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
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
發非一以遠至之命如是儻天促光半路不舉長意
徒自欺取筋驚驚冷殊多災恙心須質堅偏好冥默
既信神農服食之言又聞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鍊
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
紱雀誦詩書祭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
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
鳥赴簷上水匝堦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
峨嵋度流沙食金石讀仙經皆聞其驗非今日之所
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爲足道哉

敕爲朝賢荅劉休範書

昔嬀道鼎昌于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
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壇武誕命　道鬱終三后連
光四聖咨軌式經天緯地搆紫靈之符調風偃海蹕
黃旗之祚莫不頌滿含石辭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
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廷禮璧臺訪道衢室平
陽之后迄逝顯靈空同之君歛功謝德是以綵雲祥
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款徼請吏跨商

夏洗冏濟浚道澤優衍猶不封禪遐靈在天餘忠無
泯主上文明金相移然玉色履璧之禎徵珪之應若
在紀歲仁浹汗河惠愛秋草想亦若之所聞也重以
先帝靈略潛通英猷遠馭受詔言必忠貞方肅之臣
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夜
於寧世而忽覩來者以恍以慌君爲齊梁楚越之主
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曾披湯沐冠蓋于道
性名尊崇進與爲雄而出言效允吐言入扆宗塡
壯志竊伸禁釋兵衆逸寬不開今朝無闕政頻犒
凌上之節寵錫優渥生也莫大之寵錫衮黼衣號典

徒冀主卒淵藪窟逃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有
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稱于一壁磐石之
釁近則江荆而繩于小將此成敗蕭艾之鑒又亦昔
之所知也蜀彼虹飲鼠舞之異早見物徵河北隴上
之謠已露童謠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柱侯之
愚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騎驛爭引熊渠伏飛肩居
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藏汜渡逆甲卒充野布隰加以
先天叡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鵰舟
露動龍驤背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見
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焰長原城南拱

水徑耿九流而懷悲伐罪弔民復驗于茲甫刑三千
惟此爲大使才等不羈志凌丹狄故奉禍行矣悵
然長者剃髮等疏[illegible]
[illegible]

爲建平王慶改號啓

竊以皇衍求謚則玉曆惟貞國慶方延則緒澤式茂
故五鳳紀年甘露應號況今道洽[illegible]牧[illegible]嘉
生野慶民寧瑞節既觀照旋方紀化延宁一聞無
以自稱不勝抃情

爲建平王讓鎮南徐州刺史啓

臣言臣性[illegible]以[illegible]曲折樸[illegible]而
聖古[illegible]使[illegible]防表神乖意失容影何地吞悲銜號
情膽氣絕臣荒昧神氣愛自幼[illegible]分[illegible]貴秩高外
州臣之素能或所不任況在優年必取[illegible]特爲開
非常之恩借[illegible]之義[illegible]經[illegible]治本臣又能
身所命訪一處天地[illegible]表啓心容已亂[illegible]大道
之行[illegible]不[illegible]孝治天下通喪[illegible]陛下復被仁明
品物無[illegible]於微臣獨不[illegible]在身纔復應爾
伏願背[illegible]聽覽少憐苦[illegible]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illegible]
啓恍惚寬哉無主不勝頓越怵息之心

爲建平王謝賜石硯等啓

臣ㄙ奉敕賜石硯及法書五卷天旨又以臣昔小進吏使勤習故閱籀篆側觀硯功張衡斯奇金渡若麗臣夙乏翰能素謝篇傳空賚恩輝徒降茲飾方停研墨永砥學玩仰結聖遣伏銘私荷不任下情

爲建平王謝賜玉環刀等啓

奉敕賜玉環刀等五種珍器臨 缺 伏榮褒降飾軼采朱跨影戀總昆岡歸環汗山思賞鵬綴系以充握歸垂光既深銘佩更積不任下情

蕭領軍讓司空并敦勸啓 [illegible]

臣某言臣忝心之請升識以傾詔旨冲挹便賜斷表伏聞當遣王人猥垂獎勸仰天光休簡增驚厲 中謝 臣以爲槐鉉之任百王攸先其可是副冠冕式贊化曜昌輝遠基政務事深崇替迹殊興衰故道當一時則風行明令才乏適樣則山摧河泣既沈淪蕃泯將衆毀身阻臣進退惟疑再三自顧實以爲惕悲忌寵旭但畏軼超疲伍乃參肅軸無德而貴服膺倫仔才怯任重物所不恕故將識觸喉局內寸將枯木朽株永隔鎔懃豈特大車方厥小疵有隣而已哉將操致飾之儔以參于茲矣且皇華之命居上之鴻私鳳巢之招爲下之殊榮固悉必昔史不謬臆況臣連牧閩岳再卑職方既鎮近古重耀中葉按岸均實爲泰已甚而乃復降朱輪之使方枉青朝之勸瞻寤怡昫諒無以任輒重系誠冒敢神沼代明是靈寺廷開懸瑒停正台之號斧光勸之使參所榮忝並ㄙ不敢辭肅恭外屏祈迴恩授則於臣彌於復爲惠造不任憂戴匪惶之情

蕭太尉子姪爲領護江州兗州豫州淮南黃門謝表 [illegible]

臣公言臣頻結崇寵瑩延上齊休恩動俗烈榮祿古鴻品滿飾已竊金圖秀聯就銘基茂瑞篆承嵩風廳於衆殷心況乃秩洽朝門慶霑國弧弼息臣諱凝映是守文不昭與武不定功出內帷闈升參貂綏或振准領候職資禁鈞或騰光江甸任鈞屏翼河兗衛要既溢北門之管淮豫險扞又謬西偏之寄兒子臣鸞忝守近畿嫡孫臣某載華省闈皆倏忽鏗景頻煩升荷雖成慇懇誠恪居匪替豈是以少塞神澤栽酬皇眷當顯一盈軌懸爲彌積咲大之辨不能爲臣與辭寵之文無以爲臣飾愧靜然肅心哀何文集不任愛

感沐浴之情並江文通集○時爲武帝名賾

拜正員外郎表

臣過鄉遠迹由學未徒不瑩彫龍之采寧照玄豹之飾自過被光私瀣家恩幸屢度經冬亟移春序皇緯如紐慙飛塵之效璿基方峻謝寒露之勤故宜伏影軒閭卷氣衡下猶崇家供事紫楹春役丹殿逖覬攀槪榮渥不晤震離徹遂阿景洞衡復升官清閭刻版巖闥叢識何算爰泰叔則之仕菲質焉樹乃謬仲容之職猥枉青艧增光空質心慷未塵情慙泂戶佇首矯迹以銘以奏

拜中書郎表

涼禱兩臨恩俊交鏡悄然孛魂乃懼乃逝臣聞汝頫之金或揚采于四豪江淮之珠已馳光于七貴皆耆不安美第筐匪立未有伎慙湘與蒙進日之寘工側緣輪鑄歸風之價臣劬乏之篆刻長揆圖史習學効宦忘閔從政方邁水振風長　凌雨不悟遊社鳴之厲河清之會玄牢素霞必駕蓬萊白毳騈鑣咸家僻説仕過物任官登郎椽此實擢靈之私照而微臣之□幸也仰惟皇衢大融氣品呈觀西傾棧山東□□□攸育士端威異人磬折皆相望北關待詔南宮而□學無利博文有忮害乃彫謝頓屣伏黃扉之右曳纓轉笏居青瑣之前訪德於姑射聞道於崆峒伊臣之願過爲信矣昔望都才麗爵乏上班長岑聞雅身終下秩愚臣方古悠然已泰內燭徘徊眇不識届

建平王讓右將軍荆州刺史表

茂寵乃臨炫奪彝典巡恩鏡飾攪情震慮臣聞該秩詔序匪賢莫能孚其職端維裂陝非功無以濫其選所以翰鈇因與締結民紐五威咸平四精或訓者也臣毀行逖方武業敝緒徒以綴采宗孚承渥帝席執圭戴組飯荷出內至乃曳組河縣茂剽羽之化鳴環

京轂謝擇鑣之政聲績兩無風化雙缺而龜紐未剔璽書頻降復改冊湘區分瑞衡服競紐賞琛交部之庸終乏郭伋并壤之信罔以寧谷民明淑盜身飄不悟皇靈再輝河海重渥遂踰恒采妄貴異等荆門務要方城任積水交沅澧山通峽峨襟帶百縣縈帶七州上德懋勳虧君斯地寧臣朦所宜膺荷是以憐薄魂色驚迫心影謹刷零情置寄弱志伏願陛下停旄弛琪暫焰瑣由則鑄才式弘練物維述王度既清家誠以泰不勝慙慷屏營之情

建平王慶明帝疾和禮上表

臣聞慶動至玄則昌衢敎序教平上雲則紫宮交泰故祈寒溽暑無以變其和沴火疑陰不能從其氣伏惟陛下至德逵稜寶天縱聖仁鑄蒼岳道括粲海故丹陵之若疑金泥而謝晉嬀墟之后眷龍圖而慚德頌聲薇逵歌恩匝道而望景暫虧輪光少毀玉燭違和金悅毀念百祠未遑四撫臣處吉躅爲慶神御方休瑞廣文齡祥深武日具惟涵敎倡倫秉屬臣班戚奉慈實自慶舞不勝悅豫之情

建平王慶安城王拜封表

麗采絕河映蕚璿圖淑問風乎令儀早晰撰告候辰

昭膺輝序國維冨禮旦塗凝衛其生屬慶懷識戴躍臣酒悅楚邊魂馳闕闕不任下情

建平王之南徐州刺史辞闕表

臣過承寵靈閱紫假日徒袍皇慈無充横享而品第乃崇軒服逾峻顧茲醜窮彌覲荒昧今便奉宮外甸眷跡徐山託慕宸嚴載惟感戀衰疾不獲詣闕不任窮領之情

蕭驃騎讓封第二表 藝文類聚作讓司空表

臣某言寫湮恩丹已績前表猥降前詔未垂鏡愍一介驚惄再悴魂府靜躬自察啓居匪地臣聞日溥星廻昊大無以爽其節山盈川冲厚地不能虧其度豈不靈鑄言限神極無失況世道恒淪人爽則食數滿必訟虛飾小故辞大臣才非古賢任鈞左戚府開山河無金蠢組爵參常班寵溢前逵以榮以涅且惡且醜維嘉銘鼎之恭更慚衙墟之速乃三司業貫上將地崇樞緣務廣河汾寄深珪寓方啓劍衛增肅既驚朝野足以[illegible]殷周宿上猶難其人漢魏多才亦罕兼職且以[illegible]之臣尚有位不及鉉全器之倖猶或任不並台名[illegible]無假前世之雄規車旗勿濫中葉之典軌況鴻[illegible]朱紱踰頻舉寔非虛薄輕所膺符今

殷夏既發封國式固故天地渾耀日月更輝陛下停若鏡之明流如雲之愛方求上于板巖宜思賢于屠肆而私臣以闈廟寵臣以雖鼎位兼文武職總內外非所以發夢渭濱儲精河數鑄金刻石既不可詮與歌里頌其謂臣何仰緣大道方行蒼祇宅氣威靈所燭九功成詠寧於庸臣獨隔恩耀誓守愚衷重扣雲日如蒙恩宥實生之幸不任懐款之風 日蔣藝文作月發蜀作蜀並誤

第三表

臣某言臣再抽愧請辭爲理屈御守去漏伏望衷鑒

而震緯嚴祕惵悰徙懸優奬之降非復常言肅奉戀
鑠瞟曉如失臣炤冊訪古詺史稽昔以為敗道之寄
管物成務摠錄之重匡輔毗屬莫不下協河岳上蹕
光緯先王所以長世後睿所以宇民瑤金圖之要輔
樞曆之機者也臣本瑣姿不慕聞達昔值英世頻遘
時來感激光私未能自返烏可超乘厚任宸擬高罔
天道既平鬼神好謙臣亦何人而獨斯處所以不恤
色忤頻犯鴻威者正以方圓之景已滿丹彩之色難
加政能緝俗匪務傷職坐而談道必在其人若臣武
未濁嬰壽之分文不為得俎之間德非時秀道乖物

宗虗飾疲伍空貽上位則天變彰于飛流地眚見于
震靡驚蕩民聽蕪沮物議綸言之出不追金石之謬
已遠豈唯敗錦傷經毀鼎覆餗而已哉自非西京上
績東都名勲河右群賢江左諸彥寧有函叨天爵以
為己功者也昔南楚偏君鄢郢小政執珪柱國尚不
輕授況車軌同文四瀆同宅而以鄙薮超居金鉉殊
任爵超臣心憂愧慄視丹如綠伏願陛下暫停曉績
少察愚貨鑒臣靦情愍臣孤志廣天下之恩可匹夫
之諒中則圓步永清門下永無謬假不任悚懼之至

蕭驃騎錄尚書事到省表

臣某言臣自安蒙異寵輕荷殊爵晝艾猶惕夜艾方
驚誠以設器瑤陛取監冲滿懸魄金波徵驗爵闕茲
乃天數去盈人經好退后所以裁成萬品下所以各
慎百司未有違才易貫尅負求業者也且量力之誥
實炯前書辭科之誨且招昔牒況臣徒竭弱質忠貞
未甚猶叨令恩山岳非重故懃屬交喪頻煩表疏必
謂廵崖之慷不忽氣亮之清可期不悟皇明神邈鴻
獎彌深雖守丹愚競絕蹈怨今輙熾纓上序鏘珮中
軒德輕施重左右生華志盡輸削終愧報效不任下
情

蕭驃騎謝甲仗入殿表

臣某言臣即日被勅賜給甲仗五十人入禁儀武殿
飾冠時與局此藉恩五情銘載臣聞國之利器在祀
與戎蘭錡之設實允備方故官騎辰居羽林天部敵
城能塞古伏鬼方臣股肱之力不足以染丹青墳草
之勤寧可以鏤金石而魚服象弭一旦虎授誕錫金
珪方茲為徇黃河如帶比金非賞故異寵之襲心愧
共衛不世之服祗同煒　雖榮寵河漢駭奪明哲慙
迹駭衷無情以處

蕭驃騎讓豫州二司表

臣某言臣傾心駐氣不蒙容感發龍交鏡中眾再驚

臣聞國曆惟燿則落伯緝其才剖緝伊序則方率司其度用能脊紐弗虧民教可變者也臣白少器業無聞弘大謨變燕鼎超憑吳舟託輸負組假貫要兔質圖玄表文寫青臒爵富諸公任高犟彥銓采既失幅詢所湊雖仄影吡道苟身賛德朝徽不昭民聽具溢豈非推力知限墜庋有崖乘茲而處猶懼紊辱之恥況此以任何堪溯滋之踢且重督條典皆非盛古至乃河襄初授戎纜無上才江表廣任或功爲物首臣積附於國不勤睿朝寵集若是非所兢敢終抱寸襟

重露恩見伏願天錡廣栽地寬厚栽特垂矜遂使不矜盈則霍質逢壯原無矯奪不任匪晏之情

蕭驃騎上頸表

臣某言伏見門品鑾輿便御親六師臣又謬總戎節竊聞金火告燿昏明代卷雲電混凑經綸相發所以草昧縣竊昭晰區宙況乃逆徒阻兵器掩西服躍蛾梨晁竊勢必攙散然尋仍雖貸原妲易滅臣受命內穢稜滅外闇按甲視夕沾襟待旦竊此凶渠應正常旬但遂玉輅躬臨雲蹕親駕悰慨交心費百常公今伎嚴率所統兒此月二十六日出次戎郊故已六牙滌以珍戎想荊山而增厲矣進止之宜更聽敕旨不任悚企匪寧之心

蕭驃騎謝被侍中慰勞表

臣某言即日侍中祕書監臣戢至奉宣詔旨慰勞便安國中惟練甲外壘於麾旐景與徒競氣人懷秋嚴士蓄霜斷晦覓巳掩氛翳未懸稽鉞竚庶寢興震慨今王人臨郊皇華降庭輝燿瑩貫穆淚成戎藪鵲之夫迎光蝶恩投石之師拳焰竦思楚績越穆方茲懸潤臣忝屬閫私綢抱渥洽不任下情

蕭驃騎慶平賊表

臣某言狂賊況伋之棄天犯紀毀禮滅經外陵南徼內睥西夏龍驤鶬集咸百雉嬪皇威退制專閫廣馭四海競厲其會如林仰綏宗稷之靈俯韓士民之効故嚴校拔交妖鋒折首凱歸既辱樂飲在晨斯乃紫曆方永蒼垠同慶臣偕待寵私時深抃舞不任踊躍之情

蕭驃騎解嚴輸黃鉞表

臣某言逆爹電熾內妖霧舒志夫極天情已類社陵乃弛羽江郊驚燧山甸雖狼智其點戮涵戚判比今沮然兵彪難輕義險方備故曆寵無辭奉鉞不怨

令元凶既殪醜徒自豢祓竊方卷郡氛已廓樂瑁登
庸禮衣曳朝不宜復餞殊服瑕鍊虢則輙上還王府
永戢秘館

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三表

臣某言以鉉司崇貴袞位淵嚴非德非功無忝無溢
故言魂肆請舒衷仰謁不能昭達茲言遂乃徙洽恩
榮局覺未交寵爽以釁臣慚古沿圖衛遙訪稽未嘗
不嚴選台衡妙簡槐家者也晉鄧之賢戒曹龐之勳
彥吳鄧之盛功王鍾之素業孔明之居蜀茂弘之在
管皆僉曰伊人是以處無愧色臣曾逢昌世運濟時
之也

明頒瑣紫深綢繆寄命身游施序感屬命深逢負機
纓之託猥集衡梁之任風軌不淵徽猷罕宣無以式
翦寇兆載弭姦義致虹沴且于上京蜺妖騁于下國
寔賴藩伯鞠旅侯甸入守攙搶旬始炳祛霧卷故皇
道威發之由神緯昭昌之効臣豈有探賾滌幽之旨
攻城野戰之力哉今迹無小功事貽大賞愧宿終朝
軒夢流夜咨此庸弱何以任忝伏惟淮泗猶梗類羶
未賓中原久蕪神州方翳思樂盛猷顧循常領瞻陪
雲騤以北守扈朝服以濟師乃為少寧庸誠彼內天
眷耳寧容遷竊茂爵輕須鴻名者乎伏願聖渥遐覃

賜以矜宥霈高乘仁穆然惠德血祈日亮懍志夕滿
雖陷危戾猶深抃躍

蕭驃騎讓太尉增封表

臣某言損心求私積聚晶亮情不感神理無動天詔
飾既降辭表是絕朱紱方臻金鉉未宥飄慮升馳詵
然改席臣局心久戰淺慄已領異煩寸管備贖尺史
曠甸浹景祈指遂宜猶謂設品分職實以仰銓璧緯
列職懸崇故乃衍脩瑤陛迹駢碩鉠道協與降上睿
所以允叶前芳可以蹈能今若第隨私貴爵與私富
紊爲經綸斷析民紀豈可還風中古遂邈遐代者也
又蒐

臣才乏往賢績謝古列妖鋒與火將炎天地方莽甸
戒靜江山以闡文軒華綱既榮既峻侯　桂食又盈
又溝封高謝增任重責深弱節無識撫思不淺伏願
隆慈特垂明愍臣本國猶家慮公若私秉軸之鈞心
希在治不任懇懇之情

蕭驃騎讓油幢表

臣某言奉詔賜車一乘將以闡容方穆旌章式序朝
禮求清儀服咸貫故象華建纛尚炯日圖朱箱玄蓋
猶殆漢家皆旌羽勿是功庸匪濫臣忝爵山重荷
海深襲乃祇捫已懸初旅浮榮素位方疚心緇

以暢巡世固然不宜假文丹瞻空飾卑牆仰思至道俯恤物倚伏願聖慈特停華渥書懇上請追深累懼不任下情

蕭太尉上便宜表

臣公言臣聞經邦緯治去華爲急體國字民循本乃安聖誥諷風其黔丹冊賢言木流偕官崗史何嘗不翦削浮奢銷遣文繪然後頌音載興淳治式廣楚駕白馬氏雜圖彫卷修薦騎教六紫隆刻撝丹楹粧有常序奏情卑蓋古無灑秩綵衣綸紱溢置前制奇服怪物罔設常司皆飾俗紛訓反樸還風肅政黎心權

一民志故奢容儉宣尼之高風以義止利孟軻之宏規若乃文彩刻飾道喪其元彫纂刻桂紹其淺雖儒墨異學名法各治至于達本捨末其撥一也故荀韓之立與君晏之制書賈陸之鴻筆嚴徐之博辭食貨與志鹽鐵生論莫不異說而同儉平議而共治然世淪物起道缺事遷蓋源起西秦波被東漢一魏不變二晉未革所從來者遠矣洎高祖武皇帝業高懸寓化華區宙非躬議度方追軍華綱麄之勤約情矯操乃取文命卑宮之義去金錦之巧無帷幌之飾唯修遠圖綏國之術祈勸力耕濟世之規是以政平刑假紫階斯廓太祖文皇帝恭已明臺之上聽政衢室之下九宮咸靜萬績惟凝亦復務抑華詔恩裁參太輿馬翠翟之麗與登乎外禁瑤碧綺組之玩罕設於內宮故大德立而五路謐鴻名建而四民寧者也自頃政教日替敦教月虧華雕歷念亦日淪紀至乃宮臺損溢外之實王城盡天下之秘象席珠履一躡而即收鏤琴絲瑟再撫而已損聚衣隨塵而罷羅袂從風而棄百民染其聲奢萬徒被其跑蕩故闤闠之里富者竊梁楚之乘伎巧之家豪者襲王公之服於是有文彩麗騎邪不典之器精織空飾妙盡非常

之玩巖大削鏤不允浮伎之費蠶女務綠無給點刻之功巧忘去實就華未知所循背源從流不識其止求國富其強寧可得乎今江南所宅正漢魏兩州之地戶口所檢裁文景二郡之民舊齊故郡勸爲茂州全趙盛稷豺狼所嗥陛下方欲鳴鑾中土朝服濟河不改斯術則未見其可也臣謬屬大任竊同憂泰日旰宵分實忘飢寢草治其務聊此爲先輒具條便宜可以安邦利民者事事如右率以聞見謹簡聖聽若其咸允謹請敕付外施行

讓太傅揚州牧表

崇絕之寵降自日殊甚之禮隆於青宮祇畏驗戢
若今魂驚廷席無容當軒改色臣聞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將以啓鄗靈緯崇樹神紀百司
備列貴賤之分既炳九官咸贊升降之際可明故皇
極不爽國步斯泰雖金嬀各政姬華異尚宋有華序
變倫而能流英發耀者也臣寸懸不賢功愧上烈平
道夷親之氣無豈於沿井濟河登山之域未克於左
史既掌龍韜金圓之勛又乏樞閣帷中之績衛主營
開提横流宣危不足生納民故小節明顧于艱難大
勲無紀乎鄣南不乘韜服兒荷蕭張之賞開域衮域

文紀　丙齊表八　二十五

受曹鄧之爵不能弼教緝政靜濟班陸贊邦弘化飾
藝朝輝是以德少寵多與人立規才薄位厚處士興
議故王霸未調道治猶鬱者臣之爲愧也不悟陛下
復停日月之華凝烟露之潤擢臣琐姿略臣陋誠前
恩未曠後寵已葉上公祕鉞彝振鄒鄙文劍彫弓禮
殊軒殿深袞之建方今爲絕天賚之降比古爲超臣
亦何功當處斯忝伏願道邁先帝理鏡衆宬被氣瓶
方滴生獲慶特輟策青時停鴻冊則人歌命平物抱
全歡

蕭重讓揚州表

臣某言臣以功獲賞峻世詔所謙才弱寵隆道經所
講故驚魂摧膽庶留天聽闞騎慮滿護守私吝不能
昔顗引風陽燧叟景復降綸册徽采燦明影迹交戰
氷炭相薄編關周夏異章玄素各禮儒道二宗名墨
兩發成以裕俗爲急命以得人爲貴於是官上品
乃貽王振之賢鴻等懋列爲取命聲之彥咸有濟世
爽雅之略煇燿內民導江疏山之勤纏綰中嵩深德
衍道大功校勳然後超居國右欝庭朝端故九職陞
官六典式序丹青所以得其崇等管所以揚其白也
臣才敝識淺指某畏於鄉曲榮降寵臻乃叙翼於皇

文紀　丙齊卷八　二十六

極遂專等語之寄任鈞符負圖之重識總表裏地
聯機務位珍昔良知閼前修居官不問其感慶殊焉
見其政震域之治未絲術縣之訟方與緒毀之士結
廣管庫之家恨奄四維不闡五教罕開安可以底其
則既交正寔在於也人孰和戢近於身寄慈自命
挽狐疑旋開況異禮史飾僕命役從名超列爵賞扶
尊居上仁居之箱滿慙德臣實空備伊何以榮寵詔
人文將黜玄緯凌歷飄流之肯懼失正和嗟裂冕黻
之災且避庶物臣是以寤寐水歎寢閑慮私者也伏
聞陛下栽天賦品制地平施化瞻世之典不遂孫寸

未明過代之軌無損被于玆日素心丹魄皦然靡攻
矣不任憂迫之情

後讓太傅揚州牧表

臣公言臣再辭非謙重讓避飾實以爵高中冊歷古
所難寵冠上俗歸代誰易詳爾朔薇如鏡如水捨崖
覽志匪彫匪文寬行夢兩驅心佳氣望下謫降以璽
昔之榮彼以丹碧之采頓然變容一慮九遊臣以爲
寒暑係乎平分晦明辨乎天道咎與起于斂屑待吝
生于小疵故全衛既陳錯髮之異必懲劉畢成計分
撮之殊巳徧聖哲不能爽昆神與由避況臣鄙禁畢

盈陋才文造第超庶后禮絕羣班仰猗東序之宥平
參北宮之政窮盈務滿於斯為甚監玆降替淵冰非
譬所以然凋弱而不落下寤雖而歎息也古之叡敘
當有道焉尚能而受賞授任而錫位深乃裂組遠放
分珪商人以為稱首昔人以為美談自非上德橫乎
天地高績格于區宇烈炎藏乎一時茂名蔚乎當世
者豈有降今日而莫先哉臣叟家殊寄六稔遂交及
荷擒任二曜忽周未能塞鴻生民獲免負訟何以然
之足題跬深烈之可銘乎而因委忝濫踰溢倚　尖
軒躍馬光出電入貂冠紫綬寵踰霞烈臣聞闕宗之

國猶非喪列方將身侍蠻華宴齊魯之役地手執羈
物聲殲趙之遠郊然後追迹范張灌纓汾射臣之志
也革弊盛典非所敢寧伏焰右巡將流聖察無使匹
槩血誠不宗於瑤辰宏芬英猷遂無於里聽豈伊庸
臣猶去其庇亦曰海闊成破其利焉

讓彼侍中敦勸表

臣公言即日侍中臣惠某給事黃門侍郎臣王僧珍
至朱蓋乘雲玄軒甫落隆高大之旨集叙臣之矩神
爽慨然飲彰絲地臣初長血心未啓素襟辭從意空
言隨事羞不知啓陛下一時之思借俄頃之焰遂枉

近侍貂蟬軾庭臣自惟虛何以集此退咨慚戢忠
非垂光進議朝制虧茲盛序成庶務野崇結夢寐臣
檢古少例巡今全遠豈有安叨天功虛竊上賞近謬
國華坐取隆貴人見其過外惜皇眷內畏私情昔兩
京盛族漢世權家丹墀紉戶暮鍾進騎何嘗不以驕
滿貽戾謙冲要福者哉臣不能遁迹洲而對枝伯之
嵩山而抑許由激昂榮華之閒沈潛巾組之內老飾
既超寵靈亦遠江左以來罕見其倫今位冠朝端道
俠蕃戶結象犀于前衡奏金管于後陣都野宗其榮
賊視聽敬其炎貴臣一旦居之誰以為不忝者乎而

陛下猶以異禮若斯增臣之戾也況復廟廷華勳
貫深齊后近伏願俯矜卑志賜遂前請則世被横議臣
家緩責

蕭彼尚書敷勸重讓表

臣公言臣丘宮丹翅宜家凝昭一降王人遂紆嗣祭
復遣尚書臣式與侍中臣奐等奉宣慈寢重賜勉海
鏡伏迴琛閣默失圖心兢交懷淵谷匪譬臣自初被
詔迄于今時歲熟靜寂以悚以厲豈非深懼溺典永
憂末辨故琴瑟猶有不傳廣樂之響燈燭空來高純
經星之耀何則卓乎小者不足以任大守于蔽者不

可以語通臣器之淵源識暗機務倫濟夷險殊忠琇
僭之遠龕折衆蜺罷質羣才之劾臣寧有採奇啓隱
之能綢閣提民之功乎不聞邁延澄洽謬攀河漢榮
宗蓋瓷寵華暉映精聲採議共知其幸況傅保之崇
殷周特貴牧司之寄魏晉稱重上昭妙德次擬英勲
有喻茲序斯不忝裂今陛下方闢金門之聽訓綸承
之政何得去禮廢雅近於臣始既無前章執表後世
臣才孤位峻待罪無日矣情哀理感事盡于斯伏願
一運天景微見霍心則物不逃形臣何恨焉不勝燋
憂狼狽之至

蕭讓劍履殊禮表

臣公言近仰蹈威靈辭移理奪故欽冒丕傳誠必避
訴猶不悟復蒙今詔雕飾非常鏡聆未周金火交慮
臣聞寵以昭賢不濫才外之華榮以飾身豈謀分表
之澤皆后所以翕授貞臣所以慎符故行珏行玉尚
無輕賦一爵一冠猶宜詳品況劍舄升陛贊唱異儀
殆為對越神靈抗禮天極漢魏舊義雖斯稱重雖英
發遠朝賢式清世蒙此典者乃曠古時降耳宗虛功
饒賞結名高品深金蟬綠綬未 爲其采瓊琳朱拔
不足宣其榮乃加以 殊使以勿趨 至第為上公

貫爲皇王佇望慈禮猶邇如也臣符燁業 誰昔人
且今所虛受以懼畏悔豈復聞殊青增其憂迫拖此
忽然以殉爲請伏願天鑒須臣所守與辯殺九幽傳
崇焉集矣

蕭拜太尉揚州牧表

玄文既降雕牒增輝禮渦前英寵華昔典仰震成容
俯慙陋識心兢戰慄若殞若顛臣聞能驗才無假外
饒撰巳練志久測內涯故讓不飾迹辭非讓距守亮
以示頻觸瑶緘丹誠實理備塵珠冕而神居寂阻九
閽嚴絶徒懷淡臣伏闕之誠竟無魯人廻日之感所

以廻懼鴻成役介殊今者也既而永鑒隆親紬思宏
昔閨之大攻在功與位故　民紐亂不處輿臺之下
去就於德寧班袞司之上成以休封性業裁成器靈
詎有移風變範剋猶倫序者乎臣績不炤忠豈安國
名爵赫曦僶俛優柔陛下久超以異禮之榮越次殊
常之秩雖寢寐於戰齒垂哀亮而頽冊冲正愈賜砥
礪今便肅成天詰恭開容與畓躬而私必跋危撓將
惡氓俗由此方稷軌訓以之交靠臣豈不勉智竭忠
也未知所以報本淵深臨極取當微躬長為軏憩
荷

蕭太傅謝追贈父官表

臣公言即日兼馮者僕射　姓名奉宣詔書追贈臣亡
祖某太常卿亡父某為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
寵煇泉扃恩表松石本涯銘心祇光惕慮臣行阻祇
玄躬早恭秣知糾之痛長日不逭終身之恤當露弱
感雖慙曾與喬木之敬實抱仲路華袞之哀自惕精
珪金空貽組紱爵侈于公祿盈於私何嘗不靜欲其
結默泉文深不悟睿孝動天昭壯曠古惠被逝見澤
演慶世丹請靡諒峻冊愈凝大榮焦身尚驚異況
泥洽山拍特振殊造銘骨瀝命循不勝謝不任鯤涸
荷佩之誠

蕭太傅辭輿駕親幸表

臣公言近以伸輿將降且啓丹辭重被還古未垂開
允謙寡弱光袞優愈臨軏疲既積致忘謙請臣乘幸
若私堂曰無備恭霞鏡月非復常所此必讓德信在
於茲但恩嚴交泊固守莫從免默恭與伸徐加感寧
容衮柱鑾駕式驚臣府訪心驗已諒以不支未物較
迹當無此義且古今異飾紫青變褪取諸臣躬未靚
其安伏願陛下賜止鳴蹕時停雲駕則俗駭知方臣
蹈厚泰

蕭嵩謝前部羽葆鼓吹表

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品窮第乘鸞綵彰其飾
所以炎曜仙都崇麗神境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
流文故勳崇銘海之功闢節焉其沐龍光邦之業
肅管是其榮朱管玄雲既錫上德華山芳樹以頒奇
數爰及台賢位高蓄載名沾恩紹寵垂私賞皆為殊
吹後陣豈曰兼奏前軒茲典寧行此禮實曠臣竊服
已弘叨光無限才局秩遠常銜炯煌安可二葆同整
雙弄顛驚覺躬惕然特貽厚謬伏願明燦日月臣忘
情鑒將停盛飾遂臣慊心則渥惠既饒恭錫多矣

謝開府辟召表

臣公言近被詔旨賜令臣府自辟僚賢翁門治以才爲寳教以人爲貴激風揚蘂賓賁山東之英凝華亘發良在關西之彥近以翩耀世經發麗朝序今州策辟聘茲理尚壇台召鉉辟斯文亟畯豈非盛美難嗣故賾寂先芬者哉臣謬賛國機職宜水鑒未能澄刑詔舊藏品任官既乖覆葉彌感深寄仰酬王命宜察政洞俗弘此懿典崇臣遠寵輒祗審恩謹宣嚴察庶幽居之士蘿薜可卷奇武異文無絕於古

上銅鍾芝草衆瑞表

臣公言臣聞象繫懸道豈以昞昧蚓運幽岸遙鏡不以人靈異諜感書壁昔既信其緣絲鱗丹字彌驗其文是以叢露鴻經則輝露呈熠精昭景緯則川岳發華故寶鼎白雲瑞集軒世芝房赤鳥祥委漢年玄石鴻鍾遠炳晉室玉璧巍器近耀皇宗白火明乘兒泰始璺矩朱籙素毳之至史不絕書奇葉珍柯之祿府無虛月令懋曆啓閩靈基再固頃歲以來禎應四塞近獲豫州刺史劉懷珍解稱所統建寧郡建寧縣日村民于万山中採藥忽聞異響從石上得銅鼓一枚長二尺一寸遠像古鑄近乖今製又州界之內村生連理二木隔澗縢枝相通越壑跨水合爲一幹方之禎說彌復爲貴宜城所統臨城縣山中獲草一株交柯攢莖紫蓋黄裏貞潤曄曄自然天華採掇歷時質色不變淳闕見二柄據有徵近獲吳興太守臣王奐云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所統長城縣令臣張搞解稱其月二十五日甘露降縣東界下山之陰又東太守臣勝解所統武進令臣紀法宗云十一月十日解稱其月二十四日甘露降于彭山松樹至九日又降如初宜以祥緯雜沓星燭皮運斯乃靈迹深覃睿衷夏感理宜寫慎低無兩秘猶往役古今欣昇泰瑤光日闢

玉繩永休謹拜表遣兼長史參軍臣姓名奉銅鍾芝草以聞數一作玄

讓太傅相國齊公十郡九錫表

備九錫之禮非常之冊分天而降冠古之典開河而出遙然以懸魂交象魏臣同日月權與二儀所以魁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器之大寶名諸文而尊卑既絢視舉龍而貴賤可正雖復殷因於夏王資于帝至乎建侯分職體國經野其揆一焉是以二周之始山河愈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瞻晉邦者乃負圖之辰西都英爵

信命世之功關中上宰亦龕亂之力秬鬯彤弓本西伯之賞虎賁戎路又晉公之典若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猶慭德斯禮也臣實鄙才雕識大體徒以忠貞爲槩而勞不足銘雖以丹素爲誠而功無可勒豈有經天緯地之略探賾幽致之智哉抑亦何術以堪盛休是以寬雲際而懷古悲軒冕而未寧也伏惟陛下神華馭世理無不鏡則臣待以今職守其私滿則天下有道庶人不疑矣

第二表

臣公言臣近勵心罄辭窮情畢誠妙望神藻鑒見丹襟而帝閽以秘綸誥方明中庶卷容左右軫慮臣以爲麗天秉經君上之懿德儀地執緯臣下之恒軌故皇極載凝庶士交恪昔者重黎勤官裁居炎冥之職羲叔能任方掌日月之序至乎御龍勸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異商豈見超授之典以古先哲后如茲之慎賞也臣乃謬貽國寄志在靜難若大野戰虹蜺伏順者易爲威城攻黥施本國者理必全雲氣薄蝕下民咸貫其明恃險輿馬舟中皆可異議故昌邑有歸郢吳楚無旋師斯激芬揚魁物同其幸焚惡去醜世共共庇實爲仰憑俯順之効臣亦何力之有焉竊謂

祚爲十郡必俟禹迹之勤錫以九命乃須周公之美況呂梁不鑿而器重玄珪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京闕巖其崇貴綴服知其泰目鏡前修而慙形覿往德而聳慮畏崖之誚取誓深水審量之祈星熠曒景伏願陛下遠希雄範近覽英規憑霞佇詔臨風輟恩豈伊愚臣方獨召化其日遺珉歲蒙其賴矣

被百寮敦勸受表

臣公言臣款誠素履頻載縹綸天飾高獎累降史筆即日尚書臣某等至重宣詔旨猥辱百僚省睇本交心鑒已悸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己則足故驕滿之失取鏡函關謙讓之美見炤伊闕臣本庸人識無遠度籍開闢之辰遭搶攘之運姦回內興則戮力復都潛伏放命則抗節瑶祀秉號伏義幸不辱成皆爲冕旒遐鑒之明群士盡圖之助臣寧望伊摯叔旦之爵呂牙申明之賞哉方欲謝替東都濯冠汾陽不悟盛禮華典復臻于茲靜默迴環祗畏躑躅猶謂邇聽明之朝當時雍之世陛下詠堯風之化歌卿雲之詩日月華采萬方獲性發慮仰祈必蒙題品而成綴竊絕斯冀遂阻鑾輿玉駕復許敦幸重臣懲悔無地自安便當遵恭渴命竭身爲限

蕭拜相國齊公十郡九錫章

殊命寳典爵降雲天彩詔軒騎光流城郛震驚華禮神氣交越臣才謝深英器慚遠度進參兵車召陵之盟還靡朝歌河內之會無束馬山戎之績懸車流沙之功故望寵未安踐榮加懼況納陛朱户事絕羣班金璽綠綬儀忝鴻典聞命屛營以憂以懼近申微欵日月之鑒既阻方懼難慊蘭芳之旨愈峻遂致百辟卿后跡躅于魏闕鑾輅旗旂方幸于臣府悵然遑遽將貽厚戾文章徒單迄無獨省而天威咫尺丹懷罔固輒肅恭文物翹拜榮禮違距以深追懼怵迫德輝

寵盛于斯爲微非臣鄙虛所能酬對

蕭相國讓進爵爲王第二表

臣竊處歸請三辰未鏡傾魂仰視亢天彌阻重炳微策再錫光誥理踰情震若涉嚴淵臣業不出世績未逮古謬藉明政陳力就列雖多智寡翊贊罔樹若乃洪範不修鍾綴旒之日九黎亂政當擢軸之辰雖瀝命奉時罔獨提下亟防明之陋貽愧昔人杜險之蔽取愧前英故十萬之師無集崇行之郞千金之貫恒單白藏之府戈船發於江湖戎車出于石城然後寘彼席卷虔劉臣禍臣實惡焉不藉上賞亟降華爵必集雖延首紫局翹意宸居執爲守約之志既謝簡文避賢辭智之請終無開允故受任專征遠邇知寵肇封四履侯甸推禮昔虞思勤夏不列殊物之錫晉叔匡周豈頒上公之典燕蔣懿親裁蒙褒寵之榮梁國成勳方忝旌旗之貴而臣包括庶揆揔納儀形蓋出近古非三代之遠體也公復乃踰九命爰超五等域中之稱麗天作則採情顧抱豈所允安者哉伏願陛下一檢丹崖遂臣懺心無使怵迫深貽庇矣

蕭相國拜齊王表

臣無佐夏匡殷之功威晉服楚之績業不題于宗器

聲靡記于彝典而超居上禮遐乘峻爵靜念隆替焦原非譬臣以爲衆官咸事帝謨所以式序羣后克讓王猷所以戢穆況臣訪德語勤未洎伊稷之能藉靈懷寵以濫周召之秋故駐寃仰請瀝意歸聞理竭素牒事罄丹史具徵太微備簡王繩而才輶志淺陽景絕照朱輪之使日月亟紆金鑾之尊旦夕將拂廻情覽識豈伊寧處今便肅典内軒恭服外屛大夫有命古或無違王假有廟今臣爲叨三省空懦震據于心

齊王謝冕旒諸法物表

臣王言以軒冕雲蹕既非常之飾宮懸玉戚乃祀天

之禮故呈襟効慮必祈蠲亮重被遐古芳訊愈遠鏡
伏殊私情影遠震昔大啓營丘未備樹羽之賞光宅
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道狹慶隆身薄器尊撝謙爭
輝璪火鏡耀夫太常圖列星之采華蓋覩古人之情
所以聳絶百縣崇隔萬寓鳳閣因此而神瓊都由茲
而麗故愧功慚德違儀避　誠不遥乎理無夐遠遂
貽嚴誥爰斷辭表驚懔進退祈鑒何地使當肅對王
休欽昭異寵伾服盛文以慨以懼

齊王讓禪表

遠規唐虞永言之典近譔漢魏高樹之禮既覽金水

昏明之數又協雲電隆替之徵激風太上肩釆至公
聞命驚爽心靈殞越臣聞天地草昧而樹之君所以
平對二儀顯臨萬國膺符受曆總明司幽軒轅陟祚
首出庶物顓頊登庸作爲民紀雖五德迭興十代繼
運非賢非睿莫預斯位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
伊虛薄所可尊擬昔傅巖佐商秩終上公磻溪翼周
名極列伯臣才非若人功愧伯聖獄訟不往謳歌寧
歸河之馬圖之貢天無乘龍之錫元首股肱哲不可
異而曠棄之軌忽臻于茲慙慨憂灼罔識其際伏願
陛下貴舜禹之心臣守巢由之節則道耀日月澤浹

飛沫聲振册關仁動今古四三王而六五帝不亦休
哉

南齊文紀卷第八

遂東遲日豫參定　閩莆佘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江淹二

始安王拜征虜將軍丹陽尹章

既耀軒禮涵恩襲恩爽泗䚬默臣少識綿蔚哀辛方震墳以紘采上霄摶華中漢欽息延光偭爵假息不悟瑶離降映繩河岱文逸淵左閣禁徒弟京部進寵家淺壁奈徒盈還迷蒙悚風表团封循伏憂赧減虜燋衷不勝荷佩之情

始安王拜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章

絅服騰熠悉冊疑芬黃對述陛慰泣交集臣職右箱謝浙鞭之政任重臨淄無遺獄之化自分食帝門參風尹訟璧緯裁復圭露匪淹不悟妄靈拂采霄景汰色復交菁河楚置傳江吳環章清潤旂文扁路寵艷內絳棨炫外閨方楔名應有陋学識沖生凡氣安以輸謝不勝荒震屛營之情

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

上皆帝陛下伏承肇嗣天宸雲飛璿極戒夏隋服民靈以戴日開黃旗紆深瑞益於姬帝紫雲垂蓋劝異十釗九寶乃深賜天衷寅映祇迹伏惟陛下睿英賀聖涵靈踐齊知心明拔絕道喆時遙齊雒符維杳河紀是以膺符寶宮揖命珍殷宜洗雲客德徽嬀夏濬發洪源長禘鄴緯方納曆命固騰華玉曆波流下咸炎厲上漢臣洽亨絡寵戎乘覲屛禮升之日守官楚甸不獲勉蹈衛外奉敬行閶魂泣江郊心泫京國不任哽慰之情

建平王荅王太后正位章

上書王太后殿下伏承以今日淑天舀光極黃慶芬戚外礎徳冀中臣聞道懋弟昌郑履祉盛藻秩攸臻

慈掌斯飾伏惟殿下承明因天凡育鍾懿芬惠渊聲瑞簡啟睿冠采婷妊騰婉徽姒升陵温德玄丘發瑞煒熄因緣衍溢民聽涵道席敎凡求且洽臣忝任蕃閾無由隨例闕廷不勝荒情

建平王慶江皇后正位章

上書皇后殿下伏承以嘉月惠時膺耀宸正翠珩熠品榆組在飾休道兩夏曩殷靈味伏惟殿下岳曜靜德式懷謙順升降圖傳左右詩史夙鏡茂資早摛芳訓故以騰馥秘閨穹問中帷令譽緯截升崇正紳典衛敎紫庭麗軌華屋聲潋綺組風假家邦黎玄欽仁

雲祇宅屢迷邇有聞莫不傾泥臣限外任無由恭列
軒屛不勝荒情

建平王拜右衛將軍荊州刺史章

珙丹停徽車旗寫曜襲禮炫裘迎恩宸色臣聞爵以
能委命以績降亦有玄雲結吹褒成燠之厚未稱累
轍崇式寧之高而臣紐組領守要玉備攻績慶江臣
聲溢河部浮榮曠年叨光耿目諒以具祭輿歌取饒
民誚不悟皇德含猷亭物帷幄復使承宣楚封砥柱
絳士任班河翼荏邑崤夾横衍輻湊殷阜訟積寧日
明哲疇匏勝寄輕歷丹荷終懼榮咎不任銘戴匪遑
之情

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上書皇帝陛下即日詔書以臣爲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等持節都督如故峻命
在廷光册充軒虹驂降服朱璅佇蓋貧對以憓心影
右顧臣功之至道不足以題象絕績非振民無可以
昔廟闕半漏末晏中鐘而驚貫忌傚屛起桑餞假竊
疑國寵頻峩末躬今寰海廓輿瓊都式光調御惟新
鎔製就始良宜斲變猷經詮明典緯九河式耀三辰
載斯不悟陛下皇靈曲溢大賚斯降而鴻貫之[illegible]

於臣始非所以勝振遐風激昂品流與人之前其聞
北斯頻露催祈未止恐愼今從虔徵青軒遊朔丹址
憂稱怵惕斯属無惨不任屏營之情

建平王散五刑聘隱逸教

府州國紀綱吾謬繼朝紐乃班恩命重澤垂蕃錢寵
戀甸來旨改惠良攬情殊況舊楚地礦前郢瑕殷水
帶柱渚山瓦魯陽白頃田邑滌故封井萊蕪財賦方
屆行獄窒繁思所以厚風荐俗變瑟改調自五歲刑
已下未迨當者一皆原遣文武彈坐亦悉復職主局
依舊施散有紓此懷

府州國紀綱夫炳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
有魚潭之上漢教之隆亦見褒山之夫迹絕千載意
負青天皆符緯嶠竅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
代餘烈潑爲後生斯乃上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
駕舊楚憩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
遐久流風無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
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蓽

蕭驃騎發徐州三五教

州府紀綱沈攸之背慢靈極稽誅之日久矣況擁兵
江漢之上陋攀廟闕之下惡熾罪盈民靈所絕朝廷

以勉晨暴嚴令與夙駕吾任先責達義無常慨挺刃投袂信見其時方當水斬龍蛟陸斷犀兕雖烈士銜志壯夫投槩然雲雅既舒宜廣威防所統郡縣便普三五咸依舊格以赴戎麾主者飛火施行

蕭驃騎築新亭壘埋枯骨教

府州綱紀夫汝南稱慈詠由掩骼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築製茲營崇壤峻壍古墟曩陵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圭刋雜遝壙動懷巡隍增愴宜並爲收改毀眞祀主局詳辨施行

蕭太傅東耕教

三府二州綱紀夫寶農賤貨緜昭周縢巡耕去阪光炎漢籍故能業滋都野產殷絃縣吾任屬弘宣思闡治源慮以稼穡情以宵嘆今玄司調氣青祇佇節陳闕字既奉暨守闕字方秀電爍有期利菑無遠便當躬速紺耦道先列辟耤均暫勞迹在求瘼可剋日備辦詳典施行

爲錄公拜揚州恩教

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脤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泣斯積納隍之歎彌繁與

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遣大使巡詔

門下昔明王馭世巡嶽采政睿后司朝觀俗調化故生無辭滯物復循通輶風拯患於茲爲急朕以輶薄昧于大道因璿璣之曆遘三德之運紹鑒前哲牾寐求歎思所以闢訪治蠱詢求民瘼才寡務殷若無津涤故以情深危薄心疚夙夜矣可普遣大使分行四方推賢爲能問疾恤滯若其采野不鬧犴訟有虧妨民利害擾黷政經者具以奏聞如其讜言嘉話真士

智才亦依名騰上隨宜均量務取厥中朕將親覽以弘遠化

賜交州詔

門下交部昔領時改負海不朝囚逵逐往蟄款莫由今創制萬寓烟盪造物原形內喬澤浹中畿懸僭遐邇未均王化宜弘遠仁蕩以更始可曲赦交州統內咸同曠泰李叔獻一人即撫南土其股肱文武詳材選推升遣大使宣揚朝旨

斷募士詔

門下蠻寇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經制頃者

民雖氛蕩世襲艱阻因時流故淩以成俗斯風蕩而
未返且滋長逋逸開罪山湖遂乃鯨刑不辱草竊無
咎乎政察治萌合甄革自今已後可悉斷衆募

封江冠軍等詔

門下締基締業序功攸急開曆闡祚酬庸爲先故以
式藹曩昔載炳前軌文仲假等或成亮艱危効彰屯
詖皆續於兩宮勳國兼立宜各分珪社以酬厥勞謚

大赦詔

門下朕思弘風教而刑罔猶積未言前烈兢歎載懷
今履端告始肇元執贊治洽樂交華夷同泰雖和態

肇石采愧御雲然蔡業刱基義深恒典慶動玄靈歆
溢都縣闕彼幽黔猶隔茲澤思我兆民共熙至化

北伐詔

門下朕統曆馭攻志包函夏庶揔文軌無思不服而
逖焉獫虜久爲逋虜及宋末不庭授策乘律北州外
淪威風內發醫彼隆替慨歎盈懷冕旒濟河肅彼凶
狄成秩中岳望祀汾陰則聲教罔矣猶以經綸爲始
恩化肅洽勞民擾衆爲政所重故方較六師按經九
伐今淮泗告警羽書馳聞醜羯妖孽送死北垂傚天
人之數撫自來之會無勞遠兵剿撲爲易蓋因茲大
號蕩其巢藪可遣使某官組甲十萬鐵騎千馬斜趨
穎洛衝其要津某官某虎旅八萬舳艫數千沿淮長
驅稜威清汴某官某舟師五萬直出淮泗某官控江
右之銳駱驛既進某官某率羽林勁勇爲水陸形援
某官某甲等並率義勇之衆互盡犄角之機戎車戒
路事宜總一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軍
將軍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出次江都爲衆軍節度
驍雄競奮烈風掃剋定中原肅清河洛便可內外
宴嚴以□□施

王僕射爲左僕射詔

門下端揆樞秘寔惟閣楨緝典宣機所寄時彦尚書
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南昌縣開國公儉器懷明亮風
情峻遠業積珪璋才兼經緯光乃簡亮帷幄肇敷端
揆升接之宜蓋允其譽可左僕射

王撫軍爲安東吳興詔

門下宸澤殷奧撫馭須才都官尚書撫軍丹陽郡開
國公敬則志略貞亮秉情開敏忠勤之至形乎出內
必能綏懷大邦克隆美政

曲赦丹陽等四郡詔

門下朕與言民瘼昧旦求政所以庶存簡惠緝茲治

道而玉燭未調祥風尚鬱京輔及三吳昔歲水災秋
發既罕今茲厲疾疵患者多納隍之歎為矜良深可
曲赦揚州所統丹陽吳興南徐州所統義興等四郡
其遭水左劇之縣自今年以前三調未充而虛列已
畢官長局吏應共備償者雖精事為愆情在可亮外
詳所際以弘優澤

王僕射領太子詹事詔

門下管司東朝歷代所重自非國華莫允斯任侍中
尚書左僕射南昌縣開國公儉鑒識清曠理懷秀澈
績亮朝端譽敷僉議貴業攸光物聽斯緝宜捴二官

以穆嘉序

何詹事為吏部尚書詔

門下官人之職實難其選所以弼諧嘉品證明庶績
今思治惟急獨不可曠侍中太子詹事戢業履脩平
識誠詳隱自升官闥美聲咸聞必能無爽于位燮慈
流序

王侍中為南蠻校尉詔

門下荊楚殷曠任重寄深毗左之選非良勿授侍中
領秘書監驍騎將軍奐秉心貞亮志局開亮績譽之
美在公屢彰必能贊政南紀播惠西夏

王光祿為征南湘州詔

門下衡岳名區荊湘奧壤自頃彫弊綏撫須賢侍中
光祿大夫丹陽尹僧文德履淹遠識局詳正沖素之
朝望攸歸歷職之府載懷僉聽往任沅湘餘惠在民
今宜重敷善政申此懿績

柳僕射為南兗州詔

門下河兗衝要實扞中畿可牧之任宜詳其授後將
軍領軍新除尚書左僕射湞陽郡國公世隆業體淹
濟思情通敏功著王府績彰累任必能宣弘恩政威
懷萬里雖袞授[illegible]而禮有禮奇

王僕射加兵詔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南昌縣開國
公儉忠欵昭著任寄隆深既光朝猷允膺民聽宜增
威飾以崇望實可加兵二百

立學詔

門下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昭振才端啓發性
緒弘世字氓納之軌儀是故注禮之述可傳六藝之
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illegible]訓且有群寮奏議横
集以戎車屢警文教未[illegible]序雍未吉多慨今關
延無廢時和歲稔[illegible]同風[illegible]義使可式遵前

準修建敎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

王鎭軍爲中書令右光祿詔

門下綸言要寄望選爲難僕射崇顯允在舊德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鎭南將軍江州刺史延之業履沖約秉情閑素譽彰頻試績著累朝自居南服徽猷允舉宜升寵章管兼樞秘

張令爲太常領國子祭酒詔

門下庠議既敷搢紳攸屬師氏之任寔歸儒素散騎常侍中書令驍騎將軍揚州大中正緒器識清簡理懷恬約寒洽朝聞聲繹民聽必能闡揚玄宗式範胄子兼掌宗伯望實惟宜

蕭冠軍進號征虜詔

門下維翰之重實資名品使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南昌縣開國侯鸞體局弘濟器掭端敏自莅任夏首美政殷流必能聿宣國化以庇人瘼宜崇顯秩允兹聲望

褚侍中爲征北長史詔

門下著佐須才非良莫寄侍中領步兵校尉炫識業清悟思懷淹暢出內之譽日聞其美宏猷謨觀并以申茂績

尚書符（起部尚軍局符陳顯達書尤攸之檄所載附後）○宋

侍御史大夫尊冠賊復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可悅未有憑陵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覓漂骨丹宗血祀者也沈攸之寂寥無文起自甲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之幸鑄山裂地紐紫要金擁旗番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方屏即有專征之釁箕賦深斂毒彼郢南枉法矯刑毒閉荊西鬼怪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狼戾其志乃延少而待老山陵不奔移袂爲慶戰祚無貸按劍稱尸遂乃聞馳送書亭焰妖火此而可賒孰不可有今遣假成叔彭文之等敢勁三萬前

驍電耀呂安國任侯伯桓崇祖曹虎頭等樓艦五萬騎射蛟中流荀元賓郭文孝程隱雋等輕舸二萬高旌蔽日周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騎後陣凡此諸帥莫不氣薄日月精貫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踰門樓索鐵拔距孫視萬旅顧盼則前後生風喑嗚則左右發電然後戎旗臨貔虎百萬六軍徐五軫運旆升艦發焰素甲生波桉烈白羽披藪成岳漁陽黑騎浴鐵爲群於是商山與深谷同湮紫芝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共壓過冠手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

問或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袂射袂唯功是與將
募之科具列如上信如白水澂然無二聲明詳旨飛
火普加宣才文書千里馳驛

尚書符征西府討沈攸之（攸之自江陵至沌凡臨齊王世子賾盆口不敢下因攻郢城齊太王軸攻遣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

尊冠賤屨君臣之位奉順邑逆成敗斯兆未有恐陵
我郊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
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遂百戰之運乘一捷之
功鑄山裂地腰金拖紫窮富于國板貴于家擁旄番
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屏即有專征之釁橋柚不

爲珍壁罕入箕賦深欲毒彼南郢杜繩橘罕害著西
荆饕餮其心谿壑其性從始至終洽壯得老今遂驅
迫妖黨繕集狂卒結釁外城送死中甸此而可忍孰
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諸軍事平
西將軍郢州刺史閬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
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
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宜興
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
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
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呂寧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

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
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
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
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
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
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進又遣輔
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荀元賓寧
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考龍驤將軍撫
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儁輕艓一萬截其津要新
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將

郎將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
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憘龍驤將軍
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
太守太原公軍主王牧勤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
軌龍驤將軍兗從僕射軍主成買等鐵馬五千龍驤
後陣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勁志奮日接衝拔距
騰麟鶚視顧盼則前後風生喑嗚則左右電起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陣能堅然後鑾戎濤臨
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輪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
樓煩白羽役鑾成岳濮陽犀騎浴鐵爲群芝艾同焚

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宰加三省其鋒陣管壁之主驅逼冠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款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疋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

慰勞雍州文

皇帝謝鎮軍寧蠻二府雍州文武士庶等夫忠爲令德或感槩紋驅信貫美行或殉義蹈節而沈攸之小豎反覆稱逆西蕃袁粲劉秉潛使相扇遂擁據石頭並圖廟社粲秉既從王憲脊黎同慶攸之孤州蟻聚

勢必殲滅刺史張敬兒氣尖爲猋馬星驅全羽十萬殄茲氛鯨曾不旋踵彼州有賜白水將相遺風忠義之士霜戈電發但戎車暫動念原未寧冬寒卿皆無恙

袁友人傳

友人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異才學無不覽文章俶儻清贍出一時任心觀書不爲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豁如也常念荏松栢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眉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眾之入者悉散以賙親

其爲節也如此數百年來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賞交獨絕於世也又撰晉史奇功未遂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嗟乎斯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

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

稱門侯服之譽非黃冠能數王室之附箸皁衣所述蹤畏褒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有漢臣誅行晉史書德者亦云貴而已焉伏見國太妃稟靈惟岳集慶自遠世擅淮汝族冠晦代故以載麗聲書式炳滕脉奐太妃誕離明之正和涵雲霄之中氣凝采懿蔵

賁章笄年若乃形管女圖之學綦組紃紘之工升降度謙之儀柔翰居顯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閨閣聲聞軒殿以元嘉某年歸于故司徒宣簡王既而弟高坦倫秩踰外品肩軒華轂用光國輝紊壁丹墀寔隆家貴其惟紈綈靡不式聽而居尊以簡訓卑以弘躬謹蘭閨身摛椒節若衛娥之炯行樊嬴之映操方之茂如也大明二年宣簡王薨太妃藉悲用禮撫孤用慈柔懿之德愈彰肅敬之問日被雖文伯之母言不踰閾呂相之主行存乎勤無以過也大明某年拜建平王太妃是時今王春秋方富德業

未降藉旌金響終阤丘播故綺襦出宰弱冠升朝着
亦太妃劬勞之訓也聞天蓋高降年不永以太豫元
年二月三日薨于荊州之內寢凡厥遠邇以哀以歎
令祖行有期泉穸無逮系旂啓路緌旌思歸所以垂
宣徽容彝器金石者咨嗟牒行狀具以申言

齊太祖高皇帝誄

日月韜華風雲黯色傷動紫微悲匝璇極嗚呼哀哉
粵夏四月辛卯將遷座于泰安陵龍轝既啓羽衛以
陳深慘舊物愴悼故臣嗣皇帝永訣丹掖叫然背擗
攀神光之一絕悼遠逝之何期方鏤有慕纂德為辭

僉曰若稽古聖睿圖叡鏡星靡發祥電光啓命誕惟
弱齡惠志聰情如令如璧天秀爰英於鑠冠歲遊華
流譽允文允武克明克睿言尚登學嚴道遁師宦散
五禮優游六詩上炫作諧旁饒前慈才馨騷系筆盡
麗辭在支斯悌于親伊孝儉泰共色爭阻一貌逆情
總矩縱心蹈教鄉術式泰州閭是效業從登仕先哲
攸懋列乃寥廓淵規遂構宮府天地升與宇宙亮鴻
鳳戢飲奇擢秀昔在帝劉王室放命狡焉僞誕聘測
陵正鋒車北軼熾火南燄太祖時乘爰整厥迹蹇升
滅劫炭鼇龍斂貫鏤王圖功　帝册乃膺中黄天文

斂難兵百萬曹禍十楚淮吳地荊楚越壤首亂衝號
雄旅火烈金斷聚甲如陵獻俘為觀北楚偏強曾未
旬朕雲屯被野魚麗亘日薊勇既消國圖方匡神冊
天開雄略世出凶醜鱗沈醜戈羽逸隻騎不返躋輪
撲匠厥庸庚止離珮委他榮鬱閣閩龍重山河皇燕
有文朝采方鶯鎮金紐左右縱蓋毗戎肅禁參華
侍旂疊衛匡中道愛疏外河濟國險淮泗邦塵要蕃
寔設匪賢則親亦既推轂攤土庇民聲稜絕俗威贍
殊彝宋主陵遲紫殿遏密話言之凶貽在英粹寅亮
大寶敷綸妙秘世識機密物宗淵鑄無貿匪練匪奧

不洎三階既劃五緯惟垂彭蠡九江地盡襟製亦有
劉範衣纓是絕躍馬山岫泛舟河澨為鏑星流紅旗
電結猾夷競扇豺牙爭礪禍纏紫禁兵交丹衛瑞祀
若拯金展如綴朝野傾儀咸歸上德寶賴至公為家
提國懷險寶來襄危必克機遘朝旦功定驪黑妙物
史配其卓重則深居據外遐棲緜默高秩方崇元禮
有序王曰念哉煇寵是與職褒宮闈任委文武飾華
麗貂紫金變紐宏猷溢俗曾芬冠古懷彼朱方亦惟
宗秩陰闢食邑濟謀貫日征輪未哲偏發衛律原燎
既寂世讚伊謐爰崇爰貴以望以實鷹縣告靜象郡

無虞合贊遐域清麗瓊都圖填氓負朝秀事虛定
哲刑獄曜神居功美既損道富去昏再紐契訓重匡
禹迹方同范張灌情汾射散祭山郊解珮松石頳霞
揆朝蒼烟憯夕韻觴玄經恩流金液靈脈窮德少帝
告釁臧慈滅養抵仁抵信枉獄炎爐淫刑霜刃封忠
翦義樊穉斷櫬慄慄方氓曰怨曰震妖蜺將崩災裂
昊蒼況乃鼎國負滌資匡臨朝闡命遐邇立綱事緜
既漢義締冀商既綏地職亦懋天工權輿典纘伊作
司空鞠撤珊戈茹宁升膺徒賜先衮爰木渥沖賞臥
驃騎卷迹辟功褒寓雖政畿甸綸風流氏滔天勃逆

𢔅楚氣跰黄池志轢柏舉裂禮蔑度毀經棄序黑驂
驪山朱旗頳渚短兵接伍長鍛爲舉頞如海岸嶠似
峯雲若乃霧激離則霞分荆圖既軼郢縣方焚哀劉
二辰發起煒發聯謀制外儲兵內襲覺激瓊殿勢崩
金闕志乘玄璽圖攜秘鉞濕妖逝星高夜棄月惟時
諸侯上脫下競圖服濟蕩寶綴仁聖暉耀國靈尊揚
主命曾規迩㖒深暮遠鏡左輪朱轓表裏斯定七徳
飾歌九功綷詠乃陟上台龍文方輝誕錫有秩絲吹
旌旗贊政瑶光翊敎太微定曰太傅爰登相國緝熙
以禮綜祇以徳景福咸湊芳猷允塞羽沫式造紘縣

允則金湯無險軌書攸同廻廻寵迹穷穷容功寶圭
價壤俾王于東紉册是敷懋物既崇設業設虞丹懸
碧鏞於穆顯相黎元時邕冰洲炎徼來獻其琛鴈海
龍闕亦采好音梁奄桟擅越險浮深遠戎皆覲上靈
必臨山吐石膏野降甘露瑞芝麗草珍柯爛樹人崩
俗締玄緯陶敎聰此妙德跂我王度遘滞炎旻既變
至公萋斐[illegible]文祖受終大宋有訓高揆萬邦容豫
度雲游衍[illegible]八正服寶位固光匡繩御緝懷古負黼
夙興丘凝[illegible]淵濟成淡勛康有作黔黭其義矜卑
廣慈合殷來受綴機刻璇軒章削罰迹去繁侈情歸

素一軒扉龍刻楹無丹豁越聰申椒楚馥蘭陵猴
起邑池藻誰縣遙館罕御離房空膺悴㪅齋宮淹神
正殿斟酌信義左右律禮聲彼皇維煒茲國體冑業
既樹璧流方啓漢求金岫呈寶銅哲寧若睿恩讓駟
却劒定才爲貴唯功是念火職咸允雲官亦濕既皁
乃益匪稷伊夔無猷巡風寧娭辨詩玉燭調文金英
最節乘山呈瑞航海歸關不曠景册靡空歲月受緯
機衡兼甄書史孫韓合辨莊墨異理昭政往禱[illegible]
前軌逍遙足斗徙倚凉雲春颸方舞秋鴻初分式謠
式詠載績載文邈哉我后淪浹賢聖磬品作號畫物

歸政莽沴汰驪玄靈刷慶未戩嘉祉方寅黃命緒訏
有文颫沛將掩理昧人詖道懸世險夐路遺岡忌華
徇儉文闍陳几毀明告嘶蜆倆闘食日月朏精剡在
乘輿宁析宙傾袨纓鸞掖悲赴紫扃去璇臺之照襲
珠幘之冥嗚呼哀哉帷宮低景輦路戲光㮰栖門之
黯黯泣松帳之茫茫上宮擗而詔御咽羣后慕而侍
衛傷攢靈既儆遠日以筮鬱𢈔既奠龍醉撤素月夜
橫翠烟虣結縱虡金而下欷吟空蕭而增絕嗚呼哀
哉於是颯天駕而從紼輿靈神行而撫文輦傍建春
而南踔經宣陽而東蹊尚蓋彊而未散乍眇默而不

轉睇千乘之共啜盼萬騎之相泫　魏后之戀譙惻
漢主之懷沛辭金陵之匪義降雲陽之杳譪風奇響
而駐軒煙異色而低旆怨衢邑之緜驂弔原野之綿
葢挽夫愴而征馬凝痛縈盈其如帶嗚呼哀哉複林
油雲垂山滅日御房淒神路冥縊昭徒肅森幽祇
埭蹕攀光瀧動臨泉凋瑑座長嚴雕宮永闕寂帳
寂兮寂已遠夜釭夜兮夜何遂嗚呼哀哉

宋故尚書左丞孫緬墓誌文

光靈維周肇祀伊衛炤分上代鏡華中世睿誕降明
秀芳嗣烈學惟物範行實士節容與書林優遊史

素巾俄　朱紱累徽來訪詩逸入詢禮缺麗名文質
濟影儒喆慶履匪舒沴氣遽結𩓐帷兮既𢿙泉火兮
已閉暖遺波于遙緒颯流馨于遠歲

宋故安成王右常侍劉喬墓誌文

卅陽緼聖豐鄉降賢玉葉既積金嶽方傳乃毓伊人
魁廣克宣騰芬中䦘飛藻上年杳杳虛素永永冲關
雲意霜拍瓊立冰堅家寶以瑩國才未甄奈錯報善
芒昧雲玄歛魂幽石委氣空山膚若流波身如絕煙
芳菲一逝美懋徒鐫

宋故銀青光祿大夫孫夐墓誌文

川祇効鏡岳祥獻明碧葉獨秀瑤源自清幼炳器譽
夙燿才名禮兼𨕫雲學備儒史紫闈咸趨朱軒既履
貴交恭塵素遊企軌騰藻上京振彩下國如彼綠蘭
來芬四塞禄人遐之不平歎天路之冥默貴夫君之
爲美播靈均與正則

齊故御史中丞孫詵墓誌文

矜以霜憲劇以風薰深哉若人寔好斯文系緒承胄
激鶴騫芬才基魏粲興泰漢雲覽志上載洽鏡前聞
踐名冠俗揚采絕群方襲明世式贊容君如何不淑
天道難分敢雕窆石永昕幽墳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誌文

惟金有銑惟玉有瑤君實淵哉行爲世標高志灑落逸氣寂寥奧學內謐深文外昭嘉采鑄興登國振朝亦既有美筠傷蕙凋人遷運曠世促道遊永矣仁矣流芳無澆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

咸告忠貞之魂曰義惟行首雄實上節咨爾驍猛業才踰烈守玉不渝懷水可折氣彰靡旗情激亂轍高墉摧堅巨醜挫銳深病兌矜寃盛及下隆恩殊悼臨爾以欷千秋同盡百齡一世魂而有知咸無遠邇嗚呼哀哉

蕭太傅東耕呪文

敬呪先裔曰攝提方春黍稷未華灼爍發雲昭燿開霞地煦景暖山豔水波側聞晨政實爲民天競秬獻歲務昳上年有濟疎閩與雨導泉崇耕巡索均逸共勞命彼倌人稅于青皐羽旗銜鞬雄戟耀毫呈典縮耦獻禮舉壇宜民宜稼克降祈年願靈之降觧珮停鑾神之行兮氣爲轅神之坐兮煙爲蓋俾孝敬與玄壇永爭光而無沫哉

南齊文紀卷第九

南齊文紀卷第十

晉陽張　燧　參定　　閩莆余　颺　訂閱

江東梅鼎祚篹輯

江淹三

雲山讚四首 并序

壁上有雜畫皆作山水好勢仙者五六雲氣生焉悵然會意題爲小讚云

王太子

子喬好輕舉不待煉銀丹控鶴去窈窕學鳳對巑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陰長生

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爲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慶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白雲

紫煙勢不覬亦鱗庖所揖白雲亦海外蓊薀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青都裏乘此乃登天

秦女

青琴既曠世綠珠亦絕群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顧使洛靈往爲我道音芬

銅劍讚 崇文書目銅劍讚一卷

求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門迤北尤多古
冢塋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時倩有歎其古異客
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爲兵乎其可得而聞不余笑
而應曰此證據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輒其言之
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
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
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
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鈞之劍又
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
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

戎得昆吾之劍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集銅赤刀切
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賜
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
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爲兵故爲貢云荊揚貢金
三品余以爲古者語質而難解今者語文而易了獨
詩云元龜象齒其實象牙也書云厥包橘柚乃黃柑
也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
黃金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物
子稱昔智伯繇之役趙襄子初晉陽襄子令將盡問
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宮悉

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謂
此椽者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于
荊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自若甘撓之地圖其山川
奇怪以形于鼎使民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
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
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昏德鼎遷于商殷紂暴虐
鼎遷于周紂人主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
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泗水
秦始皇之初見于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遊大發徒
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獲寶鼎百神于汾陰得大

鼎時人以爲九鼎其詳不可得而審也且荊軻刺秦
王之日匕首擊銅柱銅柱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爲
匕首亦以爲殿柱也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于臨
洮身長三丈足跡六尺於是始皇斂天下之兵鑄而
象之故西京賦云高門有閌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
房之宮其門悉用鐵石鐵石皆鐵以防外兵之入焉
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於秦時攻爭
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
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
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有而銅工稀

絕二虞之世迹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太子時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斷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劍鐙鋭邪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鐘即周景王鑄也裴作精巧錯絕俛挺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爲吳興令鑿池又得銅斧鎗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

爲兵豈爲一據故猶古其詳以發子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按皇覽帝王冢墓見稱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水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盤邪魚腸之劍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爲江河關東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塞漢東恩王冢特奢侈皆生葬取愛幸奴僕婢妾殺爲殉塞以通殉葬者氣息乘以水火守冢給呼召數十年乃不復聞聲矣晚世之葬無復此例猶然猶足太奢大富大貴或頃一國之財或竭一家之資或爭爲宏麗或競相高尚前漢奢于後漢魏時尚于晉世中原

既喪至于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務或厚葬然論古論今衰亦或損于萬倍矣世愈貧猶衰復念薄又往古之葬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杼兩頭大而中央小仍表諸有棺之四旁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其法既絕亦有銅釘銅釘之體皆如今栢釘形也銅釘既滑多被發掘自有以來乃以栢代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而用烏牙爲杪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白措之外一無所用此既由貧富之懸無以避

患之及耳故爲此說以明古今銅鐵之兵刃葬送之事焉乃成讚曰

悠悠開闢或聖或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才寶此爲先既古既棄誰測誰傳紛綸百代事無不異况乃金鐵國之利器風胡尋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今則秘闡之釋經萬物濟汴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侈徒異徒剞徒削聊舉一槩以明鴻略

草木頌十五首 并序

伏一命之微遭萬代之幸不能銷心礪骨以報所蒙祇與騃首自致丹梯爰乃恭承嘉惠守職閩中且僕

生人之樂乂已盡矣所愛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今
所鑿處前峻山以蔽日後幽蹊以多阻飢猿搜索石
瀨戔戔庭中有故池水常決雖無魚梁釣罩處處可
坐而葉饒冬榮花有夏色茲赤縣之東南乎何其奇
異也結莖吐秀數千餘類心所憐者十有五族焉各
爲一頌以寫勞魂

金荆

江南之山連嶂連天既抱紫霞亦漱絳烟金荆嘉柯
涵露宅仙夸節軋及幽意誰傳

相思

竦枝碧澗卧根石林日月斷色霧雨恒陰綠秀入羽
丹實四臨公子不至山客徒尋

豫章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壤上籠赤霄盤薄廣結
捎瑟曾喬七年乃識非曰終朝

栟櫚

異木之生疑竹疑草攢叢石逕森蓰山道烟岫相珍
雲䆏共實不華不縟可避工巧

杉

削梓舊麗松栝稱奇兹品獨秀青崖羣木欽望

緗草不寬長入烟氛永稀羈鵠

樫

木貫冬榮糅實寒色停策峰頂摒舉石側碧葉蒼藹
頳柯翕赩方陋鵷欑遠笑荆棘

楊梅

寶跨荔枝芳軼木蘭懷蕊挺實涵英糅丹鏡日繡壑
炤霞綺蔭爲我羽翼委君玉盤

山桃

惟園有實惟山有叢丹蕚綵露紫葉繞風引霧如電
映烟成虹伊春之秀乃華之宗

山中石榴

美木艷　誰望誰待縹華翠萼紅英絳采炤列泉石
芬披山海奇麗不徒宿室不改

木蓮

遊采泉窮騰光淵丘細麗碧巘紅豔桂洲山人結侶
振俗共遊跨至不採爲予淹留

石上菖蒲

系質虛品爰乃輔性却病衛福蠲邪養正縹色外妍
金光內映草經所珍仙圖是詠

黄連

黃道上掌丹砂之犬禦孽辟妖長靈久視驂飛行天
駟鳳凰地鴻飛以儀順道則利

署預

華不可炫葉非足憐微根儻餌棄矜爲仙黄金共鑄
丹髓爭妍君謂無采我驗衡山

杜若

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奇不俗載華載實同衡夕霽
共烘朝日夷險無二沉冥如一

藿香

桂以過洌麝以太芬摧阻天鑄夭折人文詎及藿香

微馥微薰爲靈百仞養氣清雰

雜體三十首序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國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
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角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
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
不其然歟至於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
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乃
致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
抗況復殊於此者乎文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
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託曲于李奇士季假論于嗣

宗北其効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但關西鄴下既
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
浮沉之殊僕以爲亦各具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
詩敩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倡婦自悲賦序

漢有其録而亡其文泣蕙草之飄落憐佳人之埋暮
乃爲辭焉

青苔賦序

余鑿山楹爲室有青苔焉意之所之故爲是作云

石劫賦序作於[illegible]

海人有食石劫一名紫囂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
異者戲書爲短賦

蓮華賦序

余有蓮華一池愛之如金宇宙之麗難息絶氣聊書
竹素儻不滅焉

丹沙可學賦序

咸曰金不可鑄僕不信也試爲此辭精思云爾

赤虹賦序

東南嶠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紅塵千里青莎百仞苔
古水石險帶溪自非巫咸采藥羣帝上下者皆斂

意焉於時炎運始舒春蓀未歇艣舲波游緩拽汀潭
正逢巖崖相照雨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
偃蹇山頂舄奕江湄僕追而察之實雨日陰陽之氣
信可觀也又憶昔登鑪峰上手接白雲今行九石下
親弄絳霓二難再感而作賦

横吹賦序

驃騎公以鐵卒十萬禦荊人于外郊鐵馬頻而人聳
色綵旄櫂而士銜威軍容有横吹僕感而為之賦云

傷友人賦序

僕之神交者曰有東郡之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博

學多聞明敏而識奇異僕以為天下絕倫皆與秋草
同折今不復見才矣既而悽然有念積悲無從是之
張范通靈之感庶同稽尚篤徒之哀乃為辭曰

知己賦序

保國之華者袁史部郎殷孚其人也博而能通學無
不覽雅賞文章尤愛奇逸雖志隱巖石而名動京師
矣才多深見氣有遠度雖安期千里不能尚也僕於
北府相值傾蓋無已僕乃得罪嶠外遐路窈然外遐
舊都會君尋卒故為茲賦以寄深哀

學梁王兎園賦序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
為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傷愛子賦序 廣弘明集

江艽字胤卿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為美器惜
哉遘閔涉歲而卒悲至躑躅乃為此文

遂古篇序 弘明集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
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雜三言五首序

予上國不才黜為中山長史待罪載究識煙霞之狀

既對道書官又無職筆墨之勢聊為後文

自序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
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羣書不事章句之學頗
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
沉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
也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
宋始安王劉子真略傳大義為南徐州新安從事
奉朝請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
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為世士所嫉遂誣

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爲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賞待累年雖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以不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鎭朱方也又爲鎭軍參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搆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王遂不悟乃懸奴而黜之爲建安吳

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値世道已昏守志閑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劒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

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逆叛五勝也攸之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遂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鎭東武令參掌詔册並典國史既非雅

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淸靜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靑春爰謝則接武平皐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

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閒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尚書殿中曹

廟樂歌詩奏 建元初詔黃門侍郎謝超宗造廟樂歌詩十二章永明二年尚書殿中曹奏

太祖高皇帝廟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辭穆皇后廟神室亦未有歌辭案傅玄云登歌廟共其文饗神十室同辭此議為允又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顏延之謝莊作三廟歌皆各三

章章八句此於序述功業詳略為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禮殊宗廟穆后母儀之化事異經綸此二歌為一章八句則奏事御奉行

移虜淮陽太守文

永明十年太歲某淮陰太守某移淮陽長大齊承乾得一清寧今皇上體聖居震纘戎昌緒仁澤之所灑浩蕩風之所假靡威武之所騰驤刑政之所宜暢浩浩乎其不可涯涘固能徼岷[illegible]嶓夷海拓沙渚消零山入胤承嗣九垓從福含齒戴髮其樂只且所以通欵魏境靜息邊民崇爾黔氏共和優泰而魏主不篤

我信撫傳弱我慈懷憑陵我南城寇擾我樊鄧元帥逞梟獍之心銳卒萬蜂蟻之旅蠅飛蕃棘敢討逆陛我聊命偏將執而停之邊左旗于郊門[illegible]我闕有司將加誅焉天子弗之許曰[illegible]天子又不許也更從請所以遣之乃制詔曰昔虞帝欽明苗山記倒戈之陣夏后躍武鈞[illegible]載不戰之兵今鋒鏑陵邊形雲入侵加討而後擒待征而知叛此乃戎之涼德彼將何德徒哀其積習為性門笑邊變不識天時用干人事雖同寓率境自隔王臣直曰斯民獨為係虜父母生乖妻兒死別桑梓悠悠墳壟萬里情甚

悲之可解網改視聽歸巢穴豈直鄰好是篤將以褒矜自中以時資遣狎朕意焉已遵明詔部送所虜若干人即日在界宜速迓獲時施放俾使幽荒之外知皇王之德音故移 文苑英華○按將何[illegible]鄰好是篤下有[illegible]

有司奏氏王楊集始母 太夫人姚氏為

集始驅狐剪棘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加榮寵

入虜奏陰平王楊炅 進號前將軍 當永明中

楊炅嗣勢西牧馳欵內昭宜增茂章用輝遐外

芮芮國相邢基祇羅迴

奉高帝表 芮芮國與魏虜世為讎敵宋昇[illegible]政富遣使芮芮剋期共伐魏及建[illegible]國

言扶不能出師
□芬祇羅廻奉表

夫四象秉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袞
曆數自然也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
之功故能扶危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嗣不
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於下臣雖荒遠粗閑
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
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遣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劉穆之
記峄嶺有不在之由宋方戍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
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庚辰歲蕭氏代宋者齊會有
使力法度及　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叙之妄

故能扶隆皇祚光揚之業翼亮天工濟悖主之難
樹勳京師威振海外仗義之功侔蹤湯武冥績既著
寶命固歸受終之曆歸于有道況夫帝無常族有德
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與陛下承乾啓之機因乘龍
之運計歷符華祚久已踐極荒裔頌歎莫不引領歡
本荒不宜中翹上達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皇
南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
宋天國雖吳漢殊域義同脣齒方欲赴期中原龔行
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鈴於
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還幸光復中華

求救隣好作蹤齊寄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
仰豈不盛哉

百濟國王牟大（牟慶之孫　牟都之子）

上武帝表（南齊書有闕南史東夷傳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

前闕 報功勞勤實存名烈假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
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
扞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
職伏願恩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
時務武功並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
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夙著今假行寧
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款有素文武烈顯
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
光宣國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

又表

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
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
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太始中比
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
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況親趾天
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愍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劳

公務令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淸壹公務
下㢘今建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邁執志周密屢致
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淸河太守

武帝命牟大襲封百濟王策

於戲惟爾世襲忠勤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
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命可不愼歟

制詔

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
今以大襲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即位章綬等五銅虎
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

上明帝表 牟大受封之歲魏虜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大遣將沙法名等擊虜軍大敗之建武二年上表請賜軍號詔可○南齊書有缺按此表云去庚午年則受封爲武帝之永明八年也

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往姐瑾
等並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
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犁張惶摧
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
韜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勳宜在褒顯
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
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威武將軍弗中侯木干那

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
恩特愍聽除

又表

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
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
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在官忘私唯
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
其至誠寔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

扶南國王僑陳如闍耶跋摩 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

上武帝表

林邑國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天竺道人那伽仙附扶南商貨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那伽仙上表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耽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詔報之

扶南國王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啓天化撫育感
動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豫皇太子
萬福六宮淸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睦隣境
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淸民泰一切
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和道俗濟濟並蒙
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

又

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伏如聽其所說則化鄰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暫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之民並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并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慚懼唯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

其丹款賜不垂責

又

臣有奴名鳩酬羅委臣逃走別在餘處搆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求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愆天不容載伏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凶自專狼彊且林邑扶南鄰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尚逆去朝廷遙遠豈復遵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欲求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犬鼠伏願遣軍將伐凶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欲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敕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敕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啓聞伏願愍所啓

天竺道人那伽仙上書

吉祥利世間感攝於羣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耽吉樹敷嘉榮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

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厭六道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既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不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聖慈流无疆被臣小國深

武帝詔報

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

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兇肆掠殊宜剪討彼雖介遐陬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至化惟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戈王既欵列忠到遠請軍威令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効以副所期

會稽刻石山大石文（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文三處刋甚識之大石文曰）

此齊者黃公之化氣也

立石文

黃天星姓蕭字某甲得賢帥天下太平

小石文

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嵩高山石璽文（宋昇明三年滎陽人尹午於山東南澗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璽在其中方二寸其文曰）

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

有司奏沸泉木簡文

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涌井二所廟祝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有聲錚錚又掘得泉沸涌若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盧山道人張陵再拜詣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黃謹案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孔氏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璽文（永明二年虜國民齊祥入靈丘關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獲璽方寸四分獸鈕師道人惠度覩其文以衣冠正朔在齊送京師）

坤維聖帝永昌

銅獸銘（永明三年越州南高涼俚人海中網魚獲銅獸一頭銘曰）

作寶鼎齊臣萬年子孫承寶